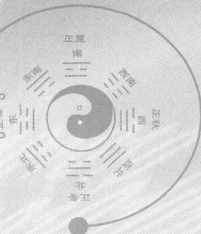


中华经典，神秘古老；传统文化，变幻奇妙。
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的要义，决疑指迷趋利避害的宝鉴。



周易心鉴

张城。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序

《周易》以独特的构思,铸成以筮设教的双重性能,焕发着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唯物辩证论的光辉。然而自古以来,治其学者即分为义理、象数两派。此两大学派,分别将周易绘为多幅判然不同的面容。

义理派,首则《易象》的政教说,继则《彖》与《小象》的爻位论。其后,孔子“赞《易》道”而成《系辞》,门人传其学而杂以己作,并辑旧注一附经下,代相传习,竟演出孔子作《易传》之说。于是,研求《易》之义理者,依《传》解《经》,为后世法。诸如,王弼、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等,均是各树宗风的《易》学名流。其说或主老、庄之虚无;或主儒家之伦理;或参证以史事,指归各异,而源依皆同。此则足见,依《传》解《经》,必有失真之乱。是故近今诸多名师大儒说《易》,主张弃《传》就《经》,求其原义,因又偏于训诂而昧于卦之主旨,将纲目分明的大训微言,或释为毫无政治意义的筮辞杂占;或译为味如嚼蜡的琐语杂谈;更有释为为周厉王复兴所设的谋略者……种种离奇之说,又以另种方式延伸着义理《易》学的发展曲线。

象数派,继周史以义理断占之法,一变而为孟喜、京房的卦气、纳甲、八宫、飞伏诸式及阴阳灾异之说;再变而

序





为陈抟、邵雍的河洛图数、先天后天之学。此外，所谓三式之书、星野、风角诸占，皆谓源在《周易》。又，迥非《周易》所有的星命之术，说者亦指《周易》为其源。今更有将其演算程式输入电脑者，招摇于市，大肆敛财，反说《周易》的“精髓”在此、“正路”在此！可见当前风靡海内外的《易》学热潮，并不尽在义理之学；热衷于缘《易》而起的各种预测术者居多。总之，上述两派之所学，恰自表明其对《周易》的内涵并未真知。

是故，本书于爻位之说、象数之学，以及近儒象、爻并扫的训诂杂说，概所不取。乃另辟蹊径，审辨杼柚，谨遵书名而挈其宏旨，分依卦象而深发其修身治国的至理大道。使通书六十四卦，辞与卦相照，实与名相符；怀犹豫者可因其理以决疑；谋治事者可从其教以获益。唤起了古老哲学的现实意义。

《易》既古老，又复艰涩，是以学者错其句读、失其音义，甚至讹误其字之处，实多有之。如，未济卦辞之“小”字，本自为句，而注家首由《彖》将其错与下文“狐”字合读，谬传至今。豫六三爻辞本读：“盱豫，悔迟有悔”。而注家多从《小象》错读为：“盱豫，悔。迟有悔”。今有悟其谬者，又读之为：“盱豫，悔。迟，有悔”。以谬代谬，而不自知其谬。如此之类，不可胜举。又如，渐上九“其羽”之羽，本读为扈，义同。而注家莫不如字读释；临上六“敦临”、复六五“敦复”、艮上九“敦艮”，此三“敦”字皆“懃”之省，注家莫不如字读释。又如，损初九“已事遄往”之已，注家皆误作“巳”；井卦辞“亦末繻井”之“末”，注家皆误作

“未”；大畜九三“日闲”之“日”，注家皆误作“曰”；恒初六“凌恒”之“凌”，注家皆误作“浚”；既济六四“繻有衣袽”之“袽”，注家多改作“裯”。凡此错失讹误处，虽加穿凿，终不可通。是故本书分依相关卦义、文理、字形等，详加辨析而予订正之，以还其本真。

《周易》垂训，或以事告，或以物譬；理或隐而难见，义或似近实远。故本书或译而直陈其义，或诠而钩稽其理，不以一式为守，唯因其辞而宜。然而缀约贯曲，不敢以意穿凿；发隐阐幽，务求言之成理，以见经之真谛。

为佐拙说，于卦爻辞诠释之次，或附以该辞所由构成的时事背景，或附以同笔异籍然而同观念的诗或文，以为印证。于他人之作，或得其意义与之相同及相近者，亦略有所引，以为辅翼。虽有喧宾之嫌，实未以之夺主，赞明卦义而外，犹可见《易》非孤经也。

为使初学有以加深对《周易》的认识，故粗成概说六篇与卦序说一篇，自为一卷，列于书首，以为微末照读的萤烛之光。文中对所引卦爻辞的解释，或少繁简于卷二之说，意在突出《易》的实用价值，言有侧重而已。

序

但愧才疏学浅，不过管窥蠡测；肤腠之得，忝附圣训宝典。谨俟贤达，斧谬指缺。

张 城

二〇〇三年岁次癸未仲夏修于悟三斋



阅读提示

为方便初学《周易》者阅读本书，特作如下提示：

一、关于爻题：

—— 为阳爻，题九；-- 为阴爻，题六。每卦六爻的排列次序是：由下而上，第一爻，题初九或初六；第二爻，题九二或六二；第三爻，题九三或六三；第四爻，题九四或六四；第五爻，题九五或六五；第六爻，题上九或上六。如：



蒙。第一爻，题作初六；第二爻，题作九二；第三爻，题作六三；第四爻，题作六四；第五爻，题作六五；第六爻，题作上九。

乾卦，六爻而外，另有一爻题用九。但不用卦画表示。坤卦同。坤卦，六爻而外，另有一爻题用六。每卦中，爻题与爻辞一一对应，既表示爻的阴阳属性和爻的顺序，又作占卦用的对应号。（参《乾初九注》）。

二、关于卦义：

（一）看卦象、卦名的含义。（二）看卦辞、爻辞的内容。（三）看难懂字、词的注解。（四）看对卦爻辞意义的总结性阐述。（五）看卦爻辞的构成背景。（六）看所附与卦爻辞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诗或文，以加深理解。但爻辞之义浅显，无须深求者例外。序中已有明言。特此另作提示，意在方便初学而已。



目 录

序·····	(1)
--------	-----














卷一 周易概说















周易之名与实·····	(2)
话卦·····	(8)
一 八卦的起源、实质及用途·····	(8)
二 二爻、三位及其构成八卦的奥秘·····	(12)
三 经卦遗象暨别卦成因·····	(15)
周易筮法与筮法中的哲学内涵·····	(22)
周易的天人之际观·····	(38)
周易的人道观·····	(43)
一 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途径有其必然性·····	(43)
二 为人的准则·····	(46)
三 待人处事之道·····	(50)
四 人生意义与价值·····	(56)
周易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考·····	(60)
卦序说·····	(79)





卷二 六十四卦解

	乾 第一..... (83)
	坤 第二..... (88)
	屯 第三..... (92)
	蒙 第四..... (98)
	需 第五..... (102)
	讼 第六..... (107)
	师 第七..... (112)
	比 第八..... (117)
	小畜 第九..... (120)
	履 第十..... (124)
	泰 第十一..... (128)
	否 第十二..... (135)
	同人 第十三..... (139)

	大有 第十四	(143)
	谦 第十五	(146)
	豫 第十六	(149)
	随 第十七	(154)
	蛊 第十八	(158)
	临 第十九	(162)
	观 第二十	(165)
	噬嗑 第二十一	(168)
	贲 第二十二	(171)
	剥 第二十三	(174)
	复 第二十四	(178)
	无妄 第二十五	(182)
	大畜 第二十六	(185)
	颐 第二十七	(189)





大过 第二十八	(193)
习坎 第二十九	(197)
离 第三十	(202)
咸 第三十一	(207)
恒 第三十二	(210)
遯 第三十三	(213)
大壮 第三十四	(217)
晋 第三十五	(220)
明夷 第三十六	(224)
家人 第三十七	(229)
睽 第三十八	(233)
蹇 第三十九	(238)
解 第四十	(241)
损 第四十一	(245)



益 第四十二	(251)
夬 第四十三	(255)
姤 第四十四	(260)
萃 第四十五	(263)
升 第四十六	(268)
困 第四十七	(271)
井 第四十八	(277)
革 第四十九	(280)
鼎 第五十	(285)
震 第五十一	(289)
艮 第五十二	(293)
渐 第五十三	(297)
归妹 第五十四	(303)
丰 第五十五	(307)





旅 第五十六	(313)
巽 第五十七	(317)
兑 第五十八	(321)
涣 第五十九	(324)
节 第六十	(327)
中孚 第六十一	(330)
小过 第六十二	(335)
既济 第六十三	(339)
未济 第六十四	(348)

附 录

说卦	(354)
----------	-------

卷 一

周 易 概 說



周易之名与实

《周易》成书迄今三千年有余，治其学者不可胜数。但对《周易》之名的含义，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以此作为治《易》的定向准依，对《周易》通书作出符合原意的解释，使《周易》名与实符的真貌昭彰于世，如此之注，自愧览狭而未之有见。谨就前儒对《周易》其名的解释，略举其例，观其得失。

《易纬乾凿度》说：“因代以题周”。“《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郑玄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赞及易论》）。

《说文》：“易，蜥易，蚯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

尚秉和说：“按三《易》之名，皆缘首卦。《连山》以艮为首，上艮下艮，故曰《连山》。《归藏》以坤为首，万物皆归藏于地，故曰《归藏》。《周易》以乾为首，乾，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有穷期，故曰《周易》”（《周易尚氏学》）。

近儒高亨说：“《易》为筮书之通名……《周易》为一书之专名，因其为周代筮书，故曰《周易》……筮书所以称《易》者……余疑易

初为官名,转为书名……易之为官,盖掌卜筮……卜筮原为巫术,远古之世,实由巫觋掌之……觋与巫同义,易与觋同音……则易盖即觋之借字矣。筮官之易既为觋之借字,则筮书之《易》亦即觋之借字矣”(《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一篇《周易琐语一周易释名》)。又有说者谓《易》是飞鸟的形象。等等诸说,不可尽举。

由上,足见前人对《周易》其名的见解之歧。然则上述诸家之说,究竟谁是谁非?按《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是知书之名系明书之实者。谨依此原则,对上述诸家之说,略作分析,则其或是或非,自然可见。

《乾凿度》说:“因代以题周”,“《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此乃明言《周易》系周代之《易》,名《易》,所以表明其书系论简易、变易与不变易者。合而言之其义当是:周代的论简易、变易、不变易之书。有时代之称而无实际内容,则所明在“时”不在“实”。况谓“易”为“不易”,乃旷古奇闻。强说诡辩,又何是非之有!再就其所谓“易者,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说观之,明是对《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等片段的引伸发挥。多非《周易》所有。尤其“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说,不但非《周易》所有,甚且与《周易》的观点截然相反。如,蛊、临、鼎、涣等卦,分别明确主张臣当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而不可当净不净,唯命是从;君当礼贤下士、屈尊图治,而不可居高自傲、唯我独尊。又,丰初九、革六二甚且主张对无道昏君惩而治之。以上足证《周易》并未主张尊者恒尊不容犯,卑者恒卑只许伏。尊卑既相对,便可变。这是《周易》的一贯主张。《乾凿度》作者见不及此,而作与此相反甚且自相凿枘之说,殊不足信。

郑玄以“周”字为周普无所不备之义,极是。然而于“易”字之





义，却承袭《乾凿度》的“三义”之说。于是将《周易》其名说为周普的易简、变易、不变易之义。如此之义，笼统渺茫，漫无实指，无以表明其书所言究竟是何意义。

《说文》谓“易”是“蜥易，蝥蜓，守宫也”，实是对“易”字本义的训释，并非解说《易》书其名之义。有学者以为是对《易》书其名的解释，显然是对《说文》的误解。至于《说文》所引《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之说，显然是《秘书》对《易》书其名的解释。然则《秘书》之说，与《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之说，如出一辙。依其说，则《周易》当是专讲阴阳之书。然则《周易》六十四卦，卦各其旨，绝未专于阴阳之义。义最明显易见者如：师卦专论军事战争；讼卦专论处讼；谦卦专论谦虚恭让；革卦专论变革之道。如此之例，不须尽举。然已足见《周易》所论，皆是人事之理，不属阴阳范畴。此二者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阴阳只是可见于万物的广义的概念，与具体的人事不容混为一谈。是故“日月”“阴阳”之说，不能表明《易》的实质，非《周易》其名的确切含义。

尚秉和说“三《易》之名，皆缘首卦”。“《周易》以乾为首，乾，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有穷期，故曰《周易》”。此乃以“周”字取《乾》“元亨利贞”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之义。设如其见，则不只《乾》卦是论四时周而复始者，即《周易》通书亦当是专讲天道运转者。然而《周易》所论，却无不归结于人事之理。可见尚氏之说，失之甚远。

高亨先生谓“《易》为筮书之通名”，“周”为时代之称，又以《易》书其名，推及易官其称，更由官及职，由职及巫，由巫及觋。则《周易》者，周代之觋也。如此之义，作为说明其书是人物传记者，倒无不可，若作为说明六十四卦内容实质者，则大为不妥。是故高先生之说，不敢苟同。

至于谓“易”是飞鸟的形象，显然是无稽之谈，无暇尽论。

由上可见，前人对《周易》其名含义的探索，远未结合《周易》其

书的内容实质。是以所说,均不符合书名,用以表明书之实的原则。遂致其说,名与实违。从而偏离了治《易》的正确方向。

然则《周易》其名,究竟是何意义?谨依书之名所以明书之实的原则,就《周易》内容的实质求之,《周易》内容的实质,固然蕴藏于《周易》通书,殊不知,蒙卦亦有明文之告曰:“初筮告”。筮,所以决疑;告,教。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决疑,所以治事;上教下效,所以治国。故《周易》已明文自证系以筮设教,以论为政治治国之道之书,故名之曰《易》。易,治。冠以“周”字者,周,备。《周易》即周备的治国之道。其道之周备,有如天包万物无所不备,故以乾为首。

然则《周易》其书既系藉筮设教,以论治国之道,何以不直以“治”为名,而取“易”为称?“易”者,变也。取“易”字为称,所以表明治国之道贵在因变而施,于筮则尚知通达变。变,是天地万物的共性。是故“易”字不但撮取了天地万物的共性,而且表明了卦与辞的因应性以及其书之实质的双重性。而“治”字则无以表达上述内容,故不用“治”字为书名。

《周易》其名既表明其书所论是周备的治国之道,则修身处事、内政外交、军事战争等凡在治国范畴内的至理要道,自然比爻可举。如,随九五 孚于嘉,吉。

于随从人之道,唯诚信于随从良善,乃吉。

兑九二 孚兑,吉。悔亡。

诚信而悦,谓诚信盈溢自内而喜悦来自于外,故吉。喜悦既由诚信而来,则诚信所在,怨恨亦必消失。

明确指出以真诚守信为待人处事的原则,则喜悦洋溢人间。怨恨从此消失。

晋六三 众允,悔亡。

于进取之途能为众所允可,则其进取,于众必无损。进取而不损众,则怨恨消失。





明确指出为人处事当公平正直，不可损人利己。

升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诚信于祭则宜于薄祭。所以然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而已。祭品鲜薄，则是致敬胜过荐物。处升而于神明之德致敬胜过荐物，则重美德之升而轻物奉之享，是以无过失。

明确指出人当重德轻财，否则罪过难免。

损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减轻其疾苦，使其速有喜乐。行减损之道如此，无过失。

革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处变更而怨恨消失者，必是革弊兴利也。故王者为国，有诚信改革政令，则有除弊兴利、国昌民乐之吉。

讼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有如日月之食，渐亏前辈的德范，则邪恶起而狱讼生，坚定不渝于此，必危。然而损德构讼，恶者受惩。惩彼损德作恶者，则旧德务在复兴，适如日月之食，亏而必有盈。是故处讼以惩罚为途径，以兴德为目的，终可息争绝讼而有人和国安之吉。若迷惑于此理而从事王之政，则于兴德绝讼必无成就。

按，处讼固系为政治国要务之一。故本爻将处讼与政教结合为论，明确提出复兴前人的德范，以礼乐法纪教化天下的政治主张。

渐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鸿鹭渐次进往道路者，道路，人之所行，而为鸿鹭所渐次而行，有序不惊，则路无行人可知。之所以路无行人者，国有兵革之难也。故丈夫从役出征而不归，其妇虽已怀孕在家，然而不得在家抚养其子。此所以战争之祸渐次累及后嗣，故凶。然而累及后嗣之战，人必义愤填膺，众必同仇敌忾，故宜抵御敌寇。

明确指出，穷兵黩武者，虽能祸人之国于渐深，不能夺人之志于屈服。故不义之战愈残，愈激人怒；正义之师必以气壮同仇而胜

强敌。

兑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因强而悦，意必骄矜。骄矜，必致人惧其侵欺而自危。是故因强而悦，实足导致人心不安。唯有节制从速，乃可释人之忧惧，而有相安之喜。

以喻王者悦强骄盛，则弱小之国必自危惧而致结袂联盟，共图其保。此非强国之福。故当从速去骄矜、就平易，恤小爱弱，鸣谦化兵，乃可使天下共享太平。

谦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乐中发外之谦，则必卑逊谦让。人皆卑逊谦让，何有侵争？人类无侵争，世界可大同，何需邑国之设？是故鸣谦宜于作为军旅征服邑国于异立。

仅上所举，已足见《周易》卦爻辞所论，无不是包括修身处事原则在内的治国之道。其道出自天地之道、万物之情。而天地之道、万物之情，又以抽象的形式尽收卦中，故卦以其广大悉备，可用于筮，与辞合成了《易》的双重性实质，由其书名表而明之。故《周易》确是一部名与实符、实与名契的万世宝典。如日月在天，可照寰宇光明；如川瀛在地，可涤人间垢秽。其意义之宏广深远，其作用之巨大无限，远非刚柔比应之类的爻位说；干支五行、飞伏世应之类的象数学以及近今涌现的爻、象并扫的训诂杂说所能明之者。





话卦

一 八卦的起源、实质及用途

卦,作为对自然要素、大道至理的象征与作《易》系辞的主旨,古今学者对其起源、实质以及用途,探究不息。如,《系辞》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八卦以象告”。“八封定吉凶”。明确指出八卦是伏羲缘于天地之道、万物之情而创作。创作目的,在用以比拟物情以探测人事吉凶。《说卦》有更为精辟的阐述,可与《系辞》之说相足,如,“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言圣人观察自然万物的变化是由于一阴一阳交替运行,而悟及对立与统一的道理,从而创成二爻与八卦。用以穷究天下之理,尽现万物之情,以至于人事的冥邃难见者。以上二作明确指出八卦之源在天地物情;实质是一定意义的象;用途在象征物情事理,藉以推测吉凶。

然而有学者对八卦之源、实质及其用途,却另有多种不同之见。如,一,谓伏羲则河图画八卦。二,谓伏羲听八风之气画八卦。三,谓《易》卦起源于龟卜。四,谓八卦是文字。五,谓八卦起源于数。六,谓卦由著作。此外,犹有多种离奇之说,不暇尽举。谨就

上述诸说,略予分析,看其是非得失:

谓伏羲则河图画八卦,显然是由于对《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义的曲解而造出的妄诞之说。其说既属妄诞,故所说不一。如,《礼纬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

《尚书·顾命》“河图在东序”伪孔《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汉书·五行志》:“宓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

以上三家同说一人一事,却各执其辞。若果有“河图洛书”神异之物为伏羲得而则之画卦作《易》,则不当甲说地应而献;乙说龙马负图出河;丙说受之于天。同事而异说,正见其说妄诞无实(予另有考)。然则既谓作此说者是由于对《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义的曲解所致,则《系辞》所说又是何义?按《系辞》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并非说“河图”“洛书”。语有一字之缺则义在万里之别。况古人行文,措辞用字,与今人大不相同,必知其体例与技巧,乃可得其真意。正如江藩《经解入门·古书疑例》所说:“古书之疑,不可不明……有两语似乎实侧例”。《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正是两语似乎实侧。“河出图”,当如字解读;“洛出书”则不然。“洛出书”者,按《春秋说题辞》:“洛之为言绎也,绎其耀也。言水绎绎洗耀也”。“洛出”之“出”:成也。书:按《周礼·地官·保氏》“五曰六书”。郑玄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据此可知,书,义为造字的法则。字义既明,可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说黄河出现龙图奇观,其图绎绎洗耀、波折相联而成为造字的法则,圣人伏羲见而效法之,创造出文字,名曰龙书。可证此说者,如,韦续《墨薮》:“太昊庖羲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又如,江藩《经解入门·字学源流》引《书法》:“伏羲氏作龙书”。可见伏羲造龙体字系事实。而《系辞》之说亦必是此事。《系





辞》所说既是此事，则谓龙马负图出河；地应以河图；天授河图伏羲则之以画八卦之说，显然系由于对《系辞》的曲解而造出的妄诞之说。

然则对“河出图”解释为黄河出现龙图奇观，尚需补赘一笔。《论语·子罕》记孔子之言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又，《墨子·非攻》下：“河出绿图”。可知古圣贤并以为河出图是既有的事实。亦并将其视为国家的祥瑞征兆，并且千载难逢。然而，一九九五年冬，黄河壶口段，水变呈绿色。这一千古奇观证实了“河出图”、“河出龙图”（语出《白虎通义·德论》），“河出绿图”之说，确有其事。而“河图”“洛书”，显属子虚乌有，八卦之源怎得在此！

谓伏羲听八风之气而画八卦，实谓八卦之源在五行。但不知五行何以能含概天与雷、风？这种以偏盖全而又不直言其意的伎俩，正自暴露出其说的虚妄性。

谓《易》卦源于龟卜，显然以先有卜后有卦。然则《周礼·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引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依杜氏之说，龟卜始于顓頊。而顓頊后于伏羲数代之久，八卦既有明文证系伏羲所创，彼怎得以后已数代之久始有的龟卜为依据？退而言之，即使杜氏之言不足信，另以先有龟卜后有八卦而论，龟卜，不过视灼龟甲所裂之纹与色气以决疑而已。其事亦见于《洪范》，曰：“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疏》：“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霁，兆如雨止也；曰蒙，兆气蒙暗也；曰驿，兆气落驿不连属也；曰克，兆相交也”。卜师据此五兆，对证兆辞决疑，此其大致。而谓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卦之源在此，难于置信。

谓八卦是文字者，古今大有人在。如，今有学者引同《乾凿度》之说，肯定“三为古天字，𠄎为古地字，𠄎为古风字，𠄎为古雷字，𠄎为古水字，𠄎为古火字，𠄎为古山字，𠄎为古泽字”。设如其说，何

以造其字而不读其音；记其物而不名其名，反另称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又何以谓之为“八卦”？又，八卦若是八个字，则将此八字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对，譬如重天字为姤；重地字为䷁；重泽字为涣等，究何指谓？凡此种种，恐不能答以合乎情理的解释。

谓八卦起源于数者，如，邵雍为陈抟所绘《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之图作说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以上见朱熹《周易本义》）。又作《先天后天论》说：“盖圣人作《易》画卦，始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加一倍数，自成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题名邵康节著《梅花易数》）。究陈、邵之图说，显然均是出于对《系辞》“易^①有^②太极^③，是生^④两仪^⑤；两仪生四象^⑥；四象生八卦”的曲解。殊不知，《系辞》此节是说，自然的运动变化发生于混沌未开、混而为一的太一，于是出现天与地两大法象。天地既分，则运转有常而出现春夏秋冬四种自然现象。这四种自然现象有规律而无休止的交替出现，造成物情的相应变化，而毕呈出一分为二的法则。于是圣人据此法则，创画二爻，复依物情，用此二爻体成八卦。可见《系辞》本节，是纵向深求八卦之源，与上所举包羲氏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始作八卦之说，恰如经纬交织，纵横其谈，将八卦的起源、实质、用途，一阐无余。而将其曲解为数的两分倍增，为成卦原由，岂非失之太远！数，只是空泛的概念而已，怎能生出有象征意义的八卦？然而今有说者，从其说而谓八卦“代表”“八个十进位数字”，又反其序而谓“0、1、2、3、4、5、6、7……亦即地、山、水、风、雷、火、泽、天”。既从其说又反其序，实使人大惑不解。

谓卦由著作，如，近儒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结论》：“五，卦的发明及卦与蓍的关系，我们假定，是蓍先于卦，卦由蓍作”。又，同篇，七，《文王演易的传说的时地背景》：“卦的构成……





或许是用蓍草做占卜时偶然的发明。蓍草之由一根而折为两段，或合数根而构成一个方式，是很自然的事。由三根长草而构成三，六段短草而构成三……这些图式之构成，起初是没有意义的……卦，不过是一种符号……”李儒所谓“蓍”，实指用蓍以筮，并以其事在无卦之前即已有之。无卦之筮，能否成立，姑且不论。谨就其所谓合数根长短蓍草可以构成一个方式(卦)而言，“数根”，当然是未定之数，但既用长短蓍为筮具，则必有一定之数，否则，将何以实施其筮？姑以李儒所说的三长六短而言，若用此长短九蓍为筮，则构成八经卦之三，必不得用其六短蓍；构成三，则又必不得用其三长蓍。置而不用，是何筮？若用此长短九蓍构组六十四别卦，则䷗缺三长而余六短，䷚缺六短而余三长。可见以三长六短之蓍，无论用于构组八经卦或构组六十四别卦，均不适宜。非但三长六短之数不宜，即便将长短之蓍定于任何之数，用以构组任何某种卦列，其长短之蓍，必定非余而不用，即缺而难构，不成法则。不知用何方法，方能使长短蓍依一定的操作程序，构成这诸多必然的图式(卦)？吾恐除仿排而外，别无他法。以蓍仿排，是卦由蓍作乎？是故李儒之见，不敢苟同。又，谓卦起初是没有意义的符号。此见殆与情实不符。就常识而言，任何一种发明与创作，均必有其一定的意义。意义愈重大，流传愈久远。卦若果真本是无意义的符号，怎得被视为瑰宝而流传后人；后人又怎得悟其奥秘增其卦象而且不乖于理？情理所在，是以李儒之见，仍不敢苟同。

总之，有关八卦起源、实质及其用途，唯《系辞》、《说卦》之说，合理可信。其余诸说，概不敢与同。

二 二爻、三位及其构成八卦的奥秘

八卦既系伏羲缘于天地之道、万物之情而作，则物情有万，何以其卦只八；爻画仅二；爻位唯三？简而言之，其卦只八，取决于爻

画仅二、爻位唯三。而爻画仅二、爻位唯三者，《系辞》备有明告。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见上释）。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开始于太一，即沿着一分为二的规律进行。因而一分为二又是万事万物所共同遵循的法则。如，人有男、女；老、幼。物有荣、枯；生、灭。事有得、失；成、败。物有小、大；高、低……凡宇宙之内，无一事一物能超越这一分为二的法则。作卦之圣深察于此，乃画——以象之。一，统一也；——，分面对立也。统万类于一者为天，故一象天之道；与天分面对立者为地，故——象地之道。这既是一——二爻画的意义所在，也是爻画仅二的原由。

《系辞》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此则明言卦以三爻为体，是象示三才一理。

卦之爻画、爻位既因上述原由而分别限定为二、三之数，则阴阳二爻交迭而成的三爻之卦，其数唯可八。

然而近今诸多学者见不及此，或谓——分象男女阴；或谓起于占筮所用的竹棍有一节、二节的区别；或谓起于结绳记事的结绳形状，不一而足。然则以上诸说，均不能作为基础因素直接赋卦以理性的象示性能。譬如谓阴阳二爻分别起由并象示占筮用竹棍的一节二节，以如此起因与含义的爻画组成的八卦，怎能直接具有理性的象示性能而分别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是故，爻画的起源、含义以及用其组成的卦所象示的物情意义与卦的命名，必此四者贯通求之，或可窥圣人画卦的微意于万一。谨就愚见，分述如后：

三：其名曰乾；其象为天。之所以象天者，天，作为自然要素而言，是为纯阳之气，其性健动不居，其气周彻上下，故画三以象之。然而而不名天而名乾者，名天，唯可表明其为天而已，不能表明其性，故名乾。乾：健。表明天秉纯阳刚健之性。





☷：其名曰坤；其象为地。之所以象地者，就直觉而言，地在天之下，与天上下相对立；上为阳，下为阴，故画☷以象之。然而不名地而名坤者，名地，唯可表明其为地而已，不能表明其性，故名坤。坤：顺。表明地秉纯阴柔顺之性。

☳：其名曰震；其象为雷。之所以象雷者，雷，阴阳二气（电）相迫而激发的巨响。故其卦以一阳居二阴之下，以象孤阳不堪重阴之迫，乃奋激发声而为雷。然而不名雷而名震者，名雷，唯可表明其为雷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故名震。震：威。表明雷为天宣威。

☴：其名曰巽；其象为风。之所以象风者，风，气也。气有寒温，寒温之气相迫，乃流而谓风。而寒温者，寒属阴，温属阳，故其卦一阴居二阳之下，以象弱阴不堪重阳之迫，其气流而成风。然而不名风而名巽者，名风，唯可表明其为风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故名巽。巽：伏。表明风行则物必有偃伏。

☵：其名曰坎；其象为水。之所以象水者，水：“积阴之寒气为水”（《淮南子·天文训》）。又，《说文》：“水，中有微阳之气”。是知水系阴之寒气凝积而成，中有微阳（氧）之气。故其卦上下为阴，一阳居中以象之。然而不名水而名坎者，名水，唯可表明其为水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故名坎。坎：陷。表明水就凹陷。

☲：其名曰离；其象为火。之所以象火者，火，燃化之气，燥烈中虚。燥烈则阳，中虚则阴，故其卦上下为阳，一阴居中以象之。然而不名火而名离者，名火，唯可表明其为火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故名离。离：应。表明火无独存之性，燃则必有物与相应。

☶：其名曰艮；其象为山。之所以象山者，山，刚亢之物，基地而立，故其卦一阳居二阴之上，以象山以石之刚，亢居地之柔。然而不名山而名艮者，名山，唯可表明其为山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故名艮。艮：止。表明山有艮止之义。

☱：其名曰兑；其象为泽。之所以象泽者，泽，水所钟聚，润下之象。故其卦一阴居二阳之上，以象重阳之燥被乎润泽（阴为润泽

之象。如,《吕氏春秋·任地》:“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然而
不名泽而名兑者,名泽,唯可表明其为水泽而已,不能表明其意义,
故名兑。兑:悦。表明被乎润泽必喜悦。

以上对八卦原委的粗浅探索,可知八卦作为八大自然要素的
象征,唯有象征其性质或意义,卦象方与卦画的含义趋于协调一
致;卦名只有表明卦象所象示的意义,方可赋卦以广泛的因应性
能。而这种协调一致及其因应性能,恰使爻与卦有如血与肉一体
相通。

三 经卦遗象暨别卦成因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
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是知三画卦的
八卦称经卦;六画卦的六十四卦称别卦。经卦者,经:示。表明其
卦是对特定自然现象与物情的象示。别卦者,别:决。表明其卦用
以明理决疑。别卦既系用以明理决疑,故其上下卦的取象,并不只
限于经卦的本象,也不尽为《说卦》所载。诸如此类之象,无不以其
真确含义,不容置辩的自证其根源就在其经卦的本象。因《说卦》
无载,姑称之为遗象。分述如后:

震,本象为雷,雷宣天之威,故震又为天威。在人则为刑威。
其象见于豫、小过等卦。如:



豫。利建侯行师。

本卦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天威、刑威。天威宣行地上,犹
刑威施于国中,是对邪恶施以镇压,故曰《豫》。豫:“压也”(《尔雅·
释诂》)。镇压,所以抑邪恶、扶良善,以安天下之序,故宜立君与为
建军旅。





本卦震，显然为天威、刑威其象。若泥于其本象为观，则必失本卦之旨。如：《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此说既出，后学鲜不以为圣人之作而为之多方圆通。然则雷本震天巨响，闻之足令人惧；既非由地而出，更无豫乐之意。必以此象此义为说，则卦辞何以一反兴奋豫乐之义而言“利建侯行师”？非止卦辞与之相乖，其六爻爻辞亦绝无一为其义者。若象自象，辞自辞，辞又何必冠之以象，象又何必系之以辞？《象》作者见不及此，泥于本象为观，遂致既失象又违辞。又如：



小过。亨。利贞……

本卦艮下震上。艮为止，震为刑威。止刑威而不恒恃，则仁爱之心少过越，故曰《小过》。小，同少。过，越。王者仁爱之心少过越，则可致人和政通。是故王者为心少过越于仁爱，宜坚定不渝……

可见本卦震，其象必为刑威。若以其本象为观，恐难揭示出本卦所以名小过的必然之理。

巽，本象为风，风为时令之气，时令之气即天道以时而行的节令之气，故风为天之令。风既为天之令，又为巽卦的本象，故巽又为天令。在人则为政令。其象分别见于小畜、观、家人等卦。如：



小畜。亨……

本卦乾下巽上。乾为天，巽为天令。天令之发，必以其时。今在天上而未发下者，时节未至而须少留也，故曰《小畜》。小，同少。畜，留，留待之义。少留者，待时者也。时至而发，道则可通……

可见本卦巽为天令。若以其本象为观，则风在天上，必畅行不居，焉有少留以待之理？是故无论就情理或就卦名卦义为论，本卦

巽均不得以其本象为观。否则百说难中卦爻辞之旨。又如：



家人。利女贞。

本卦离下巽上。离为明，巽为政令。政令出之于上，申明于下，所以主众，故曰《家人》。家：主。人：众。处明令主众之世，则于政令之从，宜如女子之从人坚定不渝。

本卦卦辞爻辞所论，皆是主众之道，故本卦巽必为政令。若以风为观，则必牵强其说，附会其辞，远失卦之本义。如，《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风何以由火而出？风由火而出何以谓“家人”？“家人”是何义？此象此义，何以生发出“言有物而行有恒”？大概“言有物”者，情不虚也；“行有恒”者，德有常也。系言人之风操。此义生发于“家人”，可知其以“家人”义为在家如何做人。此义又生发于“风自火出”的卦象，则“风自火出”的卦象，显然以炊烟为风，出自于火；烟有浓淡，表征其家之人风操的清浊。所以然者，炊者若尚俭而巧慧，则燃柴适量而烟清淡；若秉性喜奢不惜物力，则燃柴塞灶气室烟浓。是故观炊烟之浓淡，知其人之风操。可见《象》作者的这一系列推理，总根源在于以巽为风。然而所说之义无一与卦爻辞相符。不待言，其所以陷入误区的总根源同在于以巽为风。

坎，本象为水，水，蒸则为云；流滞必在凹陷，水滞凹陷，其处则险，故坎又为云为险。其象分别见于屯、蒙、讼等卦。如：



蒙。

本卦坎下艮上。坎为云，艮为山。山高耸云涛，其象暗昧，故曰《蒙》。蒙：暗昧。暗昧，为本卦主旨，故卦爻辞莫不宗此而设。可见坎为云，其象既符物情，又合卦义。若以他象为论，难免以偏





盖全，自彰牵强。如，《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不说山下出水，而说山下出泉，当是表明其水新出，有如幼蒙，故曰《蒙》。此则明谓卦象所示，卦名所告，为幼蒙之义。然而又谓君子当果决其行，培育果毅的德性，勿如幼蒙无主见。则又因此而论彼，言不守旨，再见牵强。又如：



讼。

本卦坎下乾上。坎为陷为险，乾为天。天下陷于险，必因人相争，故曰《讼》。讼：争。可见本卦坎为陷为险。若以他象为论，则必流于牵强。如，《象》曰：“天与水违行，讼……”以为天行于上，水趋于下，上下相违，以喻人相违则争讼生。然则天本在上，水本趋下，是故天在上水在下，正是各得其所。各得其所，何争讼之生？拘泥之见，无必然之理。

兑，本象为泽，泽，水也，水汇聚在地为泽；布撒于天为雨。如《汉书·扬雄传·河东赋》：“泽渗漓而下降”。《注》：“泽，雨露也”。又如，《抱朴子·博喻》：“甘雨膏泽，嘉生所以繁荣也”。泽与雨皆有润下之德，故兑又为甘雨，为德泽。其象见于履、随、大过、咸、归妹、兑、中孚诸卦。略举其例。如：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卦兑下乾上。兑为甘雨，乾为天。甘雨自天布下，则是天德普行，故曰《履》。履：行。行至猛虎身后，其虎不吃其人，必其人圣德格物，虽于猛恶，亦能感通。以喻王行仁政，施德布教，以善化恶，则天下悦服而人和政通。

可见本卦兑，其象必为甘雨。若以其本象为观，必不得见其本旨。如，《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所谓

“上天下泽，履”，只是对卦象卦名的照读而已，并不成其为解释。故此说实未说明“上天下泽”的卦象何以名履，而履又是何义。所谓“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是说君子因“上天下泽”的卦象，而悟知分别上下位分，以安定民众的志向。此义虽根于所谓“上天下泽”的卦象而生发，但并未烘托出卦名之义。致使后学为之多方补缀，以求圆通。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但此履卦名合二义，若以爻言之，则在上履践于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则《履》礼也，在下以礼承事于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义，故云‘上天下泽，履’。但《易》合万象，反覆取义，不可定为一体故也”。孔氏此说，可谓兼从并取。所谓“六三履九二也”，是取《彖》“柔履刚也”之说；所谓“《履》礼也”，是取《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之说；所谓“卑承尊”，则明言是《象》作者之意。三说皆从，明是自无主见，却说“《易》合万象，反覆取义，不可定为一体”，不只更加自彰对卦象无知，亦集中暴露出《易传》对本卦卦象卦名的解释，陷于无可奈何甚至自相抵牾的地步。

今有学者只取《履》礼之说，以为“上天下泽”的卦象，象示天最高，泽最卑，二者绝对不可逾越，有执礼之象，故称《履》。但以此义与卦爻辞相验，却相去甚远。可知卦象卦名之义，决不为“礼”。又有学者采程、朱之说，谓本卦卦象象示天在上，泽在下，是宇宙的正理，人也必须这样履行责任，所以命名为《履》。谓履为行固是，但所说其所以为行的理由则非。所谓天在上，泽在下的卦象，所象示的意义，只是上下当有区别而已，何以一变所象而为“人也必须这样履行责任”？上下有区别与履行责任，怎得同其义而共其象？虽欲为之圆通，实已流于牵强。原因就在于错论本卦兑以本象。又如：





兑。亨。利贞。

本卦兑下兑上。兑为德泽。德泽自上布下，众则喜悦，故曰《兑》。兑：悦。德泽自上布下而众悦，则人和政通。此乃宜坚定不渝者。

可见本卦兑为德泽，象与名符；义与理合。若以其本象泽为论，决不能揭示出本卦的真谛。如，《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说者以为是两泽相连之象。两泽相连则互相滋润。君子观此卦象，乃悟知与朋友讲习学问，增益知识。然则如此卦象，何以称之为兑、兑又是何义？二者并不能互为说明。既不能使其象、其名互为说明，则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缘何而发？若谓其生发于本象“泽”，而说明卦象之义的卦名却是兑，兑：悦也。悦，与“朋友讲习”，义既殊，指亦异，不容同“象”而生，亦非同卦可论。故本卦卦辞爻辞，唯以“悦”为宗旨，绝无“朋友讲习”之义。“朋友讲习”之义既非卦辞爻辞所有，且与卦名之义不同，恰证以本卦卦象系象两泽相连，其象不能成立。真实取象当为“德泽”。

— 总之，上述诸遗象，征之于天道物情，验之于卦名卦义，无不契合若合符，可知其必为《周易》所有。而为《说卦》所无者，当是记述者见有未及，正如其广罗杂象而不见于《周易》之不足为怪。至于《象》的拘泥之见，只能作附会之说，不能明必然之理。可谓虽观卦象，实未见其象，故极少揭示出别卦两象配合成用的妙意与真旨。

别卦既系两象配合成用，显见其是用经卦相重而成，而重卦者当然是作卦者。否则，作而不重，不成其用；不成其用，作而何为？又，两卦相重成用，既符合也体现了万事万物共循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运变法则，与爻画的创作为同一思路。此亦可证重卦者即是作卦者。

然而有学者以为，作卦者一人，重卦者另一人。又有学者以

为,六十四卦是依照六画卦卦画的非覆即变原则直接画成。又有学者以为,六十四卦始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递次加一倍数的方法画成。犹有学者以为,六十四卦是在成千上万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爻一个爻的递增而成,并说远在某氏之时发展到某爻;某帝之时又发展到某数之卦云云。以上所举诸说,无一合乎卦以象为用之实。只此一点,已足见其说均不可信。

综而言之,卦,作为对自然万象的摄髓之作,其根源,当然在天道地道万物之情;其实质,是一定意义的象;其用途,是象征物情并藉以分析事物的潜在动向与阶段性结局。此为卦的概要。也是《周易》以卦象为立论之本的原委。

附注

①易:变。

②有:发生(见《辞源》(修订本)一九八八年版)。

③太极:太一。天地未分,唯有气质,未成形体,混沌为一状态的称谓。

④生:出也(见《广雅》)。

⑤两仪:仪,象。两仪即天与地两大法象。

⑥四象:春夏秋冬四种自然现象。





周易筮法与筮法中的哲学内涵

《周易》系以筮设教之书，故其《蒙》曰“初筮告”。告：教。教则必以理。以理教人趋吉避凶、去败就成，不但是《周易》之筮的哲学内涵，也是其筮与象数派的各种预测术的实质性区别。谨就其筮法与筮法中的哲学内涵，略述如后。

筮：“揲蓍占也”（《集韵》）“揲蓍占”者，揲：“持数也”（《集韵》）。蓍：“蒿属”（《说文》）。占：“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极数知来”者，极：穷。来：未来。是知筮，依法持数蓍草，穷演其数，据以定爻成卦，然后依其卦推论未来。其成卦法看似简单的数字运算，其实是对天道自然运动规律及其现象的数字化模拟，真实而非玄虚；科学而不神秘。其法始见于《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本节首先阐明数的阴阳属性，以便溶数于自然。所谓天一地二，是说一为奇数，属阳，故曰“天一”，天，阳也。二为偶数，属阴，故曰“地二”，地，阴也。

下同。数以十为盈，十数之内，五奇五偶，故曰“天数五，地数五”。五奇数一、三、五、七、九，合计二十五。五偶数二、四、六、八、十，合计三十。二十五加三十，得五十五，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五十五数又称大衍之数。大衍之数者，大：广。衍：布。谓此五十五数既由从一至十的盈满之数相加而得，且各有其阴阳属性，故能广布而充盈于天地间一切现象之中。换言之，天地间一切现象之中，无不充满数的概念。这便溶数于自然，为数用于筮寻得科学依据与答案。数用于筮既有其科学依据，故以天地之数五十五，减六不用，以示卦之六爻出自天地定数。余四十九，如数置蓍，然后将其任分于左右二处，以象太极生两仪，即“分而为二以象两”。是为一营。二营：于左处蓍中取其一，挂于手指间，合一营的分二象两，以象所演为三才之道，即“挂一以象三”。三营：将左处之蓍，以四蓍为次，逐次取出，以象天有四时，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营：将左处零余之蓍（不得逾四）挂于手指间，以象闰月，即“归奇于扚以象闰”。历法五岁二闰，故四营须将右处之蓍揲四、归奇，即以四蓍为次，逐次取出，零余不得逾四，亦将其挂于手指间，以象之，是为“五岁再闰，故再扚……”四营为一变，一变所揲之蓍，或四十四，或四十。再依一变之法，将揲出之蓍演其二变，是为“而后挂”。二变所揲之蓍，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再依前法，将二变揲出之蓍演其三变，以成三才之数。三变所揲之蓍，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三才之数成，不须再变。计其蓍数：三十六为九揲；三十二为八揲；二十八为七揲；二十四为六揲。此九、八、七、六之数，须经三变方得其中一数，是为定爻之数。六爻须经十八变，故曰“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阳爻最大揲数九，每揲四蓍，九揲三十六蓍，故乾卦六爻共计二百一十六蓍。阴爻最小揲数六，每揲四蓍，六揲二十四蓍，故坤卦六爻共计一百四十四蓍。乾坤二卦蓍数共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三百六十日。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周易》上下二篇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一百九十二阳爻，每爻三十六蓍，共计六千九百一十二蓍。一百九十二阴爻，每爻二十四蓍，共计四千六百零八蓍。三百八十四爻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蓍，相当于万物之数，故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记筮得之数，自下而上。七、九奇数，傍其数画阳爻；八、六偶数，傍其数画阴爻。四营为一变，三变得一爻，十八变得一卦。

以下参酌近儒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七篇周易筮法新考一、成卦法》，《二、变卦法》部分内容而溶以管见：定应爻之法，先累六爻之数求其和，然后以天地之数五十五为基数，减去六爻之和，求其差，依其差自初爻始逐爻数之，至上爻如有足其差数之爻，其爻即为应爻；如不足其差数，再由上爻始，续数而下，至初爻如仍不足其差数，复自初爻始，续数而上，如此往复数之，直至足其差数之爻，其爻即为应爻。应爻之数为九、六，则以其爻爻辞为占；为七、八，则以其卦卦辞为占。所以然者，因《周易》以变为占，而九、六皆是应变之数，七、八皆是不变之数，故占九、六不占七、八。然则九、六何以是应变之数；七、八何以是不变之数？已知奇数属阳，偶数属阴，又知筮得的七、八、九、六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所得出的结果，故此四数显然也有“以象四时”的内涵。四时有序，春夏秋冬。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筮得的七、八、九、六之数既有象四时的内涵，又有阴阳属性，是以理所当然的以七、九配春夏；八、六配秋冬。又因春在夏之前，七居九之先，故以七配春，以九配夏。春则阳气方兴，其性未变，故七为少阳之数而不变。夏则阳气极盛，凡物盛极必变，故九为老阳之数而应变。阳变则为阴，夏变则为秋。秋则阳气渐退，故老阳之数九退而及八以配秋。秋则阴气方兴，其性未变，故八为少阴之数而不变。少阴之秋，阳气日退而及冬，故八退及六以配冬。冬则阴气盛极必变，故六为老阴之数而应变。阴变则阳，冬变则春，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就是筮得

的九、六分别为老阳老阴之数而应变，七、八分别为少阳少阴之数而不变的道理所在。可见《周易》之筮，以数的模拟性推演，再现了天道自然的变化规律，并以其具体操作过程自证，数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是《周易》筮法的基础，也是其哲学内涵的最初表现。依上述方法求得占爻，实施断占，尚有诸多细则，高先生称之为“变卦法”而载于上所称引之篇，兹摘录其要，以资参考。

“筮时所得之卦，谓之‘本卦’，所变之卦，谓之‘之卦’……‘九’‘六’为可变之爻，‘七’‘八’为不变之爻，故‘本卦’六爻皆‘七’‘八’，是为不变之卦。不变之卦，主要以‘本卦’卦辞占之，不须求其宜变之爻也。‘本卦’六爻皆‘九’‘六’，是为全变之卦，全变之卦，主要乾卦以‘用九’爻辞占之，坤卦以‘用六’爻辞占之，他卦以‘之卦’卦辞占之，亦不须求其宜变之爻也。此两者外，均须求其宜变之爻。宜变之爻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其余各爻之或‘九’或‘七’或‘六’或‘八’皆不计也。宜变之爻为‘七’为‘八’则不变，其占法比较复杂。此其大要也。今分别述之：

一 六爻皆七八：

是为不变之卦，不须求其宜变之爻，以‘本卦’卦辞占之。如筮得



升卦，六爻全不变，即以升卦卦辞占之。

二 一爻为九六：

(一)如此爻适为宜变之爻，其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例如筮得



井卦。其营数为四十七。自五十五减四十七，余八。依法数之，至五爻而八尽，故五爻为宜变之爻。五爻适为‘九’，乃变为‘六’而成䷭升卦，是为‘遇井之升’。主要以井卦九五爻辞占之。





(二)如此爻非宜变之爻,主要以‘本卦’卦辞占之,例如筮得



睽卦。其营数为四十六。自五十五减四十六,余九。依法数之,至四爻而九尽,故四爻为宜变之爻。四爻为‘七’,不变,是谓‘遇睽之七’。主要以睽卦卦辞占之。

又一爻为‘九’、‘六’,亦可能不须求其宜变之爻,其为‘九’即变为‘六’,其为‘六’即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

三 两爻为九六:

(一)如其一爻为宜变之爻,其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例如筮得



姤卦。其营数为四十三。自五十五减四十三,余十二。依法数之,至初爻而十二尽,故初爻为宜变之爻。初爻为六,乃变为九而成䷀乾卦,是谓‘遇姤之乾’,以姤卦初六爻辞占之。

(二)如两爻均非宜变之爻,主要以‘本卦’卦辞占之,因其可变之爻少于不变之爻也。例如筮得



困卦。其营数为四十九。自五十五减四十九,余六。依法数之,至上爻而六尽,故上爻为宜变之爻。上爻为‘八’,不变,是谓‘遇困之八’。主要以困卦卦辞占之。

四 三爻为九六:

(一)如其一爻为宜变之爻,其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

(二)如其三爻均非宜变之爻,则变三爻之‘九’为‘六’、‘六’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之卦’卦辞合占之。因其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是贞悔相争之卦,故以两卦辞占之也。《国语·晋语》所记重耳‘筮得贞屯悔豫皆八’,即其例。详见后。

五 四爻为九六：

(一)如其一爻为宜变之爻，其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

(二)如其四爻均非宜变之爻，则变四爻之‘九’为‘六’，‘六’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因其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也。

六 五爻为九六：

(一)如其一爻为宜变之爻，其为‘九’则变为‘六’，为‘六’则变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

(二)如其五爻均非宜变之爻，则变五爻之‘九’为‘六’，‘六’为‘九’，而得‘之卦’。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因其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也。《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筮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即其例。详见后。

七 六爻皆九六：

是为全变之卦，不须求其宜变之爻，变六爻之‘九’为‘六’，‘六’为‘九’，而得‘之卦’。遇乾之坤，主要以乾用九爻辞占之。遇坤之乾，主要以坤用六爻辞占之。遇他卦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因其全卦变也。例如筮得

䷲
䷲
䷲
䷲
䷲
䷲

震卦，则变为䷶巽卦，是谓‘遇震之巽’。主要以巽卦卦辞占之……此法在《左传》、《国语》中，或有征，或无征。有征者，以其征知之；无征者，以其有征者推知之，当无大谬也”。

由上可见，高先生对“变卦法”考求甚详，为后学者研究《周易》之筮法提供了极大方便。

再就断筮而言，其哲学内涵尤为深奥。如，王充《论衡·卜筮篇》载鲁将伐越之际，子贡以《周易》筮得䷱鼎之䷱蛊，其辞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





不用足，故谓之吉”。鲁果胜越。可见同断一筮，由于对《周易》哲理的领悟不一，其效验亦异。这说明能否因事变通、灵活运用《周易》哲理，是决定断筮效验与否的关键。对断筮的这一要点，《左传》、《国语》所记诸筮堪为最佳例证。上所引高先生所作同篇有辑考，谨摘录其有代表性者，看古人断筮之妙：

三 东周筮法之实征

《左传》、《国语》所记之筮事，可作东周筮法之实征，兹分类述之：

一 六爻皆不变者：

……

(三)《国语·晋语》：“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

右一条乃一爻或两爻为九六，而宜变之爻与可变之爻不相值者，其宜变之爻，不值九、六而值八，故云‘得泰之八’。所云‘亨，小往大来’，泰卦卦辞也。是以“本卦”卦辞占之。此变卦法中二之(二)或三之(二)之类也。

(按，本卦卦辞，首无“亨”字)。

二 一爻变者：

(一)《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①，遇坤䷁之比䷇(坤五爻变)，曰：‘黄裳元吉’。(坤六五爻辞)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占险^②，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能元^③，下美则裳，参成可

筮。犹有缺也，筮虽吉，未也’”。

.....

(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④。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三爻变)，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大有九三云公用亨于天子)之卦^⑤。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观四爻变)，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六四爻辞)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

(七)《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归妹上爻变)。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归妹上六云：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左传》所引与今本《周易》稍异。)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睽上九云：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寇。)姪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





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从史苏之占^⑥，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

右七条皆以“本卦”变爻爻辞占之者，而（七）条兼以“之卦”变爻爻辞占之，此在《左》、《国》中少见之例也。

（八）《左传·昭公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蒸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⑦。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屯初爻变），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⑧。（屯卦辞）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屯初九爻辞），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谓屯比皆云：元亨。今本《周易》比爻辞云：吉，原筮元，永贞无咎。元下脱亨字）^⑨。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朝会^⑩，又焉得居？各以所用^⑪，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卫灵公”^⑫。

右一条以“本卦”卦辞、“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卦辞合占之，此亦《左》、《国》中少见之例也。

.....

（十）《左传·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屯初爻变）。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右一条未引卦辞爻辞。只以卦名及卦象占之。

右十条皆以《周易》筮之者也，皆宜变之爻与可变之爻相值者

也。其卦如有一爻为“九”、“六”，则《变卦法》中二之（一）之类也；如有两爻为“九”、“六”，则《变卦法》中三之（一）之类也；如有三爻为“九”、“六”，则《变卦法》中四之（一）之类也；如有四爻为“九”、“六”，则《变卦法》中五之（一）之类也；如有五爻为“九”、“六”，则《变卦法》中六之（一）之类也。当其筮时，盖不出五类。

三 三爻变者：

.....

（二）《国语·周语》：“单襄公曰^③ ‘……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屯初、二、三爻皆变），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

右一条初、二、三爻皆变者也。当其筮时，盖得



乾卦。其营数为四十八。自五十五减四十八，余七。依法数之，至上爻而七尽，故上爻为宜变之爻。而上爻为七，乃不变之爻，是得乾之七也。不得以乾之上九爻辞占之矣，遂变乾之九皆为六，则得䷋否卦，宜以乾、否两卦卦辞合占之，《国语》略而未言也。此亦《变卦法》中四之（二）之类也。

四 五爻变者：

（一）《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艮初、三、四、五、上爻皆变）。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随》卦辞）。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右一条初、三、四、五、上爻皆变者也。当其筮时，盖得





艮卦，其营数为四十四。自五十五减四十四，余十一。依法数之，至二爻而十一尽，故二爻为宜变之爻。而二爻为八，乃不变之爻，故曰：遇艮之八。不得以艮之六二爻辞占之矣，遂变艮之九为六，六为九，则得䷐随卦，故曰：是谓艮之随。引随之卦辞曰：元亨，利贞，无咎，是以“之卦”卦辞占之也。此《变卦法》中六之（二）之类也。

以上是高先生对《左传》、《国语》所记筮例分类辑考的一部分。不难看出，东周时期之人断筮的方法灵活不拘，因事而宜，是对《周易》哲学内涵的另种揭示。如，《国语·晋语》所记董因为晋公子重耳筮归国为君，得泰之八，先以《泰》卦卦象为论断之据，以为本卦乾下坤上，象征天气下彻于地，是天与地相匹，交通之象，象征占者亨通。又以卦辞“小往大来”，说明占者卑微时期已过去，亨通大运已来临，这是因其事而对卦辞本义的变通，以说明重耳必可归国为君。

又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子服惠伯为南蒯释筮，专依“本卦”变爻爻辞为据。但其所释爻辞之义，与本义并不相符，然而犹能断中其事者，在其参透了“黄裳”是“元吉”的先决条件。占者只有具备与“黄裳”相同意义的先决条件，其事始吉。否则不吉。所说“《易》不可以占险”，胜过其对“黄裳”的诸多解释。由此正可看出，断筮的要点就在对《周易》哲理的揭示，因事变通，勿泥于吉凶之告。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卜偃为晋文公筮勤王，遇《大有》之《睽》。卜偃首先据大有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为断，以为是勤王成功，受王宴请之兆。然后又据卦象为论，《大有》卦下体乾变为兑，乾为天为君，象征九三所说的“天子”；兑为泽，象征处在卑下，是天子降心以迎接于公之兆。又据《大有》卦变为《睽》卦，但所占得者终是《大有》卦，象征天子虽则睽离京师，终得复还京师。卜

偃之断，充分发掘了爻辞、卦象以及卦名的哲学内涵。

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陈厉公生子名敬仲，周史为之筮遇《观》之《否》，遂推断敬仲的后代将在异国得政。依据一：爻辞有“光”字，以为光是自远而有耀者，远则不在本土，不在其身而在子孙。依据二：《观》下体坤为土，上体巽为风，此巽变为乾而居坤上，其九四与六三、六二又可组成艮（后称互体）。乾为天，艮为山。周史据上述诸卦象，以为敬仲的远代之孙，将拥有山产之材而且天光相照，又居于坤土，是得地之兆。又，乾为玉坤为布，是臣下奉玉帛百品朝贡之兆。又，《观》上体巽风著于下体坤土之上，亦为远行而在异国得地之兆。又，互体艮山，象征其得地的异国，是大岳的后代姜姓之国。因山岳是物之大者，可以配天，明是为君之兆。然则物不能两大，故必待陈国衰亡，敬仲的远孙方得在此姜姓国昌盛。后，果在昭公八年，楚灭陈，陈敬仲五世孙陈桓子始大于齐国。至哀公十七年，楚复灭陈，而敬仲七世孙陈常，弑齐简公而得专齐国之政。可见周史断筮，妙在变通辞义并结合卦象、物情与世故，进行科学的理性分析，充盈着深奥的哲学趣味。

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记晋献公筮嫁其长女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先以“本卦”变爻爻辞为据，断其不吉，以为土杀羊无血，女承筐无物，是男无诚而女轻许的婚姻，虽通婚而情不好，故秦有责言，晋不可以言相还。又就二卦卦名为论，《归妹》为嫁女；《睽》为乖背，昭示晋国不能因婚姻关系而获得强秦的扶持。又就卦象而论，《归妹》上体震变为离而成《睽》卦，震为雷，离为火，故《归妹》上震下兑为雷击泽之象；《睽》上离下兑为火焚泽之象，皆为秦败晋之兆。又，《归妹》上震为车，下兑为附决，车下附而可决者是其輶，故《归妹》卦有车脱輶之象；《睽》上离为火，下兑为旗，故《睽》卦有火焚旗之象。车脱輶，火焚旗，明是出师不利之兆，故曰“败于宗丘”（宗，宗族。丘，古田里区划之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宗丘即宗族聚居地）。又结合《归妹》卦名分析《睽》上九爻辞并予





变通之，归妹即嫁女，诸侯嫁女姪娣从；睽上九爻辞有“睽孤”、“先张之弧”、“匪寇”之说，乃变通为“睽孤，寇张之弧，姪其从姑，六年其逋”。说明晋嫁女与秦，另有因婚姻关系而赴秦者，如同离家的孤子，在秦受迫，六年而逃归本国。断其六年，或据《睽》上体离为数六。至于说“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杜预以为，“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旺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构虚而不经”。可见，史苏断筮，依卦象、卦名、卦爻辞而外，尚另有所凭。所凭既与卦象卦名卦爻辞无关，也就不敢妄加评论。总之极富推理。

又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成子筮立君、《闵公元年》所记毕万筮仕，皆为遇《屯》之《比》。但前者直取“本卦”卦辞与“之卦”卦辞中的相关之字为论断之据；后者则置二卦卦辞而不论，乃变通其卦名之义而结合卦象为论。所占之卦同，但所取论断之据异，足见断筮的原则就是因事变通。也足见《周易》卦象、卦名、卦爻辞均具有广泛的应变性。

又如，《国语·周语》所记晋人欲迎成公归国为君，筮遇《乾》之《否》，只以二卦卦象为论断之据。《说卦》：“乾为天、为君”。故《乾》卦下乾上乾，有国君配天之象。然而《乾》卦下体乾三爻皆变，而成《否》卦，则象君配天不得其终，有三位是外出复归方为君者，故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可见卦象不言，哲理昭彰。然而高先生以为本例“宜以《乾》、《否》两卦卦辞合占之，《国语》略而未言也”。其说殆不足信。所以然者，一则《乾》《否》两卦卦辞一言亨通，一言否闭，两义截然相反，不容同兆一事。再则《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不得视为其筮的顺归之兆。若以如此之兆的卦辞为论，显然与上述对卦象所理解的意义，自相抵牾。由是而论，晋人当时断解此占，必不致以《乾》《否》两卦卦辞合以为据。而《国语》固亦无所略也。

又如，《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自释其筮，虽错说占辞之义，

犹能言中所占结果,原因就在其将占辞“元亨利贞”视为“无咎”的先决条件。以为占问者只有具备此先决条件,其结果方得无咎,否则不得无咎。是故不论其对占辞的述说合否本义,均无防其所占结果之判断的准确性。与子服惠伯为南蒯断筮所用的方法相同。再度证明(此系以所举卦例为序),《周易》设辞与筮,悉属科学推理。而断筮则须因事变通,不可弃理离事,以辞自泥。

以上是就高先生所辑《左》、《国》部分卦例,对古人的断筮方法的粗浅分析。若总论其技巧,或曰筮与断筮所以灵验的原因,并不在方法如何如何。司马迁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又说:“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分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龟策传》)。这虽在说明卜筮方法繁多,但正可见卜筮无定法而有定理。断筮也如此,其法虽异,其理则一。故凭理而断,是断筮的要中之要。可证明这点者,除上述诸卦例外,诸多《易》学大师均有相同之说。如,邵康节《梅花易数·三要灵应篇》:“纵万象之纷纷,唯一理而融贯”。又,同书《观梅数诀序》:“……《易》之为书,至精微,至玄妙。然数者,不外乎《易》理也……祸福难测,《易》理灼然可察”。此言《周易》其书,内容至极精微,至极玄妙,就连可以千变万化的数,也不能超出《周易》的理之外……祸福虽难预测,但以《周易》的理推求之,便灼然可察。明言《周易》成之以理,是故断筮必须凭之以理。凭理而断,纵然所占万事纷繁杂乱,亦可以一理将其融会贯通(前篇评邵氏言数之非,本篇称其言理之是,不以其非弃其是也)。可见筮的技巧,不在工其法,而在撮其理。

东周时期之人,不须筮占,直以《周易》卦象或卦爻辞所彰明之理,预言人之祸福吉凶,尤可证筮只是预测吉凶所凭藉的求理方式,而不是要素,理才是论决吉凶的要素。是故不以筮之式,只用《易》之理,同可预知人之吉凶。

如,《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音万)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





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本例系直以《丰》上六爻辞（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以喻贪心愈大，则自蔽愈深，直至利令智昏，为财丧身）预论曼满必以无德而贪，自取杀身之祸。间隔一年，曼满果被郑人所杀。

又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本例直以卦象证明“君臣无常位”，有其必然之理。君失治，则民失望，这是人心的必然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地势的必然变迁；虞、夏、商三代帝王的后裔，于今沦为庶民，这是权位的必然更替。这诸多现象，在《易》卦，均见于雷乘乾的卦象。雷乘乾者，雷在天之上也。然则雷本震于天之下，今在天之上，则是象示居下者可变而居于上，居上者亦可变而居于下，这是天道自然之理。说者对本卦卦象的审辨与理解，虽不尽合本义，但毕竟是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发掘其哲理，以推论人事。

由上二例足见，以《周易》卦象或卦爻辞推论人事之成败吉凶，不只是对《周易》哲理的直接运用，也是对《周易》以理为教的最佳说明。

总之，《周易》之筮，与象数派的预测术，不仅方式方法不同，更且内容实质迥异。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①，实是对《周易》大道哲理的极至而无以复加的赞誉。

附注

①，此三字之上，原文犹有数语，引者略而未加略号。

②，本句原文“可”下有“以”字。

- ③,本句原文是:“上美为元”。
- ④,本句下,原文犹有数语,引者略而未加略号。
- ⑤,本句原文“卦”下有“也”字。
- ⑥,本句原文“君”下有“若”字。
- ⑦,本句原文为“能行”。
- ⑧,本句下,原文有“又何疑焉”四字。
- ⑨,所引卦辞,句读有错。原文“元”下本无“亨”字。
- ⑩,本句原文为“从会朝”。
- ⑪,本句原文为“各以所利”。
- ⑫,本句原文无“卫”字。
- ⑬,本句原文“公”下有“有疾,召顷公而告之”八字。
- ⑭,语出《观·彖》。





周易的天人之际观

《周易》作为治国宝典，立论述则，必本于卦象。而卦象成于物情；物情成于天道。是故《周易》以天人之际，道关理通，对此，不仅根求其原由，尤且深探其奥秘。如：



乾。元亨。利贞。

本卦乾下乾上。“乾为天”（《说卦》）。“天秉阳”（见《礼记·礼运》）。阳，“扬也，气在外发扬也”（见《释名·释天》）。是谓天乃阳刚之气，发扬于虚廓隆冥，周流上下，其运强健，故曰《乾》。乾：“健也”（《说卦》）。可见本卦卦象、卦名，确切彰明了天的性质、意义。继此而曰“元亨”者，元：始。亨：通。言天以阳刚之气健运不息，于是造化之道始通。人暨万物由此而生。知为此义者，一则卦象所示、卦名所告皆是阳刚之气健运不息之义，继此义而言造化，事在情理之中。若以他义为说，必与卦象卦名之义相违。再则下文曰“利贞”，利贞者，宜坚定不渝也。明是告诫之辞。此告诫之辞承“元亨”而发，显然省去了告诫对象。此告诫对象当然是人。据此故知“元亨”所言，必是造化始通而人类由此而生。这就从根本上揭明了天人之际道关理通的原由。而“利贞”作为告诫之辞，又进一步说明了人与天道，自然而必然的关系：人既由天道造化而生，

且生活于自然规律的捲载之中,故凡所行事,宜遵循天道而坚定不渝。这种观点,他卦亦有表述。如:



随。元亨。利贞。无咎。

本卦以雷雨相从这一天道自然现象,说明人类只有随从天道而行,始可享通。是故随从天道而行,宜坚定不渝,亦唯随从天道而坚定不渝,乃无过失。

由上可见,《周易》论天人之际,全在人与自然而已。如此观点,诸如《坤》、《屯》、《大有》、《恒》等卦,各有不同程度的表述,不须尽举。

然则大有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睽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姤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益六二 ……王用亨于帝,吉。

此四爻之说,显然以天系有思有为、主宰万物的至高之神,可以降人以祸;可以赐人以福。人对天当尊而敬之、祭而享之,求其保佑。此见岂非与上述之说,迥然两种意指?其实,这是对《周易》本意的浅见。按《周易》成书之时,正值神道盛行之期。作《易》之圣为布教之需,固须因应时俗而“以神道设教”(《观·彖》),以使天下服。是故上述四爻之说,虽以天为至高之神,实则藉当时人对神明的信仰,为之树立德行的楷范暨辨别是非善恶的准则。如:

睽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是谓乖背情理之人,必招天怒,将罚之以截鼻之刑。虽以天为有思有为之神,然其本意并非宣扬天神,而是藉“天且劓”以突出其人乖背情理之甚。正如有人恶极,则舆论曰“天怒人怨”。实藉“天怒”,突出其人之恶。又如:

益六二 ……王用亨于帝,吉。





帝：天。谓王依常例享祭于天，以示敬奉天道而不敢少违，则可得天之祐助，是以吉。

本爻虽以天为有思有为之神而能予人以祐助，然而获其祐助者，必须是敬奉其道者。敬奉天道而得天助，则所谓天助，实因其人行合自然规律而事业有所成功而已。

可见，《周易》虽以天为主宰万物的至高之神，实是天人一理的活现说法而已。所论天人之际息息相关者，唯在自然规律与体现于自然规律的道与理。是故其主张循从天道，一是因应自然，行时之宜；一是探其奥秘、悟其妙理，作为行动的启示与准则。如：

乾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谓明智之人昼则健作而勤于事业，夜则警惕戒备，若临危厉。可见循从天道，即是知时达变——与与时而变的局势相因应，为所行之事争取最佳效果。然若时势不宜，则当休其事而息其身，切勿逆时而动，“潜龙勿用”，即此之谓。又如：

泰九三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孚：覆。于：如。食：日月食之食。福：盈。

言人于时势、处境，勿须忧其反覆无定，时势、处境的反覆变化，恰如日月之食亏而必有盈。

本爻以天道运转所造成的日月亏盈现象，昭示人生之途，穷通相依之理，为困厄者壮气；为通泰者垂警，显然以天人之际一理相通。又如：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

本卦震下乾上。震为雷，乾为天。雷震天下，其威怒虽发而施加不乱，故曰《无妄》。无：不。妄：乱。不乱即不狂妄乱行。雷不妄击，是为天理，明见于卦象卦名。继此义而曰“元亨”，明谓人只有依天理而不狂妄乱行，始可亨通。是故依天理而行正道，宜坚定

不渝。若背天理而行不正，则必取灾。

可见《周易》以天理为人类行为准则的观点，至为明确。又如：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卦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雷偕风行，则雷振风以行疾，风荡雷以扬威，是为雷风相助，故曰《益》。益：助。雷风相助，是为天道。卦辞继此而曰“利有攸往”，明欲人以天道为准则，而相互助益。

以上是主张人之立身处事必须循从天道、因应时宜并探其奥秘、悟其妙理，以作为启示与准则的片鳞只爪。至于对为政治国，亦有相同的主张。如：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卦兑下乾上。兑为甘雨，乾为天。甘雨自天布下，则是天德普行，故曰《履》。履：行。行至猛虎身后，其虎不吃其人，必其人圣德格物，虽于猛恶亦能感通。此乃王者以天德普行作为法则，施德布教，以善化恶而致人和政通。又如：

震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雷往来迅疾者，往而迅疾，则威速藏而施不欲久；来而迅疾，则威立加而罚不稍迟。此为“震往来厉”这一天道自然现象所蕴藏的理。为政者因其象而悟其理，并将其理作为施政准则，于是恩威并施而国得其治。明以治国之道与天道一理相通。又如：

丰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大其滂沛之黑气而蔽日如夜，虽于日值正午本在盛明之时而出现沫星。这是罕见的天象，以为是小人当道、政治黑暗的象征，因而当“折其右肱”。此则以天象的兆示性，表明天人之际有隐奥



周易的人道观

《系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而《周易》探天道、地道，实为彰明人道。人道者，为人与待人处事的准则也。人，是有情有欲，有思有为的血肉之躯。其生理因素，注定了自身的生活与生存，是复杂而多变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能否清醒的认识自我；正确的把握自我；妥善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是至关身家祸福乃至邦国治乱的重要因素。《周易》对此垂论甚详。谨分四端，略述其概。

一 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途径有其必然性

人道之大，莫过于生存与发展。而生存的方式与发展的途径，则有其必然性。导至这种必然性的原因，一则在于人类自身生理因素，再则在于他物的诱使。对此，《周易》有明确表述。如：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卦震下坎上。震为雷为动，坎为云为雨（分见《说卦》与拙作《话卦》）。云行雨施自上，雷振迫动于下，此则阴阳合而造化行，物临生未申，处在迫难也，故曰《屯》。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屈曲之也。一，地也”（《说文》）。段《注》：“中贯一者，木剋土也；屈曲之者，未能申也”。是知“屯”乃物之临生未





申,处在迫难之谓。卦辞继此义而有“利建侯”之说,“利建侯”者,宜立君也。立君所以统众;统众所以安序。序待安于屯难之世,则明谓生民之初,人类无主,强恶横行,人类社会,处在迫难之中,散乱无序的生活与生存状况,非人所愿,故宜立君为统,以抑恶扶善,安顿秩序。

可见《周易》以为,人类由蛮味无序的生活状况,向有统有纪的文明方向发展,是自身因素与他物诱使作用共同导致的必然趋势。基于这种观点,《蒙》卦进而对人性善恶的成因予以深刻揭示,为人类根除丑恶,齐向美善,而切脉设方。如: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容暗昧之人,则其人可得受教启蒙之机,故吉。譬如娶妇可以生子,子之未生,其母怀之,是包容暗昧之人而使之有所禀受。受于先天,感在蒙昧,生命渐成而吉。

这就深刻揭示出,人性善恶的成因,半在先天之赋与感受,半在后天之教与习染。孕妇以良好心情传感胎儿于先天,则资质可优;师长以美善言行教育幼儿于后天,则品行可端。是以行此之道,则可使“子克家”。子克家者,克:能。家:承世之谓。子既受母的良好传感于先天,继受师长的美行善言的熏陶教育于后天,遂日渐聪慧而明理达道,故能从善而行,承世无穷。

可见本爻对人性善恶成因的探索,已达神察洞见的程度。正因人性有善有恶,才有以在他物的诱使下,造成思想、行为的歧异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使有统有纪的生存方式成为必然。

然则本爻所揭示的人性善恶所由形成的原因,其真实可信性,虽可由周妃后历奉的胎教^①为证,但其本意并无人知。故历代论人性善恶者,另有不同之见。如,孟子以为,人生之初,其性本善。而荀子则以为,人生之初,其性本恶。告不害以为,人生之初,无所谓善恶,导之善则善,导之恶则恶。譬如池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以上分见《孟子·告子》上、《荀子·性恶》)。孟、荀之说,今人

评之为“先验论”；告氏之见，则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义极相近。然而只论后天因素，不及先天因素，虽与“先验论”大不相同，却同与《周易》之见有极远差距。而《周易》的微言奥义既未为人知而用，则人类恶性难拔与世治屡有反弹现象的原因，或可见其一斑。而这种现象的发生，恰又是《周易》主张重教化的背景。是以蒙初六曰：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利用：宜于。刑：成。“用说”之“用”：使。说：古脱字。桎：碍。梏：缚系。往：去。

启发暗昧，则宜于成就人材，使其脱除暗昧的窒碍与缚系，以远去耻辱。

本爻不但申明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揭示出了人性的可塑性。正因人性有可塑性，才有可能由他物的诱使而导致心志与品行的变化或不轨，从而使有统有纪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途径，成为必然。物对人既有诱使之性，故《周易》对物、我、人之间的关系，深有明论。如，

无妄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获”，不事耕作而有柴米之获，以喻人类有百业之务，不必皆耕而食。人类之所以有百业之务，因人是多欲的血肉之躯，生活有百需。但一身无百能。这便注定了人必须群体相依为生。故百业互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必皆耕而食。“不菑畲”，不反草垦荒而种既成之田，以喻前人创业，后人继承。此则与天道生生相代、四时交替运行为同一轨辙。是故，前人造福，后人承制，既是天之经、地之义，也是人类有以日昌不息的必由途径。以上又说明，个体利益，必然来源于群体相益。故个体利益的谋求，必须以群体相益为法则，而不可违此法则，非分妄求。唯其如此，乃宜有所行，故曰“则，利有攸往”。可见《周易》以物质因素与人类自身因素，共同使群体相依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途径成为必然。





这就为礼法的制立、行为的准则，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二 为人的准则

人，作为高等动物，与异类有所区别的重要标志，除其独具的思维之智与操作之能而外，犹在其有礼义道德的文明。然则人的禀赋不同，志趣、处境各异，致使性行良莠不一。是故作《易》之圣虑于善者或不固其德，恶者有以改其行，乃详为论述为人的准则，以期化恶固善，洁净世风。略举其例，以观其概：

同人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守。墉：城垣。

守其城垣则不能攻者，“城，为保民为之也”（见《谷梁传·隐公七年》），保民则仁。处同仁之世，守仁如城之保民而坚不能攻，则是取吉之道。

本爻阐明，人当以仁为立身之本。

益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告公用圭。

益：助。凶事：自然灾害。如，《周礼·地官·均人》“凶札则无力政”。《疏》：“凶谓年谷不孰”。告：教。公：无私。用：以。圭：瑞玉。上圜下方，所以法天地。

助益之施行于自然灾害之事，则是救苦难于无私，施慈惠以有德，然而无所希图。行助益之道如此，无过失……是故王者教人无私相助而示以上圜下方的瑞玉，则是欲人效法天地之公。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当大公无私，助人为乐。

蛊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用：不宜用。如，《公羊传·僖公八年》：“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誉：称美。

匡正父之蛊乱，不宜用称美之言。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当正直不阿，坚持真理与正义。

未济六五 ……君子之光，有孚，吉。

有德之君于其光明之德行业迹，操之必有诚信，以使己立于不

败之地，是以吉。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当光明磊落、持德不移。

履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质，质朴。

质朴之行，表里如一，真诚无欺，如此以行，无过失。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当纯朴无欺、表里如一。

萃九五 萃有位，无咎……

有：保。位：正。

与人聚处而务保行为方正，则无过失。

本爻明言为人当方正有守。

习坎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簋：宴享、祭祀用盛黍稷的器皿，也是日常食器。本爻指后者。

缶：瓦器。纳：取。约：俭。自：率。牖：通诱，导也。

一樽酒，二簋食，樽与簋皆用瓦器。此乃王者取俭约之道率导天下也。率民如此，终无过失。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贵清心寡欲、俭朴为德。

剥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得：知。舆：举。举，高超之义。剥：裂。

硕大之果不为人所食，其果必是生于高枝而幸免于剥击者。正如有德之人知晓超然高举，故能远避剥击之害而得安存其身。而无德小人则以志行不良而破裂其家。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贵情操高尚、洁身自重。

大畜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

良马奔逐，则志在遥途。奔逐于遥远之途，则宜艰苦奋驰且坚定不渝……

以喻为人当怀大志，克艰以自强，勤奋以自立。

小畜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有诚信于少留之道，则深知时不我待、身不长存，因而与人亲





若系连如，而福及其邻。

本爻明确主张，为人当利人济世，为众造福。

泰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

无唯平坦而不陂陀，亦无唯往去而不复还，天地自然就是如此。故身罹艰难之时，但能抱道守志而坚定不渝，则必可渡过困境而达通泰之途。志操如此，无过失。

本爻明言，为人当达观乐道，勿以穷通变志行。

谦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卑再谦卑者，恒谦若虚者也。恒谦若虚，是为有德之人。以此恒谦若虚之德，济渡大川般之险难，则无骄躁之失，而有安济之吉。

本爻明言，为人当谦虚行事，戒骄戒躁。

睽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怨恨消失，必是与导致怨恨的行为相乖背。譬如走失其马而不用追逐，即可得其自行来归。此乃因马有识途知返之性也。马之识途知返，犹人之反躬省过。人能反躬省过，则可背恶向善，故虽会见邪恶之人，亦必能与之乖背而不为之所染，是以无过失。

本爻明言人贵自我修省、严于自律、见善思齐、见恶戒染。

夬九三 壮于頄，有凶……

壮：疾。頄：面颧。有：已藏。

疾厉于面颧，则是疾颜厉色，于是，人必远之而不乐近，乃至孤立无与。故疾颜厉色，已藏自绝于人之凶。

本爻从反面表明为人当宽厚温和。

旅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凶。

鸟遭焚其巢之灾，羁旅之人见而不但不生恻隐之心，反而失声大笑，其冷酷无情、幸灾乐祸的心态毕露无遗。为人如此，其心之所念，唯己而已。故一笑之余，触及己之落度之悲而号咷恸哭……冷酷于人，悲伤于己，取凶之道。

明确反对为人冷酷无情、狭私不仁。

旅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才器细陋。

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才器细陋，则无大志，有鄙行，此其所以取灾者也。

巽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伏在床下者，床，安身之几坐，伏身其下，所以求安。然而但有伏身求安，更无他策自善，此乃智勇不足，庸懦有余者也，故丧失其利斧之威。奉此道坚定不渝，必有自废之凶。

以上二爻，明确反对为人志短而行卑、苟且而无为。

蒙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喻权贵。有：保。躬：身。

勿用娶如此之女：见权贵男子，即倾慕而轻许，不能保洁其身。此乃暗昧于礼义、不明于节操者，娶如此之女，无所利。

本爻对逐富贵而弃节操者，深表鄙弃。

益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告。

告晓助益之，反又挞击之，此乃立心无常也，是为取凶之道。

本爻明确反对为人险恶狡诈、背信弃义、反复无常。

谦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福及其邻者，骄富寡恩者也。骄富则恃强而不谦；寡恩则刻薄而慢人。故宜于讨其罪……

本爻明确反对为人骄慢不群、刻薄寡恩。

大畜九二 舆说辐。

车脱其辐，则无以容其轴，此乃当容而无所容，于道莫以行也。

本爻明确反对为人器量浅狭，记小恨，不容人。

履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能：胜。尾：后。咥：吃。武人：夸志多穷之人。为：谓。于：超





过。大君：德高可尊之君。

少目者以为胜视，跛足者以为胜行，然则视而有所不见，竟然行至猛虎身后；行而有所不捷，其虎遂吃其人，故凶也。此乃谓夸志多穷之人自谓超过德高可尊之君。

本爻对为人妄自尊大、自作多能、刚愎自用，深表反对。

大壮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

罔：网或字，法也。法网之谓。

无德之人性好使气用强，居官之人则唯用法网，如此，则争斗之乱起而法网之用急，礼乐之教废，天下失和矣，坚定不渝于此，则危。

本爻明确反对为人粗暴，动辄使气用强。

小过初六 飞鸟以凶。

飞鸟无轨，喻人恣所欲为，然而自陷其身，凶由自取。

这就对反人类有统有纪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途径而逐蛮昧未化、散乱无序的自由者，明表反对。

以上是《周易》从正、反两面阐明的对为人之道的观点之概，余不多举。

三 待人处事之道

人类是极具复杂内涵的群体，自身生理与他物因素决定了群体相依的生存方式，这就使个体与群体之间，势不可免的形成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如何处待这种关系，是此群体中每个成员时时事事所面临的而且是必须随即作出答案的问题。答案有是有非，事亦有得有失。是故欲使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得以妥善处理，就必须绎制合理的准依。唯有绎制合理的准依，乃有以使群体之众和合相安，有序不乱。这就是《周易》对待人处事之道，所谆谆教诲者。如：

比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内：家中。六四言“外比之”可证。

亲密之道首始由家中，则亲亲为本，本立乃道行，坚定不渝于此，则亲密于内而家和，推及于外而国安，是为取吉之道。

可见，家，作为国的细胞，其成员能否亲密一气，各尽其分，不但至关家道兴衰，亦且涉及社会秩序。是故父慈子孝、夫妇同德、兄弟和睦，其“亲亲”观念，是本爻的明确内涵。

渐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渐于岸，则有落水之危，这正是“小子厉”的写照。面临落水之危的既是小子，则对其“有言”而予诫止者显然是大人，不言父母而其指可知。此则申明，父母对子女及时施以教诫，以防过于未然，不但是其天职，也是对子女的莫大关爱。而子女听从父母的教诫，不但可免生过失，也是对父母的尊而不辱之孝。若以父母的教诫为难堪的训斥而与之反目，甚至成仇，则是无父逆子。无父则无君。无父无君，家国岂宁！

蛊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正。有：审。考：考省、纠正。

匡正父之蛊乱，则子尽谏诤之责；审辨子之谏诤而考省、纠正其蛊，则父能闻过勇改。处蛊如此，无过失也。是故，虽有蛊乱之危，必能转危为安而终归于吉。

本爻以父子喻君臣，说明君父有过，臣子慨切谏诤而以匡正为心，是为臣为子应尽之分；君父降心纳谏而不恃尊饰非；省身改过而不负臣子的丹忱，是为君为父应守的原则。君臣父子相待如此，何愁家国不兴！

蛊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容。见：致。

宽容父之蛊乱，则子失谏诤之责。如此以行，必以误家而致耻辱。

以喻臣下宽容君王蛊乱误国，必以失职而致耻辱。

可见《周易》对为臣为子者对君父只求和气，不讲原则；只知承





欢，不虑后果，深表反对。

中孚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鸡长鸣之声。鸡鸣所以报时。然则时本出自天，鸡却向天而报，报不向人，此乃矜功于上，失职于下，坚定不渝于此，取凶之道。

以喻臣下罔上而不忠诚，贪诈为心耍弄聪明，然而所取者，凶而已。可见《周易》对如此待人处事之道深表反对。同时也可见，《周易》以为，作为最高首领，君王对其属下有渎职罔上行为者，必须予以惩处，以正其法，以善其治。

大有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爻明确表述了君臣上下相互对待的原则。在封建制的家天下国度，臣忠于职事就是忠于其君。爻辞说“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公，三公。位居群臣之首。以其公平、正直、立志为国为民，故称公。正因其公平正直而为国为民，才受国君宴请。明见《周易》主张为臣当上忠于君，下厚于民。而国君宴请忠己爱民的大臣，无德佞臣不能共享，则又见其主张君当明察忠奸；善辨贤佞，区别对待之。

损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君王减轻百姓的疾苦，使之速有喜乐，待民如此，无过失。

革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有德之人其厚德之威足以改变人的恶习劣行，有如豹之足以改变人的行进方向。而无德之人则寡恩用强、胁人以势、迫人以威，人乃口服之，心恨之；面从之，背违之。其淫威暴政莫能服人之心，唯能更变人的脸色而已。是故变更人心，唯宜化之以德，不宜强之以威。若施威如伐敌而强使之变，则人心怨离，乃取凶之道。是以变更人心，唯有安于德化，且坚定不渝，人乃心悦诚服而有俗变风移之吉。

明确指出，为政者对待百姓当化之以德、服之以理，而不可肆

虐弄威，以势胁人。而百姓对待尊长，固当听其善政，从其率领。然而对苛政害民、暴虐寡恩的独夫民贼，则不可逆来顺受：

丰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酒色也”（《说文》）。主：君。虽：通惟。旬：治。

所逢若是酒色之君，惟有将其惩治之，乃可拯国家于无道，大王业于有德，此举非但无过失，且行此大事必有佐助者。

本爻明确指出百姓是真正的英雄，对无道昏君不但不当伏首听命，反当奋起革命。这就不容置辩的说明，《周易》是“无偏无党”的真理，而不是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说教。所谓“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绝非《周易》所有。今有说《周易》“崇阳抑阴”。是“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的观念”的“源头”者，显然是对《周易》的误解。而阴阳合运以成造化，夫妇合德方成室家，乃是《周易》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恰又是对“崇阳抑阴”，“男尊女卑”观点的反对。如：



归妹。征，凶。无攸利。

本卦兑下震上。兑为雨，为少女。震为雷，为长子（分见《说卦》与拙作《话卦》）。本卦卦象，以自然现象而言，是雷鸣于上雨降于下，阴阳合和之象。以人事而言，则是少女从如长子而为嫁女之义，故曰《归妹》。归妹：嫁女。嫁女，上符阴阳合和之天道，下成夫妻合德之人伦，为表此义，故卦象两示之。然则天道既以阴阳立，故阴阳相伐则天有非时之灾；人伦既由夫妻始，故夫妻相伐则家有破亡之祸。理既见凶，则当合者若反合为伐，必无所利。

此则明确表达了阴阳合运而成用、男女平等忌相欺的观点。至于君臣相辅、合德成治的观点，亦尽在不言中。

屯六二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十：实。同音取义，诚实之谓。如，《周礼·地官·媒氏》：“入币





纯帛无过五两”。《疏》：“五两，故十端也……取诚实之义”。

女子坚定不渝于不许嫁于于己无诚者，必待其诚实相求之年乃许嫁。

就直观意义而言，是说女子贵守贞不渝，但并非不嫁，嫁必嫁与诚心实意求己者。这就又说明夫对妻须忠诚。就寓意而言，乃谓君臣之间，必须以真情实意相待。足见《周易》不但无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观点，反主张妻理应要求夫忠诚于己。不言而喻，为臣者固亦有权建言于君，辅成其治。并不是唯命是从的附庸。

小畜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说：古脱字。辐：车下容轴的部件。

车脱其辐，则无以容其轴；夫妻反目，则不相协其居。此乃当容而无所容、当和而不相和之谓。夫妻相待如此，则家道之败，必在不久。

可见《周易》明确主张夫妻当平等相待，不可泼暴相向。

以上是《周易》对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相待之道的大致观点。至于对通常的人际交往原则，垂教亦甚详切。如：

萃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荐达。孚：诚信。乃：则。禴：薄祭之名。

荐达，是谓介绍同道者前往相聚。同道者经介绍，前往相聚，吉而无过失，可知其聚必在诚信于弘道而非为物利之私。正如诚信于祭则宜于薄祭。所以然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而已，其祭品鲜薄，则是致敬胜过荐物，不以物掩诚。其于神明，致敬胜过荐物，则以神明所喜，唯在其诚，不在其物。故致其所喜，与成聚道，正是相聚为弘道而非为物利之私。

本爻深刻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当以道义、真情为凝聚剂，而不可代之以物利之私。所以然者，道义、真情，人所喜而望得之于人者。得之则欣慰，望而不获则怨恨。故道义、真情永在人心。而物利乃身外之物，有如浮云流水，飘忽无定，难保与身竞存。不讲道

义与真情,只重物利,则是弃己所当有,以取人怨;逐身之本无,而与人争,必以残酷无情的物利角逐,对其结局自我作出悔痛的回答。是故重义以结人心,轻利以却祸患,乃是智者的待人之道。

比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诚信与人亲密之,则情真而无欺,意挚而不移,于亲密之道如此,无过失。是故,有诚信与人亲密之,譬如满贮美酒于器,以待与人和欢,则终能招致有它异之心者共饮。是为取吉之道。

明确指出,人与人贵以真情、诚信相待。



遯。亨。小,利贞。

遯:逊。小:卑。

人相逊让,则可和洽相通。是故,人以谦卑逊让相待,宜坚定不渝。

兑初九 和兑,吉。

和气待人则彼此融通而生喜悦,是为取吉之道。

节六四 安节,亨。

安:靖。靖,俗作静。今谓冷静是其义。冷静以自节,乃可待人以心平气和,从而可使意愿得以相互沟通。

九五 甘节,吉……

甘:缓。以宽缓自我节制,则不以峻急为用。待人宽缓而不峻急,则可与人和洽相善,是为取吉之道。

大有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匪:通非,非同排。匪咎之“咎”:谤。则:法。

毋交相损害、诽谤,虽处艰难之境,亦必守此为法则……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匪:同非,非,排。彭:旁,偏颇之谓。

排除偏颇,乃可公正待人,待人如此,可无过失。





咸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执：胁。此以举动大腿胁持小腿喻强者胁持弱者随从同行，待人如此，必取耻辱。

同人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人：仁。师：众。克：能。遇：合。

本爻明言仁慈之心即是恻隐之心。人必先有恻隐之心，方能悲人之所悲、痛人之所痛，然后发仁施惠，救人苦难，以助人为乐。为心待人如此，大众乃能以仁爱相合。

大有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尽。孚：信。威：尊严。

竭尽诚信，则必与人交好如，矜庄尊严如。与人交好而竭尽诚信，则交而无欺；矜庄尊严，则亲而不狎。交好而无欺、亲善而不狎，则取吉之道。

遯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尾：底。遯让到底，则危。所以然者，遯让之道，贵有限度。若遯让到底，则是骨气不足、怯懦有余；正义莫之得申、身将莫以安存，是故“遯尾”之道，勿可有所行。

本爻所论待人处事之道，看似与上所举本卦卦辞相抵牾，其实不然。本卦卦辞，是泛论遯让之道的可贵性。因其可贵，故欲人并行此道而坚定不渝。而本爻则是专论对无理而逞强之人，既要不失遯让之礼于彼，又要不失骨气于身，以申张正义。是为先礼后兵之道。这正是《周易》一贯坚持的一分为二的待人处事方法的具体例证。二者并无抵牾之处。其例尚多，不遑条举。

四 人生意义与价值

人类以其特有的智能与劳作，共酿而分尝着人生的甘美与苦涩。这丰富的人生滋味，又势必激发起人对现实生活的爱恶与对未来的向往。这便是人对自身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初步认识。其认识正确与否，是至关其志行与其人生境界高低乃至身家祸福、天下

治乱的重要因素。《周易》对此，辨然有论。如：

需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困九二 困于酒食……凶……

此二爻，同以人对酒食的不同意义的享用，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前者“需”于酒食而吉，后者“困”于酒食而凶。需于酒食即待于酒食。对酒食有所“期待”而吉，显然不是以醉饱为福。按《尚书·酒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又，《礼记·乐记》：“……为酒，非所以为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由上可知，古人造酒的本初用意，唯为祭祀，非为人用以宴乐。人饮酒，本有规定，只许在祭祀完毕，饮其所余，且须以德自持，不得醉酒失态，以成众人合欢之礼。是故“需于酒食”，乃是待以酒食之礼和众安序，是以有其吉。这就明确肯定了人生意义在于身体力行人类的和平共处。而“困于酒食”，则是酗酒废事，显然以人生意义唯在享乐。然而爻辞告诫以“凶”，则是明确反对醉心于享乐的人生观。

蒙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娶如此之女：见权贵男子，即倾慕而轻许不能保洁其身。娶如此之女，无所利。

此则对以阿贵取宠为人生意义所在，深表反对。

丰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大其屋，昭示着富其家。然而致富当有原则，此人因“致富”而遮蔽其家，表明其致富途径不正当。以不正当途径致富，则明见其人以搏财逐利为人生意义所在。然而爻辞又指出其屋在人亡的下场，明是对这种人生意义的反对。

坤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结其囊者，囊，所以盛物，将其括结之，则物莫复得出入。内者不外出，则安而有守，譬如地包于天中而唯天是顺，故无过失。





然而外者不内入，则虚而无受，难免匮乏，故亦无可称誉。以喻人贵顺天勿违、守道勿逾，不可自闭而不与道相通。推而广之，则遯世而与世无争，亦不与之有益，只以清虚自守为人意义所在者，虽不当以过失相责，但亦不曾有功可誉。

贲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贲：同愤。丘：土之高者，丘岭是也。园：所以树果之地。束帛：十端为束，璧色缙为帛，王者聘贤，用为赐品，示尊德、敬学故而诚实相聘。戔戔：微少。

愤发向上于丘岭之果园者，丘岭，土之高也；果园，建树之地也，此则有志之士愤发向上，于德于学有所建树也。竟乃上闻于王而赐以十端璧色缙之微少礼物，以示尊其德、敬其学而诚实相聘。然则以戔戔微少之礼物，聘赫赫大名之贤人，应聘则有轻许之耻；但大贤之志，不在禄宠，惟行道济世是念，故终应聘而取佐成盛世之吉。又，

大畜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日：前人注本皆误作“曰”，非。详见本书该注。闲：遮。舆：地。卫：边陲。

良马奔逐，则志在遥途。奔逐于遥远之途，则宜艰苦奋驰且坚定不渝。此所以王者广容良才驰骋于征途，有如昊苍容日长行抵天际，直至被遮于地之边陲。处此广容良才驰骋之世，则宜有所行。以喻志士贤人于学于业宜进取而不辞艰辛，以图报效国家。

以上二爻，共同表达了，人生意义与价值不在博取高官厚禄、恩宠虚荣，而在轰轰烈烈展雄才，弘扬大道济众生。

以上是《周易》对人生意义与价值所持观点之概，余不多举。

综而言之，《周易》论人道，上则溯源于天道造始、生民之初，以探其真谛于幽极；下则深察物情人心乃至人性成因与变化，以究其趋势之必然。欲人对生存之道，自觉为范。此其戒人无父无君而唯我所欲、逐欲竞利而不惭非人者。亦其教人自知、自律、乃至超

脱自我而与天地合德而同公,履人道于至正者。是故凡其所戒所教,莫不是天地人心的共鸣、甄陶世界的最强音。听其戒,则丑恶可泯;从其教,则美善风行。是故人类欲生生不息于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就必须谨遵《周易》之教,以端正人生。

附注:

①,事见贾谊《新书·胎教》:“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奴不骂,胎教之谓也”。又,《列女传》:“太任之性,端壹诚庄,维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





周易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考

《周易》作者为谁，古今之说不一。如，司马迁说：“西伯……因姜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班固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汉书·艺文志》）。孔颖达说：“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周易正义序》）。近今多有学者以为，《周易》卦爻辞非一人一世之作，是多人多次的筮辞汇编。可见古今说者对《周易》作者的考求，由一人而二人，由二人而多人，堪谓与时倍增！然则史家采闻失审，有据可证；近人“筮辞汇编”说，难于置信。谨就所考，略陈管见：

按《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注家以为《连山》，伏羲；《归藏》，黄帝。或以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此二《易》究系何世何人之作，不当此论，但其书皆先《周易》而有当是事实。其书既先《周易》而有，且其经卦、别卦之数，皆为《周易》所沿，则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显然不由《周易》始。而谓西伯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岂不失审？

又，《战国策·赵策》：“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

欲之死”。是知纣囚西伯仅百日。准以情理而论，囚于狱中，演《易》以决吉凶，乃人之常情。若谓于百日之囚禁中，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且系之以卦爻辞，恐与情实不符。况纣“欲之死”乎！

又，《周易》其书，备极三才之道，堪称天工之妙，其作者必是腹囊万法、神运输墨者。以腹囊万法之智、神运输墨之才，其作必不止“上下篇”而已。而前儒遍览群籍，不曰文王另有他作，独以“上下篇”相属，则才富而作少，恐非人情所然。

又，《周易》卦辞爻辞，浑然一义，绝无二笔之迹。而谓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二人之作，怎得如此契合如天衣无缝！是故，文王重卦作《易》之说，实不足信。

谓《周易》卦爻辞非一人一世之作，是多人多次的筮辞汇编，则与情实相去愈远。如，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一·筮占与卦爻辞著作体例》：“我对于《周易》卦、爻辞的成因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所以卦爻辞中，很有些不相连属的词句……举例说罢，师之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无咎’以上，当为某次占词；‘长子’以下，当为又一次的占词”……李儒之见，是否正确，当由所举爻辞作证。其辞曰：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按《周礼·春官·大卜》“掌四时之田”。《注》：“田，习兵之礼”。然则田者，猎也，猎以除田中兽害，故谓猎为田。曰“习兵之礼”者，谓藉猎练兵也。今练兵不藉之以猎，通称军事训练。有：为。禽：通擒。言：号令。长子：厚重有德者称，本爻指将领而言。帅：先。师：众。弟子：本爻指德能居次的将领。舆：多。尸：不治事。

军事训练本为擒获敌人、利于士卒执行号令。是故，练兵以备战，乃无过失。然则厚重有德的将领但尚身先于众；德能居次的将领则多不治事。事必身先于众，则累于力役而防其教练、运筹与指





挥之功；多不治事，则必为敌军所乘。各奉其道坚定不渝，则皆凶。

可见本爻是论率师、治军之道，可谓文通理顺，一气呵成，俨然一条精湛的兵法。而视之为“不相连属的词句”，两次的“占词”，以作为《周易》是多人多次的筮辞汇编的“本证”，实不敢苟同。其例尚多，无遑多举。

然则《周易》的作者，究竟是谁？曰：大圣周公也。其证有十：

一、《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按，《象》辞凡两种，一附卦辞下，专从政教典礼为说；一附爻辞下，注重爻位说。二者显非一人之作。而《易象》之《象》辞显然是前者。韩宣子见《易象》对《周易》之释，既叹曰“知周公之德”，足证《周易》是周公作。

二、《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此乃周公自述多才艺。可知其足胜作《易》之任。

三、《尚书》所收周公所作《誓》、《诰》等篇及他人之作所述周公之教，其政治观点与《周易》一脉相通者，不胜其举，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如：

《泰誓》下：“今商王受……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与《小畜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一脉相通。

《多方》：“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惟狂克念作圣”。言今至于汝君纣，不能善用汝多方诸侯而弃辅独行，是以不能享天之命……惟纣狂妄，乃能常思己为圣人。与《履六三》“眇

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一脉相通。

《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言少弱之子（谓成王）当戒慎朋党！少弱之子当戒慎朋党！自此以后，勿容朋党如火之始燃，焰焰尚微，然而其燃攸长，灼然比叙，不能将其禁绝。其欲王者禁绝朋党的观念，与《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一脉相通。

《康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言惟天命不在恒常不变，有道，则天命在享；无道，则天命不佑。汝封其思念于此哉，当勿绝弃我言也。今汝享有国土，当彰明汝之为治之令、高明汝之视听，以安治民……勿废以敬慎为治的典常。听从我所告汝之言，则可以殷民世世享国而致久远。其义与《否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一脉相承。

《梓材》：“无胥戕，无胥虐”。言人勿相残杀，勿相欺凌。其义与《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一脉相通。

《康诰》：“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乃别播敷，造民大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言寇劫攘窃，外奸内宄，乃至凶杀、颠蹶人皆在于取人之财物，如此不法之徒，汝当速用文王所制的处罚条令，刑之勿赦。此外，汝当分别播布德教，致民于大善。汝亦无得不刻意敬行德治之典常，而从宽治民，思念文王的警劝告诫。所教恩威并施的治国之道与《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一脉相通。

《无逸》：“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言在上者专恃刑罚为治，民否则其心与之违离而生怨恨，否则其口诅咒。而在上者乱罚无罪，滥杀无辜，使怨恨有所结聚，于是诸多怨恨丛集于其人之身。其义与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一脉相通。

《康诰》：“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绍闻衣德言……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言今于民之率领,但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绍继其明智,服行其德治之道……爱养民若母之安赤子,惟民其皆安于治。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王惟德用”。言先王文、武尽用光明之德,化治天下,以怀柔之道,作为亲近远方人之策……故今之王者治国,亦当惟德是用。

《君奭》:“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疏》:“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于国人,德政既善,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

以上三篇,并主张王者当施德政于民。与《临初九》“咸临,贞,吉”一脉相通。

《大诰》:“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大圣周公说:已!我乃无知小子,故凡事惟有顺天而行,不敢废弃上帝之命。其顺天而行的观念,与《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一脉相通。

《立政》:“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以陟升禹之旧迹,与之比次行于天下,至于海外,无有不服。

《君奭》:“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言我遍成文王之事业于不懈怠,使之大覆海隅远及出日之处,无不循从。

以上,主张施行圣人之道,并与《大过九二》,“枯杨生稊”……《升九三》“升虚邑”一脉相通。

《康诰》:“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周公以王命告曰:呜呼!封:汝欲汝国有序,则当时时施教善化,而不可惟恃刑罚,如此,国人乃可大明于理而心服。惟民心服于理,乃讥恶自勉而和乐相处,有邪恶之行者,则若有病痛在身而欲除之,以尽弃其过。其服人以理的观念,与《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一脉相承。

以上所举《尚书》所收有明文可证的周公所作诸篇及他人之作所称周公之教,其政治观点与《周易》一脉相通。如此之例尚多,不

遑条举。《周易》若非周公所作，何以与有明文可证的周公的政治观点酷同且同者颇其多！

四、《周礼·正义序》曰：“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又，《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又，《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综上可知，《周礼》乃周公所作（近人有谓《周礼》成书于战国者，一味疑古，殊不足信），其中所记典制，《周易》与之一脉相通者不胜其举，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举例如次：

《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其主张立君建国，整饬秩序，使民众归向中正有守的观念与《屯》卦辞“利建侯”、《初九》“利居贞。利建侯”一义相承。

《地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其均平土地的政策，与《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一义相通。

《地官·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以恤民之艰厄……以待凶荒”。

《地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

以上三章，为民除苦的政策，与《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一义相承。

《天官·大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

《地官·师氏》：“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





父母”。

以上，与《比六二》“比之自内，贞，吉”一脉相承。

《天官·大宰》：“三曰进贤”。

《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夏官·大司马》：“进贤兴功，以作邦国”。

以上，进贤任能之制，与《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一脉相承。

《夏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中夏教茆舍……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

以上，训练士兵之制，与《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一脉相承。

《秋官·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

《秋官·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

以上，处讼之道，与《讼》卦辞“有孚，窒、惕、中”一脉相承。

《地官·司关》：“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

《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其凭符节以通行之制，与《既济六四》“濡有衣絮，终日戒”一脉相仍。

《地官·保氏》：“掌谏王恶”。其制与《蛊》卦“干父之蛊”一脉相通。

《地官·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

之”。其制与《家人初九》“闲有家，悔亡”、《涣初六》“用拯，马壮，吉”一脉相通。

由上可见，《易》、《礼》所叙典制，丝毫不差，二书若非一人所作，焉得如此酷同且同者不胜其举。而《周礼》既有诸多明证系周公所制，则《周易》作者必周公无疑。

五、《诗》多有周公所作或诗人作而颂周公之德者，其内容、背景与《周易》合契者甚多，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如：

《豳风九罭》：“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传》：“鸿不宜循渚也”。《笺》：“鸿，大鸟也，不宜与鳬鹭之属飞而循渚。以喻周公今与凡人处东都之邑，失其所也”。《疏》：“以喻周公圣人久留东方，亦非其宜。王何不迎之乎？又告东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礼，归则无其住所，故于汝东方信宿而处耳”。

《鸛鸣》：“……曰予未有室家……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哢哢”。

《九罭》系时人因周公避嫌嫌东方而美其德、闵其罹而作；《鸛鸣》则是周公自赋以遗成王，所以诉己之遭遇。并与《渐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所取背景同系一事。

《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觐之子，笱豆有践”。此乃时人作以赋成王能以诚敬之心、隆重之礼，亲迎周公来归于东方。与《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所取背景同。

《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周公东征，只诛叛首，匡正四国混乱局面。不罪从乱之众，哀怜四国之民，其德甚大。诛叛首以哀乱民，其威、德之施，与《屯九五》“屯其膏，小，贞，吉”一脉相通。

《大雅·时迈·序·疏》：“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





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是知《时迈》系周公所作。其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秉德光明而圣闻周达的有周君臣，以庄敬有序，各在其位，供其职事。乃置聚干戈，置韬弓箭，一意为求美德为治，而极力于以美德善化华夏者，信是武王能任之。周公此诗，极力赞扬偃武修文、崇尚和平安定、宽惠相与。与《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一义相通。

《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宾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此乃周公感于管、蔡相谤，兄弟伤和，作以劝诫世人，宜珍惜手足之情，勿弃骨肉之亲。与《比六二》“比之自内，贞，吉”一义相通。

以上诗篇，取材、明志、寓理既与《周易》有关爻辞悉同，足证《周易》是周公所作。

六、《汲冢周书》：“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据是可知，《谥法》乃周公所制。而《周易》以称谓昭示其人的德行，与《谥法》一义相同者屡有所见，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如：

履六三 武人为于大君。

言夸志多穷之人自谓超过德高可尊之君也。

《谥法》：“夸志多穷曰武”。

巽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言进退无常，行扰序乱之世，欲人巽伏，则宜威强敌德，志在除恶之人，施其足以敌德之威，以铲除邪恶而坚定不渝。

《溢法》：“威强敌德曰武”、“除恶曰武”。

大有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

言公爵大臣因其立志及众而受天子宴享。

解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言公爵大臣因其立志及众故为众效力而射隼于高墉之上。

以上二爻并以“公”为立志及众者之称。

《溢法》：“立志及众曰公”。

睽九四 睽孤，遇元夫……

言乖众而特立不群之人，遇主义行德以智率人之人也。

《溢法》：“主义行德曰元”。

综上所述，《周易》以称谓表明其人的德行所用之称，与《溢法》契合若合符。可知二书同出一人之手。《溢法》既有明证系周公所作，则《周易》作者显然周公。

七、《论语》有记孔子称述周公之言，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如：

《微子》：“子曰……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孔子说……周公对其子伯禽说：有道之君不以位高身尊而轻慢其亲；不使大臣受冷落而怨乎不见用；故旧群属若无大原故，则不绝弃，勿求全责备于一人。其谦虚宽厚待人的主张，与《周易》之教酷同。如：

谦初六 谦谦，君子……

明确教人谦虚为德。

大畜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厉，利已。

有：不当有而有。厉：藩界。已：弃。卦辞言王者广容为怀宜坚定不渝。因而贤能之士则当效力于国而不可居家闲食。爻辞继论王者当广容为怀，对不当有而有的藩界——与人的隔阂，宜弃





去。

合观上述二卦,其主张虚心待人、礼贤下士、宽洪大量、勿苛求于人的观点,与上述周公教诲其子之言,义吻如合符,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

八、《史记》有据可证《周易》是周公所作。如:

《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可见周公明文主张居上位者不可恃贵骄慢,乃当虚己下人、礼贤敬能,并纳而用之。《周易》所论,与此观点酷同者甚多。如:

临六四 至临,无咎。

至:下也。临:抚有之。王者抚有其国谓临。本爻主张王者下察民情、屈尊图治的观点,与上述周公之诚极为一致。

小畜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血:忧。去:“人相违也”(《说文》)。惕:敬。出:归。有诚信于少留之道,则忧人相违,敬待来归,所以防人少留即离也。待人如此,无过失。本爻主张王者当敬贤如宾、牢结天下之心的观点,与上述周公之诚一脉相通。如此之类不须尽举。然已足证《周易》是周公所作。

九、《周易》爻辞所由构成的背景可证其系周公所作。据《尚书·大诰》、《金縢》、《蔡仲之命》等篇及《诗·豳风》诸篇所叙,知武王既丧,成王以幼童即位,不能治理国事,周公以冢宰摄政。其兄管叔鲜妄疑周公,遂与其弟蔡叔度、霍叔处,流言相谤。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继而三叔又煽动纣子武庚及奄、徐、淮之君叛周。当此之时,身负摄政大任的周公,内有流言相谤之忧,外有叛逆蠢动之患,遂毅然请命东征。平叛息乱而诛贬三监不待王命。是以成王疑周

公愈甚而不召。不得已，周公滞留东方，避嫌明志。第三年秋，天大雷电以风，禾偃木拔。成王惧，召群臣，问变异之故而检索于金縢之书，因得周公自请代武王死的手墨，成王乃知周公之志。于是亲迎归京，继摄国政。此事屡被《周易》取为成辞的背景。如：

乾初九 潜龙勿用。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处不利之境，乃于东征平定叛乱后就地避嫌，潜守待召。将天时、人事一理而论，故有如此爻辞。

乾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周公勤劳国事，所谓“君子终日乾乾”；摄政遭流言之变，祸虽未害及身，但已隐然，故惕惧在心而得安然避免其祸，所谓“夕惕若厉。无咎”。

坤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周公东滞避嫌，守礼待召，行无过失。然若长滞不出，道不得行，又何可誉？正是本爻之谓。

屯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周公既平流言之乱，成王之疑未释。当此之时，大圣退则忧国，进则犯嫌，辄而转之，唯有守礼以明志，待召而后还，其情见于本爻。

大有九四 匪其彭，无咎。

管、蔡以偏颇之见，流言诬谤周公，煽导叛乱；周公诛管放蔡，奉法公正而不私手足之情。偏颇者终因偏颇而获罪；公正者终因公正而无过，这正是本爻所由作。

大畜初九 有厉，利已（注释见上）。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不当有的隔阂由此而生，且大有不相容之势。当此之时，周公对叔侄之情、君臣之义以及王者的度量，必深有感虑，故有如此爻辞。

无妄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周公摄政，有成周之志，无篡立之心，然而却遭谤受疑，致有东方之滞，所谓无妄之灾也。而三监暗布流言，损毁周公，其行为与盗何异！盗必取牛者，牛，事也，理也（见《说文》），三监流言，自以为得事之理也。谓为“行人”而不曰盗贼，明示其人非盗贼亦非现居本地者。管叔、蔡叔、霍叔身为监国而出任在外，正所谓“行人”。至于谓遭受刑讯之灾者为“邑人”，则又明示受此冤枉者不是外人。如此妙拟，周公与三监之事而外，更有何人何事堪以当之！

履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同憚，忌难之义。周公摄政，三监疑其欲篡，乃流言相谤，以撼其势，周公为人忌难也。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周公复为人忌难也，故曰“履道坦坦”。东滞避嫌，不召不还，正是周公赍志之坚，并因此而以明志脱难，故曰“幽人贞，吉”。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成王被流言所蔽而疑周公，周公遂处不利之地，然而平流言之乱而不罪从乱之众；拥重守礼致政为心，肝胆足可照人，皆所以守仁为道也。此景此情，尽见于本爻。

睽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与人乖违不合谓之睽；特立不群谓之孤，又，丧父谓之孤。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与之乖违不合而特立；新遭父丧，身为孤子，明见“睽孤”谓成王。因其信流言，自致无谓的忧惧，正所谓见猪身被污泥而惊疑为鬼，急张弓欲射。但终以审慎而辨明真相，遂捨其弓而不射。正是成王检金縢之书，知周公之志，乃顿释疑心而亲迎周公于东方，与成合德之治的写照。

中孚九二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古以为仙禽。羽白腿高，卓立不凡，有高人雅士之风，明是周公自喻。鸣，喻诉。阴，夜。所谓“夜及半而鹤唳”（《论衡·变

动》)。周公摄政，遭流言之谤，避嫌而处东滞之艰，如在黑夜中。乃赋《鸛鸣》之诗，遗成王以倾诉枉情，所谓“鹤鸣在阴”也。成王终以明察而知周公之志，遂啼泣亲迎于东方，与成合德之治，所谓“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井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业经淘治然而人不汲饮，此则使我心痛！此井之水，已澄清甘洁，可以汲饮。有如贤人蒙诬已白，其德昭新，可为世用。然而唯王英明，乃能知人善任，用以辅成大业，俾天下同得其福。

周公避嫌，志虽明而王不召，焉不痛心相望！其情备见于本爻。

以上，足证《周易》系周公所作。否则，其于人情事理，必不得体味如此深切而拟如亲罹。

十、《周易》于人的称谓，可证其系周公所作。如，称“大人”谓文王。

大人：圣人。如，《论语·季氏》：“畏大人言”。《注》：“大人即圣人”。《周易》凡称“大人”多谓圣人文王。如：

萃卦辞 ……王假有庙。利见大人……

王者乐于审听庙议，则可集群臣之见、通天下之情，以聚天下之心。而欲聚天下之心，则宜显扬圣人之道……

此卦辞的构成，固有其特定的背景。按《诗·大雅·闵予小子·序》：“嗣王朝于庙也”。《传》：“嗣王者，谓成王也”。其诗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诗人叙成王之言：常思兹皇祖文王，对上对下皆以直道相待。惟我无知小子，早晚念念不忘以文王之道慎待国事。此诗所叙，与上述卦辞极为一致。可知本卦卦辞必是以成王朝庙追祖述志为背景。因可断言，本卦所称的“大人”为文王。又如：

革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占：著位。圣人至德之威足以改变人的劣行恶习，有如虎之足以改变人的行进方向。其威望如此，故虽未著位为王，天下人已尊奉之而有诚信。

文王断虞、芮之讼，变二国之争为让，故曰“大人虎变”。天下因此而归周者四十余国。故曰“未占，有孚”。可见本爻所称“大人”，文王而外绝无他人可以当之。又如：

巽卦辞：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小：卑。秉德卑逊，人则和洽相通。末言宜显扬圣人之道。此圣人显然是文王：文王素有圣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正是其为人卑逊低伏的表现，与本卦卦辞所言极为一致。若易人而当，绝无宜者。

以上足见《周易》称“大人”是谓圣人文王。所称大人既谓文王，则作《易》而称文王为大人者，必其子周公。

称“大君”、“公”谓武王。如：

师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德高可尊之君有教命：开国拯家，勿用无德之人。本爻所称大君，当是武王。按《尚书·武成》：“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传》：“仁人，谓大公、周、召”。此则武王明言其伐纣，所信用者皆是仁厚有德之人，绝未用无德小人，与本爻所言大君的教命酷同，可知其事当是本爻的写作背景。此为“大君”谓武王之证一。

履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武人：“夸志多穷曰武”（《溢法》）。为：谓。于：超过。少目者却以为胜视，跛足者却以为胜行，然则视而有所不见，竟然行至猛虎身后；行而有所不捷，其虎遂吃其人，故凶。此乃谓夸志多穷之人自谓超过德高可尊之君也。

以喻昏君无能而自信、刚愎而自用、妄尊而自大，因此自取其凶。不表纣王，其人可知。纣自信有命在天，是妄自尊大的具体表

现；放黜师保，是刚愎自用的真实写照。《尚书》有明证。如，《西伯戡黎》：“（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泰誓》中：“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泰誓》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放黜师保，屏弃典刑”。以上并可证纣王自信、自大、自用、自夸其志，然而终被武王所灭。纣既以夸志而自趋穷途末路，可知本爻所称“武人”，必指纣王。本爻“武人”既指纣王，则其自以为可超而过之的“大君”，显然是武王。此为“大君”谓武王之证二。有此二证，则《周易》称“大君”谓武王，可以确信无疑。然而武王亦圣人，不与文王圣人同称“大人”，明见是同辈者所称，非周公而谁？

称“公”亦谓武王。如：

小过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在穴：指猛兽。如，《周礼·秋官·掌穴》：“掌攻蛰兽”。《注》：“蛰兽，熊羆之属，冬藏者也”。《疏》：“……诱之使出穴外”。然则“在穴”虽指猛兽，但最终意指，是以猛兽喻纣王。按《泰誓》中：“今朕必往……取彼凶残”。武王伐纣，称纣为“凶残”，适可证猛兽喻纣王。公所弋取的既是纣王，则弋取纣王的此公，显然是武王。又，爻辞说取此猛兽之公，来自我西郊，亦可证此公是武王：西郊，周境。周在岐，与纣都朝歌东西相对，故文王本称西伯，谓系纣王的西方伯。周之王公大臣亦常以“西土”自称其国。如：《泰誓》中：“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泰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显于西土”。《牧誓》：“王左杖黄钺……曰：‘逖矣，西土之人’”。以上并可证“西郊”谓周境。西郊既谓周境，则周之此公由西而来，必是东取在殷之猛兽——纣。此公非武王而谁？既是武王，则可称武王为“公”者，决不是与其无血统关系的任何臣民。非其弟周公，更有何人！

称“君子”、“公”，是周公自谓，可证《周易》是其所作。如：





乾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终日乾乾”，极言勤劳健作。按《金縢》：“昔周公勤劳王家”。可知周公有勤劳健作之德。“夕惕若厉”，喻惕祸患于隐暗。周公摄政，遭流言之谤，成王之疑，其祸患隐然。警戒之心，固必有之。此二者同具于周公之身。足证本爻所称“君子”，是周公自谓。

坤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马，健行之畜，其牝则有蕃生之能。健行，上应于天；蕃生则下合于地，可见牝马具天地之德于一身。天，君；地，臣，此为《周易》的通则。而一人之身，亦君亦臣且言及君子，非摄政践天子之位然而恪守臣道的周公而谁！又，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明是摄政之初，茫然不知所从，后乃渐得其宗旨要领的写照。此事此情，非周公更有谁可当之？

称“公”同为周公自谓，如：

解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立志及众之称；隼，贪残之鸟。贪残之鸟降落于高墉之上，则俯窥欲攫，以喻贪残之敌乘隙欲袭。然而被立志及众之公射获，明是比拟贪残为心的武庚等四国之君，乘流言之机叛乱，被周公擒制。不以“君子”自称而称“公”者，所以表明征四国，擒三监等叛首，志在为众，非因流言相谤之私怨。然则谓武王为公，又自谓为公者，武王，周公之同母兄也，兄弟并称公，其称不悖。其称其事，则《易》之作者，周公其人，跃然笔端。

称“王”谓成王。如：

升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岐山，周之王业发祥地，王依常例往祭于彼，则是诚奉先祖之德，敬事基业之升。周公所作《立政》有与此同义之教，如：“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此既是周公教诲成王者而义与本爻相同，可知本爻所称之为王指成王。

又，上所举萃卦辞“王假有庙”与《诗·闵予小子》相验，亦可知

《易》所称之为王谓成王，不须赘析。然则成王，周公之侄。侄为王而叔称之，礼也。以别于“大君”，伦也。礼、伦见，则作《易》而为此称者，显然周公。

称“小人”谓管、蔡。如：

剥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流言相谤，以撼其势。周公乃东征叛乱，诛管、放蔡、贬霍叔为庶人。三叔之家破，“小人剥庐”之谓。然而三叔乃周公之兄弟，称之以“小人”者，明其无德也。本爻所称之“小人”既谓管、蔡，又可由其事相证，《周易》称“君子”是周公自称。

由上足见《周易》于人之称谓，伦序分明且与其德行极为相符。但因其是论治国之道之书，故事有远近之取，理有多方之辩，是以人有定称而称无定人。唯取事在其人，其人必其称。因其称以验其伦，则称与伦合而不悖；质其事，则事与人应而不忒。其事其人，其称其伦，非周公为言，谁堪当之！

综而言之，《周易》与经、史相通，并非孤立而独成的泛泛箴书。《诗》、《书》、《周礼》、《谥法》、《左传》、《论语》、《史记》及《周易》本经可证其系周公所作者，历历繁富，不胜其举。故凡所旧说，概不足信。

其作者既经确认，则其成书年代固亦有据可考。已知《周礼》是周公始于居摄六年而制，其中记有《周易》其名，明见《周易》成书之下限在居摄六年之前。至于其上限，谨据爻辞所由构成的时事背景可知，不得迟于东滞避嫌时期。上下期限既定，则其岁次可考。据《礼记·文王世子》，知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又据《大戴礼》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文王终年，武王八十三岁。同年即位，九十三岁崩，则武王在位十年。而武王伐纣，《泰誓》称“十有三年”，显然是以文王受命之年为纪。《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惟九年，大统未集”。可知文王受命，建元九年而崩。至十三年，武王伐纣，正值其除服后第一年，依制，可以兴兵。其年，





岁在己卯。此据《汉书·律历志·考证》：“黄宗羲曰：伐纣之岁，据《汉志》推之，断为己卯岁”。又，《史记·周本纪》“周既不祀”《集解》引皇甫谧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自武王灭纣建元于己卯，下推至八百六十七年，乙巳。适与《六国表》“赧王五十九年”《集解》引“徐广曰：乙巳，赧王卒”相合。依此下推至今，岁次不讹。伐纣之岁既已确定，又知武王九十三岁崩，可知其年岁在乙酉。翌年丙戌，为周公摄政元年。三监既流言为乱，不久，周公请命东征。“二年，则罪人斯得”（《金縢》）。斯，尽。罪人尽为周公擒获，叛乱得平。然而成王疑周公愈甚，故不召。周公乃东滞避嫌。值此多忧思、寡庶务之日，当是作《周易》之始。是年，岁在丁亥，周公六十七岁。知者，按清·牟庭《周公年表》所考，周公诞生于帝乙十二年。据史，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帝辛在位三十三年，以是推之，东征之第二年，周公六十七岁。摄政六年制《礼》，其年七十一岁，岁在辛卯。《周易》成书必在丁亥至辛卯期间。

卦序说

《周易》，作为高深哲学，其六十四卦的排列，同样有深奥的哲理；链联环扣的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与其发展变化的必然之理。而此序之卦，若“二二相耦”，则“非覆即变”，则又见爻、卦之设，得天地之精髓，撮大化之枢机，可谓天工人代，而有不可言表之奇妙！是故六十四卦之序首，由书名定之为《乾》（见本书《周易之名与实》）。乾：天也。天以气动于先，则地以质成于后，故继之以《坤》，坤：地也。天地立则万物生，物生必经屯难，故继之以《屯》，屯：难也。物经屯难而生，初生必幼稚暗昧，故继之以《蒙》，蒙：暗昧。物初生虽幼稚暗昧，但必日渐成长，聪慧指日可待，故继之以《需》，需：待也。等待者必有所望，欲望在心，必有所争，故继之以《讼》，讼：争也。争必兴师动众，故继之以《师》，师：众也。人结成众，情必亲密，故继之以《比》，比：亲密也。与人亲密，最忌一见倾肠，务须少留观察之心，故继之以《小畜》，小畜：少留也。少留观察之心所以为行，故继之以《履》，履：行也。行必求通，故继之以《泰》，泰：通也。通极必闭，故继之以《否》，否：闭也。否闭无与，自绝之道，是以人不可否闭自绝，乃当同仁，故继之以《同人》，同人：同仁也。人而同仁，则天下之人广相亲，故继之以《大有》，大有：广相亲也。人欲广相亲，必须秉德谦逊，故继之以《谦》，谦：谦逊也。欲人谦逊无争，则当对骄横之徒施以镇压，故继之以《豫》，豫：压也。镇压，





所以欲不顺从者顺从，故继之以《随》，随：从也。随极则从欲而淫，惑乱生，故继之以《蛊》，蛊：乱也。蛊乱则自败而为他人抚有之，故继之以《临》，临：抚有之。抚有之，必睹之，故继之以《观》，观：睹也。观睹之道，贵入目如矚，合其情实，故继之以《噬嗑》，噬嗑：矚合。矚合者，咬牙合齿，心愤者也，故继之以《贲》，贲：愤也。愤极必击，故继之以《剥》，剥，击也。剥击必可使局势回转反覆，故继之以《复》，复：回转反覆。局势既可回转反覆，故当守道居正而不可狂妄乱行，故继之以《无妄》，无妄：不狂妄乱行。不狂妄乱行，则为天下人所广容，故继之以《大畜》，大畜：广容也。欲天下人广容，则必苦心修养，故继之以《颐》，颐：养也。苦心修养之人必自律太过，故继之以《大过》，大过：太过也。太过必失中而有重重之陷，故继之以《习坎》，习坎：重陷也。身遭重陷，必有同情相应者，故继之以《离》，离：应也。应，本生之于感，反先于感者，因“感”之为道，难以先后论，此施感于彼，实由彼所使，其感究竟谁先谁后？故继《离》而《咸》，《咸》，为下经之首，咸：感也。相感宜情好恒而有常，故继之以《恒》，恒：常也。人欲情好有常，则当相互逊让，故继之以《遯》，遯：逊也。逊让则人和势众而盛强，故继之以《大壮》，大壮：盛强。盛强者则势如日之升进，故继之以《晋》，晋：进也。日进不止，必入地下而为地覆掩，故继之以《明夷》，明夷：日被覆掩。日被覆掩则天下黑暗，黑暗之世必有明令诞生以主众，故继之以《家人》，家人：主众也。主众必有与之乖背者，故继之以《睽》，睽：乖也。人相乖背，必致行难，故继之以《蹇》，蹇：行难也。行难必谋求解脱，故继之以《解》，解：脱也。脱则除而有所减，故继之以《损》，损：减也。此有所减损，彼必有所增益，故继之以《益》。益极必盈而有所分决，故继之以《夬》，夬：分决也。分决而去，必有他遇，故继之以《姤》，姤：遇也。遇，然后可聚，故继之以《萃》，萃：聚也。聚则众集而相上，故继之以《升》，升：上也。升上不已，必至力疲自困，故继之以《困》。困者必休养，故继之以《井》，井：养也。休养，

所以生息以更新，故继之以《革》，革：更也。更新则除弊兴利而功明著，故继之以《鼎》，鼎：功明著也。功明著必以鼎盛之势威震天下，故继之以《震》，震：威也。威不可极，贵在知止，故继之以《艮》，艮：止也。止则静，静极必思动，静止至极而思动，则其动由来渐矣，故继之以《渐》。渐则循序渐进，有如循六礼之序嫁女，故继之以《归妹》，归妹：嫁女。嫁女，所以成其家以大其业，故继之以《丰》，丰：大也。欲大其业，必当拓创，故继之以《旅》，旅：拓创也。拓创进取，最忌骄亢，唯宜低伏，故继之以《巽》，巽：伏也。人皆敛容低伏，则可和悦相处，故继之以《兑》，兑：悦也。人和悦相处则感情有以抒发流散，故继之以《涣》，涣：流散也。流散不可极，乃当有所节制，故继之以《节》，节：制也。节制，所以守中合度以与之相应有信，故继之以《中孚》，中孚：应信。与人相应有信者必少越先以待，故继之以《小过》，小过：少越也。少越不止，则失中离道而流于定灭之途，故继之以《既济》，既济：定灭也。灭没于此，必变有于彼，此乃大道相推，物终不灭，故继之以《未济》，未济：不灭也。

可见，《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依卦义而成序，深刻揭示出天地造化、万物变迁以及物情人事密切相关的必然之理。至于其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则又见卦撮天地之道而有不测之妙。这正是其内外成趣、极耐寻味者。



卷 二

六 十 四 卦 解

乾 第一



乾。元亨。利贞。

乾下乾上。乾为天(见《说卦》)。“天秉阳”(《礼记·礼运》)。“阳,扬也,气在外发扬也”(《释名·释天》)。天秉阳刚之气,发扬于虚廓隆冥,周流上下,其运强健,故曰《乾》。乾:“健也”(《说卦》)。阳刚之气健运不息,造化之道始通。于是人暨万物由之而生不言而明。人暨万物既由天道造化而生,故于天道宜奉之坚定不渝。

元:“始也”(《尔雅·释诂》)。

亨:“通也”(《广韵》)。

利:“宜也”(《广韵》)。

贞:按《释名·释言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精定不动惑者,精,“专一也”(《广韵》)。惑,“疑也”(《增韵》)。精定不动惑即执志专一而不疑移。或曰坚定不渝。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言变易发生于太极,太极:太一。天地未分,惟有气质,未成形体,浑沌为一。气与质浑,必生变易:气轻而扬,质重而沈,久而久之,质引积而成地,气浮扬而为天(日月星辰各以类聚而成,不言可知)。太一既判为天地,则运转有常,而出现春夏秋冬四种现象。物类之生,不言而在言中。以上,《系辞》作者非所以释本卦卦辞,然而与之异工同曲,可为本卦卦象、卦辞注脚。

卷二
六十四卦解

初九 潜龙勿用。





潜龙勿用者，潜：伏。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是知龙具善变之能且有顺天应时之德，故取其动静变化之象，以为天道之征。龙既秋分而潜渊，则必因时至秋分，阳气渐消，阴气渐长，天之肃杀将行，故顺天应时，潜伏以避而不行动。

初九：孔颖达《周易正义》：“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按，卦之六爻，自下而上，首爻称初，余者依次称二、三、四、五、上。阳爻谓九，阴爻谓六，与爻辞之义无关，惟备筮而已。

勿：不。如，《论语·雍也》：“虽欲勿用”。《注》：“虽欲以其所生黎而不用”。

用：“行也”（《方言》）。

阐明阳消阴长乃天道之自然，而人贵识时达变，时势不利，则当潜遯固守，慎勿轻动。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处境不利，乃于东征平定叛乱后就地避嫌，潜守待召。其事当是本爻爻辞背景。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离潜而出之龙在已耕之田者，田耕作则始于春，春则阳气长而天德行，龙应时而出，则是顺天而动，载德而行。其于人事，则王者顺天应时、施德济众，宜显扬圣人之道。

“见龙”之见：现本字，出也。如，《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田：“已耕者曰田”（《释名·释地》）。

利：宜（见卦辞《注》）。

“利见”之见：现本字，显也。如，《荀子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

大人：圣人。如，《论语·季氏》：“畏大人”。《注》：“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

周公东方避嫌，必以王召是念，忧国忧民，志行父道，其心可见。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有德之人终日健作不怠，暮夜则有所警惕而若临危厉。此则因时间之变易而行其所宜，故无过失。

君子：有德者之称。如：《论语·宪问》：“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孔曰贱不义而贵有德，故曰君子”。

乾乾：乾，健也（见卦名《注》），乾乾，极言其健，健作不怠之谓。夕：“暮也。从月半见”（《说文》）。

厉：“危也”（《玉篇》）。

咎：过失。如，《诗·小雅·伐木》：“微我有咎”。《传》：“咎，过也”。

阐明勤事业于光明，惕祸患于隐暗，识时达变，行其所宜，乃无过失。

周公勤劳国事，其事业光明；摄政而遭流言之谤、成王之疑，可谓祸患隐然！乃藉东征救乱，避嫌明志，所以惕祸患于隐暗也。终以因时制宜而转危为安，罔有过失。故有如此爻辞。

《书·君陈》：“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言汝必敬从而善好周公之言教，惟日孜孜不倦于事业，勿可勇于逸乐。与“君子终日乾乾”一脉相承。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龙之将升，疑而腾跃在回旋而流之水者，疑则未信，跃乃试能，水回旋而流，则虽流而未遽离其所。此所以将有所举，疑而先试，信而后行，决不冒然躁进，故无过失。

或：“疑也”（《集韵》）。按《校勘记》：“古本或作惑”。惑，疑也。是“或”、“惑”并训疑。





跃：跳也。如，《孟子·告子》：“搏而跃之”。本爻谓腾跃。

渊：“回水也”（《说文》）。回水即回旋而流之水。如，《尔雅·释水》：“过辨回川”。《注》：“旋流”。《释文》：“回，旋也”。

以喻审时度势、量能却疑，然后乃行，则无过失。

周公东滞，惟时势是虑，所以善事善身。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龙在天者，飞则青云得意，在天则登尊驭时。青云得意而登尊驭时，则君临天下者也。君临天下，则宜显扬圣人之道。

利：宜。

见：现本字，显也。

大人：圣人（以上并见《九二注》）。

以喻身登高位者，位极势鼎，则当乘时势之利，弘扬圣人之道。

大圣周公东滞待召，其成周之志刻刻于心；文考之道念念于中也。

上九 亢龙有悔。

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之龙。知进而不知退，则进而不止，终有穷极之困；知存而不知亡，则心无惕惧，终有陷身之危；知得而不知丧，则志在贪冒，终有负私之累。此乃性行执拗倔强，不知因时变通者也，故有悔恨。

亢：《文言》：“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阐明逆天道而用强，背时宜而任性者，必以拗而不逊、顽而不回，自取悔退。

三监流言为乱，非但不自省其过，反而变本加厉，煽导降敌叛周，遂取诛放之凶。当其领咎之时，能不深悔！大圣感其事而彰其理，故有如此爻辞。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见群龙无首”者，龙有顺天应时之德而具善变之能，故为天道之征，而论天道以明人事的《乾》卦，六爻之数通为九，皆老阳之数，处老则极，物极必变，故群龙变飞为潜，潜则先入其首，不为所见，故曰“见群龙无首”。此所以天道运行，阳极反阴，阴阳交易，乃势之必然。是故四时相推，寒暑相替，周而复始，永无穷已。龙则或飞或潜，惟时是应；知通达变，亢悔不生，取吉之道也。

用九：“用，通也”（《广韵》）。用九即通九。通九，《乾》卦六爻之筮数通为九。筮遇《乾》卦，其六爻之数，或通为九，或通为七，或七、九相杂。而九为老阳之数，处老则极，物极必变，故筮遇《乾》卦六爻之数通为九，则变六爻之九皆为六，《乾》卦变为《坤》卦。又，《周易》以变爻为占，爻不变，则以卦辞为占。而筮遇《乾》卦通九之变，既不得以卦辞为占，也不得其六爻爻辞为占，故特设用九之爻为占。

阐明物极必反，乃天道之自然。是故，人贵知通达变，进退依时。

变卦法，理见于本爻。足见卦与天地之道通。《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深得本爻之旨。





坤 第二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下坤上。坤为地(见《说卦》)。“地秉阴”(《礼记·礼运》)，地以阴沉之质，承受乾阳之气，长养万物，“含吐应节”(《春秋元命苞》)，所以顺天也，故曰《坤》。坤：“顺也”(《说卦》)。地顺于天，则化育之道始通。此所以大道之本，在于合二而一。言于人事，则于大道之本，宜奉之如牝马之秉性坚定不渝。必曰牝马者，牝马，马之母者，而马为健行之畜，其母者则有蕃育之能。健行，上应于天；蕃育，下合于地。是故，牝马具天地之德于一身，毕见大道之本，本在合二而一。此所以天不以独阳生，地不以独阴长，必阴阳合而万物兴。是故有德之人有所行，先虽迷茫不明，但能坚定不渝于合二而一之理，事不独断孤行，后则终知其宗旨要领：宜效法地道之顺，与人和顺相处以得朋。若反其道而与人相背，则失朋。是故，君子有所行，安于和顺之道，且坚定不渝，乃吉。

元：始。

亨：通。

利：宜。

贞：坚定不渝(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攸：“所也”(《尔雅·释言》)。

往：“行也”(《玉篇》)。

得：“知也”(《中华大字典》)。

主：“宗要”（《中华大字典》）。宗要，宗旨要领也。

西南、东北：按《说卦》：“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依此推之，则坤为西南之卦。已知坤为顺，则“西南”者，和顺之方。‘东北’，与西南相对，往则必背西南，已知西南为和顺之方，则背顺必逆，是故“东北”以喻人相背逆。

丧：失。如，《书·旅獒》：“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周公摄政，践天子之位而守人臣之德，是集君臣之道于一身也，故以牝马自喻。当其初摄王事，于治有所未明，但坚定不渝于合二而一之理，事不独断孤行，终知治国之道，贵在君臣合德勿背、循道勿违，是为至要之则。其理出自天地之合运，见于己身之所行，故有如此卦辞。

初六 履霜，坚冰至。

践于霜者，霜之为物，微寒之征，时及微寒，势必渐隆。此所以阳消则阴长，阴必顺于阳而行，乃可由微而盛。故践于霜，则坚冰继之而成。

履：践也。如：《论语·乡党》：“行不履阈”。《疏》：“履，践也”。

至：“成也”（《中华大字典》）。

以喻顺天而行，则德、业必可由微而盛。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地生殖有常而德美广博者，以其顺天而行也，故不须学习，即可生殖万物而无不利。

直：殖。如，《太玄·玄文》：“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注》：“直之言殖也”。

方：常也。如，《礼记·檀弓》：“左右就养无方”。《注》：“方犹常





也”。

大：德美广博。如：《诗·国风·椒聊》：“硕大无朋”。《笺》云：“大，谓德美广博也”。

以喻王者为国，但能顺天而行，则可养民安众、道有其常，而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地之载物，或含而藏之，或章而露之，所以循时节、顺天令也，这固是其所奉之坚定不渝者。人臣若惑于此理而从于王政，则不知行止之当而暗于进退之机，必以无成就为终。

含：藏。如，《国语·楚语》：“土气含收”。

章：露。如，《国语·晋语》：“章父之恶，取笑诸侯”。

可：所。如，《礼记·中庸》：“体物而不可遗”。《注》：“不有所遗”。

或：通惑。迷。（参《乾九四注》）。

事：政事。如，《战国策·宋策》：“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

有：为。如，《孟子·滕文公》：“圣人有忧之”。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遂东征救乱，乱息则东滞避嫌，深知进退行藏之机而顺应之。故有如此爻辞。

《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结其囊者，囊所以盛物，将其括结之，则物莫复得出入。内者不外出，则安而有守，譬如地包于天中而惟天是顺，故无过失。然而外者不内入，则虚而无受，难免匮乏，故亦无可称誉。

括：“结也”（《广韵》）。

以喻人贵顺天勿违、守道勿逾，不可自闭而不与道相通。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而东滞避嫌，惟礼是守，故无过失。然若长留不出，道不得行，又何誉是有！斯境斯情，故有斯辞。

六五 黄裳，元吉。

“黄裳”是染如地色之下服。下服染如地色，以象其人效法地之处卑居下而以顺天为德。惟顺天，始吉。

黄：“地之色也”（《说文》）。

裳：下服。如，《诗·国风·绿衣》：“绿衣黄裳”。《传》：“上曰衣，下曰裳”。

元：始（见《乾》卦辞《注》）。

以喻王者敬顺于天，降尊于人，始有人和政通之吉。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其道尤明。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战于野”者，龙乃天道之征（见《乾初九注》），野则舆地之名，天阳地阴，二气交战，则是阴极反阳，势在必争。故盛阴之冬，必逆少阳之春，冬春相接，阴阳交易，天地之气如尘如浊而玄黄相杂。

血：气。如《礼记·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祭，盛气也”。

玄黄：天地之色。如，《考工记·画绩》：“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以喻小人气盛，必迫君子。然而忠臣必不容奸佞乱政。故悖乱之世，亦是治世在望之时。

用六 利永贞。

用六利永贞者，坤卦六爻之数通为六，皆老阴之数，而处老则极，物极必变，故老阴之冬必变为少阳之春，此所以阴逐阳而行，地顺天而动，宜永久坚定不渝。





用六：用：通（见《乾》用九《注》）。用六，坤卦六爻之数通为六也。筮遇《坤》卦，其六爻之数或通为六，或通为八，或八六相杂。而六为老阴之数，处老则极，物极必变，故筮遇《坤》卦六爻之数通为六，则变六爻之六皆为九，《坤》卦变为《乾》卦。而《周易》以变爻为占，爻不变则以卦辞为占。筮遇《坤》卦通六之变，既不得以六爻爻辞为占，亦不得以卦辞为占，故特设用六之爻为占。

阐明阴循于阳，地顺于天，乃可道归一统，宜乎永贞。以见臣辅其君，妻助其夫，道出于天地，宜奉之永恒以长保安泰而生生无穷。再见卦与天地之道通。

屯 第三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震为雷，“雷以动之”，故震又为动。坎为水，水蒸则为云，云可降作雨，所谓“雨以润之”，故坎又为云为雨（分见《说卦》与拙作《话卦》）。云行雨施自上，雷振迫动于下，此则阴阳合而造化行，物临生未申，处在迫难也，故曰《屯》。屯：株伦切。“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屈曲之也。一，地也”（《说文》）。段玉裁《注》：“中贯一者，木剋土也；屈曲之者，未能申也”。是知“屯”乃物之临生未申，处在迫难之谓。物之生必经迫难，始得亨通。故身遭迫难，则克难谋通宜坚定不渝。譬如生民之初，天下无主，强恶横行，弱善之民，处在迫难之中。当此之世，勿用他有所行，唯宜为抑恶扶善而立君。

元：始。

亨：通。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建：“立也”（见《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注》）。

侯：君。如，《诗·大雅·抑》：“谨尔侯度”。《笺》云：“侯，君也。”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盘曲其行心怀忧惧不敢径直而进，因处屯难之世，邪恶当道，人心欠安也，当此之世，惟宜安顿秩序而坚定不渝。而欲安顿秩序，则宜为国立君。

磐桓：《释文》：“磐，本亦作盘”。盘，盘曲。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其山则盘纡峩郁”。桓：“忧也”（《方言》）。磐桓即盘曲其行心怀忧惧之谓。

利：宜。

居：安。如，《吕氏春秋·上农》“无有居心”。

建：立。

侯：君（见前）。

纣王无道，其民凶盗成习，上暴下乱，世处迫难之中。武王灭纣，除其难、安其序，而为天下君。其事当是本爻爻辞背景。

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然而难如，回转而遭如，此乃身罹迫难，难成其行也。故虽乘武威健行之马，然而有所牵制如，而不能健进。所以然者，因人疑己欲与之仇。然而己实非欲与人为仇者，乃是欲以礼与人交好者。人既误疑于己，己则惟有以礼自守而决不轻行。譬如女子坚定不渝于不许嫁于于己无诚者，必待其诚实相求之年乃许嫁。





屯如遭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屯是屯难。遭是遭回。如是语辞”。

马：“武兽也”（《玉篇》）。又，健行之畜（见《坤》卦辞《注》）。

班：“相牵不进貌”（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子夏《易传》）。按，当是有所牵制之义。

匪：“非也”（《说文》）。

寇：“仇也”（《增韵》）。

婚媾：“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说文》）。交合曰媾。如，李白诗《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交媾腾精魄”。字亦作构。如，《系辞》：“男女构精”。综上可知，婚媾乃喻以礼与人交好。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字：女子许嫁曰字。如，《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笄而字”。

十：按《周礼·地官·媒氏》：“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注》：“五两，十端也”。《疏》：“五两，故十端也……取诚实之义”。“十端”，“取诚实之义”者，十、实同音取义。

以喻贤臣遭谤见疑，于道难行，则当戒慎自善而不可执意贪功。俟王明悟，诚心相求，乃为之辅。

周公既平流言之乱，成王之疑未释。当此之时，大圣退则忧国，进则犯嫌。辗而转之，惟有守礼以明志，待召而后还，故有如此爻辞。

《诗·邶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覯之子，笱豆有践”。砍木应当如何？非斧斤相加则不能伐也；娶妻应当如何？非媒妁通言则不能得也。砍木砍木，斧斤相加之法则不可违。因此，依我之见，此有德之周公避嫌在东方，王当召还，设笱豆之器以享燕相待之礼应为之行。《诗》之所叙，与本爻辞背景不谋而合。

逐鹿而无掌守山林之人为向导，乃独自入于山林中，是事无得力之助。然则可逐之兽多矣，必曰逐鹿者，鹿，善驰之兽，其性善防难即，急则铤而走险，于道无择。知其然者，按《左文十七年传》“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又，鹿以喻帝位。如，《汉书·蒯通传》：“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既有走险之性，又为帝位之征，故取其象以喻谋政之难。谋政难且无得力之助，有如逐鹿而无掌守山林之人为向导，而独自入于山林中，则势将随鹿走险而陷于难。故有德之人明察利弊，不如捨之。若继行追逐，必有耻辱。

即：“就也”（《说文》）。就，逐也。如，《史记·五帝纪》：“就时于负夏”。《索隐》：“就时犹逐时”。

虞：掌守山林者之称。如，《周礼·地官·山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疏》：“守山林之人也”。

惟：独。如，《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然”。

林：“山中丛木曰林”（《释名·释山》）。

几，本作幾：察。如，《礼记·玉藻》：“御鼓几声之上下”。《注》：“几犹察也”。

舍：通捨。如，《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见其殽觫’”！

吝：耻辱。如，《后汉书·张衡传》：“不获不吝”。《注》：“吝：耻也”。

以喻谋政当惕孤忠致谤之险。故忠臣遭忌，时不见容，则当激流勇退，不可执意贪功。否则必招耻辱。

周公摄政，践天子之位，管、蔡乃流言相谤，成王遂信流言而疑周公。周公处迫难之中。于是明察利弊，乃于东征平定叛乱后，东滞避嫌，以明于位恬然无贪，故有如此爻辞。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乘武威健行之马然而有所牵制如，而不之健进者，以礼自克而不以武威迫人于难也。故下己敬人而以礼求与人交好。待人接物准此而行，则人可倾心相与而有相善之吉。人相善以礼而不相迫难以威，则无不利。

马：武威健行之畜。

班：牵制之谓。

婚媾：以礼与人交好之谓（以上并见《六二注》）。

往：行（见《坤》卦辞《注》）。

以喻王者威而不虐，爱而有礼，则可广得天下之心而无往不利。

《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周公东征，四国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周公东征，四国是遄。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言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只诛四国之叛首，不罪四国从乱之民而惟匡正其行。周公爱我四国之民如此，其德亦甚大也。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于四国从乱之民，惟施以劝化。周公爱我四国之民如此，其教亦甚善也。周公东征，只诛叛首，不罪从乱之民而使之得以敛聚。周公爱我四国之民如此，其德亦甚美也。

由是可知，周公东征，拥践灭之威而诛不加民；居天子之尊而礼必及众。故叛者服而归心，德政无往不利。其事当是本爻辞背景。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迫难之世而吝惜其膏泽者，寡恩任威者也。王者为国，寡恩任威之范围小，则受迫难者少而被德者众，坚定不渝于此，则吉；其范围大，则受迫难者众而被德者少，坚定不渝于此，则凶。

屯：“吝也”（《增韵》）。吝，“惜也”（《说文》）。是知“屯”者，吝

惜也。

膏：“泽也”（《广雅·释言》）。

贞：坚定不渝。

阐明王者治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重德治而不任刑威，则有民服国安之吉。若任刑威以暴虐天下，寡德泽以取怨于民，则必致天下揭竿而起，自取亡国之凶。

周公东征，之所以只诛叛首而不罪从乱之众，原由见于此。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乘武威健行之马然而有所牵制如，而不能健进，必是逞武威至极，而以迫难于人而自陷于难也，故深悲而泣血涟如。

马：武威健行之畜。

班：牵制。

如：语辞（并见《六二注》）

以喻暴君残民以逞，终必迫人反戈求生而以暴虐自陷。

《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言纣王以暴虐失却人心，以此自陷于难。当其鹿台临焚之际，能不深悲乎！其事当是本爻辞背景。





蒙 第四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坎下艮上。坎为水，水蒸则为云，故坎又为云。艮为山（并见《说卦》与本书《话卦》）。山高耸云涛，其象暗昧，故曰《蒙》。蒙：“暗昧也”（《左僖九年传》“小童”《疏》引本卦“童蒙”）。山高耸云涛，其象暗昧，然则云无久留之理，去则其山显明。譬如暗昧之人，启其暗昧，则于理明通。故我《周易》专以物情事理启人之蒙，是以非我《周易》求教于幼稚暗昧之人，而是幼稚暗昧之人求教于我《周易》。我《周易》于彼初次揲蓍占问之时即以情理相教。然若不信所教而再筮三筮，则是褻渎我《周易》，褻渎我《周易》，则不以情理相教。是故，筮者于我《易》之教，宜信奉之而坚定不渝。

亨：通，（见《乾》卦辞《注》）。

匪：非（见《屯六二注》）。

童：未成人之称。谓幼稚暗昧。如，《礼记·杂记》：“称阳童某甫”。《注》：“童，未成人之称也”。

筮：“揲蓍占也”（《集韵》）。

告：教。如，《诗·大雅·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

渎：褻。如，《礼记·表记》：“夏道未渎辞”。《疏》：“渎谓褻渎”。

阐明人之所以于事或见而不明，以其昧于道理也。故《易》以道理启人之蒙。惟人诚心研求，乃可得其道而明其理，暗昧可除。然若心无求教之诚而有相慢之意，则虽教而不从，于道莫以明。是故，求教贵诚，固宜坚定不渝。

《礼记·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言至极其诚，则可察物情于几微，事未至而先知。又，《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以上，并可佐明本卦卦辞之一端。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启发暗昧，则宜于成就人材，使其脱除暗昧的窒碍缚系，以远去耻辱。

利用：利，宜（见《乾》卦辞《注》）。用，于。如，《仪礼·特牲馈食礼》：“藉用萑”。郑《注》：“古文用为于”。利用即宜于。

刑：成。如，《礼记·学记》：“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注》：“刑犹成也”。

“用说”之用：“使也”（《广韵》）。

说：“占脱字”（《国语·鲁语》“求说其侮”《注》）。

桎：“碍也”（《集韵》）。

梏：缚系。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蜀之山”。

以：连下辞。

往：“去也”（《玉篇》）。去，谓离去。如，《战国策·齐策》：“不能相去”。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以喻王者重教化，则可造就人才，使人知礼义、崇美德、耻恶慕善、远离耻辱。

《书·君奭》：“公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周公曰……告君乃当谋善政重教化从宽为治，所以然者，我不欲使后人迷惑于道也。其为政重教的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礼记·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践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所叙周公重教之事，可佐明本爻。





纣王失教，其民多凶盗成习；成、康善化，则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岂纣之民，生则性恶，而成、康之民生则性善乎！固由教之兴废使然。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容暗昧之人，则暗昧之人可得受教启蒙之机，故吉。譬如取妇可以生子，子之未生，其母怀之，是包容暗昧之人使之有所稟受。受于先天，感在蒙昧，生命渐成而吉。新的生命既系渐成于蒙昧之中，则必日渐聪慧而明理达道，故能承世无穷。

纳：取。如，《国语·晋语》：“纳其室以分妇人”。

克：“能也”（《尔雅·释言》）。

家：“承世之辞”（《诗·大雅·桓》“克定厥家”《疏》）。

以喻王者为国，当宽容为怀而大兴教化，以启民智，以正民行，则天下无暗昧，美德长传承，国祚可以永。

成王幼弱，轻信流言而疑周公，然而周公包容之，所以望王智慧日增，以承世传永。周公之成周之志，昭然见于本爻。其重教、宽缓的治国方针，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一脉相贯。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娶如此之女：见权贵男子，即倾慕而轻许，不能保洁其身。此乃暗昧于礼义、不明于节操者也。娶如此之女，必无所利。

取：《释文》：“取，本又作娶”。

金：印。如，《后汉书·冯衍传》：“怀金垂紫”。《注》：“金谓印也”。又，贵重之物。而印为权位之征，金则贵重之物，故金以喻权贵。

夫：“男子之总名”（《诗·小雅·车攻》“射夫既同”《疏》）。

有：保。如，《礼记·哀公问》：“不能有其身”。《注》：“有犹保也”。

躬：“身也”（《说文》）。

以喻王者取士，切勿取重利禄而贪不择径、轻节操而恬不知耻之辈。

《书·立政》：“国则罔有立政用俭人，不训于德”。言治国则无有立政任用险谀贪利之人，此等人不顺于德。其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大圣周公伤三监之丧节，教用人之至道，垂宪立制，万世之则。然而《孟子公孙丑》下记陈贾之言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陈贾之说，阿谀奉承之辞，但知媚主，不惜歪曲历史。按《史记·周纪》：“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诗·邶·鄘·卫谱》：“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是知文史大家并以三监系武王所置。准以情理，其说当属可信。而陈贾媚主诬圣，言失乎实，故附辟谬，以还大圣之本真，免害本爻之风韵。

六四 困蒙，吝。

困厄于暗昧，则于道莫之通，于理莫之明，所以取辱也。

困：“木在□中，木不得申也”（《六书本义》）。又，《论语·季氏》：“困而学之”。《注》：“困谓有所不通”。由上可知，困者，厄而不通也。

阐明人贵明道达理，否则必取耻辱。

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可佐明本爻。





六五 童蒙，吉。

幼稚之童虽则暗昧无知，然而有乐学好问之性，故凡遇不知之事，必以问而求知为快；见人之为，必以仿而学之为乐。故暗昧目有所启，智慧日有所增，是以吉。

以喻惟有勤学乐道，乃可除暗昧而明德行，有从善、取成之吉。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排去人之暗昧，不宜将其视为寇仇而加之以挾叱，惟宜启蒙迪智，使其知礼守法，以禁其暴横妄行。

击：排去。如，庄子《知北游》：“掊击而知”。

“为寇”之寇：仇（见《屯六二注》）。

御：本作禦，“禁也”（《尔雅·释言》）。

“御寇”之寇：“暴也”（《说文》）。

以喻王者为国，不宜视民如仇而动辄加之以威猛。惟宜施德布教、晓以礼法、谕以廉耻，以防其妄行为乱。

《周礼·地官·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司救》：“以礼防禁而救之”。其贵教尚防之治国之道，与本爻一脉相承。

需 第五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乾下坎上。乾为天，坎为云（分见《说卦》与本书《话卦》）。云涌遮天，惟雨是待，故曰《需》。需：待。如，《庄子·大宗师》：“聂许闻之需役”。等待而有诚信，则志在光大待行的事业，故时至行必

通。是以时未至则等待之而坚定不渝，必有其吉。待而不躁，则德能有所蓄、机宜有所契，蓄德能而契机宜，则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孚：“信也”（《尔雅·释诂》）。

光：大。如，《书·顾命》：“用答扬文、武之光训”。《传》：“用对扬圣祖文、武之大教”。

亨：通。

贞：坚定不渝。

利：宜（并见《乾》卦辞《注》）。

涉：“徒行沥水也”（《说文》）。按，济渡之谓。

川：本作巛。《说文》：“巛，贯穿通流水也”。按，即众流注成的大河。所以喻险难。如，《书·君奭》：“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又如，《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溺水”。《传》：“言祇惧”。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乃于东征克定祸乱后，留滞东方，避嫌待召。当此滞待之期，公自信而不颓，矢志而不移，终得成王悟而亲迎，得济灭顶之险，故有如此卦辞。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等待于祭祀天地之所者，未至祭祀之日而预往待祭也。必预往待祭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预往祭所待之，则对天地之道、神明之德，至极诚敬！此至极诚敬之心，宜于持之以恒。恒敬天地之道，则行必待时势之宜；恒敬神明之德，则事必不敢少欺。行必待时势之宜而事不敢少欺，则无过失。

需：待（见卦辞《注》）。

郊：按《周礼·地官·牧人》“凡阳祀……阴祀”《注》：“阴祀，祭地北郊……阳祀，祭天于南郊”。又，《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于郊，故谓之郊”。综上可知，郊，祭祀天地之所。以其在城郊，故曰郊。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阐明敬从天道，慎待未来，常此不懈，则无过失。

《诗·豳风·鸛鸣》：“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言趁天之未阴雨，小鸟即治彼林中央之木而筑巢为居，缠绕结构如室之有窗有门（彻：治也。桑：中央木也。土：居也。而旧注训彻为剥。桑，如字。谓土同杜，训根。不从），其谨从天道，慎待未来的观点，与本爻一脉相承。

周公东滞待召、善事防患之情昭然如睹。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待于河滩，其处湮涸无常，待之于彼，将有湮没之危。然则对其小有责让，使之离此险地，得免不测之溺，故终归于吉。

需：待（见卦名《注》）。

沙：孔颖达《周易正义》以为“水旁之地”，泛言之也。析言之，则河滩是也。

言：“讼也”（《类篇》）。讼，责也。如，《论语·公冶长》：“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本爻“言”为责让之义。

以喻王者昧于时局之变，实处待亡之地。贤臣惟有明陈利弊，以祛其昧而救其失；君王亦惟明察时势，听从忠谏，乃可转危为安，终趋于吉。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四国乘机叛周。局势之危，如需于沙。大圣乃于东征之年，作《鸛鸣》之诗，痛陈时势之变，以遗成王，冀其听言明察，一迁时局，其情灼然见于本爻。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待于泥难不通之地者，自滞困者也，因而招致贼寇之来。

泥：泥难不通。如，《论语·子张》：“致远恐泥”。《注》引包咸曰：“泥难不通”。

致：招致。如，《周礼·秋官·小司寇》：“以致万民而询焉”。

以喻泥智自闭，必招其灾。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乃自泥其智而于情理欠明，遂致四国乘衅而起。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待于堪忧惧之地，实如生从于冢圻之中。

需：待也（见卦名《注》）。

血：《释文》：“马云当作恤，忧也”。按，恤又为惊惧义。如，枚乘《七发》：“则恤然足以骇矣”。是知“血”者，忧惧也。

出：生也。如，《史记·秦纪》：“尔后嗣将大出”。《索隐》：“出犹生也”。

自：“从也”（《集韵》）。

穴：冢圻之中。如，《诗·国风·大车》：“死则同穴”。《笺》云：“穴，冢圻中也”。

以喻人臣忠极见疑而不知激流勇退，实则待死。

周公摄政，矢志成周。然而遭流言之变，临灭顶之灾，忧惧中，自知于位不可复留，乃有东方之避。势使情生，故有如此爻辞。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待于酒食，乃是待以祭祀之余与众人饮食合欢。饮食祭祀之余，所以奉先王之礼；与众人合欢，所以成同德之乐。奉先王之礼以与众人同德相乐，坚定不渝于此，则礼乐兴而人和顺，众同德而天下宁，是以吉。

需：待（见卦名《注》）。

酒食：按《尚书·酒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又，《礼记·乐记》：“为酒，非所以为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由上可





知，古人造酒本为祭祀。国人饮酒当饮祭祀之余，且当守礼勿醉、与众合欢。

以喻承世久安，有赖于众人以德自持、礼乐相待。

《诗·小雅·常棣》：“宾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言陈列你那盛有肉食的器具，以行私宴饮酒之礼。兄弟既具集，则以此私宴饮酒之礼，藉酒谈心，以释兄弟间的疑误。疑误既释，则兄弟和乐且相亲慕。于是兄弟妻子相亲好和睦，犹如鼓瑟弹琴之和调相应。兄弟既合心同气，于是和乐且乐甚而久。之所以欲兄弟妻子和乐如此，实以如此之和乐利宜你之家室、安乐你之妻子。此谋此图，信其如此乎！又，《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享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脰膾之礼，亲兄弟之国。”以上并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入于冢圻中，是谓身陷绝境而束手待毙。然而有不召自至之客多人亦来此葬身之所而不惜其死，则是志与同道共终。有客如此，固当敬而重之，彼必能相助脱难，终归于吉。

穴：冢圻中，（见《六四注》）。

速：召。如，《诗·小雅·伐木》：“以速诸父”。《笺》云：“速，召也”。

三：众。如，《国语·周语》：“人三为众”。

以喻王遭待毙之难，乃见臣之忠烈。故王者敬而重用忠烈之士，必可佐成大业。

《诗·大雅·绵》：“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疏》：“《书传》说宜生、南宫括、閼夭三子学颂于太公。遂与三子见文王于羑里，献宝以免文王”。文王被囚，处待毙之境，然则四贤冒死相救，遂受重用而佐成大业。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讼 第六

䷅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坎下乾上。坎为水，水性就下，所处必在凹陷，陷则险，故坎又为陷为险。乾为天（分见《说卦》与本书《话卦》）。天下陷于险，必因人相争，故曰《讼》。讼：“争也”（《说文》）。争讼，所以辨曲直、求公断，而断讼有诚信，则案情可得而实、执法可严而明、施罚可允而当。案情实则无冤狱；执法明则直无私；施罚当则人心服。处讼如此，乃可抑邪恶、申正义，有益于治，故吉也。然而讼端既起，胜讼者已受害于前，败讼者则获罚于后，是故讼终为凶事。因此，宜显扬圣人之道，以礼乐化治天下，以法令警诫万民，使人尚德贵和、耻恶贱争，于是俗化而迁善，讼息而人宁。然若讼而不息，人必失和，失和则必不同心共济，故世多争讼，则不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窒：徒结切。“实也”（《集韵》）。

惕：“古作怱”（《集韵》）。“怱音忽。明也”（《篇海》）。

中：音忠。当。如，《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利：宜（见《乾》卦辞《注》）。

见：现本字。显也（见《乾九二注》）。

大人：圣人（见《乾九二注》）。

涉：济渡（见《需》卦辞《注》）。

《书·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言劾实狱





辞，当反复熟习、思虑五六日。至于十日之期，则大集群臣会审，共同断决、劾实其狱辞……汝陈布以时宜之法度为治。于处罚与断案时，亦需参殷之典常，用其合宜者，以施刑罚罪，用其合宜者以殛杀恶极，勿用以所刑所杀比就你封之意。

又，《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言以五种刑罚听审万民之狱讼，凡合于此五种刑罚者，当因其情以讯其实，勿令有冤枉。狱供既成，待而至于十日无所反供，乃断结其案。宣读刑书以明刑律，然后施用刑法。如有当杀之罪，必以三刺之制行之，三刺者，三探询之也。刑杀之罪，既经审判，犹须三探询之，以防偏失。所谓三探询之者，“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所以务使正定其罪、刑罚之施无偏颇也。又，《秋官·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言听断其狱讼，当察析其讼辞，然后审讯之，以辨其讼之虚实，别异其死刑之罪而劾实之。经十日不反供，则审听于外朝。司寇亲审听之，以决断其罪，断结其讼于朝堂。为杜专断之弊，于朝审复核之时，群士、司刑皆在同听，各依附其法共议其罪，以防偏差。其案既定，则由士师用其刑之当者，择合于刑杀之日杀之，陈尸三日。以上并与本卦卦辞一义相通。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处讼之世，于争不永其所为，虽则小有责让，不致讼诸刑狱，故终归于吉。

事：为。如，《吕氏春秋·论大》：“故务在事”。

言：责让（见《需九二注》）。

阐明人有息争之心而无凌人之气，虽则小有诘诤，而能自息其

事，终可避凶趋吉。

观彼纤芥之非必争、牙眦之怨必报者，以狭浅之躁戾，造成鸿沟之隔阂，直至斗狠取凶，轻逾锒铜，悔何及哉！是故，小事忍让，则大祸可免，孰吉孰凶，可不察哉！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不能约止争讼者，有罚无教，致民昧礼好讼，虽罚而讼不息也。惟为此而愧如负其邑人三百户，乃可施教化俗，使无狱讼之灾。

克：约止。如，《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疏》：“克，约也”。

归：愧。如，《战国策·秦策》：“面目黎黑，状有归色”。《注》：“归当作愧。愧，惭也。音相近，故作归耳”。

而：如也。如，《诗·小雅·都人士》：“垂带而厉”。《笺》云：“而亦如也”。

逋：负也。如，《汉书·酷吏传·义纵》：“县无逋事”。《注》：“逋，负也”。

邑人三百户：邑，京师。如，《诗·大雅·殷武》：“商邑翼翼”。《传》：“商邑，京师也”。三百户，按《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疏》：“言三百家者，……此谓天子畿内采地法”。是知古京郊之地，以三百家为“成”，合地九万小亩。显是沿用夏、商旧制，故曰“邑人三百户”。

眚：“灾也”（《释文》引马融《注》）。

阐明断讼者但能愧责于以罚为禁，而轻罚重教，乃可化俗迁善，息争绝讼。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言治理天下以法令，整齐民行以刑





罚，则民有苟免之心而无廉耻之念；治理天下以美德之教，整齐民行以礼义之节，则民有廉耻之心而自格正其行。可佐明本爻。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有如日月之食，渐亏前辈的德范，则邪恶起而狱讼生，坚定不渝于此，必危。然而损德构讼，作恶者受惩。惩彼损德作恶者，则旧德务在复兴，适如日月之食，亏而必有盈。是故处讼以惩罚为途径，以兴德为目的，终可息争绝讼而有人和国安之吉。若迷惑于此理而从事王之政，则于兴德绝讼必无成就。

食：“日月亏曰食”（《释名·释天》）。

旧：“老宿也”（《韵会举要》）。按，有德前辈之谓。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或：同惑。迷也（见《坤六三注》）。

事：政也（见《坤六三注》）。

阐明讼由损德而起。故处讼之道，当以惩罚为手段，以兴德为目的。若以罚为禁，有罚无教，则虽罚而讼不息，何政绩之有！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不能约止争讼者，有罚无教，致民昧礼好讼，虽罚而讼不息也。是故惟有弃其以罚为禁之策，返就教化之道，乃可变其好讼之风。是故安于施教，且坚定不渝，则民达礼义、知廉耻、贵和贱争，于是狱讼不兴，得有国泰民安之吉。

克：约也（见《九二注》）。

复：“返也”（《广韵》）。

即：“就也”（《说文》）。

命：教化也。如，《礼记·乐记》：“故乐者，天地之命”。《注》：“命，教也”。

渝：变也。如，《诗·郑风·羔裘》：“舍命不渝”。《传》，“渝，变

也”。

阐明专以刑罚禁讼，则虽罚而讼不息。息争绝讼，非教不胜。

九五 讼，元吉。

讼，争者求断也。所以辨曲直、申正义，赖以惩恶扶善、息争安序。故争端既起，惟讼，始吉。

元：始也（见《乾》卦辞《注》）。

阐明争者有求公断之心而无穷斗之志，始有事息人宁之吉。

讼者求公言之断，断讼言可不公乎！

上九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赐予断讼者饰以金鉴之带者，金有善断之利，鉴有照察之明，以之饰带为赐，所以示嘉赏其处讼有明察、善断之功也。然则明察、善断，非息争绝讼之本。故虽明察而恶不戢，虽善断而讼不息，处讼如此，功过兼之，故终一早晨之时，赐而复夺再三。

或：未定之辞。

锡：“赐也”（《尔雅·释诂》）。

之：指谓之辞。本爻指断讼者。

鞶带：按《左庄二十一年传》：“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注》：“鞶带而以鉴为饰也。今西方羌胡犹然。古之遗服”。是知鞶带乃饰以金鉴之带。

朝：早晨。如，《诗·邶风·蟋蟀》：“崇朝其雨”。《传》：“从旦至食时为朝”。

褫：夺。如，《后汉书·党锢传叙》：“则强梁褫气”。《注》：“褫，犹夺也”。

以喻处讼之道，明察善断于讼起之后，莫若施礼法之教以息争于讼起之前。

《史记·孝文本纪》：“盖闻有虞帝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





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虽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

善哉，孝文帝之论！足堪佐明本卦之义。

师 第七



师。贞，丈人。吉，无咎。

坎下坤上。坎为水，坤为地（并见《说卦》）。地有顺天之德，水有润下之性。言诸人事，顺天润下，必可得众，故曰《师》。师：“众也”（本卦《彖》）。众既为顺天润下者所得，则顺天润下而坚定不渝，必可长率大众。是故以顺天润下为率众的原则，则有令出众从之吉，无逆天失众之过。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丈人：丈，长也。如，《大戴礼·本命》：“丈者，长也”。长，率人之称。如，《书·康诰》：“惟君惟长”。又，《战国策·楚策》：“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人：众人。如，《后汉书·齐武王縯传》：“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丈人即长率大众。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阐明统师率众，贵在以德与顺天。是故王者顺天道而率众以德，民则乐于效命而作忘劳、战忘死，有兴国安邦之功，无黷武而背天道之好生、弄威而寡恩于民众之过。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军旅出动必依赖军法。军法不善，众必散漫，取凶之道也。

师：众也（见卦名《注》）。合众为师。周制，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故本卦五爻“师”字，皆军旅之称。

以：依。如，《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其叙”。

律：“法也”（《尔雅·释詁》）。本爻指军法。

否：“不也”。

臧：“善也”（并见《说文》）。

阐明率师之道，严明军纪为其首要。

《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又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败之道也”（《地形篇》）。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存军旅之直，则士气勇壮而有克敌制胜之吉。是故义正理直之师，有功无过。王则多次颁赐褒奖。

在：“存也”（《尔雅·释詁》）。

中：直也。如，《礼记·玉藻》：“头颈必中”。《注》：“头容直”。

三：多也（见《需上六注》）。

锡：赐（见《讼上九注》）。

命：帝王赐予臣下封号、仪物等，均谓之命。如，《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又，《国语·周语》：“赐晋惠公命”。《注》：“命，瑞命也。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以为瑞节也”。按，本爻当为褒奖。

《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又，《环人》：“讼敌国，扬军旅，降围邑”。





以上，以师必理直、战必正义，与本爻一脉相承。又，《左僖二十八年传》：“师直为壮，曲为老”。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师或舆尸，凶。

军旅中将士或多不治事，则必有受擒于敌之凶。

舆：“多也”（《广雅·释诂》）。

尸：不治事。如，《汉书·鲍宣传》：“以拱默尸禄为智”。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军旅依高驻扎，则战有破竹之势，守有恃险之利，驻军于如此之地，无过失。

左：高也。如，《史记·文帝纪》：“左贤右戚”。《注》：“韦昭曰左犹高也”。

次：按《左庄三年传》：“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又，《书·泰誓》中：“王次于河朔”。《疏》：“次，直取止舍之义”。是知“次”谓驻军，义兼久暂。本爻泛言，不以久暂分。

阐明地势之利，乃兵家胜负的要素。足见人、地相关，不可背其道。

《孙子兵法》曰：“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行军篇》）。

又，《礼记·少仪》：“军尚左，卒尚右”。“军旅思险，隐情以虞”。言军旅驻扎，贵依高傍险，而士卒则贵强悍。欲驻之师，必愿有险可恃，所以隐蔽己情，以了望敌情（郑玄训隐为“意也、思也”，训虞为“度也”，非。不从）。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军事训练本为擒获敌人、利于士卒执行号令。是故，练兵以备

战，乃无过失。然则厚重有德的将领，但尚身先于众；德能居次的将领则多不治事。事必身先于众，则累于力役而防其教练、运筹与指挥之功；多不治事，则必为敌军所乘。各奉其道坚定不渝，则皆凶。

田：按《周礼·春官·甸祝》：“掌四时之田”。《注》：“田，习兵之礼”。是知古练兵藉田猎，故“田”为习兵之礼。今练兵不以猎，通称军事训练。

有：为（见《坤六三注》）。

禽：通擒。获取也。如，《左僖二十二年传》：“公曰：‘不禽二毛’……子鱼曰：‘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

言：号令。如，《史记·周本纪》：“有不祀则修言”。《集解》：“韦昭曰，言，号令也”。

长子：长，“厚重有德谓之长”（《韩非子·诡使》）。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长子即厚重有德之人。本爻谓将领。

帅：先。如，《论语·颜渊》：“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弟子：弟，“次也”（《吕氏春秋·原乱》“乱必有弟”《注》）。弟子即德能居次之人。本爻谓德能居次的将领。

舆：多。

尸：不治事（并见《六三注》）。

阐明军旅贵在教而后用。废教轻谋之将，即使身先士卒，其军亦难成用而战有溃败之凶。至于惰事之将，军难成用而外，复慢战守之务，不凶焉待！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中夏，教茆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曰：不用命者斩之”！其典制与“田有禽、利执言”，一脉相承。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德高可尊之君有教命曰：率师开创邦国之疆基、拯救国家之危难，此等重任，无德之人不可用。

大：尊词。谓德高可尊。

命：教（见《讼九四注》）。

开：开创、创始。如，《后汉书·冯衍传》：“开岁发春兮”。《注》：“开、发皆始也”。

国：“邦也”（《说文》）。

承：音拯义同。如，《列子·黄帝》：“使弟子并流而承之”。《注》：“承音拯。《方言》：‘出溺为承’。诸家直作拯”。

家：按《左桓二年传》：“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此析言之也，与国有别。泛言之则与国不异。如，《书·立政》：“用勩相我国家”。本爻取后者。

小人：无德者之称。如，《礼记·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是皆无德而利己之谓。

阐明将帅肩负国安民生之重任，故嗜利好杀、躁妄无德之人，固不可用于此任。与卦辞相呼应。

《书·立政》：“国则罔有立政用俭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国家”。言治国则无有立政任用险谲贪利之人，此等人不顺于德，实无以光显其国使美善于其世。是故，继由今立政，当勿用险谲贪利之人，当独用良善之士，使勤勉佐治我国家。其用人惟德之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本爻所称虽为大君之命，周公之见实与之同，特举此为证）。

比 第八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坤下坎上。坤为地，坎为水（并见《说卦》）。水居地上，则与地亲密无间，故曰《比》。比：“相亲密也”（《说文》段《注》）。人相亲密则吉。然而与人亲密，贵推究其人之本心以决可否，如此，其情谊始可永久坚定不渝。其于亲密之道如此，无过失也。若其人本无与我亲密之心，乃因危难不安方来亲密于我，不亦晚夫！是为取凶之道。

原：推究其本。如，《汉书·薛宣传》：“原心定罪”。

筮：“决也”（《广韵》）。

元：始（见《乾》卦辞《注》）。

宁，本作寧：安。如：《书·君奭》：“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传》：“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

后：晚。如，《左定八年传》：“臣闻命后”。《注》：“后犹晚也”。

夫：叹词。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诚信与人亲密之，则情真而无欺，意挚而不移，其于亲密之道如此，无过失。是故，有诚信与人亲密之，譬如满贮美酒于器，以待与人欢，则终能招致有它异之心者共饮。是为取吉之道。

盈：“满器也”（《说文》）。段《注》：“满器者，谓人满贮之”。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说文》）。

来：致。如，《吕氏春秋·不侵》：“不足以来士矣”。

它：“异也”（《玉篇》）。





阐明与人相交，贵在真诚。真诚所在，则终能化隔阂为融通，而获和乐相处之吉。言于邦国之交，则精诚所在，终可化敌为友。

周公东征，既诛叛首，乃对从乱之民，施以恩德教化，终致四国之民感服而归心。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诗·豳风·破斧》叙其事甚详，见《屯六四》背景附证，兹不更录。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亲密之道首始由家中，则亲亲为本，本立则道行，坚定不渝于此，则亲密于内而家和，推及于外而国安，是为取吉之道。

自：由也。如，《诗·大雅·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笺》云：“自，由也”。

内：家中。如，《礼记·郊特牲》：“台门而旅树”。郑玄《注》：“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内屏者，筑于院门内之小墙也。是知“内”谓家中。

阐明亲密之道，贵由内及外。

周公摄政，群叔流言相谤，因致家、国不宁。公乃伤之于中，发之于外，故有如此爻辞。

《诗·小雅·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帑”（释见《需九五》引）。又，《周礼·天官·大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地官·师氏》：“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以上，并与本爻一脉相通。

又，《孟子·梁惠王》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上，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比之匪人。

亲密之于不仁，害不待言。

匪：不也。如，《国语·周语》：“莫匪尔极”。

人：通仁。如，《尔雅·释木》：“桃李丑(醜)核”。《注》：“子中有核人”。又，《释名·释形体》：“人，仁也”。

周公亲密于三叔而遭其流言之谤，灼然于兹。

六四 外比之，贞，吉。

“外比之”者，由内而外与人亲密之也。是以遇疏如亲，真诚广存，坚定不渝于此，则天下如一家，故吉也。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为显明亲密之道，王者射猎惟用三驱，三驱者，猎不合围也，即：王居中路，从猎之众左右对驱，适空王之前方，四面空一，故谓三驱。必用三驱者，杀不欲绝，示有所亲也，故放前禽。放前禽者，左右对驱，兽或向王而奔，或背王而逃。向王前奔者，王则放之，以示亲于向己者。背王而逃者，王则射杀之，以示不亲于背己者（此据孔颖达《周易正义》而予增裁之）。王者显明其亲密之道如此，则国人于王之爱恶有知：王于兽尚爱及向己者，况于人乎！因而不须警诫其有滥杀之虐也。此则民信从王，王爱养民，民、王交相亲，故吉。

失：“放也”（《集韵》）。

禽：“走兽总名”（《说文》）。

邑：“国也”（《说文》）。

诫：“言警也”（《广韵》）。

阐明王正亲密之道于上，则民乐亲密之行于下。上下交相亲，天下则宴然。

上六 比之无首，凶。

亲密之于无本心与我亲密者，则我诚彼伪，必为所窥，取凶之





道也。

首：本也。如，《礼记·曾子问》：“不首其义”。《注》：“首，本也”。

阐明以愚诚友伪善而不知察，必有不测之凶。

小畜 第九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乾下巽上。乾为天，巽为风（并见《说卦》）。风为时令之气，时令之气即天道以时而行的节令之气，故巽又为天令（见本书《话卦》）。天令之发，必以其时。今在天上而未发下者，时节未至而须少留也，故曰《小畜》。小畜：小：少。“古小少同”（《正字通》）。‘小’之同少，系短暂之义。如，《后汉书·荀子训传》：“见者呼之曰：荀先生小住”。畜音旭。留也。如，《礼记·儒行》：“易禄而难畜也”。《注》：“难畜，难以非义久留也”。小畜即少留。少留者，待时者也，时至而发，道则可通。譬如密集其云而不降雨，乃少留以待时气之合。然则必取密云不雨其象者，雨，恩惠德泽之征。如，《抱朴子·博喻》：“甘雨膏泽，嘉生所以繁荣也”。而密云则若压，其势殊可畏。云压不雨，所以临之以威而少留其德泽也。然此不雨之密云，由我西境岐周而来，所往必其东方殷纣之境。此所以岐周大兵云集纣界，少留以待，时至必发也。

自：由也（见《比六二注》）。

西郊：郊，境也。如，《战国策·齐策》：“军于邯郸之郊”。西郊即西境。西境，岐周之国。如，《书·康诰》：“我西土惟时怙冒”。

《注》：“我西土岐周”。

以喻恩威之施，必因于时。时之未至，则当少留以待。

武王 孟津观兵待纣，灼然于兹。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伏从政令，何当究治！此所以虽有刑法之设，不得滥加无辜，乃当少留，待罚有罪。为政如此，则良善有所安，邪恶有所惩，国有其治，是以吉也。

复：伏也。如，《史记·乐书》：“复乱以饰归”。《正义》：“复者，伏也”。

自：从。如，《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笺》云：“自，从也”。

道：政令。如，《诗·桧风·匪风》：“顾瞻周道”。《笺》云：“周道，周之政令也”。

何：反诘词。

其：当也。如，《左襄二十三年传》：“孺子秩，固其所也”。

《注》：“固自当立”。

咎：究治。如，《论语·八佾》：“既往不咎”。

阐明刑法既不可滥加无辜，亦不可长置不用。惟其少留以待，恶作即罚，乃为其可。

九二 牵复，吉。

牲畜伏服者，从其主之役使也。故其主虽则执鞭以待，必当少留而不忍枉加。此则主得役使之顺而畜获免撻之安，故吉。

牵：“牲，生曰牵”（《左僖三十三年传》“犴牵竭矣”《注》）。

复：伏（见《初九注》）。

以喻居上者有宿威之仁，居下者有勤职之敬，则国可长治久安。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车脱落其伏兔，则无以容其轴；夫妻反目，则不相协其居。车无以容轴则于道难行；夫妻不协居则家道难兴。于道难行而家道难兴，则少留待倾。

舆：车也。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葆车舆辇”。《注》：“舆者，车之总名也”。

说：同脱（见《蒙初六注》）。

辐：通作“辐”，非。按《说文》：“辐，轮辖也”。轮辖者，入毂达牙之直木。今以金属为之，形亦因车而异。若人力车者，谓之“辐条”。直属轮而不直属车。因知“辐”系学者妄改，故《释文》曰：“辐，本亦作輻”。谨依而作輻。輻：按《左僖十五年传》：“车说其輻”。孔《疏》引子夏《易传》：“輻，车下伏兔也”。又，《释名·释车》：“輻，伏也。曰伏兔者，伏于轴上似之也”。是知輻，舆下容轴者。

以喻君臣失合、上下离心，则其国少留待亡。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公乃东避其嫌。当此之时，上下失合，于道难行，宁不危哉！大圣感之，故有是辞。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诚信于少留之道，则忧人相违，敬待来归。所以防人少留即离也。待人如此，无过失。

血：忧也。如，《大戴礼·少闲》：“血者犹血”。《注》：“血，忧色也”。（参《需六四注》）。

去：“人相违也”（《说文》）。

惕：“敬也”（《说文》）。

出：归也。如，《战国策·西周策》：“秦王出楚王以为和”。

以喻王者忧国恤民、礼贤下士，乃可牢结天下之心，不致属下少留即生离心。

周公既平四国之乱，深得羈縻殷民之术，故有如此爻辞。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有诚信于少留之道，则深知时不我待、身不长存，因而与人亲若系连如，而福及其邻。

挛：系也。如，《汉书·叙传》：“既系挛于世教矣”。

富：福也。如，《礼记·郊特牲》：“富也者，福也”。

以：“及也”（虞翻《注》）。

阐明以少留之道以观人生，则惜人生短暂、身难长存，眷然而生爱人之心，从而造福于人。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失谏辅失典常，疏远有德之臣而宠奉无德贱妇，此则无道昏君政、色并荒也，坚定不渝于此，必危。是故月近圆满之期，适在贱妇进幸、小人得宠之日，亦是其国少留待亡之际，当此之际，有德之臣但知忠心为国而伐罪救危，然必取昏君之恶与小人之害，故凶也。

既：“失也”（《广雅·释诂》）。

雨：“辅也，言辅时生养也”（《释名·释天》）。

处：常也。如，《吕氏春秋·诬徒》：“喜怒无处”。

尚：远也，如，《后汉书·崔骃传》：“昔大庭尚矣”。《注》：“尚，远也”。

载：通戴。如，《诗·大雅·丝衣》：“载弁俅俅”。《笺》云：“载犹戴也”。戴，奉也。如，《书·大禹谟》：“众非元后何戴”。

月几望：几，本作幾：“近也”（《尔雅·释诂》）。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在望也”（《释名·释天》）。月几望即月近圆满。月近圆满，王之贱妇进幸之期也。知者，按《周礼·天官·九嫔》：“以时御叙于王所”。《注》：“凡群妃御见之法，月与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又，《诗·召南·小星》：





“肃肃宵征，抱衾与绸”。《疏》：“天子九嫔以下……其御望前先卑，望后先尊”。是知月近圆满之期，乃逢贱妇进幸，以喻小人得宠。

征：“伐也”（《韵会》）。

纣王贼虐谏辅、任用小人、宠姐己，政、色并荒，致使其国少留待亡。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书·泰誓》：“今商王受……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与本爻一脉相通。（《泰誓》三篇，亦大圣周公所作也）。

履 第十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下乾上。兑为泽。水汇聚在地为泽；布撒于天则甘雨膏泽。如：《抱朴子·博喻》：“甘雨膏泽，嘉生所以繁荣也”。故兑又为甘雨。乾为天（分见《话卦》与《说卦》）。甘雨自天布下，则是天德普行，故曰《履》。履：行也。如，《礼记·表记》：“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注》：“履犹行也”。行至猛虎身后，其虎不吃其人，必其人圣德格物，虽于猛恶，亦能感通（本卦卦名卦辞合句者，措辞至精也。后如《否》、《同人》等，均此类）。

尾：后也。如，《战国策·秦策》：“王若能为此尾”。又如，《史记·张仪传》：“献恒山之尾五城”。

咥：“齧也”（《集韵》）。齧，按《六书故》：“齿食为齧”。是知“咥”，有齿类动物吃食也。

以喻王行仁政，施德布教，以善化恶，则天下悦服而人和政通。

所谓仁政无敌也。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相谤，甚而煽导降敌叛乱，时局之危，如履虎尾。然而大圣平叛息乱，不罪从乱之民；施德布教，终致顽民归心。危而无害，所赖者德。为明此理，故有如此卦辞。

初九 素履，往，无咎。

质朴之行，表里如一，真诚无欺，如此以行，无过失。

素：质也。如，《礼记·仲尼燕居》：“于礼素”。《注》：“素犹质也”。质，质朴。如，《汉书·韦贤传》：“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阐明人贵秉德纯笃，持行如一，待人真挚。

周公摄政，虽则遭谤见疑，被迫东滞，然而持行如一，不移其成周之志，是以身无过失。乃即情成理，故有如此爻辞。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行道为人忌难复为人忌难，则当激流勇退，遯如隐居之人而持志坚定不渝，乃可远此忌难之祸而获安然无恙之吉。

坦坦：按《荀子·王霸篇》：“是憊憊非变也”。《注》：“憊与坦同”。《说文》：“憊，忌难也”。坦坦即憊憊，为人忌难复为人忌难也。

幽：“隐也”（《说文》）。

周公摄政，三监疑公欲篡，乃流言相谤，以撼其势，公为人忌难矣。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公复为人忌难矣。乃于东征平叛后，留东避嫌，终得安然脱难，其事灼然见于本爻。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少目者却以为胜视，跛足者却以为胜行，然则视而有所不见，





竟然行至猛虎身后；行而有所不捷，其虎遂吃其人，故凶也。此则谓夸志多穷之人自谓超过德高可尊之君也。

眇：“小目也”（《说文》）。小同少（见《小畜》卦名《注》）。小目即少目。

能：胜也。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寡人弗能拔”。《索隐》：“能犹胜也”。

尾：后也（见卦辞《注》）。

噬：吃（见卦辞《注》）。

武人：武，“夸志多穷曰武”（《周书·谥法》）。武人，夸志多穷之人。

为：谓也。如，《论语·为政》：“奚其为为政”？

于：超过。如，《荀子·劝学篇》：“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大君：德高可尊之君（见《师上六注》）。

以喻昏君弃辅自用，常人矜愚为能，莫不以妄尊、自信而取凶。纣王之心态、举止，灼然于兹。

《书·多方》：“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惟狂克念作圣”。言今至于汝君纣，不能善用汝多方诸侯而弃辅独行，是以不能享天之命……惟纣狂妄乃能常思己为圣人。以上，与本爻一脉相贯。

又，《礼记·中庸》：“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可佐明本爻。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行至猛虎身后，愬愬然惊恐戒惧，则务求免祸而惕慎其行，不敢少有轻狂之举，故能悄然引避，终归于吉。

尾：后也（见卦辞《注》）。

愬愬：《释文》：“愬愬，山车反。子夏《传》云恐惧貌。何休注《公羊传》云惊愕也。马本作兢兢。音许逆反。云，恐惧也。《说

文》同。《广雅》云惧也”。陆氏所辑诸说,大同小异。然则联“履虎尾”论之,当以惊恐戒惧为切当。

以喻知惧远险,则终不陷险。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临叛乱之急,处境危险。乃请命东征,平定祸乱、远避其嫌,终以惕慎以行而得安然脱险。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五 夬履,贞,厉。

疾走不顾之行,必以躁进而废审慎戒惕,坚定不渝于此,必危。

夬:同决。如,《诗·小雅·车攻》:“决拾既伙”。《释文》:“夬本又作决”。决音桂。疾走不顾也。如,庄子《齐物论》:“麋鹿见之而决骤”。《释文》:“崔云疾走不顾为决”。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厉:危(见《乾九三注》)。

阐明躁妄冒突、行无忌惮,终必有险。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审视所行而考察征兆,然后将其反馈于践行,始可获成功之吉。

考:察也。如,《书·周官》:“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

祥:按《左僖十六年传》:“是何祥也”。《注》:“吉凶之先见者也”。征兆是也。

其:将也。如,《书·多方》:“我乃其大罚殛之”。

旋:“反也”(孔颖达《周易正义》)。

元:始也(见《乾》卦辞《注》)。

阐明视所行于已往,察趋势于未来,以既往之经验与未来之趋势,为践行之前导,始可致行径于正确。《系辞》所谓“彰往而察来”是其义。





泰 第十一



泰。小往大来。吉，亨。

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并见《说卦》）。天以阳刚之气下行彻地者，其气与地相通也，故曰《泰》。泰：“通也”（《序卦》）。通泰之世，则卑陋之习去而高尚之风来。于是德兴礼行而趋吉，国泰民安而政通。

小：卑也。如，《史记·秦始皇纪》：“今高素小贱”。

往：去也。如，《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大：尊词。有高尚义。如，《韩诗外传》记孔子与子贡、颜渊等游戎山，弟子各言其志，颜渊谓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以致治。孔子曰：“大士哉”！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不可以称兵”。其天人相应，天人一理相通之观念与本卦卦辞同。

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草而其根相牵同出者，因茅之为物，异茎而生，同根相通而稠密繁盛也。故拔此牵彼，引类而出。伐罪若此，则执罪魁而牵群凶，私党尽除，于是国泰民安，是以吉也。

茹：“草根相牵引貌”（《集韵》）。

以：因。如，《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彙：《释文》：“古作萑”。《集韵》：“萑音胃。或作彙”。《说文》彙作胤。云：“艸木胤字之貌”。胤字即胤勃。谓草木稠密繁盛。

今本作“彙”义同。如,《汉书·叙传》:“柯叶彙而灵茂”。《注》:“彙,盛也。《字书》音谓”。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以喻发小人之私党于联通,方可致通泰之盛世于久长。

《书·洛诰》:“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 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言少弱之子(谓成王)当戒慎朋党! 少弱之子当戒慎朋党! 自此以后,勿容朋党如火之始燃,焰焰尚微,然而其燃攸长,灼然比叙,不能将其禁绝。其欲王禁绝朋党之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总括荒远极遥之地,则需徒渡大河之勇。此所以王者宜有惠结异国之志也。然若闭关自守而不远相推予,则如同失其既得。是故处通泰之世,贵在远相推予,以顺应通泰之道。

包:总括之谓。如,贾谊《过秦论》上:“包举宇内”。

荒:远也。如,《过秦论》上:“并吞八荒”。

用:需也。如,《国语·周语》:“以备百姓兆民之用”。

冯河:“徒涉也”(《尔雅·释训》)。

遐:“远也”(《说文》)。

遗:“予也”(《广雅·释诂》)。予:“相推予也”(《说文》)。

朋:同也。如,《后汉书·李固杜乔传·赞》:“李、杜司职,朋心合力”。《注》:“朋犹同也”。

亡:失也。如,《谷梁传·定公八年》:“非其所以与人而与人,谓之亡”。

尚:贵也。如,《孟子·尽心》:“尚志”。《注》:“尚,贵也”。

于:在也。如,《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中行:中音仲,应也。如,《礼记·月令》:“律中大簇”。《注》:“中,应也”。行:“道也”(《尔雅·释诂》)。中行即顺应其道。





以喻王者当以囊括天下之心，勇于推恩及远，以通天下之志。否则处泰若否。是故，祚承泰世之主，当顺应通泰之道，以弘通泰之治，以广邦国之交。

《孟子·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惟平坦而不陂陀，无惟往去而不复还。故身罹艰难之时，但能抱道守志而坚定不渝，则必可渡过困境而达通泰之途。志操如此，无过失也。是故，人于时势、处境，勿须忧其反复无定，时势、处境的反覆变化，恰如日月之食，亏而必有盈。

陂：音坡义同。如，《尔雅·释地》：“陂者曰阪”。《释文》：“陂本作坡。坡，谓其陂陀不平也”。

恤：“忧也”（《说文》）。

孚：覆也。如，《国语·周语》：“信，文之孚也”。本爻谓反覆。

于：如也。如，《系辞》引《豫六二》爻辞“介于石”，释曰：“介于石焉”。

食：日月食之食（见《讼六三注》）。

福：“盈也”（《广雅·释诂》）。

阐明人事穷通有时，本出天地之理。故穷而有守，困而固志，达观乐道，方不致因处境的变化，而造成过失。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罹东滞之艰，然而不改其成就周道之志，乃待召而固守以礼，不有过失。是深知时势必有变，穷通固有时也。故有如此爻辞。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然欣喜自得，所以乐其通泰也，然而并不福及其邻。此则但以通泰为骄，而不戒备于倾覆也。

翩翩：欣喜自得貌。如，《文选》张华《赋》：“翩翩然有以自乐也”。

富：福也（见《小畜九五注》）。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戒：“警也”（《说文》）。

“以孚”之以：于也。如，《左桓二年传》：“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

孚：覆（见《九三注》）。本爻谓倾覆。

以喻承平之主但知骄其昌泰、寡其恩泽、轻疏邻国，实则昧于穷通交易、兴衰相替之理。覆亡之祸，必将生于失戒。

孔子曰：“泰而不骄”（《论语·尧曰》，可与本爻对映。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纣王之父嫁女者，纣王之父，亡国之前君；其女则金枝也。以金枝之贵，下嫁于人，身位则降矣，然而下嫁他国，得免纣王亡国之累。故以下嫁为福，始得通泰之吉。

帝乙：按《史记·殷本纪》：“帝乙……少子辛……天下谓之纣”。是知帝乙，纣之父。

归妹：“妇人谓嫁曰归”（《谷梁传·隐公二年》）。妹，“少女之称”（《释文》）。归妹即嫁女。

祉：“福也”（《尔雅·释诂》）。

元：始（见《乾》卦辞《注》）。

以喻王者以屈尊图治为福，始可免岌岌独尊之危而有人和政通之安。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墙倒伏于隍堑之中，而又不用军旅戍卫。此则废其守禁而任人滥通也。然而却又由京师中救命之，以空言为禁，不成其防





矣。坚定不渝于此，必有耻辱。

复：伏也（见《小畜初九注》）。

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说文》）。

勿：不也。如，《论语·雍也》：“虽欲勿用”。

师：军旅（见《师初六注》）。

自：由也（见《比六二注》）。

邑：京师（见《讼九二注》）。

告命：“上敕下曰告”（《释名·释书契》）。“上出为命”（《增韵》）。是知“告命”，同义复词，王之敕命也。

以喻国失守卫之备而欲敌勿入；人废礼法之藩而欲序不乱，然而所得者，惟耻辱而已。

附 帝乙归妹文王娶女考

近儒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采顾颉刚之说，引《诗·大明》之章，以为“帝乙归妹者，嫁少女与文王也。《诗·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盖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诗》曰‘大邦有子’者，周人往往称殷为大邦……文王次妃即大姒，武王之母也。《诗》云‘缵女维莘’者，《说文》：‘缵，继也’。谓继娶之女为有莘氏之子也……帝乙所归之妹，疑因故大归”。今儒从其说者不乏其人。然而考其说，愚以为：

一、《诗·大明》曰：“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言文王始生之年，天即与作合，使生其配于洽水之阳、渭水之崖之姒姓莘国，名曰大姒。大姒长而贤慧，为文王所闻，乃赞慕之至，尊之为大邦之子。此大邦之子，有如

天之妹！于是卜定其吉，亲迎于渭。造舟为桥梁，以显扬大妣之贤德光辉！文王既圣，其配又贤，故上天有命，命此文王，光大周邦，光大京师。继命此莘国 妣姓之长女，与文王并行其德。故天赋大妣笃厚敦正之性，而生圣子武王。《诗》之所叙，斯义甚明。若以“大邦有子”句为帝乙“嫁少女与文王也”、“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之据，则《诗》先“大邦有子”而言“文王初载，天作之合”等五句，暨后“大邦有子”而言的“亲迎于渭”句，不可与之以文理论。又，“缵女维莘”，决非言继娶莘女。必以此义为解，则殊与上下义乖。又，就当时婚礼之制而论，《诗》言“亲迎于渭”，“亲迎”者，彼时嫁娶六礼之一也。其礼，新婿如期抵女家，亲迎女归完婚。《诗》言“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明言文王依亲迎之礼，渡渭水迎大妣于莘国，与“亲迎”之礼制合。若以“大邦有子”为言帝乙“嫁少女于文王”者，则迎之于渭，距殷都朝歌，尚近千里，迎于半途，于礼不合。且《诗》言“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明见“亲迎”之礼仪之隆与文王对新妇敬慕之重。以敬慕至重之心、仪设隆盛之礼，岂有又自违其礼制而迎于半途者乎！由此观之，《诗》言“大邦有子”，必非谓帝乙“嫁少女于文王”。文王元妃，决非“殷帝之子”。

二、已知《周易》是周公所作，周公者，文王之子也。其于《周易》凡两言“帝乙妇妹”，且《妇妹六五》曰“帝乙妇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乃喻帝乙之女德薄不如娣。若谓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则周公圣人，岂能如此论母！又，《诗·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不显其光”，明言文王所娶之女，德辉映天，与《易》“帝乙妇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所喻，截然相反，显非一人。可知帝乙所妇之妹，决非文王所娶之女。

三、《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称：“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是知诸侯嫁娶，向有定制。而文王圣人，身备至德，能违制再娶乎！是故谓文王先娶帝乙之女，继娶莘国之女，其见殊为不妥。





四、《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又，《大戴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发”。是知武王小于文王十四岁。文王九十七终，其年武王八十三岁。父死子继，次年改元，则武王九十三而终，在位十年。而《书·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此“十三年”之说，当是文王受命之纪年。知者，《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传》：“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统未就”。《疏》：“文王断虞、芮之讼，诸侯归之，改称元年，至九年而卒”。文王改元九年而崩，享年九十七岁，至十三年，则其诞辰百有一年。其年，乃武王除服之次年，可以兴兵灭纣。而纣在位三十三年。其父帝乙在位三十七年。灭纣之年，文王诞辰百有一年，可知帝乙元年，文王三十二岁。已知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则其娶妻之年，不过十二岁，事在帝乙之曾祖父——庚丁九年，早于帝乙即位二十年。而曰帝乙嫁其女与文王，“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实不敢苟同。

否 第十二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坤下乾上。坤为地，乾为天（并见《说卦》）。“地秉阴”而气下潜，“天秉阳”而气不降，则二气不交，闭而不通也，故曰《否》。否：“备鄙反。卦内同。闭也”（《释文》）。闭于不仁，则正道不通，美善莫行，小人恣所欲为，不利于有德之人。坚定不渝于此，则高尚之风去而卑陋之习来。

之：于也。如，《礼记·大学》：“之其所亲爱而辟焉”。朱熹《注》：“之，于也”。于，或作于。

匪人：不仁（见《比六三注》）。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大：尊词，有高尚义。

往：去。

小：卑（以上并见《泰》卦辞《注》）。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处不利之境，闭于不仁而道莫以行。其形势若不予改变，必致高尚之风遽而卑陋之习兴。大圣忧之，故有如此卦辞。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君子斋戒，处必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可佐明本卦卦象、卦名之义。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拔茅草而其根相牵同出者，因茅之为物，异茎而生，同根相通而稠密繁盛也。故拔此牵彼，引类而出。此所以发私党于暗通、拔祸根于深藏、除否塞以求通泰也。除否而奉此道坚定不渝，则执祸首而牵群凶，私党尽而天下宁，于是国有安固之吉，政得泰然而通。

茹：草根相牵引貌。

以：因也。

彙：草木稠密繁盛貌（以上并见《泰初九注》）。

周公东征，诛贬三监，殛杀武庚，破其私党于联通，除其否塞于蠢动，终致国安政通。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书·洛诰》诫成王当戒慎朋党，与本爻一脉相承（见《泰初九》附引）。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取用逢迎之辈，则无德小人有受宠之吉，圣人之道则为之闭塞不通。

包：取也。如，《汉书·叙传》：“包汉举信”。《注》：“刘德曰：包，取也”。

承：逢迎也。如，《后汉书·阳球传》：“依冯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

否：“音缶，不也”（《说文》）。

亨：通（见《乾》卦辞《注》）。

《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蔡流言谤毁周公，明是逢迎成王。成王遂信流言而疑周公，公自知虽欲施行文考之道于此时，必不得通也。拟而议之，故有如此爻辞。

六三 包羞。

处否之世，正道不通，行非正道，必取辱也。

包：取也（见《六二注》）。

羞：辱也。如，《书·说命》：“惟口起羞”。《疏》：“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处否之世，惟其有道之君，方能除否闭以去弊端，通治道以兴利宜，是以非但无过失，且可使王家之业世世相传而久远其福。

命：道。如，《诗·大雅·维天之命》：“维天之命”。《笺》云：“命，道也”。

畴：“家业世世相传为畴”（见《汉书·律历志》“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注》）。

离：“远也”（《广雅·释诂》）。

祉：福也（见《泰六五注》）。

周公东滞，于道难行，固于成王寄望切切。故有如此爻辞。

《书·康诰》：“惟命不于常，汝念战，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言惟天命不在恒常不变，有道，则天命在享；无道则天命不佑。汝封其思念于此哉，当勿绝弃我言也。今汝享有国土，当章明汝之为治之令、高明汝之视听，以安治民。勿废以敬慎为治之典常。听从我所告汝之言，则可以殷民世世享国而致久远。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咻然痛念否闭，则天下人必是为否闭所苦极而同有除否之志。天下人同以除否为志，则否闭必得除而正道必得通，故圣人道行而有其吉。圣人道行既因否极而激发起天下人的除否之志，可知圣人道行的通泰局面来之不易，故当时时戒惕：此通泰局面，将欲失去，将欲失去！有如系于丛生弱桑之不固。

休：通咻，痛念声。如，《左昭三年传》：“民人痛疾而或燠休





之”。《注》：“爇休，痛念之声”。《玉篇》作噢咻。云：“噢咻，痛念之声也”。

大人：圣人（见《乾九二注》）。

其：将也。如，《书·汤誓》：“予其大赉汝”。

亡：失也（见《泰九二注》）。

苞：木丛生曰苞。如，《尔雅·释木》：“如竹箭曰苞”。《疏》：“凡木若竹箭丛生者曰苞”。

按，必取苞桑其象者，桑，丧也，取其丧亡之义。知者，按《仪礼·士丧礼》：“髻笄用桑”。《注》：“桑之为言丧也”。《疏》：“为丧所用，故用桑，以声名之”。又，《礼记·杂记》：“枇以桑”。《注》：“此谓丧祭也。吉祭，枇用棘”。桑、丧同声。棘、吉同声。所谓“以声名之”也。此乃古籍之通例。然则桑有数种，如，《本草纲目》曰：“白桑，叶大如掌而厚；鸡桑，叶细而薄；子桑，先椹后叶”。又，《尔雅·释木》：“桑辨有甚。女桑：榎桑……栗桑：山桑”。而“苞桑”丛生，盖即女桑，灌木之小者也，根浅茎细，高仅尺许，弱不胜拔。昔吾地农人植以为田界之标识，呼之为“桑墩”。刁民侵邻田，常于雨日窃踰之，足见其根浅不固。故本爻取其象，所以诫失于不固。而旧《注》多云苞桑本固，实以意说之。如，程颐《伊川易传》云：“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者，其固尤甚”。程氏此说，恐不符实。设本爻果欲申明安固之理，何以必取“苞桑”其象？桑之为物，古以喻丧。以之喻固，尚是创闻！且其丛生者，本为灌木，远不及乔木根干之深固。既云“苞谓丛生者”，则丛生之桑，矮小细弱，何得“其固尤甚”！是鸿儒但识纸上字，不究实在物如何。观文不求其理，说物徒就其名，无怪乎《易》历千古而旨难发也！

纣王无道，“祇保越怨不易”，“民罔不𡇗伤心”（《书·酒诰》）。言其纣安然任人违怨，而于其无道劣政毫不变更，人民无不𡇗然伤痛其心。所谓“休否”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惟时受有殷命哉”（《书·君奭》），所谓“大人吉”也。比及武王伐纣后，殷顽乃

“迪屡不静”、“自作不典，图忱于正”(《书·多方》)，大圣周公为之时要察之，并告诫成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汝乃是不蔑，乃时惟不永哉”(《书·洛诰》)，以使其警惕长存，所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也。以上诸篇之作，与本爻异时而同理，可见大圣一贯以戒惕为心。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倾陂不正而致否闭，则倾极必覆，覆则自败，此则否极泰来也，故先否后喜。

阐明否极泰来，暗极必明。

纣亡周兴，不言而明。

同人 第十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离下乾上。离为火，乾为天(并见《说卦》)。天居上则施德以生物，火处下可熟食以养人，职分虽异，道则同仁，故曰《同人》。同人：同仁也。人、仁通用(见《比六三注》)。同仁于广远，则天下之人同以仁相待而德相及、志相通。于是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是故同仁之道，必以德为本而宜有德之人持德坚定不渝。

于：及于。如，《诗·小雅·鹤鸣》：“声闻于天”。

野：“广远之处”(孔颖达《周易正义》)。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同仁于门者，门，所由出入。出入同仁，无过失。

阐明同仁之道，贵在不限亲疏。

《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同仁于五世宗亲，其仁偏狭，是为取辱之道。

宗：按《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疏》：“别子，谓诸侯之庶子也。诸侯之适子适孙继世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祢先君，故云别子；并为其后世之始祖，故云为祖也……别子之适子，世继别子，为大宗也……父之适子，上继于祢，诸兄弟宗之，谓之小宗……别子，适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则是祢。其长子则是小宗……小宗四，谓一是继祢与亲兄弟为宗。二是继祖与同堂兄弟为宗。三是继曾祖与再从兄弟为宗。四是继高祖与三从兄弟为宗，是小（宗）四。并继别子之大宗，凡五宗也”。由上可知，“宗”之义甚繁。本爻之指，据下文“吝”字可知，当谓五世宗亲。

阐明心存偏私，仁不及众，必以于众不仁而取耻辱。

《论语·为政》：“小人比而不周”，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隐藏兵器于深草丛中者，兵器，杀戮之物，隐藏杀戮之物于深草丛中，则是包藏祸心伺机作恶也。故登上其高大的土山以便窥远。然则同仁之世，不仁者难逞，是以多年不得其机举动。

伏：隐藏。如，《书·大禹谟》：“嘉言罔攸伏”。《疏》：“善言无所隐伏”。

戎：《说文》本作戍。云：“兵也”。段《注》：“兵者，械也。《月令》：‘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注》：‘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是知“戎”者，兵器也。

莽：草深貌。如，《汉书·景帝纪》：“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注》：“草稠曰荐，深曰莽”。

升：登也。如，《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其：指物之辞。

陵：“大阜曰陵”（《尔雅·释地》）。阜，土山。如，《说文》：“阜，山无石者”。

三：多（见《需上六注》）。

岁：年也。如，《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兴：举也。如，《礼记·文王世子》：“兴秩节”。《注》：“兴犹举也”。

以喻隐恶伪善，必以心怀不仁而终生违愿。

武庚虽伏诛，其余孽心不自甘，惟碍于周德盛兴，无隙可乘。大圣为彰明其有不仁者，以教人相接，当同施以仁而不可隐恶伪善，故有如此爻辞。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守其城垣，则不能攻者，“城，为保民为之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保民则仁。处同仁之世，守仁如城之保民而坚不能攻，则是取吉之道。

乘：守也。如，《汉书·高帝纪》：“兴关中卒乘边塞”。《注》引李奇：“乘，守也”。

墉：“城垣也”（《说文》）。

弗：不。如，《书·尧典》：“绩用弗成”。《传》：“功用不成”。

克：能（见《蒙九二注》）。





阐明人同守仁，则众志成城而坚不容摧。

明是大圣周公以管、蔡不仁而流言为乱、失所当守，有感而发。设管、蔡同仁于周公，四国岂敢谋叛！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同仁，必先有恻隐之心而悲人之所悲、痛人之所痛，然后乃能施仁惠而救苦难，以助人为乐，此所以同仁先恸哭而后笑乐者也。是故，有恻隐之心而以助人为乐，大众乃能以仁爱相合。

号咷：号，本作號：恸哭。如，《左宣十二年传》：“号而出之”。咷：“楚谓儿泣不止曰噉咷”（《说文》）。是知号咷，同义复词，恸哭也。

师：众也（见《师》卦名《注》）。

克：能（见《蒙九二注》）。

遇：合。如，《战国策·秦策》：“王何不与寡人遇”。

成王丁艰，周公闵之。怀痛发仁，克乱安邦。虽见流言之嫌，终至释疑合欢，正所以怀痛发仁使然。大圣以情明理，故有如此爻辞。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义与本爻近。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同仁于祭祀之所者，祭祀，所以事神明、致诚敬。其于同仁之道奉若神明、诚而敬行，则于人有益，于己无损，是以无悔恨。

郊：祭祀之所（见《需初九注》）。

阐明同仁之道，贵在诚心敬行。

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祀商，仁之至矣！然则彼竟无诚于周，负心而叛。大圣周公既平其乱，深知仁道之行，贵在彼此合同存诚，故有如此之教。

大有 第十四



大有。元亨。

乾下离上。乾为天，离为日（并见《说卦》）。日升天上，则万物被辉，此乃日与万物广相亲善也，故曰《大有》。大有：广相亲善。大，广。如，《诗·大雅·泂水》：“大谖南金”。《笺》云：“大犹广也”。有，相亲有。如，《左昭二十年传》：“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亲有”。日之洒辉亲物，犹王之施德亲民。王惟施德以与民众广相亲善，始可致人和政通。

元亨：始通（见《乾》卦辞《注》）。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毋交相损害、诽谤，虽处艰难之境，亦必守此为法则，乃可与人广相亲善。律己待人如此，无过失。

无：無之奇字，同毋。如，《书·益稷》：“無若丹朱傲”。

匪：通非。如，《诗·卫风·木瓜》：“匪报也”。《笺》云：“匪：非也”。非同诽。如，《史记·晁错传》：“非谤不治”。《注》：“非读曰诽”。据上可知，匪，诽也。

“匪咎”之咎：“谤也”（《方言》）。

则：“法”（《尔雅·释诂》）。

阐明人贵克己以礼，而不可违礼伤和。倘处穷而不滥、身困而有守，于人不损不谤，又何过之有！

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摄政。值此主少国艰之际，三监流言谤毁周公，进而煽导降敌叛乱，自取诛放之咎。设三监于





国艰之际，能“无交害、匪咎”，则咎将焉得！大圣周公既平其乱，固必深有所感，故有如此爻辞。

《书·梓材》：“无胥戕，无胥虐”。言人毋相残杀，勿相欺凌。其义与本爻一脉相通。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大车而载，乘者必众。众人同乘于一车，行必同道。众人同道，则可广相亲善。众人广相亲善于道，有所行，乃无过失。

以：而。如，《系辞》：“卦之德方以知”。

以喻人之相亲，贵以道义为原则。相亲不以道义，得无过失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爵大臣用宴享于天子者，公，公平正直、立志及众之称。公平正直、立志及众，则必与众广相亲善而有德于众，有功于国，故为天子所敬重而赐以宴享。而无德小人则不能受此恩宠。

公：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疏》：“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为言平也，公平正直’”。又，《周书·谥法》：“立志及众曰公”。由上可知，公乃五爵之首，以其公平正直、立志及众，故曰公。

用：“指吃、喝”（《辞源》修订本）。按，吃饭称用饭或用膳；喝茶称用茶，是“用”之义。

亨：“古惟亨字兼三义。后加一画作享献之享。加四点作烹饪之烹。今皆通用”（《康熙字典》）。《左僖二十五年传》记晋文公使筮，遇本爻，书其爻辞‘亨’作‘享’。享，通饗。如，《仪礼·聘礼》：“小聘曰问，不享”。《释文》：“享本作饗”。按饗：“亨大牢以饮宾”（《周礼·秋官·大行人》“饗礼九献”《疏》）。综上可知，亨，宴享也。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克：能也（见《蒙九二注》）。

阐明为臣者奉公亲众，则上亲之，下敬之；谋私背众，则上不之亲，下不之敬。

周公勤劳王家，志在成就周道而不在权位之崇；三监流言为乱而志异于周公。故其所得亦殊不同。其事不名而明。

九四 匪其彭，无咎。

排除其偏颇，乃可公正待人。公正待人，则可与人广相亲善。待人如此，无过失也。

匪：同非（见《屯六二注》）。非，“排也，人所恶，排去也”（《释名·释言语》）。

彭：“旁也”（《释名·释兵》）。又，《释文》：“彭，子夏作旁”。旁，偏颇也。如，《荀子·议兵》：“旁辟曲私”。是知彭、旁皆偏颇之谓。

周公摄政，有成周之志，无篡立之心。然而管、蔡以偏颇之见，流诬谤之言，得无过失乎！及其煽导叛乱，大圣加诛，但以国法为绳，不私手足之情，堪谓至公而无偏颇之私。大义灭亲，何过之有！大圣据情论理，故有如此爻辞。

《礼记·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言常人于其所亲爱者；所贱恶者；所畏敬者；所哀怜者；所敖惰者，莫不持偏颇之见。故友好于彼而能知其疵过；憎恶于彼而能知其善美，此等人，天下少有矣。故谚语有之曰：常人不见其子之疵过；不见其禾苗之肥大。其论可佐明本爻。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处广相亲善而竭尽诚信，则必与人交好如，矜庄尊严如。与人





交好而竭尽诚信，则交而无欺；矜庄尊严，则亲而不狎。交而无欺，亲而不狎，则取吉之道也。

厥：尽也。如，《素问·阴阳离合论》：“厥阴根起于大敦”。
《注》：“厥，尽也”。

孚：信也（见《需》卦辞《注》）。

交：好也。如，《周礼·秋官·掌交》：“而结其交好”。

如：语词。

威：尊严也。如：《书·洪范》：“惟辟作威”。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处广相亲善而由天助之者，天之所助，必在有德。人广相亲善以德，则上合天心而得天助，下合人情而多庆誉，故吉而无不利。

自：由也（见《比六二注》）。

祐：“助也”（《说文》）。

《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佐明本文。

三监合谋煽叛，情必相亲好，然而不以德为原则，故有此非德之举而皇天不辅。

谦 第十五



谦。亨。君子有终。

艮下坤上。艮为山，为小石。坤为地（并见《说卦》）。山石下地而居者，以刚下柔、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故曰《谦》。谦：“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释文》）。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人则和洽相

通。是故有德之人务以谦卑为终。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卑而再谦卑者，恒谦若虚者也。恒谦若虚，是为有德之人。以此恒谦若虚之德，济渡大川般之险难，则无骄躁之失，而有安济之吉。

谦谦：谦卑而再谦卑。即恒谦若虚。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用：以也。如，《仪礼·士丧礼》：“用二鬲于西墙下”。又如，《诗·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涉：济渡。

大川：众流注成之大河，所以喻险难（并见《需》卦辞《注》）。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处艰险之中。然而公以谦卑为怀，戒慎其行，不以位高权重而骄躁轻动，终得克艰迪吉。其事当是本文之背景。

《礼记·曲礼》：“毋不敬……敖不可长……志不可满”。可佐明本爻。

六二 鸣谦，贞，吉。

乐中发外之谦，则谦卑乃其由衷之乐也，坚定不渝于此，必有受益无穷之吉。

鸣：“鸟声也”（《说文》）。“声者，鸣也”（《白虎通·礼乐》）。又，“声者，乐之象也”（《礼记·乐记》）。是知“鸟声也”者，鸟乐而鸣也。但凡鸟之鸣，必其情乐于中，乃可声发于外。故“鸣”，乐中发外也。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自勉于谦，则深知谦之难能而可贵，故惟其有德之人能以之为终。终生以谦自勉，则终生受益。故“劳谦”以终，是为取吉之道。

劳：勉也。如，《吕氏春秋·孟夏》：“劳农劝民”。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无不宜发挥谦卑。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撝：挥也。如，朱熹《周易本义》：“发挥其谦”。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福及其邻者，骄富寡恩者也。骄富则恃强而不谦；寡恩则刻薄而慢人。故宜于讨其罪。讨彼恃强而刻薄之罪，则骄亢之气寝而谦卑之风兴，骄寝谦兴，则无不利。

富：福也。

以：及也（并见《小畜九五注》）。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侵、伐：按《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贼贤害民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是知侵、伐，皆所以讨罪也。

以喻邦国相处，切忌恃强寡恩、骄亢凌人。惟宜谦让敦睦，以恩相与。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乐中发外之谦，则必卑逊谦让。人皆卑逊谦让，何有侵争？人类无侵争，世界可大同，何需邑国之设？是故“鸣谦”宜于作为军旅征服邑国于异立。

鸣：乐中发外之谓（见本卦《六二注》）。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行:为也。如,《论语·述而》:“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注》:“包(咸)曰: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

师:军旅(见《师初六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本爻当为征服之谓。

《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传》:“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愚以为,谦之为德,无时、地之殊,有教、习之异。虞、芮之君变争为让,固已明证此理。是故,时同而教异,德必不一。时异而教同,行不二致。这就是紂民凶盗成习而周民礼让为尚的原故。可见谦道既关治乱,又关兴亡。

豫 第十六



豫。利建侯行师。

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天威、刑威(分见《说卦》与本书《话卦》)。天威宣行地上,犹刑威施及国中,是对邪恶施以镇压,故曰《豫》。豫:“压也”(《尔雅·释诂》)。镇压,所以抑邪恶、扶良善,以安天下之序,故宜立君与为建军旅。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建：立也。

侯：君也（并见《屯》卦辞《注》）。

行：为也（见《谦上六注》）。

师：军旅（见《师初六注》）。

阐明惩暴安良，当以君为统，以军为用，而不可无法而擅杀、乱序而私争。

初六 鸣豫，凶。

乐中发外的镇压，必废礼乐之教、失上下之和、恣暴虐之威、取天下之怨，凶不可免也。

鸣：乐中发外也（见《谦六二注》）。

豫：镇压（见卦名《注》）。

《书·泰誓》上：“今商王受……敢行暴虐，罪人以族……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泰誓》下：“今商王受……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囚奴正士……上帝弗顺，祝降时丧”。以上所数，当是本爻之背景。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硬如石者，谓实施镇压当心坚手硬也，然而不可持之终日。所以然者，以治国之道，无威则民慢，无德则民怨。慢则乱，怨则叛。故圣主之治，严法明令，镇压邪恶而不宽容；施德布教，安抚良善而惟化是重。此所以恩威兼施，宽猛相成，不以镇压施之终日者也。奉此道坚定不渝，则法令申而邪恶禁，礼乐兴而美善行，泰然盛世之治，故吉。

介：《释文》：“介，古文作𠄎”。《集韵》：“𠄎，硬也”。是𠄎、介古今字。谓石坚硬也。本爻指心坚手硬。

于：如也。如，《系辞》引释本爻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书·康诰》：“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乃别播敷，造民大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言寇劫攘窃，外奸内宄，乃至凶杀、颠蹶人皆在于取人之财物。如此不法之徒，汝当速用文王所制的处罚条令，刑之勿赦。此外，汝当分别播布德教，致民于大善。汝亦无得不刻意敬行德治之典常，而从宽治民，思念文王之警劝告诫。所教恩威兼施的治国之道，与本爻一脉相承。

孔子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昭二十年传》），其论治之道亦与本爻同。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张目镇压，则大索天下，纤芥之疵必究。行镇压之道如此，不免者众矣！众惧不免，必将离叛。故于此“张目镇压”之政，更改迟慢则必有悔恨。

盱：“张目也”（《说文》）。

“悔迟”之悔：“改也”（《玉篇》）。

“有悔”之悔：“恨也”（《说文》）。

阐明为政而于民细过必究，纤疵不赦，必有失人之悔。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也。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令人心悦诚服的镇压，则邪恶伏法而不怨，正义申张而民服。于是众为所得，而不疑二，其服而归心也，如同合簪连冠于发。

由：通愉。如，《孟子·万章》：“由由然不忍去也”。《韩诗外传》作“愉愉”。愉，喜而服从也。如，《尔雅·释诂》上：“悦、悵、愉、释、宾、协，服也”。《注》：“皆谓喜而服从”。按，本爻之“由”是：令人心悦诚服之义。





大:众也。如,《管子·法法》:“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勿:不也(见《泰上六注》)。

朋:同也(见《泰九二注》)。

盍:“合也”(《尔雅·释诂》)。

簪:“虬也,以虬连冠于发也”(《释名·释首饰》)。

六五 贞,疾恒不死!

施镇压而坚定不渝,则德政废而暴虐行,国人莫不怨恨其人恒久不死!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疾:怨也。如,《管子·君臣篇》:“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

纣王毒痛四海,暴虐万姓,国人莫不恨之入骨。故大圣周公于《无逸》篇取以戒成王曰:“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言在上者专恃刑罚为治,民否则其心与之违离而生怨恨,否则其口诅咒。而在上者滥罚无罪,滥杀无辜,使怨恨有所结聚,于是诸多怨恨丛集于其人之身。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又,《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亦可佐明本爻。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势如月始亏幽之镇压,则邪恶之势虽如月望之盛,然必日渐发生亏变,直至幽冥不见。此所以镇压而不迫之过急,治化但贵在渐成。是以无过失。

冥:“幽也。从日六,从一。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说文》)。

成：通盛。如，《周礼·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犹成也”。《疏》：“言白成，谓饰墙使白之蜃也”。此为“盛”通“成”之例。另，《吕氏春秋·先己》：“松柏成而途之人已荫矣”。成，通盛。言松柏茂盛而行于路之人可以止息于其荫也。此为“成”通“盛”之例。本爻“成”乃“盛”之通假。盛，月望也。如，《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传》：“日始、月盛，皆出东方”。《疏》：“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东方”。

有：“发生”（《辞源》）。

渝：“变也”（《尔雅·释言》）。

以喻伏邪恶、化凶顽，不可急于求成。否则于邪恶之徒迫之过急，则必以任刑威而废教化，致民苟免而无耻，恶敛而待发。治得无过乎！

殷民受纣恶化而凶盗成习。周既克殷，其顽民恶习不改，屡有寇攘。周公乃施以渐化之策，不急求成于一朝。所以然者，以其甫归，未受善教，求治过急，恐其不服。故化之以德，警之以威，其术屡见于《书》。如，《多方》：“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言尔殷之降吏与民，尔乃自作不法，是划计难减于正道也。我乃时时为此而劝教、告诫之，我乃时时为此而寒栗、要察乃至有所囚系之。如此挽救于尔，至于再，至于三，乃仍有不执行我所下达于尔之教命者，我则将大加惩罚直至殛杀于尔。又，《毕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惟周公克慎厥始”。言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国家，毖慎于殷之顽民，恐其叛乱，乃晓之以法令，教之以美德，使其顺从之，至今已历三代，世变风移，四方无虞……惟周公能慎其治化之始。

又，《周礼·秋官·大司寇》：“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以其未受善教也。以上治化之术与本爻同。





随 第十七



随。元亨。利贞。无咎。

震下兑上。震为雷，兑为泽（并见《说卦》）。泽，雨也。如，《汉书·扬雄传·河东赋》：“泽渗漓而下降”。《注》：“泽，雨露也”。是知，兑又为雨（见本书《话卦》）。雨下雷鸣，是为雷雨相从，故曰《随》。随：“从也”（《说文》）。雷雨相从，天道也。随从天道而行，始亨通。是故，随从天道而行，宜坚定不渝。亦惟随从天道而坚定不渝，乃无过失。

元：始也。

亨：通也。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王者顺天道立政，始可人和政通。奉天循道而坚定不渝，乃无过失。

《书·大诰》：“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言：周公曰：已乎！我乃无知之人，故凡事顺天而行，不敢废上天之命。又，《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疏》：“王肃云：‘旦，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称周公之言为旦曰。王者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继天使成，谓之绍上帝也。天子设法，其理合于天道，是为配皇天也。天子将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称周公之言，其为大邑于土之中。其当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

化，配上天而为治也”。以上并与本卦卦辞一脉相贯。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效法须审势变通。审势变通亦即随从时宜而行。坚定不渝于此，则吉。是故，效法于人而知审势变通，以随从时势之宜而行，则可合于进守之机而进守俱有功。

官：效法。如，《礼记·礼运》：“其官于天也”。《疏》：“官犹法也。言圣人所以下为教命者，皆是取法于天也”。

“有渝”之有：“审也”（《玉篇》）。

渝：变也（见《豫上六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出：“进也，象草木益兹上出达也”（《说文》）。

门：守也。如，《公羊传·宣公六年》：“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注》：“无人于闺门守视者也”。又如，《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阍，门者也”。《注》：“阍，音昏。守门人也”。

交：俱也。如，《孟子·梁惠王》：“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阐明建业、立政贵取人之长及因应时势之宜。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继随幼弱无知的小子，则必丧失志壮有为的大丈夫气魄。

系，本作係：“继也”（《尔雅·释诂》）。

小子：幼弱无知之称。如，《诗·大雅·板》：“小子蹻蹻”。《疏》：“小子，幼弱无知之称”。

丈夫：按《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可知“丈夫”者，志壮有为者也。

以喻大才随暗主，必难成壮举。

成王幼弱而为流言所惑，周公不无感想，故有如此爻辞。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继随志壮有为的大丈夫，则必奋勇进取，务在建树，荡然而失幼弱无知的孩童气。此所以继随于人本为求得事之宜也。既随志壮有为者而得事之宜，则宜安于其随而坚定不渝。

系：继也。

丈夫：志壮有为者。

小子：幼弱无知之称（以上并见《六二注》）。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得：得事之宜。如，《礼记·大学》：“虑而后能得”。《注》：“得，得事之宜也”。

居：安也（见《屯初九注》）。

以喻随从英明有为之主，必可有所建树。壮志得展，则当忠贞报国而坚定不渝。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所误者，误随非人也。而随从之坚定不渝，必凶。是故有诚信于随从人，必察其人之行于明了，然后以决随否，又何过失！

获：误也。如，《淮南子·兵略》：“八风屈伸，不获五度”。

在：“察也”（《尔雅·释诂》）。

道：行也。如，《荀子·议兵》：“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以：于也（见《泰六四注》）。

以喻误事昏君而执志不回，终必自取其祸。故择君而事，乃无过失。

蜚廉、恶来助纣为虐；比干、箕子忠纣谏过，立志固然不同，同者卒被其祸。斯四者也，当白刃相加、縲绁在系之际，岂悔所随有误哉！而南宫括、散宜生、闳夭偕太公入纣献宝以赎随文王，卒成大业，则必夙察文王于大德大仁。随从于人，以何为贵，了然也。

本爻之背景及劝诫纣之遗吏归心于周之旨，亦了然也。

九五 孚于嘉，吉。

处随而诚信于随从良善，乃取吉之道。

孚：信（见《需》卦辞《注》）。

嘉：良善。如，《诗·大雅·抑》：“无不柔嘉”。《笺》云：“嘉，善也”。

《书·多士》：“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干：本。止：居。）其劝殷遗臣事周从善，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执曳之以使继随之，必难使之随从如系之。是故王者欲使天下之人从己如系，则当依常例往祭于西山。必依常例往祭于西山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山，仁之征。如，《礼记·明堂位》：“夏后氏山”。《注》：“山，取其仁可仰也”。又如，《论语·雍也》：“子曰：仁者乐山”。然则山之所处，四方皆有，必曰“西山”者，西，日所从归，而日乃王之征，故王依常例往祭于西山，所以示奉仁政如神明，以诚敬之心从仁而行也。故天下之人亦必从王如系，而胜拘系之以使从己多矣，此所以王依常例往祭于西山之意义所在也。

拘：执也。如，《书·酒诰》：“尽拘执以归于周”。

系：继也（见《六二注》）。

乃：难也。如：《公羊传·宣公八年》：“乃者何？难也”。

维：系也。如，《诗·小雅·白驹》：“縶之维之”。《传》：“维，系也”。

用：通庸。常也（见《中华大字典》）。

亨：享古字（见《大有九三注》）。按，享，祭也。如，《礼记·祭义》：“死则敬享”。《注》：“享犹祭也”。





阐明天下所从所归，不在强而在仁。故王者以仁率众，天下乃乐而归心。

《书·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言汝惟宜弘扬周公之大训，勿依仗权势作福作威，勿倚恃掌握法律而滥杀。其义可与本爻相发明。

蛊 第十八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巽下艮上。巽为风，艮为山（并见《说卦》）。风抵山下，行向必乱，故曰《蛊》。蛊：“乱也”（《释文》）。蛊乱之世，人必望治，故蛊乱生之于先，正道始通于后。此所以人苦于蛊而同心向治也，故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然则治蛊莫善乎先于蛊之始多日，以防蛊于未然。其次则宜后于蛊之始多日，以治蛊于符望。

元亨：始通（见《乾》卦辞《注》）。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涉：济渡。

大川：大河。所以喻险难（并见《需》卦辞《注》）。

甲：始也。如，《书·多方》：“因甲于内乱”。《注》：“言夏桀虐民以增乱其国，始于内嬖也”。又如，《礼记·郊特牲》：“孔子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三：多也（见《需》上六注《注》）。

《左昭元年传》：“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

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医和可谓深知蛊之含义者。是知“蛊”之训乱，乃淫溺惑乱之谓，非寇攘奸宄之混乱。故器内生虫，谷内生虫，皆为蛊，所以败生于内也。是故本卦论蛊，父以喻君，母以喻臣，末则直言“王侯”。故蛊，亦政败于内之谓。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匡正父之蛊乱，则子尽谏诤之责；审辨子之谏诤而考省、纠正其蛊，则父能闻过勇改。处蛊如此，无过失也。是故，虽有蛊乱之危，必能转危为安而终归于吉。

干，本作幹：“正也”（虞翻《注》。下同）。

蛊：“乱也”（《释文》）。

有：审也（见《随初九注》）。

考：考省、纠正之义。如，《国语·晋语》：“考省不倦”。又如，《汉书·艺文志·诗》：“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以喻臣有直谏之忠，君有纳谏之明、改过之勇，则可变惑乱失治为厉精图治。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匡正母之蛊乱者，母，妇之强者也；乱，序之失也。母以其强，失序致乱，则虽匡正之而乱不可已。故欲绝母之蛊乱，必正其序，不可只予匡正之而坚定不渝。

干：匡正。

蛊：乱也（并见《初六注》）。

以喻奸臣擅权乱政，则当将其褫职正法而不可姑息养奸。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匡正父之蛊乱，则子虽尽其谏诤之责，难免犯颜失欢，此所以





小有悔恨者也。然则犯颜谏诤，则可正父之蛊，无任父腐败之大过。

干：匡正。

蛊：乱（并见《初六注》）。

以喻忠臣匡君于善，虽有犯颜失欢之小悔，可无误国之大过。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宽容父之蛊乱，则子失谏诤之责。如此以行，必以误家而致耻辱。

裕：宽容。如，《书·康诰》：“裕乃以民宁”。《传》：“行宽政乃以民安”。又，《广雅·释诂》：“裕，容也”。

蛊：乱也（见卦名《注》）。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见：致也。如，《史记·屈原传》：“信而见疑”。

以喻臣容君过，必以失职误国而致耻辱。

《孝经·谏诤章》：“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又，《感应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匡正父之蛊乱，不宜用称美之言。

干：正。

蛊：乱（并见《初六注》）。

用：不宜用也。如，《公羊传·僖公八年》：“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誉：“称美也”（《集韵》）。

以喻臣于君过，必当直言，不可曲意逢迎。

《书·毕命》：“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言商民因纣暴虐，其俗遂靡靡好随顺，无敢谔谔直言者。利口辩捷、阿谀媚上者，独被视为贤。此不良之余风至今未绝。汝毕公当念虑于此哉。又，《礼记·缙衣》：“臣仪行，不重辞”。《疏》：“为臣之法，不尚虚华之词”。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处蛊之世，不事奉王侯而洁善其身，实为高尚之事！

“不事”之事：奉也。如，《礼记·曲礼》：“年长以倍，则父事之”。

其：之也。如，《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阐明蛊乱之世，辅成维难，取忌极易。故明智君子宜激流勇退，洁身自善，勿自取累。

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可与本爻相发明。

纣王无道，听信妇言，政、色并荒，蛊之极者也。处此之世，比干愚忠而剖，何若微子明智而遁！至于三监流言，惑王视听，政遂难行，亦蛊之一端也。是以大圣周公乃有东方之滞避。当此之时，公有超世之志，不亦宜哉！





临 第十九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兑下坤上。兑为泽，坤为地（并见《说卦》）。泽下于地，是为地抚有之也，故曰《临》。临：抚有之也。如，《谷梁传·哀公七年》：“《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注》：“徐乾曰：临者，抚有之也”。王者抚有其国，惟效法泽下于地，以布泽润下，始可人和政通。是故，临国以德泽，宜坚定不渝。所谓临国以德泽，政善而已。政善则必不容恶。譬如天虽好生为德，然而时至八月，则秋声夺物，遍行肃杀，王则应天行刑，是故至于八月有凶。

元：始。

亨：通。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八月：按《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四月秀萐，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萼”。据所叙时令景物，可知所谓某月，当系夏历。夏历八月，则仲秋也，阴气长，天肃杀。

以喻王者临国，贵在润之以德泽、禁之以刑威。所谓“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也。

《书·康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言弘扬天道顺从天道而行，则美德充裕汝身……天独赋予我人类以伦理纲常，以使守之而相安有序。然而却有人将其大加泯灭淆乱。是故曰：汝当速用文王所制的处罚条令，刑此不法之徒而勿赦免。其顺天而行、德威并

用的政治观，与本爻一脉相承。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可佐明本卦卦辞。

初九 咸临，贞，吉。

“感”以抚有之，则必格之以厚德、化之以礼乐、施之以善政。临国如此而坚定不渝，则民服国安，是以吉也。

咸：“感也”（《咸·彖》）。

临：抚有之（见卦名《注》）。

《书·康诰》：“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绍闻衣德言……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言今于民之率领，但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绍继其明智，服行其德治之道……爱养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其皆安于治。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王惟德用”。言先王文、武尽用光明之德化治天下，以怀柔之道作为亲近远方人之策……故今之王者治国，亦当惟德是用。

《君奭》：“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疏》：“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于国人。德政既善，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

以上三篇，皆周公所作，足见大圣一贯主张施行德政，其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因应国情民心以抚有之，则政与时合，治与势契，有民服国安之吉，无不利。

咸：同感（见《咸》卦《彖》）。感：“犹应也”。（《中华大字典》）。





临：抚有之也（见卦名《注》）。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快意于抚有之，则必骄其泰而忘其忧，处其安而忘其危，此必无所利也。是故抚有其国，惟尽心思虑之，乃可善其治而无过失。

甘：“快意也”（《玉篇》）。

临：抚有之（见卦名《注》）。

既：“尽也”（《博雅》）。

忧：“思也”（《尔雅·释诂》）。

《书·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言周公以成王之命告其弟康叔封曰……汝往汝国，当尽你之心为治，勿安然喜好逸豫，乃其可安治民。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四 至临，无咎。

下以抚有之者，屈尊以图治，降心以听人，所谓礼贤下士，虚己下问也。临国如此，无过失。

至：“下也”（《中华大字典》）。

临：抚有之（见卦名《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其教与本爻一脉相通。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觉省己之抚有之，则可明得失，知利弊，此所以德高可尊之君临国而能政合时宜者也。是为取吉之道。

知:觉也。如,《公羊传·宣公六年》:“赵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觉焉”。

大君:德高可尊之君(见《师上六注》)。

之:指事之辞。本爻指大君之临国。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恨心不明于抚有之,则必察民情、访贤明、求善政,于是民情可得而察察于目,治道可明而昭昭于心,有政善民服之吉。无迷茫自失之过。

敦:《集韵》:“敦,他昆切。愎或省作敦。愎者,恨心不明也”。

观 第二十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坤下巽上。坤为地,巽为风,风者,天之令,故巽又为天令(分见《说卦》与《话卦》)。天令行于地上,则地被应以荣枯,此则天令不言,而有可睹,故曰《观》。观:睹也。如,《文选·张衡赋》:“嗟内顾之所观”。观睹君王设公宴以君臣之礼宴宾,使大臣代为斟酒献客,而不须隔日私宴,以宾主之礼由君王亲自斟酒献客,已足见王待客有诚信,而足以令人敬仰且归顺之。

盥而不荐:“盥通作裸”(《正韵》)。荐,本作薦:献也。如,《左昭十五年传》:“故能荐彝器于王”。《注》:“荐,献也”。盥而不荐即裸而不献。裸而不献者,按《周礼·秋官·大行人》:“再裸而酢,享礼





九献”。“疏”：“再裸而酢者，大宗伯代王裸宾，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宾。裸讫，宾以王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享礼九献者，谓后日王速宾，宾来就庙中行享。享者，享太牢以饮宾，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享以训恭俭。九献者，王酌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酌后更八献，是为九献”。是知“盥”乃王设公宴以君臣之礼宴宾，使大臣代为斟酒献客。“荐”乃王于公宴宴宾之后日，更设私宴，以宾主之礼由王亲自斟酒献客。

颙：“仰也”（《广韵》）。

若：“顺也”（《尔雅·释言》）。

阐明天令无言而化物，王者有礼而感人。王之言容举止，可不慎而重之，以为天下观乎！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稚之观睹，于昧而不知之事，必问以求明。无德之人于其无德之行，能如童观之问以求明，则可弃非就是而有过失；而有德之人于其德行若如童观之昧而不明，疑问其行，则持德不固，而有耻辱。

童：未成人之称（见《蒙》卦辞《注》）。按：童稚之谓。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阐明恶者疑恶终可善，善者昧善卒近恶。人于善恶美丑，可不明观乎！

六二 闚观，利女贞。

自内向外而观，则目有所见而身有所守。见而不动于外，守而德固于内，此乃宜女子奉之坚定不渝者也。

闚：《释文》：“苦规反。本亦作窥”。窥，自内向外看。如，《道德经》四十七章：“不窥牖，见天道”。

以喻人臣惟宜固其操守而忠于职事，不可见异思迁。

《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二君也”。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观我生，进退。

观君王于天下人的教养，以决进身而仕或引身而却。

我：君也。如，《后汉书·杨赐传》：“《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注》：“我，谓君也。天意整齐于人，必假于君也”。

生：教养。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注》：“生犹养也”。又如，《荀子·致士》：“生民欲宽”。《注》：“生民，谓以德教养民也”。

进退：进，仕也。如，《荀子·大略》：“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退，却也。如，《贾子·道术》：“功遂自却谓之退”。进退即进身而仕或引身而却。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观睹其国之光辉治绩，则知其王有道，治国有方，宜于宾服于此王。

光：按《后汉书·光武帝纪》：“世祖光武皇帝”。《注》：“《谥法》：能绍前业曰光”。据是可知，本爻“光”，谓光辉治绩。

宾：“服也”（《尔雅·释诂》）。

昔虞、芮之君争田而往质于文王。入其境，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城，见男女异路，少壮者代年老耆挈物；入其朝，见士人互让升为大夫、大夫互让升为卿。于是二国之君愧，不质而退，相让所争田为间田。天下闻而宾服于周者四十余国。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观君王于天下人之教养，则其有道无道，可以了然。然则惟其有德之人能择明而仕，匡君于善，无贪禄干进、失节求宠之过。

我：君也。

生：教养（并见《六二注》）。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观所当养，则观者不同，所见亦异。是故，惟其有德之人观而知所当养者首为德。故能修养其德而无过失。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生：养（见《六二注》）。

噬嗑 第二十一



噬嗑。亨。利用狱。

震下离上。震为雷，离为电（并见《说卦》）。电闪则明察于上，雷鸣则威震于下，明察于上而威震于下，则雷电之明威上下啮合，故曰《噬嗑》。噬嗑：啮合也。噬：啮也。如，《左哀十三年传》：“无不噬也”。《注》：“噬，啮也”。今俗谓咬。嗑：“合也”（《序卦》）。雷电之明威既上下啮合，则其明威上下通。言诸人事，明威上下通，则宜于确断罪恶。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狱：“圜也。确实人之情伪也”(《释名·释宫室》)。人之情伪，确而实之以狱，故“狱”为确断罪恶。

阐明察罪尚明，罚恶尚威。

初九 屨校灭趾，无咎。

拘之以桎而掩其足者，桎，用以罚罪之刑具；足，赖以行者。罚罪以桎掩其足，所以止其罪，以期不复见其罪恶之行也，其于刑狱之用如此，无过失。

屨：音句。“拘也，所以拘足也”(《释名·释衣服》)。

校：音教。“木囚也”(《说文》)。此则指桎，所以拘足者。

灭：掩也。如，《荀子·臣道》：“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

趾：“足也”(《尔雅·释言》)。

阐明刑狱之用，贵在止罪恶于不行。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啮皮肤而掩其鼻者，肤，浅也；鼻，始也，以喻罚罪于浅，以使其罪恶行为不见于其始也，其于刑狱之用如此，无过失。

肤，本作膚：“浅也”(《中华大字典》)。

鼻：“始也”(《方言》)。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啮小物全乾之肉而触其苦恶之物，不过微小之耻，不为过失。

噬：啮也(见卦名《注》)。

腊：音昔。“小物全乾者”(《周礼·天官·腊人》“掌乾肉，凡田兽之脯腊”《注》)。

遇：“逆也”(《尔雅·释诂》)。逆音误。触也。

毒：“苦恶之物”(孔颖达《周易正义》)。

以喻罚罪于其小，可有根除之易。虽有非议者，亦仅小小的耻





辱而已，固非过失。

按本爻与《豫六三》、《震上六》似相抵牾，其实不然。本卦所论乃刑狱之道，所罚者，罪也；《豫》、《震》所论，皆恩威之用，与罚罪有本旨之别。读者其更审之。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噬乾而有骨之肉，则坚中有坚，噬之殊难，以是悟知金矢之道。必曰金矢者，金，坚也；矢，直也。此所以断顽恶要案，务当志坚无畏、刚直无私也。既悟此道，则断顽如乾肺的要案，宜克其艰难而坚定不渝。如此，则凶顽难逃而伏法，正义申张而民服，故吉。

噬：啮也（见卦名《注》）。

肺：音滓。《释文》引马融：“有骨谓之肺”。

得：知也（见《坤》卦辞《注》）。

金矢：金，坚也。如，《后汉书·班固传·西都赋》：“建金城其万雉”。《注》：“金城，言坚固也”。矢，直也。如，《书·盘庚》：“出矢言”。《传》：“出正直之言”。金矢，所以喻志坚无畏、刚直无私。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也（并见《乾》卦辞《注》）。

六五 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噬大物解肆而乾之肉，其物虽大，然而解剔之，则啮而方便。以是悟知黄金之道。必曰黄金者，按《礼记·郊特牲》：“黄者，中也”。《礼器》：“金次之，见情也”。《疏》：“金能照物，露见其情”。黄为中而金见情，故黄金其物，有察中彰情之义。既悟知其义，则遵之以断大案，乃可察中彰情。坚定不渝于此，则其案虽大而断之有危，亦必如大物之解剔之而便于啮，是以无过失。

噬：啮也（见卦名《注》）。

乾肉：“大物解肆乾之谓之乾肉”（《周礼·天官·腊人》“掌乾肉”

《注》)。

得：知也(见《坤》卦辞《注》)。

以喻断朋党大案，但能执中勿倚，剖析勿移，克艰无畏，坚定其志，则必可破获之而有过失。

上九 何校灭耳，凶。

荷枷掩耳者，枷，用以罚罪；耳，所以司听。荷枷而掩其耳，则是于其罪行诚而不见听，以致罪深不可拔，罚重不容免，故凶也。

阐明作恶者不听诫止于先，则终致灭身于后。

贲 第二十二



贲。亨。小，利有攸往。

离下艮上。离为火，艮为山(并见《说卦》)。火有炎上之性，其在山下，势必向上而焚，此乃愤发向上之象，故曰《贲》。贲：“父吻切。与愤同”(《集韵》)。贲、愤皆愤发向上之谓。如，《谷梁传·僖公十年》：“覆酒于地而地贲”。《注》：“贲，沸起也”。沸起，则向上也。愤发向上，则于道可通。然则必须谦卑，乃宜有所行。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阐明人惟有愤发向上，乃可明道崇德，进业于成。而欲明道崇德，进业于成，则必谦卑勿骄，乃为其可。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愤发向上尚以足者，志在力疾攀登也，故捨车而步行。

贲：愤发向上（见卦名《注》）。

其：“尚也”（《辞源》）。

趾：足也（见《噬嗑 初九注》）。

舍：通捨（见《屯六三注》）。

徒：“步行也”（《说文》）。

以喻愤发有为之士，必不贪闲逸，不憚辛劳，而脚踏实地，攀登不息。

六二 贲其须。

愤发向上而尚至有须者，须，老之征，愤发向上尚至老，则乐学好进、老而不解，人之修德进业，固当如是。

贲：愤发向上（见卦名《注》）。

其：尚也（见《初九注》）。

须：“面毛也”（《说文》）。段《注》：“须在颐下”。按，本爻当为老之征。

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愤发向上如，安于其道如，永久坚定不渝于此，则必可弘其道而崇德广业，故吉也。

贲：愤发向上（见卦名《注》）。

如：语词。

濡：安。如：《庄子·徐无鬼》：“有濡需者”。《释文》：“濡，安也”。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人贵愤发有为。从道以终。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贲发向上如，奋勇进取如，譬如乘白马奔驰若飞如。必曰白马者，白，明也。白马，取其所行光明也。所行光明而奋勇进取者，固非贼寇，乃是以礼与人交好者。

贲：贲发向上（见卦名《注》）。

如：语词。

皤：《说文》：“皤或作𡵚，音波”。《广韵》：“𡵚𡵚，勇武貌”。本文当是奋勇进取之义。

翰：“飞也”（《玉篇》）。

匪：同非（见《屯六二注》）。

婚媾：以礼与人交好（见《屯六二注》）。

阐明奋发勇为，必须光明其行、与人为善，而不可奋发勇为于邪恶之途。

周公东征，殛杀武庚，诛放管、蔡，奋勇平乱，大义灭亲——其行光明；大权在握，矢志无他，守礼待召，至忠于王——其德至厚。以光明之行、至厚之德，铸为成周之美迹，其为善之心，何待言表！其情其事，宜有其辞。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贲发向上于丘岭之果园者，丘岭，土之高也；果园，建树之地也，此则有志之士贲发向上，于德于学有所建树也。竟乃上闻于王而赐以十端璧色缁之微少礼物，以示尊其德、敬其学，故而诚实相聘。然则以戔戔微少之礼物，聘赫赫大名之贤人，应聘则有轻许之耻；但大贤之志，不在禄宠，惟行道济世是念，故终应聘而取佐成盛世之吉。

贲：贲发向上（见卦名《注》）。

丘：“土之高也”（《说文》）。土之高为丘，则丘者，俗谓丘岭者也。





园：“所以树果也”（《说文》）。

束帛：十端为束。璧色缙为帛。王者聘贤，以之为赐，所以示尊其德、敬其学而诚实相聘也。知者，《仪礼·士冠礼》：“主人酬宾，束帛俚皮”。《注》云：“束帛，十端也”。《聘礼》：“受亨，束帛加璧”。《注》：“帛，今之璧色缙也”。然则必以十端璧色缙为赐者，《周礼·地官·媒氏》：“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注》：“五两，十端也”。《疏》：“故十端也……取诚实之义”。又，《礼记·礼器》：“束帛加璧，尊德也”。是知“束”以十端取诚实之义；“帛”以“璧色”取尊德敬学。（参《鼎上九》“玉”字注）。

戈戈：“少也”（《集韵》）。

阐明奋发向上，贵在弘道济世，不可志在干禄、求宠。

不学无术，钻营干进者，愧乎！

上九 白贲，无咎。

表里贞正如一的愤发向上，则外正而高尚其行，内贞而积崇其德，处贲如此，无过失矣。

白：“外内贞复曰白”（《溢法》）。《注》：“正而复始终一”。表里贞正如一之谓。

剥 第二十三



剥。不利有攸往。

坤下艮上。坤为地，艮为山、为小石（并见《说卦》）。山本巍然大物，反作小石着于地上者，山崩石落而击地也，故曰《剥》。剥：

击也。如,《诗·豳风·七月》:“八月剥枣”。《传》:“剥,击也”。处剥击之世,惟宜深居以避其害,不可轻出以取其灾,故诫之曰不宜有所行。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以喻仁崩则刑酷,道溃则祸横。当此之世,惟宜潜身避害,不可轻出,以免遭意外。(必曰仁崩者,山为仁之征也)。

纣王残暴,毒痛四海,炮烙、虿盆、剖腹、斫胫,恣所欲行。当此之世,箕子佯狂,微子远遁,皆势之所迫,而知仕途不可复行。而大圣周公,既以摄政而遭流言之变,乃深知时势不利于行,遂有东方之滞。虽与二子境遇不同,然可同为本卦卦辞背景。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击床而击及床足者,床,安身之几坐;足,立身之根本,而击之乃至劳倦蔑然而目无精神,则害其本而丧其安,坚定不渝于此,必凶。

剥:击也(见卦名《注》)。

床:“安身之几坐也”(《说文》)。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蔑:“劳目无精也。从苜从戍。人劳则蔑然也”(《说文》)。段《注》:“人劳则精光茫然”。按,目无精神貌。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为害于家,必以自伤骨肉而丧安身之本,凶不可免也。

三监流言谤毁周公,为害于家者也,终取诛放之凶。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书·大诰》:“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家”。言彼大作难之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放诞流言而又连之以相戕伐于此家。其事





当是本爻所取。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击床而击及一匝者，床，安身之几坐，击之而及于一匝，乃致劳倦蔑然而目无精神，则周无一隅可安，坚定不渝于此，必凶。

剥，击也（见卦名《注》）。

床：安身之几坐也（见《初六注》）。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辨：“与遍通，币也”（《集韵》）。币，匝。

蔑：劳倦蔑然而目无精神貌（见《初六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为害于国，必以殃及四方而自丧安身之所，凶莫之得辞。

三监既谤周公，进而煽导四国叛乱，可谓变本加厉，执志不回，以是自取诛放之凶。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六三 剥之，无咎。

击变乱者，无过失。

剥：击也（见卦名《注》）。

之：变也。如，孙奕《示儿编》：“‘之’字训变。《左传》‘遇观之否’，言变观为否也”。

周公摄政，三监流言为乱。公乃东征，诛管放蔡，所谓“剥之”也。大义灭亲，何过之有！情理所在，故有是辞。

六四 剥床以肤，凶。

击床而击及所穿织之缕皮者，床，安身之几坐；缕皮，用以承身之维系，击安身之几坐而及于承身之维系，则害安绝承，必其凶矣。

剥：击也（见卦名《注》）。

床：安身之几坐（见《初六注》）。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肤，本作膚：“皮也”（《玉篇》）。

以喻害家乱国者，必以自绝于家国而取凶。

三监流言谤毁周公，为害于家也；进而煽导降敌叛乱，变乱于国也。终致诛放及身，自绝于家、于国。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有如联续而进的游鱼之次，递及六宫妻妾嫔妃之属以恩宠，则上爱下顺，剥击无施，上下无不利。

贯：联续。如，《汉书·谷永传》：“以次贯行”。《注》：“贯，联续也”。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宫人：按《周礼·天官·内宰》：“以阴礼教六宫”。《注》：“妇人称寝曰宫”。《疏》：“以妇人之礼教六宫之人”。是知“宫人”者，天子六宫妻妾嫔妃之属。

以喻王爱民如亲，民敬王而顺，则恩泽有加而挞罚无施，于是上下同心，无所不利。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大之果不为人所食者，其果必是生于高枝而幸免于剥击者也。正如有德之人知晓超然高举，故能远避剥击之害而得安存其身。而无德小人则以志行不良而破裂其家。

硕：大也。如，《诗·国风·硕人》：“硕人其硕”。《笺》云：“硕，大也”。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得：知也（见《坤》卦辞《注》）。

舆：“举也”。（《释名·释车》）。举：隐去。如，《楚辞·屈原卜居》：“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剥：“裂也”（《说文》）。

庐：“屋舍”（《玉篇》）。家是也。

以喻情操高尚者，可获安存之福；志行不良者，终有破家之祸。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然而终以情操高尚得免伤身之害；管蔡流言为乱，终以志行不良而取诛放之凶。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复 第二十四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震下坤上。震为雷，坤为地（并见《说卦》）。雷本行于天，反而下于地者，天地间本任雷回转反覆也，故曰《复》。复：回转反覆。如，《诗·小雅·蓼莪》：“顾我复我”。《疏》：“复，回转反覆之也”。雷既回转反覆于天地，则其行上下贯通。是故，雷往来于天地，乃天道之常而勿用疾患之。当雷之来，惟视如朋友之来，方为乐天达道而无过失。言诸人事，则王者为国，其威令固当如雷之往来于天地而反复其行，然而行必有常如日之有来有伏，乃宜有所行。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出入：往来。如，《左成十三年传》：“余虽与晋出入”。

“无疾”之无：同毋（见《大有初九注》）。

疾：“患也”（《玉篇》）。

道：行也（见《随九四注》）。

七：“阳之正也”（《说文》）。正，常也。如，《孟子·滕文公》：“以顺为正者，妇妾之道也”。“阳之正”即阳之常。必以“七”为阳之常

者，按《诗·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笺云》：“襄，驾也。驾谓更其肆也。从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疏》：“谓从旦至暮，七辰而复反于夜也……自卯至酉也”。是谓白昼之时辰（岐周之地），常年皆七，惟变在卯酉之初、末而已。自卯至酉，七辰有常，而此七辰为昼，昼，阳气用事，故七为阳之常。

“来复”之复：伏也（见《小畜初九注》）。

阐明天威有行有藏，本为道之常。故于天道宜敬不宜患。至于王者施威令而且欲人服而不怨、乐而不患，则当效法雷之有行有藏与日之出没有常，乃可施止合度，赏罚得宜，而获盛治之功。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勿违背回转反复之道，勿以蹇滞而病恨自伤，始可致通泰之吉。

不：勿。如，《孟子·滕文公》上：“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远：音援，违也。如，《汉书·公孙弘传》：“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注》：“远，违也”。

复：回转反覆（见卦名《注》）。

无：“無”奇字，毋也（见《同人初九注》）。

祇：《校勘记》：“石经祇作祇”。《释文》：“郑云‘病也’”。是祇祇混用。然则祇训病者，又与“疵”通。《尔雅·释诂》：“疵，“病也”。《疏》：“病者，孙炎云‘滞之病也’”。

悔：“恨也”（《说文》）。

阐明人生但能循道勿违，勿因坎坷而懊丧自伤，始可渡逆境而步通途。所以然者，穷通有时，恰与天道之回转反覆一理。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有东方之滞，然而守礼待召，矢志不移，不因蹇滞而懊丧自伤，乃深明人事穷通同于天道回转反覆之理。故有如此爻辞。





六二 休复，吉。

荫回转反覆，则四面遮三，所庇者众，故吉也。

休：荫。如，《汉书·孝成·班婕妤传》：“依松柏之余休”。《注》：“休，荫也”。

复：回转反覆（见卦名《注》）。

以喻王恩之施，如荫回转，则德泽广布，天下荷戴，而有国泰民安之吉。

周公东征，只诛叛首，不罪从乱之民，所荫庇者众。而得顽民化服，天下归心，故有是辞。

六三 频复，厉，无咎。

行至水崖乃频蹙不前而回转反覆之，则虽有临崖之危，可无失足之过。

频：《说文》作𡿨。云：“𡿨，水崖。人所宾附，𡿨蹙不前而止”。

复：回转反覆（见卦名《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失道知返，则可转危为安；知过则改，方可无过。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也。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致使国临危难，然能返躬改过，与公重归于好，得免国步更艰，大圣拟议其事，故有如此爻辞。

六四 中行，独复。

处复而顺应其道，则独能回转反覆之。

中行：应道（见《泰九二注》）。

阐明顺应时势而行，则虽于纷扰之中，亦可往返自如。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内有成王之疑，外有叛乱之急，时局纷扰，于公殊为不利。公乃东征以平乱，东滞以避嫌，所以顺应时势

而行也，终为成王迎归。归因顺应于道，故有如此爻辞。

《晋书·皇甫谧传·释劝论》：“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损之不得，测之愈深”。其独秉心计、通道之真、宛转自如于万情之扰，如置托其身于虚寂之中，不为他所左右之义，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五 敦复，无悔。

恨心不明而回转反覆之，则无骄躁冒进之失，故无悔恨。

敦：愍之省，恨心不明也（见《临上六注》）。

以喻君王自恨于治不明，则可征善言、察民情、除弊兴利，而无失策之悔。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惑于回转反覆之道，必以暗昧于进退变通之机而有背时势而行之凶。此则为害物性而变异自内生。使此等人统武行师，终有大败，且累及其国君遭凶，其人亦因此而至于终其有生之年不能更事出征。

迷：“惑也”（《尔雅·释言》）。

“有灾眚”之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灾眚：《释文》：“郑云‘害物曰灾，异自内生曰眚’”。

用：使也（见《蒙初六注》）。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十年：“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具矣。《易》，数生于一，成于十”（《说文》）。数成于十，成，终也。“十年”乃终其有生之年，言其久也。与《屯六二》“十年”，取义不同，不可泥。





克：能（见《蒙九二注》）。

阐明人臣昧于进退往还之理，则行必背时宜、害物性、误国累君，自毁前程。

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摄政，欲待成王长成而致政。摄政致政，亦其复矣。而三监昧于兹，以为公将篡立，乃流言相谤、煽导叛乱，是谓害物性而变异自内生也。终为周公所败而累及四国之君授首。管叔伏诛、蔡叔、霍叔各领放贬之咎而终生不得复用。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无妄 第二十五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下乾上。震为雷，乾为天（并见《说卦》）。雷震天下，其威怒虽发而施加不乱，故曰《无妄》。无：奇字無，不也。如，《书·洪范》：“無偏無党，王道荡荡”。妄：“乱也”（《说文》）。“妄”之训乱，谓狂妄乱行。无妄即不狂妄乱行。不狂妄乱行，其行始可因正而获通。是故行正，宜坚定不渝。若行不正，则必取灾。是故不正之事，不宜有所行。

元：始也。

亨：通也。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也（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其：若也。如，《史记·范雎传》：“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

匪：不（见《比六三注》）。

“有眚”之有：“取也”（《广雅·释詁》）。

眚：灾也（见《讼九二注》）。

初九 无妄，往，吉。

不狂妄乱行，行，乃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种而有柴米之获；不反草垦荒而治二岁之田。此所以人不必咸耕而食，业本当前创后继也。然则不耕而食、不创而继，必不得非分妄取。取，必依法则，乃宜有所行。

获：本作穫。下同。按《诗·豳风·七月》“八月其获”。《传》：“禾可获也”。可知本爻当谓柴米之获。

菑：“董云反草也”（《释文》）。

畲：“二岁治田也”（《说文》）。

则：“法”（《尔雅·释詁》）。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阐明人有职业之异而无图存之别，故必相赖为生。是以于资财之取、基业之继，必当如分依则，决不可非分妄求。

周公摄政，无篡立之心，有致政之志，昭然于此。

《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季氏》：“见得思义”。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





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不狂妄乱行而遭受之灾，或如在系之牛，为行路人盗而得之，邑中人却蒙受刑狱之灾。

以喻人不妄为而灾有枉至；法不妄设而刑有枉施。其于无妄之枉，可不审乎！

周公摄政，绝无篡立之心，然而遭谤受疑，致有东方之滞，所谓“无妄之灾”也。而三监疑公欲篡，暗布流言毁损，所行与盗何异！盗必取牛者，牛，事也，理也。三监自以为得其事理也。又，出监降国，故曰行人。大圣妙拟成教，故有如此爻辞。

九四 可贞，无咎。

不狂妄乱行，乃所坚定不渝者，故无过失。

可：所也（见《坤六三注》）。

显然周公自明其志于避嫌之时。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不狂妄乱行而存有的缺点，勿需他人救治，可有自行改正之喜。

疾：缺点。如，《孟子·梁惠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药,本作藥:谓救治。如,《诗·大雅·板》:“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阐明不妄为者德必固,虽有小疵,必能自除。

成王以幼弱无知误信流言而疑周公,然而终能自悟其非,亲迎公归。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不狂妄乱行,行则正,然若持之不牢,则必妄为而取灾,于人于己皆无所利。

行:不牢也。如,《新唐书·韩琬传》:“器不行 羸”。《音义》:“不牢曰行。苦恶曰羸”。

有:取也。

眚:灾也(并见卦辞《注》)。

三监本无邪僻之行,然以秉德不牢,乃于主少国疑之际,妄布流言,煽导叛乱,致使国危身诛。共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大畜 第二十六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下艮上。乾为天,艮为山(并见《说卦》)。山虽高上插天,而天能广容之,故曰《大畜》。大畜:广容也。大,广也(见《大有》卦名《注》)。畜音旭,容也。如,《左襄二十六年传》:“天下谁畜之”。《注》:“畜犹容也”。广容之道宜奉之坚定不渝。王者坚定不渝于广容贤能驰骋,则贤能之士皆得进用之机而当效力于国,不可居家白屋而食,乃有造福于世之吉。是故,王者广容贤能驰骋,则可致





人才济济，合力报国，而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利贞：宜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涉大川：济渡大川，喻济渡险难（见《需》卦辞《注》）。

大圣周公，多才多艺，自信可为国家效力。然而摄政之初，遭流言之谤而为成王所疑，大有不为所容之势。不得已，而有东方之滞避。当此之时，大圣于王者之度量、贤者之行藏，必反覆其思，故有如此卦辞。

初九 有厉，利已。

不当有而有的藩界，必隔物于无端，非广容之道，故宜弃之。

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说文》）。段《注》：“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

厉：藩界。如，《周礼·地官·山虞》：“物为之厉”。《注》：“每物有蕃界也”。蕃，藩也。如，《左昭九年传》：“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疏》：“所以为藩篱屏蔽周室”。

已：“弃也”（《广韵》）。

以喻王者当广容为怀，不宜狭隘自屏。

周公摄政，成王信流言而加疑生阂，大有不相容之势。然则此疑此阂，本不宜有，故望王弃之。因有如此爻辞。

九二 舆说辐。

车脱落伏兔，则无以容其轴，此则当容而无所容，于道莫以行也。

舆：车。

说：古脱字。

辐：车之伏兔，所以容轴者（以上并见《小畜九三注》）。

以喻王无广容之量，必致君臣失合，上下乖离，其政莫以得行。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大有不容之势。公遂请命东征。然而

乱虽平而王不召，公虽忠而王疑忌，是以道莫以行。大圣感之，故有如此爻辞。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良马奔逐，则志在遥途。奔逐于遥远之途，则宜艰苦奋驰且坚定不渝。此所以王者广容良才驰骋于征途，有如昊苍容日长行抵天际，直至被遮于地之边陲。处此广容良才驰骋之世，则宜有所行。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日：旧注各本作曰。惟郑玄、朱熹读作日而字仍作曰。然遍检字书，日曰音义具不相通。本爻以曰字为解，虽百说而无一通。可知作曰乃系与日形近而误。今谨据卦象、卦名暨爻辞之义予正。

闲：“遮也”（《博雅》）。

舆：地。如，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御史奏舆地图”。《索隐》：“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

卫：按《尔雅·释诂》：“疆、界、边、卫、圉，垂也”。《注》：“疆场、竟界、边旁、营卫、守圉，皆在外垂也”。垂，通陲。边陲是也。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以喻志士贤人进学修业不辞艰辛，以图报效国家，故王当广容良才驰骋，使智者尽其智，能者殫其能。而贤达力巧者，则宜乘时藉机，大建其功。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幼小之牛圈于饲养之所者，牛，用以耕、运，负重之畜也。其幼小者，力则未胜其任，故以圈容而养之，始有长成为用之吉。





童：“幼也”(《韵会补》)。

之：于(见《否》卦辞《注》)。

牯：音牯，“牛马牢也”(《说文》)。牢，养牛马圈。

以喻王者容才于未成，始有成才为用之吉。

《礼记·文王世子》：“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成王幼，不能莅阼，以为世子，则无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也”。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五 豮豕之牙。吉。

阉割之猪系于 橛者，以古之猪性未驯，“唐突难禁制”(见《诗·小雅·渐渐之石》“有 豕 白 蹄”《笺》)，故阉割之以制其性，系于橛以约其行。此所以制而不灭，容而不纵，渐化驯服者也，故吉。

豮：“羸豕也”(《说文》)。段《注》：“去势之谓也”。俗谓阉割是也。

豕：猪。

之：于(见《否》卦辞《注》)。

牙：《埤雅》云：“牙者，畜豮豕之杙也”。杙，《尔雅·释宫》云：“橛谓之杙”。《注》：“橛也”。

以喻广容之道，并非任人恣所欲为。于彼不轨之徒，当约之以礼义，制之以刑法，以化愚顽、伏邪恶，乃有国治民安之吉。

《书·多士》：“周公以王命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移尔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逊……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言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诫殷士曰……猷，告汝亡殷之众士，我有期限以迁徙安置汝于西土洛邑……之所以移徙汝至遐远，乃欲汝比近以事奉、臣服我宗周。汝当多多逊顺。汝能敬慎，天乃赐怜悯于汝；汝不能敬慎，则汝不但不能保汝故土，我亦达天之罚于汝身。又，

《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疏》：“宽容而有法制，使疏而不漏；从容以和协于物，莫为褊急”。其义并与本爻一脉相通。

上九 何天之衢，亨。

荷天于四达之道者，上承顺天，下循从地，则为天地所广容，故于四方之远，行而皆可通。

何：同荷（见《噬嗑上九注》）。

之：于（见《否》卦辞《注》）。

衢：“四达谓之衢”（《说文》）。

以喻顺天地之道而行，则王者于政，庶民于行，皆可为人广容而无往不通。

《书·大诰》：“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言大圣周公曰：已！我乃无知小子，故凡事惟有顺天而行，不敢废弃上帝之命。其顺天而行的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颐 第二十七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震下艮上。震，动也。艮，止也（并见《说卦》）。下动上止者，食以养也，故曰《颐》。颐：“养也”（《尔雅·释诂》）。养而坚定不渝，以是而吉者，必是养德者也。德有所养，则心无所贪，故观人之修养，可由其取食。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自：由也（见《比六二注》）。

求：取也。如，《孟子·公孙丑》：“勿求于心”。《注》：“求者，取也”。

口实：实，可食之物。如，鼎实、豆实之类。口实：泛指食物。

《论语·乡党》：“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厌：沉溺。言孔子于饭食不沉溺于精美，于脍肉不沉溺于工细。又，《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又，《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又，《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谓菲薄饮食而致孝于鬼神，与禹无差距。以上，足见孔子重德之养，轻口腹之享，可佐明本卦卦辞。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捨珍贵善养之龟者，弃养善之道也；延颈翰翰歪垂其首而以手托下颌者，失养于正也。弃养善之道而失养于正，取凶之道。

舍：同捨（见《屯六三注》）。

尔：“贵者之称”（《正序通》）。

灵龟：灵，善也。如，《诗·邶风·定之方中》：“灵雨既零”。《笺》云：“灵，善也”。

龟：按《史记·龟策传》：“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是知灵龟，乃善养之龟，喻人之养善（非《尔雅·释鱼》“二曰灵龟”之龟，亦非李时珍所云“在山曰灵龟”之龟）。

观：“翰也，望之延颈翰翰也”（《释名·释姿容》）。

我：“顷顿也”（《说文》）。段《注》：“顷，头不正也。顿，下首也。故引伸为倾侧之意”。按：即歪垂其首。

朵：“以手捉物谓之朵”（庄季裕《鸡肋编》）。按：本爻谓托之。

颐：“颧也”（《说文》）。按《广雅·释亲》：“颧：颐，颌也”。《集

韵》：“颌，葛合切。颐旁。一曰耳下骨”。是知颐，自外言之则下颌也。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塞满口腔者，贪婪进食者也。然则口塞难嚼，乃违逆进食之常道而如空其口。以此“颠颐”之贪婪，以行侵伐，必以掠夺无厌而取凶。

颠：音阗，义同，塞也。如，《礼记·玉藻》：“盛气颠实扬休”。《注》：“颠读为阗”。《疏》：“颠，塞也”。

颐：“颧也”（《说文》）。颧：“从口内言之曰颧”（《说文通训定声》）。是知颐，自内言之，口腔是也。

拂：“逆也”（《正韵》）。

经：常。如，《左宣十二年传》：“政有经矣”。《注》：“经，常也”。于：如也（见《豫六二注》）。

丘：空。如，《汉书·息夫躬传》：“寄居丘亭”。《注》：“丘，空也”。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逆养必有损，坚定不渝于此，则凶。是故，凡逆养之端，虽终其有生之年亦不可行，以其于人于己均无所利。

拂：逆也（见《六二注》）。

颐：养（见卦名《注》）。

十年：终其有生之年（见《复上六注》）。

用：行也（见《乾初九注》）。

阐明 违逆美德之教养，必以作歹而取凶。故凡违逆教养之端，终生不可行，行则害人终害己。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专一于养，其养必善，养善则德修而身安，故吉也。譬如猛虎觅食，眈眈威视而志在必攫，其贪欲奔放强烈而务在必噬。养德修善如此，必无过失。

颠：音巅，专一也。如，《庄子·马蹄篇》：“其视颠颠”。陆德明《音义》：“颠颠，丁田反。崔云专一也”。与《六二》“颠”字音义具异，不可泥于一也。

颐：养（见卦名《注》）。

眈眈：按《汉书·叙传》“六世眈眈”《注》引本爻：“眈眈，威视之貌也”。

欲：“贪欲也”（《说文》）。

逐逐：《集韵》：“逐，奔也”。又，“强也”（《尔雅·释言》）。逐逐，欲望奔放强烈之谓。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处违逆养之常之世，惟安分养德且坚定不渝，乃吉。切不可随波逐流，以试徒渡大川般之险。

拂：逆也。

经：常也（并见《六二注》）。

居：安也（见《屯初九注》）。

涉：徒渡。

大川：大河，所以喻险（并见《需》卦辞《注》）。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农耕以养，各守其藩界，乃安分自养者也，是为取吉之道。人皆安分自养，则有共处之敦睦，无相争之贪婪，于是可患难相助而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由：《康熙字典》：“《吕氏春秋》、《管子》、《历纪》皆云‘尧使后稷

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是知“由”，农也。农：“耕也”(《说文》)。

颐：养也(见卦名《注》)。

厉：藩界(见《大畜初九注》)。

以喻共守礼法之藩，安分养德向善，国则昌泰而有序，人则贵和而无争，宜共渡患难也。

大过 第二十八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巽下兑上。巽为风，兑为雨(分见《说卦》与《话卦》)。雨乘风，则长空斜下，太过失正，故曰《大过》。大音太，义同。古今字。如，《系辞》：“易有大极”。过：过越。大过即太过越而失中正。譬如本当中正之栋反而一偏也。栋偏则屋殆倾，政偏则国必危，当此之际，扶偏正倾，宜有所行。惟其扶偏正倾，乃可国安政通。

栋：按《尔雅·释宫》：“栋谓之桴”。郭《注》：“屋橑”。橑，按《释名·释宫室》：“橑，隐也，所以隐桷也”。桷，按《尔雅·释宫》：“桷谓之榱”。榱，按《左襄三十一年传》“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显见榱置于栋上，故曰栋为屋橑。“所以隐桷也”。阮元《栋梁考》曰：“屋材之大者，曰栋曰梁。栋者，五架屋由东至西最高中脊下横木之名”。阮说甚明，所谓“中脊下横木”者，其木有二，长等，下端分固于梁之两端，上端合固于当梁中之上方，与梁构成立体钝三角，以承中脊与榱，吾地称之为“槎受”。谓斜构其木而有所承受也。故栋者，承重之材、中正之征。





挠：“曲也”（《广雅·释诂》）。曲，一偏也。如，《礼记·中庸》：“其次致曲”。朱《注》：“曲，一偏也”。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以喻王失中正之道，则国有倾亡之危。当此之际，贤臣当挺身而出，扶危正倾，庶可保国安政通。

成王偏信流言而疑周公，国临叛乱之急。当此之时，周公毅然东征，平叛息乱，扶危正倾，力保国安政通。其事当是本卦卦辞的背景。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祭藉用白茅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白茅，白，取其洁。然则洁白之物多矣，必取白茅者，白茅之为物，异茎而生，同根相通，以此物承垫祭品，所以示祭者以洁敬之心与神明相通。祭而如此，可谓太过诚敬，然亦正以太过诚敬，乃无过失。

藉：“祭藉也”（《说文》）。祭藉，按《仪礼·士虞礼》“藉用苇席”。《疏》：“谓先陈席，乃陈黍稷于上。是所陈席，藉荐黍稷也”。是知“祭藉”者，祭品之承垫物也。

以喻于事洁心存敬，虽则过分，然无过失。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乃东滞避嫌，洁心以守礼，存敬以待召，望与王融通。卒以太过洁敬而无过失。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槁之杨复生芽者，杨，阳也，万物之生必赖于阳也（系以同音取义。参《否九五注》）。故杨为济世之征。凡所施德济世、拯难救生，多以杨为喻。如，《元诗选·张翥诗》：“杨枝遍洒瓶中水”。言佛祖以杨枝洒甘露以救万物苏生也。然则杨枯槁而复生芽者，以喻

古圣先王济世之德湮久复兴,有如老男娶得那少女为妻,虽则年龄太过悬殊,然可后嗣有人而传承不穷,故无不利。

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稊,稚也,杨叶未舒称”。又,《大戴礼·夏小正》:“正月柳稊”。《传》:“稊也者,发孚也”。孚,植物种外壳。发孚即芽破壳而出。故知稊者,俗谓芽者是也。

以喻王者复兴古圣先王之美德善政,以救天下之苦难,则可以今胜昔,以新过旧,传国无穷,无往不利。

《书·立政》:“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以陟升禹之旧迹,与之比次行于天下,至于海外,无有不服。又,《君奭》:“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言我遍成文王之事业于不懈怠,使之大覆海隅远及出日之处,无不循从。以上并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三 栋桡,凶。

栋一偏者,栋之为物,承重之材、中正之征,一偏则过中失正,屋将压倾,故凶。(参卦辞《注释》)。

以喻王失中庸之道,必有偏颇之政。致使国情民心失去平衡。而有丧亡之凶。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栋在屋中央高隆,则立正而屋固,居之可安,故吉。然若有它异之变,则过中失正,其屋殆倾,居此殆倾之屋,虽不即压,亦为耻辱。

隆:中央高也。如,《尔雅·释山》:“宛中隆”。《疏》:“山形中央蕴聚而高者名隆”。

它:异(见《比初六注》)。

以喻王者秉政中正,则国有安固之吉。若有它异之变而过中失正,则国情民心失去平衡,势必殆倾,辱将焉辞。





武王克商，一统天下，秉中而治，四海安宁。其后，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摄政。三监乃流言为乱，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所谓有它异之变也，国虽未倾，辱则难辞。大圣拟议其事，因有如此爻辞。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枯槁之杨复生花者，杨乃济世之征，花则美艳之物，枯槁之杨复生花，则是古圣先王济世之德历经久湮今复见美也（参《九二注》）。然则枯杨生花，虽花不实；徒美旧德，虽美不施。有如老妇得那少男为夫，则虽婚而不育。称美旧德，固无过失，然则徒称美而不施行，有如枯杨之虽花而不实与老妇之虽婚而不育，是皆太过虚华者也，故亦无可称誉。

华：花。如，《诗·小雅·常棣》：“常棣之华”。

其：指代词。犹今曰“那”。

士夫：士，未婚之少男。如，《诗·大雅·载芣》：“有依其士”。《传》：“士，子弟也”。《疏》：“宜是幼者行饷，故为子弟”。又，《荀子·非相篇》：“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注》：“士者，未娶妻之称”。综上可知，“士夫”，即年少之夫。

以喻王者徒称赞先王之美德善政而不实行，则必以言过其实而政绩平平。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其义可与本爻相发明。

上九 过涉灭顶凶，无咎。

越过有如徒渡则淹没头顶之凶，必是以非常之德，远非常之祸也。以非常之德，远非常之祸，德则太过于常，是以无过失。

过：越也（见卦名《注》）。

涉：徒渡（见《需》卦辞《注》）。

灭：“淹没”（《辞源》）。

周公摄政，下遭流言之谤，上见成王之疑，面临灭顶之凶。然则公乃竭忠奋勇，以平流言之乱；东滞避嫌，以待成王之明。忠勇报国，矢志无他，周公之德非常矣！卒以非常之德，远非常之祸，故有如此爻辞。

习坎 第二十九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下坎上。坎为水，水性趋下，所归必在凹陷，故坎又为陷（见《说卦》）。陷中有陷，是为重陷，故曰《习坎》。习坎：重陷。《释文》：“习，重。坎，陷也”。重陷，殊险。然而有诚信持中不倚，则不以势屈，不以险躁，而审慎以济，则必可化险陷为通途，且行有佐助者。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维：持也。如，《素问·阴阳类论》：“二阳为维”。《注》：“维谓维持”。

心：“中也”（《康熙字典》）。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尚：“佐也”（《广韵》）。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谤，受成王之疑，更有降敌叛乱之危急，身难国难并至，所谓重陷也。然而公不以势屈，不以险躁，东征以平乱，东滞以避嫌，终化其险、济其难。当其出征也，更得众邦及殷十达人之助，所谓“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也。

《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弗造哲……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宁武图功……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言天降伤害于我周室不少（谓三监流言为乱，四国反叛周室），其害日渐蔓延扩大。以我幼小在位之人……尚不能达至英明睿智（谓成王偏信流言而失于察辨）。已！我（周公）乃无知小子，今摄政而遭此变故，有若徒渡深水，其险难不待于言。故我之东征，惟往求我所以能济此险难者（谓务获祸首，以遏乱源）……今四国蠢动。然而即于其蠢动之翌日，其民进见我者有十人，许以佐我同往弭乱安邦，克定祸乱，图谋立功……我乃以汝众国，往伐殷之迟弃之臣。以上所诰，与本卦卦辞一脉相通。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重陷者，入于坎中小坎也。此乃陷而复陷，以致深不可拔，故凶。

习坎：重陷（见卦名《注》）。

窞：音胆。“坎中小坎也”。（《说文》）。

以喻行险不止，则必愈陷愈深而凶不可免。

三监流言谤毁周公，乃无中生有，自陷于罪。进而煽动降敌叛乱，则陷而复陷，终至诛放加身。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坎陷之所以有险，乃因贪图其中之小得。

求：贪也。如，《论语·子罕》：“不伐不求”。何《注》：“言不伐

害，不贪求”。

阐明祸依贪而生。

《礼记·曲礼》：“欲不可从……临财毋苟得”。言人之贪欲不可放纵……见财物毋苟且得之。可佐明本爻。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未来之坎陷，既可陷人于险且深伏不显。入于那深伏不显的坎中小坎，必有不测之祸，故“入于坎窞”之事，不可行。

来：未来。如，《论语·微子》：“来者犹可追”。皇《疏》：“来者，谓未至之事也”。

枕：《释文》：“枕，古文作沈”。按，沈，深伏不显之谓。如，《战国策·燕策》：“其智深，其勇沈”。

窞：坎中小坎（见《初六注》）。

用：行也（见《乾初九注》）。

阐明隐患险大且难预察。故凡事当审慎而行，不可冒昧躁进。

周公虑流言之后患于未召之前也。初，流言之变未起，公固不曾预察及之。既遭其变，则虑其后患，固其宜矣。即事见理，故有如此爻辞。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一樽酒，二簋食，樽与簋皆用瓦器。此所以王者取以俭约率导天下也。以俭约率导天下则人不妄贪，人不妄贪，则身不陷险，是以率民如此，终无过失。

樽：“酒器”（《玉篇》）。

簋：音轨。“黍稷器也”（见《周礼·秋官·掌客》“鼎簋十有二”《注》）。又，《考工记·瓶人》：“瓶人为簋，实一斛。崇尺，厚半寸，唇寸”。《疏》：“祭宗庙…用瓦簋。据祭天地及外神尚质，器用陶匏之类也”。又，《礼记·礼器》：“管仲镂簋”。《注》：“镂簋，谓刻而饰





之。大夫刻为龟耳。诸侯饰以象。天子饰以玉”。又,《玉藻》:“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疏》:“此皆人君所食……日食粱稻各一簋……故知日食二簋……按《公食大夫礼》‘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异于礼食。又,礼食,其数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综上可知,簋,宴享、祭祀所用之礼器,亦日常食器。其材质、制饰之等、陈用之数,直关爵位之高下、享奉之奢俭。

貳:“二也”(《广雅·释诂》)。

缶:瓦器(见《比初六注》)。

纳:取也。如,《国语·晋语》:“纳其室以分妇人”。

约:俭也。如,《论语·里仁》:“以约失之者鲜矣”。何《注》:“俭约无忧患”。

自:率也。如,《礼记·杂记》:“客使自下由路西”。《疏》:“自,率也”。

牖:通诱,导也。如,《诗·大雅·板》:“天之牖民”。《疏》:“牖与诱古字通用,故以为导也”。

阐明王者俭朴,以行身教于天下,则人不以贪婪自陷。于是国泰民安,无奢靡腐败之祸乱。是故,以俭约率众,乃无过失。

纆为象箸,箕子叹其将为玉杯。纆之丧国,不与其奢靡无关。大圣周公鉴之,故有如此爻辞,所以诫后王。

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俗曰“粗茶淡饭有余欢”;“知足长乐”,均与本文义近。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陷泓大而且水满盈,然则敬慎以济则卒可履之如平地,行无过失。

不:“通丕”(《中华大字典》)。丕:“大也”(《说文》)。

祗:“敬也”(《尔雅·释诂》)。

既:卒也。如,《仪礼·乡饮酒礼》:“坐祭立饮,不拜,既爵”。《注》:“既,卒也”。

以喻人生之途,逆境、坎坷,时或逢之。但能敬道慎行,则可履险如夷,不有过失。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临灭顶之险,然能谨敬戒慎,终得克乱、化疑,身国俱安而处之无过,故有如此爻辞。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缚以标识其有罪的黑索,置之于围树以丛棘的囚禁之地,多年不能出。此乃行险犯法,自陷其身者也,故凶。

系:缚。如,《左僖二十五年传》:“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注》:“系,缚”。

用:以(见《谦初六注》)。

徽纆:《释文》:“刘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按,其说非也。考《周易》凡取缚系拘执之用具不一,所征之事亦异。如,噬嗑初九屡校灭趾;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并其例。本爻之徽纆,必非泛泛之索而仅在“三股”“两股”之别。不然,爻辞何以不直曰绳索而必曰徽纆?徽者,按《左昭二十一年传》:“杨徽者,公徒也”。《注》:“徽,识也”。《疏》:“则徽识制如旌旗,书其所任之官与姓名于上,被之于背,以备其死知是谁之尸也”。是徽有标识之义。纆,本作縶,《说文》云:“縶,索也”。会意字。故虞翻曰:“徽纆,黑索也”。然则谓“纆”为黑索则是。谓“徽”亦黑索则非。按“纆”,系旁加“墨”字。墨,五刑之一,商周并用。如,《书·伊训》:“臣下不匡,其刑墨”。又,《周礼·秋官·司刑》:“墨罪五百”。然则刑人必先缚之,其索作黑色,字作“纆”或“縶”,以别于他索。故“纆”当是缚罪人用索之专称。“徽纆”,即标识缚有罪者的黑索。然而说者不辨,乃以徽与纆俱为索,设如其说,则爻辞言“系用徽纆”,既系以徽矣,何以更加以纆?于情殊有不符。故“徽”非索,亦不得与纆作同义





复词看。否则无得于圣人措辞之精妙。

寘:置。如,《诗·周南·卷耳》:“寘彼周行”。《传》:“寘,置也”。

丛棘:孔颖达《周易正义》:“谓囚执之处,以丛棘而禁之也”。

三岁:多年(见《同人九三注》)。

得:出也。如,《吕氏春秋·贵公》:“平得于公”。

离 第三十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下离上。离为火为日(见《说卦》)。火燃于下则阳气上腾,日照于上则阳气下行,此则火与日同德相应,故曰《离》。离:应。如,《文选·扬雄·剧秦美新》:“非新室其畴离之”。同德相应,宜坚定不渝。坚定不渝于同德相应,则上下志通。譬如畜养牝牛,必曰“牝牛”者,牝,母畜也(见《坤》卦辞《注》),而牛之为物,身备应阳之德。知者,《礼记·月令》云:“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疏》:“其时月建丑,又,土能刻水,持水之阴气,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月建丑,时在夏历十二月,适值冬尽春来之期,当此之期,作土牛以毕送寒气,则阳春应运而至,故牛备应阳之德。又,宋·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八·立春诗》有“月堕霜空发上亭,土牛今日却鞭春”之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六·立春》有“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之说,并可证牛备应阳之德。而其母者,性则阴也,阴以应阳,则生生无穷。故曰“畜牝牛吉”。

阐明同德相应则上下志通;阴阳相应则生生无穷。故君臣同德相应则人和政通;夫妇同德相应则家道兴隆;天下人咸能同德相

应，则六合皆春、寰宇升平、勃勃其生。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人之行交错杂乱，足见人事纷沓有繁。但能谨慎应接之，则无过失。

履：行也（见《履》卦名《注》）。

错：按《诗·小雅·楚茨》：“献酬交错”。又，《周南·汉广》：“翘翘错薪”。可知“错”者，交错杂乱也。

然：语词。

敬：谨慎。如，《诗·大雅·闵予小子》：“夙夜敬止”。《笺》云：“敬，慎也”。

之：指事之辞，本爻指交错杂乱之行。

以喻王者日临万机，惟审慎应待，乃无过失。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相谤，成王因之加疑周公。武庚等降敌乘机叛乱。然而管、蔡、成王，周公之亲也，情本无间，却变生于疑；武庚等降敌，既蒙不杀之恩，又受续祀之封，不感德于周哉！却降叛无常。正所谓“人事纷沓有繁”，情因时迁而难测也。大圣面对流言之谤、成王之疑及降敌之叛急，应之以戒慎，处之以中节，卒得克定祸乱，身国俱安而无过失。乃即事见理，故有如此爻辞。

六二 黄离，元吉。

执中以应，始有处当而不偏、如分而事善之吉。

黄：中也（见《噬嗑》六五注）。

离：应也（见卦名《注》）。

元：始也（见“《乾》卦辞《注》”）。

以喻王者执中听治，始有政宜民服、天下归心之吉。

《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





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言“中”为天下万物所由发起之根本；“和”为天下万物得以通达之途径。至极守中，故天与地各正其位 而不变换焉；至极协和，故阴阳相应而万物生焉。鉴于此理，孔子乃曰：帝舜其大智之人也！其治天下也，无自用之偏而有好问之和，并且喜好察析浅近之言。但浅近之言，不能尽合于道，舜乃隐其不正者，扬其美善者。执不正与美善之两极端为教材，用以教正于民。自今而后，凡为君者，其惟行此中和之道以学舜矣！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过正午之应，谓既失中正之盛，则应之而来者，必是渐偏之衰也，譬如不敲击瓦盆与人和歌，则应之而来者，只有如老人之伤叹。此则取凶之道也。

昃：日过正午曰昃。如，《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疏》：“《丰》卦《彖》曰‘日中则昃’。谓过中而斜昃也……谓未时也”。

离：应也（见卦名《注》）。

鼓：敲击。如，《诗·小雅·鼓钟》：“鼓钟将将”。《疏》：“鼓击其钟而声将将然”。

缶：《尔雅·释器》：“盎谓之缶”。《疏》：“郭云‘盆也’。《诗·陈风》云‘坎其击缶’，则缶是乐器……今之瓦盆也”。

而：与。如，《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引之曰：“‘而犹与也’。言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也。而、与一声之转”。

则：只。如，《荀子·劝学篇》：“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大耋：大，老也。如，《尔雅·释木》：“大而皤，楸”。《注》：“老乃皮粗”。耋音迭，“老也”（《尔雅·释言》）。大、耋并训老，则“大耋”

当是同义复词。

嗟：伤叹。

以喻王失中正之道，不与贤人亲协，则衰败必应之而至。

成王偏信流言而疑周公，应之而至者，叛乱之起、国临危机。非失中庸之道、不亲贤人之故乎！大圣即事成理，故有如此爻辞。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如其来如者，火也。火之为物，不来则已，来则突然而现，故曰“突如其来如”。然则火有突来之性，却无独存之能，故来则必有物应。是以火来则物应之而焚如；物焚则应之而生气散如；生气散则物应之而废如。

如：语词。

死：生气散也。如，《庄子·知北游》：“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弃：废也。如，《国语·周语》：“弃稷不务”。《注》：“废稷之官，不复务农”。

以喻性行躁烈卜急，则应之而至者，必是伤情害理、众叛亲离、自我废弃。

管、蔡流言，实以卜急。故应之而至者，伤兄弟之情、害天伦之理、散宗亲之心，自我废弃。大圣即事成理，故有如此爻辞。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出泪沱然如雨者，悲伤之深也；其亲属为之嗟然伤叹者，同情相应也。人有悲伤之故，得人同情相应，则终因人相劝慰而化悲宽中，故吉。

涕：“泪也”（《广雅·释言》）。

沱：所以状泪。如，《诗·陈风·泽陂》：“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又，所以状雨。如，《诗·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据上可知，沱以状泪，乃极言泪落如雨也。

若：语词。

戚：亲属，如，《汉书·王莽传》：“大司徒隆新公，宗室戚属”。

以喻人能同德相应，则可患难与共、转败为成。

武王崩，成王以幼童处悲忧之中。当此之时，周公怀闵孤之心，矢成周之志，克乱安国，力匡太平，公与成王同德相应矣。此情在膺，故有如此爻辞。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王使将士出征，有所嘉奖其挫敌斩首者，下应上之命也；将战获品分赐其众者，上应下之望也。上下相应如此，无过失。

用：“使也”（《广韵》）。

折：挫也。如，《文选·班彪·北征赋》：“折吴濠之逆邪”。

匪：分也。如，《周礼·天官·大宰》：“八曰匪颁之式”。《注》：“郑司农云：‘匪，分也’”。

丑，本作醜：“众也”（《尔雅·释诂》）。

阐明王者但使政符民望，则民必应命效力。要在上下信而不欺。

周公以成王之命，东征四国。既克其乱，庆赏大行于军中。所谓“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诗·东山·序》），大圣为申此理，故有如此爻辞。

咸 第三十一



咸。亨。利贞。取女，吉。

艮下兑上。艮为止，兑为德泽（分见《说卦》与《话卦》）。德泽布覆自上而止之于下者，王者施德普感天下也，故曰《咸》。咸：“感也”（本卦《彖》）。感则通。故“感”之为道，宜奉之坚定不渝。譬如娶女为妻，夫妻相感相通，则可家道兴隆，是为取吉之道。

亨：通也。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也（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取：“本亦作娶”（《释文》）。

阐明王者施德布教以感化天下而坚定不渝，则可人和政通、传国无穷。

初六 咸其拇。

感而尚于足大指者，足乃行立之根本，其大指则五指之首，故凡所行立，必拇先之，感而尚于此，则是立业、行事贵觉于本初也。

其：尚（见《贲初九注》）。

拇：“将指也”（《说文》）。将指即足大指。如，《左定十四年传》：“阖庐伤将指”。《注》：“其足大指见斩”。

卷二
六十四卦解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感而尚于小腿肚者，小腿肚之为物，动则上下伸缩，不固其位，感而尚于此，则是德不固而行无常，躁妄于事也，是为取凶之道。





故惟有安分固德，乃吉。

其：尚（见《贲初九注》）。

腓：“胫腓也”（《说文》）。俗称小腿肚。朱熹《周易本义》：“欲行先自动，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

居：“安也”（《广韵》）。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感而尚于大腿者，大腿之为物，强固有力，感而尚于此，则性喜以强迫弱，胁其相从。行此之道，必取耻辱。

“其股”之其：尚（见《贲初九注》）。

股：“髀也”（《说文》）。又，《释名·释形体》：“股，固也，为强固也”。按，股俗谓大腿是也。以其强固有力，故以喻强者。

执：“胁也”（《广雅·释诂》）。

随：“从也”（《说文》）。

《书·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言汝惟宜弘扬周公之大教，勿依仗权势作福作威，勿倚恃掌握法律而滥杀无辜。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处感而感之坚定不渝，必可有其吉。此所以精诚所致，顽者化服也。故即有怨恨，亦必消失。然若于感持意憧憧而往来不定，则心不笃而感不诚，应者必不众，惟有朋友随从汝之意志而已。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悔：“恨也”（《玉篇》）。

亡：失（见《泰九二注》）。

憧：“意不定也”（《说文》）。

尔：汝。如，《诗·卫风·氓》：“尔卜尔筮”。《笺》云：“尔，女也”。女，汝。古今字。

思：意志。如，《汉书·扬雄传·甘泉赋》：“储精垂思，感动天地”。言储精诚垂意志，感动天地。

以喻王者坚定不渝于施德感众，布教化民，则天下悦服，祸乱可消。然若秉德无常，民其谁服！从者惟其偏厚者而已。

九五 咸其脢，无悔。

感而尚于脢者，脢，当心之脊膂，所以奠定神明，主宰众务。感而尚于此，则心神明而思虑中，众务得以善主之，是以无悔恨。

其：尚（见《贲初九注》）。

脢：音枚，“脢即膂也。心系于膂，以奠神明宰庶务”（《正字通》）。

以喻王者明中主外，则万机善理而无失策之悔。

上六 咸其辅颊舌。

感而尚于下牙床与腮及舌者，下牙床所以启合以令口；腮所以成腔以容纳；舌所以助食与吐言。是故，饮食之养生、言语之通情，必经此三者协作乃可。感而尚于此，则是功贵成于众人的同心协力也。

其：尚（见《贲初九注》）。

辅：“人颊骨”（《说文》）。“人颊骨”者，《说文》“颊”下曰：“面旁也”。面旁则腮也。腮内之骨则人颊骨，俗谓下牙床是也。《释名》：“辅车，其骨强，可以辅持其口，或谓牙车……牙下骨之名也”。与许说合。

以喻善治之主必善用人；盛世之致必须上下同德同心。故王当施德感众，共成兴国之功。





恒 第三十二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巽下震上。巽为风，震为雷（并见《说卦》）。雷震、风行，乃天道之常，故曰《恒》，恒：“常也”（《说文》）。天道有常，运化乃通。人遵其常，乃无过失。故遵循天道之常宜坚定不渝。亦惟遵循天道之常而坚定不渝，乃宜有所行。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咎：过（见《乾九三注》）。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荀子《天论》：“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以上，可以佐明本卦卦辞。

又，《礼记·礼运》：“故天秉阳，垂日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以上亦可以佐明本卦卦辞。

初六 凌恒，贞，凶。无攸利。

逾越道之常，则必乱乎序，坚定不渝于此，势在必凶。是故越

常乱序虽望速利，实则无所利。

凌：旧本皆作“浚”，从《小象》训“深”，然而无不牵强其说。今谨据卦旨暨各爻措辞思路与其文理观之，知“浚”必是“凌”之误。谨予正。凌：逾越也。如：《文选》晋·木玄虚（华）《海赋》：“飞骏鼓楫，汎海凌山”。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攸：所（见《坤》卦辞《注》）。

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以冢宰摄政，所谓新君即位，必听于冢宰三年。是故周公摄政，合制之常。而管叔疑公将篡，乃与其弟蔡叔、霍叔流言相谤，以撼周公之势，欲速成王亲政，逾越制之常矣。卒以持咎不渝而煽导叛乱，自取诛放之凶。乱序害安，于谁有利！大圣感而垂训，故有如此爻辞。

事实证明，大凡超越自然规律而行者，鲜不事与愿违而自致败局。

九二 悔亡。

处恒而怨恨消失者，必是循道之常者也。循道之常，则行中其节，事合其度，不有违礼之行，是以怨恨消失。

悔：恨。

亡：失（分见《咸》九四、《泰》九二注）。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不恒常其德行，甚或继之以乱礼，坚定不渝于此，必有耻辱。

承：继。如，《诗·秦风·权舆》：“不承权舆”。《传》：“承，继也”。

羞：“奸礼为羞”（《国语·周语》）。奸礼即乱礼。奸，乱也。如，韩非子《定法》：“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三监本无邪僻之行，然而不能常守其德，乃妄布流言，以谤周公，直至煽导叛乱而坚定不渝，自取身败名裂之耻。其事当是本爻





之背景。

九四 田无禽。

藉猎练兵虽则无所擒获，然而不失兵家之常。

田：藉猎练兵（见《师六五注》）。

禽：通擒。执获曰禽（见《师六五注》）。

以喻修德进学，虽无爵禄，然而不失立身之常。

为学其可专为干禄乎！非高人逸士，何能及此。

周公东征，克定祸乱，然而成王之疑愈甚。公乃东留避嫌。虽滞，恬然。于位并非汲汲者矣。然则克乱安国者，成就周道为其常心也。情志所在，故有如此爻辞。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常其感恩于人者，无自强自立之志，恒仰人鼻息者也，坚定不渝于此，则妇人有仰望终身之吉，夫子则以懦弱自弃而凶。

德：感恩也。如，《左僖二十四年传》：“王德狄人”。《疏》：“苟其恩者谓之德”。与《九三》“不恒其德”之“德”义异，不可泥也。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君主臣辅，道各有常。故臣事君而能忠职尽道，则吉。君昏庸而自丧明威则凶。

周公摄政，成王信流言而疑公，然而不敢责问。而公于君臣之常道，则身体之，躬行之，深知臣不宜处僭拟之强，君不宜居唯诺之弱，故有如此爻辞。

上六 振恒，凶。

弃常，凶。

振：弃也。如，《左昭十八年传》：“振除火灾”。《注》：“振，弃也”。

阐明弃自然规律于不顾、背人道典常于恣行，必取其凶。

管、蔡流言乱国；武庚负恩叛周，皆弃天理于不顾、背人情而无常者也，终取诛放之凶。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遯 第三十三



遯。亨。小，利贞。

艮下乾上。艮为山，乾为天（并见《说卦》）。山乃高耸之物，而在天之下者，逊也，故曰《遯》。遯：逊也。如，《后汉书·戴良传》：“州郡迫之，乃遯辞诣府”。《注》：“遯，逊也”。逊，卑逊、逊顺、逊让是也。逊让，人则和洽相通。故人当卑逊为德，且宜坚定不渝。

亨：通（见《乾》卦辞《注》）。

小：卑（见《泰》卦辞《注》）。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以喻王者逊顺于天道，礼下及臣民，屈尊图治，则可人和政通。故谦逊之德，宜秉之坚定不渝。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逊让到底，则危。所以然者，逊让之道，贵有限度。若逊让到底，则是骨气不足、怯懦有余；正义莫之得申、身将莫以安存，是故“遯尾”之道勿可有所行。

尾：底也。如，《尔雅·释水》：“潢大出尾下”。《释文》：“尾犹底也”。





厉：危（见《乾九三注》）。

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相谤，然而公未之相究，亦已逊让矣。但群叔反变本加厉，进而煽导降敌叛乱。公若继续逊让，焉得不危！正义焉申！故有东征之举。乃即情见理，而成如此爻辞。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系之以黄牛皮之绳者，黄牛，取其为中正之事理之征，系之以中正之事理，彼虽欲不逊，然而莫之能挣脱。

执：通繫。如，《礼记·月令》：“则执腾驹”。《释文》：“执，蔡本作繫”。《类篇》：“繫，系也”。

用：以（见《谦初六注》）。

黄牛：黄，中也（见《噬嗑六五注》）。牛：“事也，理也”（《说文》）。黄牛，取其为中正事理之征。

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说文》）。本爻当谓皮绳。

胜，本作勝：能也。如，《诗·商颂·玄鸟》：“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疏》：“有武功有王德者……能服天下也”。

说：同脱（见《蒙初六注》）。

以喻王者施治，以理服人，则虽有不逊者，亦必为之所伏。

大圣周公布教化、服殷顽，其道灼然。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约束之强使逊从，则必取怨于彼，是为趋危之道。是故，欲人逊从，贵在感化，譬如爱养役属之人，德之所及，彼必感激逊顺，胜约束之强使逊从多矣，是为取吉之道。

系，本作係：“束也”（《集韵》）。按，束谓约束。

遯：逊（见卦名《注》）。本爻言“系遯”，故“遯”当为逊从之义。

有：“取也”（《广雅·释詁》）。

疾:怨也。如,《管子·君臣》:“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注》:“疾,怨也”。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畜:爱养也。如,《汉书·陈汤传》:“云弃捐不畜”。《注》:“畜谓爱养也”。

臣妾:臣,按《诗·小雅·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传》:“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则役之圜土,以为臣仆”。《疏》:“臣则事人之称,无定名也”。妾,《说文》:“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故《孝经·孝治章》“不敢失于臣妾”唐明皇《疏》曰:“臣妾,家之贱者”。本爻当谓役属之人。

《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乃汝尽逊曰:时叙……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言汝爱民当如父母之保护赤子,则惟民乃安之于治。乃尽逊于汝曰:汝之政治如四时之有序。然而治国若惟用其严威,惟用其暴虐,民则大违其王命而不乐从之。乃因其不以德政为治也。故汝封亦无得不刻意敬行德治之典常,而当从宽治民,思念文王之警劝诰诫。以上,治国当爱民如子的观念,与“畜臣妾吉”一脉相承。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美善之事有所逊让,于有德之人,则为成人之美,故吉也;而无德之人,则志在逐恶矣。

好:“美也,善也”(《集韵》)。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否:音痞。恶。善恶之恶。如,《诗·大雅·抑》:“未知臧否”。《释文》:“否,恶也”。

阐明君子推美,小人逐恶,然而吉凶祸福固亦有别。





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五 嘉遯，贞，吉。

嘉尚逊让，则逊让之风可兴，坚定不渝于此，人则贵让贱争，序安国宁，故吉也。

《周礼·地官·大司徒》：“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书·君奭》：“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言汝能敬行德教，并显扬我有周之贤人在于礼让为尚，则后人于此礼让之德大美善之。以上并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九 肥遯，无不利。

处遯而如归异出同之泉流就下之逊顺，则逊顺本乎一心，流乎诸行，诸行皆逊，无不利也。

肥：归异出同之泉流曰肥。如，《尔雅·释水》：“归异，出同流，肥”。

以喻王者降心下士，以逊道教国，则逊让之德风行天下。人以逊让为德，则无往不利。

《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传》：“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周民礼让为尚，本出文王之教，本爻之谓也。故《礼记·大学》曰：“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谓人君。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大壮 第三十四



大壮。利贞。

乾下震上。乾为天，震为雷（并见《说卦》）。雷震于天上，其声势盛强，故曰《大壮》。大壮：盛强。大，“盛也”（《中华大字典》）。壮：“强也”（《说文》）。势在盛强，则宜守之坚定不渝。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以喻盛世之主，宜守盛勿怠。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强壮于足者，足，行立之根本，本壮则立固而行敏，立固则身安，行敏则事善，身安事善，所以盛强者也。然若壮足征伐，则黷武而嗜杀，穷兵而残类，取凶之道也。是故壮于足，惟可立以安固其身，行以敏善其事，且当有诚信。

趾：足也（见《噬嗑初九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以喻王者修德勤政以善其本，则可保其国盛强不衰。若图强好战而壮非所宜，则必伤民耗财而变盛为衰。是故，王者于盛强之处待，可不持正之且有诚信乎！

九二 贞，吉。

处盛强而守之坚定不渝，吉。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守业之重要，以警盛世之君主。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无德之人性好使气用强，居官之人则惟用法网，如此，则争斗之乱起而法网之用急，礼乐之教废，天下失和矣，坚定不渝于此，则危也。譬如牡羊抵触藩篱，必曰牡羊抵触藩篱者，牡羊，性躁好抵之畜；藩篱，禁阻为用之物。然则藩篱虽有禁阻之用，却无戒抵之能，不能改变牡羊好抵之性。故当其触也，惟可挂累其角而已。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壮：强也（见本卦卦名《注》）。

君子：居官者称。如，《书·酒诰》：“越庶伯君子”。《传》：“众伯君子长官大夫”。

罔：“网或字”（《说文》）。按网所以捕，故为法之征。如，《汉书·汲黯传》：“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罔，法也，所谓法网恢恢是也。

羝：“牡羊也”（《说文》）。俗称公羊。

羸：《释名·释言语》：“羸，累也，恒羸于人也”。此言拖累。本爻当是挂累之谓。

阐明小人斗狠，官吏任刑，皆恃强用事而不达以柔克刚之理。殊不知，以刑法之强，制小人之壮，惟可制其行而已，不能变其性。是故为国者，当重礼乐之教化，轻刑威之猛强，不言而明。

《书·康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惠不惠，懋不懋……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罔不畏死……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享，明乃服命……用康乂民”。言民情广遍可见者，惟有无德小人难教养，因而治国当调顺不顺者，劝勉不勉者。所以然者，因寇劫、攘窃、外奸、内宄，以及杀害人、颠越人而目的在于取人之财货者，其辈强悍而不畏死。是故，我乃不可不察，以告汝施德布教之说，以及关于刑罚之用。汝享其位，则当显明汝所服行的

教命，以安治民。其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处盛强而守之坚定不渝，则可长治久安，故吉也。长治，则礼法行而人向善；久安，则美德兴而守如藩。人向善而守如藩，则怨恨消失。然若废礼法而失长治之盛，丧德守而败久安之策，则如藩篱破缺不能挂累于物，遂致壮于大舆之輹。必谓壮于大舆之輹者，舆，车也。輹，伏兔也，所以容轴者。车大则乘者可众；伏兔壮则车胜行，乘者众而车胜行，其于藩篱之破缺处，可得以任行无阻矣！此所以盛极而生骄奢淫逸，乃致礼废法弛，祸乱横生之谓。

悔亡：怨悔消失（见《咸九四注》）。

决：“同缺，破也”（《集韵》）。

羸：挂累（见《九三注》）。

舆：车。

輹：伏兔，所以容轴者（以上并见《小畜九三注》）。

阐明礼法兴则人有守而序安国治。礼法废，则人失禁而祸乱横生。王欲其国长盛，可不兴礼法之教以树藩于人心乎！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丧刚强躁烈之性于改易，则无使气用强、滋生祸端之悔恨。

羊：通阳。如，《史记·孔子世家》：“眼如望羊”。《释名·释姿容》：“望羊，羊，阳也。言阳气在上，举头高，似若望之然也”。《疏证》：“古羊、阳字通”。本爻羊通阳。阳，刚强躁烈之谓。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注》：“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躁”。

易：改也。如，《书·尧典》：“平在朔易”。《传》：“谓岁改易”。

以喻暴君惟有易其暴政，乃可免众叛国危之悔。

暴纣用强而取亡。大圣拟议其事，所以诫后王。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牡羊抵触藩篱，以致不能退后其身，亦不能破藩而进，此乃性躁用强而自取其困者也，无所利矣。是故，人当取以为鉴，即使处境维艰，亦不可躁动用强，惟有自我节制之，乃吉。

羝羊：牡羊（见九三《注》）。

遂：进。如，《书·仲虺之诰》：“显忠遂良”。《传》：“良则进之”。则：“节也”（《说文》徐《注》）。

孔子曰：“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论语·季氏》），可与本爻相发明。

晋 第三十五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坤下离上。坤为地，离为日（并见《说卦》）。日出地上，升进之象，故曰《晋》。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也”（《说文》）。升进，譬如荐举德才兼美之士而以髮饰之马接之于边远之地的平民中。必以髮饰之马者，髮，被（音披）也，取其被助之义。此所以王者求贤佐助也。故德才兼美之贤接踵而至，昼日之内，王乃多所接见。

康：同亢，举也。如，《礼记·明堂位》：“崇圻康圭”。《注》：“康读为‘亢龙’之亢”。《疏》：“亢，举也”。

侯：美也。如，《诗·郑风·羔裘》：“洵直且侯”。《释文》：“《韩诗》云：‘侯，美也’”。

用：以也（见《谦初六注》）。

锡：音替，同鬚。髮也。如，《仪礼·少牢馈食礼》：“主妇被锡”。

《注》：“被锡读为髻鬋。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髻鬋焉”。又，《说文》：“髻，髮也”。《释名·释首饰》：“髻，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综上可知，本爻“锡”同髻，当是髻饰之谓，取被助之义。

藩：同藩（见《大畜初九》“厉”字《注》）。藩，边远之地。如，《周礼·夏官·职方氏》：“又其外五百里曰藩服”。《疏》：“言藩者，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藩为称”。

庶：平民。如，《书·蔡仲之命》：“降霍叔于庶人”。《疏》：“若今除名为民”。

三：多（见《需上六注》）。

接：见也。如，《淮南子·汜论》：“目无以接物也”。

阐明明君求贤，不遗僻微，则贤集而业进。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礼·夏官·大司马》：“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地官·大司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疏》：“乡内之民有贤行者，则行乡饮酒之礼宾客之，举贡也”。以上，皆是周公所称礼贤、进贤之例、之制，与本卦卦辞一脉相承。

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所谓王者求贤，不遗僻微也。可为本卦卦辞注脚。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升如，推荐引进如，此乃王者广开进贤之路也。坚定不渝于此，则可致贤才济济于朝，丰功赫赫于国，是以吉。然若于所闻之贤尚无确信之实，则当暂缓进用，以免误进非人。进贤如此，无过失。





如：语词。

摧：“扞也”。扞音动，“推引也”（并见《说文》）。

罔：“无也”（《尔雅·释诂》）。

孚：信实。如，《书·吕刑》：“狱成而孚”。《疏》：“得其信实”。

裕：“缓也”。（《康熙字典》）。

阐明进用贤人，则国家可兴，人民有望。是故王者取士，务须审慎，勿容沽名钓誉之徒，钻营干进之辈有机可乘。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前进如，思虑如，此乃知慎其始，求善其终也，坚定不渝于此，则慎近而无失，虑远而有备，是为取吉之道。譬如世人享受此大福，远本于其祖母。必谓远本于其祖母者，祖母，生吾父者也，而吾与祖母则隔代矣，此所以人类至大之福，在于生生传远，故于衍进之途，惟贵有所远虑。故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晋：进（见卦名《注》）。

如：语词。

愁：“虑也”（《增韵》）。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兹：此。如，《书·大禹谟》：“念兹在兹”。《传》：“兹，此也”。

介：“大也”（《尔雅·释诂》）。

王母：祖母。如，《尔雅·释亲》：“父之妣为王母”。

阐明慎近虑远，进乃迪吉；造福后代，则前途无穷。

《书·康诰》：“顾乃德，远乃猷”。言汝当顾省汝之德行，长远汝之谋虑。义与本文一脉相承。

六三 众允，悔亡。

于进取之途能为众所允可，则其进取，于众必无损。进取而不损众，则怨恨消失。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进如鼫鼠者，涉广而不专，技多而不精也。其进如此且坚定不渝，必以贪多自累、技粗不济而致危。

晋：进也（见卦名《注》）。

鼫鼠：“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说文》）。本爻取以为涉广而不专，技多而不精之征。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厉：危（见《乾九三注》）。

荀子《劝学篇》：“滕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处进而怨恨消失者，必是进身于善而于人有益无损也。故于失、得勿用忧虑，但于为善之途放足而行，必有其吉，而无不利。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恤：“忧也”（《说文》）。

往：行（见《坤》卦辞《注》）。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进用者若是邪僻之人，必系以败国。故进人严谨，乃可杜邪僻、得贤俊，有良佐辅成之吉，无误进非人之过。然若进人惟尚严谨而坚定不渝，则邪僻虽被摒而不用，但不曾化绝于国，国有邪僻，亦耻辱也。

晋：进（见卦名《注》）。





其：若也（见《无妄》卦辞《注》）。

角：“邪也”（《中华大字典》）。

维：系。如，《诗·小雅·白驹》：“綦之维之”。《传》：“维，系也”。

用：以（见《谦初六注》）。

伐：“败也”（《说文》）。

邑：“国也”（《说文》）。

厉：“严也”（《韵会》）。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阐明王者进人，严择谨选莫若普教善化、举类皆迁。

明夷 第三十六



明夷。利艰贞。

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并见《说卦》）。日坠地下，则被覆掩，故曰《明夷》。明夷：日被覆掩。明，日也。如，《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夷：覆也，如，《仪礼·士丧礼》：“床第夷衾”。《注》：“夷衾，覆尸之衾”。日被覆掩，则天下黑暗，于道难行，当此之世，宜艰辛奉道而坚定不渝。

利：宜。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以喻佞臣欺世蔽主而致政治黑暗，正道难行，则正人君子宜艰辛奉道、执志勿移。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相谤，以撼其势，以蔽成王。成王遂信流

言而疑周公。公处不利之境，于道难行，致有东方之滞。当此之时，公不为逆境所屈，不以处艰躁动，怀成周之志而不渝，待成王之悟而不移。即事见理，故有如此卦辞。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日被覆掩于飞行，有如垂其翼而降落。于是天下黑暗，于道难行。是故有德之人于此黑暗中前行，其艰乃如多日不食。然而有所行，亦必以守仁为道。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三：多（见《需上六注》）。

攸：所（见《坤》卦辞《注》）。

往：行。

主：守也。如，《论语·学而》：“主忠信”。谓人当固守忠信之德。

人：同仁（见《比六三注》）。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言：道也。如，《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与晤言”。《传》：“言，道也”。

阐明王之所以被小人蒙蔽，必以于事匆匆而失明察、疏远贤臣而弃谏辅。当此之时，政治黑暗，贤人处艰，惟当克艰守道，行必从仁。

周公摄政，三监流言相谤。成王幼，遂为流言所蔽而疑周公。于是周公处境维艰，其道难行。然则戡乱而不罪众，拥重而行必守礼，且以致政为心，可谓忠贞至仁。乃拟议以明志，故有如此爻辞。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日被覆掩者，日乃王之征，既被覆掩，则王被小人蒙蔽之谓也。





小人既蒙蔽王，则必陷害忠良，故谤毁于辅佐君王的股肱贤臣。值此王被蒙蔽、贤臣遭毁、国临危难之际，非但亟需拯救而且救难所骑之马驰疾，乃可抢时间而救从速，得有其吉。

“夷于左股”之夷：毁也。如，《国语·周语》：“是以人夷其宗庙”。

左股：左，“今之佐字”（《说文》段《注》）。股，俗称大腿（见《咸九三注》），腿所以辅身而行，故用为臣辅之征。然则必曰“左股”者，左，犹阳也，光明之征。故以左股喻贤臣（参《丰九三》“右肱”条下《注》）。

用：需（见《泰九二注》）。

拯：救。如，《孟子·梁惠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

壮：疾。如，《庄子·徐无鬼》：“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释文》引李熙《注》：“壮犹疾也”。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于国，蒙蔽成王，谤毁周公，进而煽导降敌武庚等叛乱。当此之时，周室处在危急。周公毅然东征救乱。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日被覆掩于南方狩猎的烈火浓烟者，南，长养之方；狩猎，为田除害之举，南方狩猎，所以喻养民安众则必为其除害。故南狩的烟焰势大蔽日。亦惟其烟焰有蔽日之势，乃得尽除其田的兽害。兽害尽除，则知南狩者为善的本心。是故南狩的烟焰虽有蔽日之势，然而大义所在，不许可非议。其除害为善的本心，亦当坚定不渝。

南狩：南，长养之方。如：《诗·大雅·卷阿》：“飘风自南”。《笺》云：“曲回风从长养之方来……为长养民”。狩，“火田为狩”（《尔雅·释天》）。郭《注》：“放火烧草，猎亦为狩”。又，《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疏》：“猎在田中，又为田除害，故称田也”。综上可知，南狩，于南方田中放火猎兽，所以取养民安众则必

为民除害也。

得：知也（见《坤》卦辞《注》）。

大：善也。如，《系辞》：“莫大乎蓍龟”。《疏》：“莫善乎蓍龟也”。

首：本也（见《比上六注》）。

可：“许可也”（《广韵》）。

疾：非。如，《礼记·缁衣》：“迺臣不疾”。《注》：“疾，非也”。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贤臣为国除奸，虽拥先斩之重权，然而奸除国安，则可知其本心之善。是故，先斩之举，不容非议。而此与国为善之心尤当坚定不渝。

周公东征，诛贬三监而不待稟请成王。然则除叛息乱以安国家，与王为善的本心见矣。大义灭亲，岂容非议！此为善之心，固宜坚贞不渝。情、理所在，故有是辞。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来于东方乃生，因得日被覆掩之本。日本即没于西而生于东，譬如自内而外于门庭。

入：来。如，《礼记·丧服小记》：“非养者入主人之丧”。《注》：“入犹来也”。

左：东。如，《仪礼·士冠礼》：“主人迎出门左”。《注》：“左：东也”。

腹：“生也”（《广雅·释诂》）。

获：得。如，《论语·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疏》：“获犹得也”。

心：本也。如，《礼记·礼器》：“如松柏之有心也”。《疏》：“心谓本也”。

“于出”之于：如也（见《豫六二注》）。





出：“自内而外也”（《集韵》）。

以喻王经贤臣救难于被蔽之中，方知蔽视听而误国家，本因亲近阴险小人；而政清治明、国家之兴，固赖于信从忠良。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身国俱危。于是东征救乱而转危为安，所谓来于东方乃生也。当此之时，周公于王之听治、政之暗明，必深有所感，乃融天人之道于一理而成本爻之辞。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事纣以明德见囚有若日被覆掩。然则日被覆掩，必有复升之明；箕子见囚，终以明德获福。是故贤人身罹艰厄，宜抱道守德以待光明之至而坚定不渝。

箕子：按《书·微子》“父师少师”，《传》：“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疏》：“遍检书传，不见箕子之名。惟司马彪注《庄子》云‘箕子名胥余’，不知出何书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纣亲戚也’。止言亲戚，不知为父为兄也。郑玄、王肃皆以箕子为纣之诸父。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既无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又，《论语·微子》：“箕子为之奴”。《注》：“箕，国名；子，爵也”。《疏》：“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又，《书·泰誓》：“囚奴正士”。《传》：“箕子正谏而以为囚奴”。《武成》：“武王伐殷……释箕子囚”。综上可知，箕子，纣之贤臣，事纣以明德见囚，武王克商获释。本爻取以为贤臣遭厄而不丧德守之征。

之：若也，如，《书·金縢》：“我之弗辟”。

周公既遭流言之谤，身困东滞之艰，然而成就周道之志纤毫无变，以仁为守之德固而不移。与箕子事虽不同，理则不异，故取以自明其志。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无一定而不变的光明与昏暗。譬如日初升于天，后没于地。

不:无一定。如,《诗·王风·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笺》云:“行役反无日月,何时而有来会期”。

晦:昏暗。如,《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传》:“晦,昏也”。

登:“升也”(《尔雅·释诂》)。

入:“没也”(《增韵》)。

以喻兴衰相代,治乱相更。故王者不明,则于业难守;衰乱之世,必出明君。

家人 第三十七



家人。利女贞。

离下巽上。离为明,巽为风,风者,天之令,在人则政令,故巽又为政令(并见《说卦》与《话卦》)。政令出之于上,申明于下,所以主众,故曰《家人》。家人:主众。家,主也。如,《庄子·寓言》:“其家公执席”。《释文》:“家公,主人公也”。人,众也。如,《左襄二十二年传》:“从之入于人中”。处明令主众之世,则于政令之从,宜如女子之从如人坚定不渝。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女:“如也,从如人也”(《白虎通·嫁娶》)。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王贵政清令明。民逢政清令明,则宜从之不渝。

初九 闲有家,悔亡。





主众而以防闲为主，则可杜不轨于未萌，息祸乱于未生，于是人民相安无犯，怨恨消失。

闲：防也。如，《书·毕命》：“虽收放心，闲之惟艰”。《疏》：“虽收敛其放佚之心，恒防闲之，惟大艰难”。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家：主也（见卦名《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阐明王者为国，兴礼法之教以设藩于人心，使人知礼法廉耻，自以为禁，则国有治而民无怨。

《周礼·地官·党正》：“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司救》：“以礼防禁而救之”。以上，以礼法为教，以防闲为治之制，与本爻一脉相承。又，所谓“防微杜渐”，亦此之谓。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主众而别无所顺其政，惟在使众心归而已。坚定不渝于此，取吉之道。

攸：所也（见《坤》卦辞《注》）。

遂：“顺政曰遂”（《周书·常训》）。

中：心也。如，《史记·韩安国传》：“壶遂之深中隐厚”。

馈：通归。如，《论语·阳货》：“归孔子豚”。郑《注》：“鲁读馈为归，今从古”。又，《仪礼·士虞礼》：“特豕馈食”。郑《注》：“馈犹归也”。

阐明为政之要，在得人心。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以上并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主众而嗃嗃严教，则可使有过者悔改迅速，是为取吉之道。然若如妇人嬉逗孺子而嘻嘻笑乐，则犷爱无责，致使积过成习，终必有耻辱。

嗃嗃：按《六书故》：“嗃，黑角切，音吒。多责譙状也”。又，《玉篇》：“嗃嗃，严大之声”。由上可知，嗃嗃，严教之声。

悔：改也（见《豫六三注》）。

厉：迅速。如，《荀子·礼论》：“步骤驰骋厉骛”。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阐明为政肃法勤教，则法尊而不容慢，人听而慎其守。然若持法自戏，弃其尊严，则邪恶无惧，致有凌犯之耻辱。

六四 富家，大吉。

富主者，以富民之政主众也。民富则国强，天下无困苦，是以广吉。

家：主也（见卦名《注》）。

大：广也（见《大有》卦名《注》）。

阐明王施富民之政以造福天下，则天下被辉、蓬勃盛世。

《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藪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九曰藪，以富得民”。以上，富国富民之政，与本爻一脉相承。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其富民的主张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者乐于听审己对国家的主掌，则可知得失、晓利弊、治从良策，故勿用担忧，但以此而行，必有治世升平之吉。

假：通嘉。如，《诗·小雅·假乐》“假乐君子”。《礼记·中庸》引作“嘉乐君子”。嘉，亦乐也。如，《礼记·礼运》：“交献以嘉魂魄”。《注》：“嘉，乐也”。

有：“审也”（《玉篇》）。按本爻谓听审。

家：主也（见卦名《注》）。

恤：“忧也”（《说文》）。

《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其义与本爻一脉相通。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主众而有诚信，则令出必行，决不容违，故尊严如也。惟其施令尊严而令出必行，乃可取信于民。故主众虽有尊严莫犯之威，终有令行国治之吉。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威：尊严也（见《大有六五注》）。

如：语词。

阐明政贵信而无欺，颁而必行。

《书·酒诰》：“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言若不施行我所颁布的教令，则惟我天子于心不安。封，你若不洁身为范，率勿饮酒以从令奉职，则不定何时，将违令而同与嗜酒犯令者论杀。以上，政信而上下不得相欺、令威而既颁则必执行的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礼记·曲礼》：“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可与本爻相发明。

睽 第三十八

睽小事，吉。

兑下离上。兑为泽，离为火（并见《说卦》）。泽有润下之德，火有炎上之性，泽下火上，则各遂其性而上下相乖，故曰《睽》。睽：“乖也”（《序卦》）。乖背卑陋之事，实为取吉之道。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以喻王者远小人，杜陋趣，乃可崇德弘业，有益于治。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可与本卦卦辞相发明。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处睽而怨恨消失者，必是与导致怨恨的行为相乖背者也。譬如走失其马而勿用追逐，即可得其自行来归。此乃因马有识途知返之性。知者，《淮南子·人间》曰：“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又，韩非子《说林》：“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马之识途知返，犹人之反躬省过。人能反躬省过，则可背恶向善，故虽会见邪恶之人，亦必能与之乖背而不为之所染，是以无过失。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见：会见。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见曰会”。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然而终能反然自悟，一释前嫌，虽曾听信小人，不为小人所染，故无过失。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遇主于宅旁道的曲折处者，必其仆也。仆有从主之义；宅旁道的曲折处则是转行之点，仆既遇主于转行之点，则义当转身从主，不与之背行，乃无碰壁之过。

巷：按《增韵》：“直曰街，曲曰巷”。可知本爻“巷”谓宅旁道的曲折处。

以喻身逢变革之世，尤见从道之要；行至转折关头，殊以达变为贵。

殷民受纣恶化既久，多凶盗成习。及武王灭纣，时代变迁，然而殷遗吏多有不服之心，其顽民多有不法之行。大圣周公乃时予告诫，望其背恶向善，其情于兹可见。

《书·多士》：“王曰：告尔殷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言周公以王命告曰：今告汝殷之众多士人……汝所行，奔走臣事我宗周，殷勤逊顺，汝乃犹得在汝故土，汝乃犹可安汝本居。

《多方》：“周公曰……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今尔奔走臣我……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周公告诫亡殷之诸侯曰：天以法式教我有周用美善之道治国，因亦选择我有周而付予以殷命，使我有周主宰汝多方诸侯……今汝多方诸侯奔走臣事我有周，我有周乃当大大赏赐汝。

以上，劝告殷遗臣士人转心向周之旨，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见车由其人向后拖之，又使其牛往前拉之。其人乖背情理竟至如此，必招天怒而将罚以截鼻之刑。是故，此等乖背情理之事，

实则史无前例，亦当就此为终。

舆：车也（见《小畜九三注》）。

曳：“曳曳也”（《说文》）。按，本爻当谓向后拖之。

掣：“挽也”（《广韵》）。按，本爻当谓往前拉之。

且：将也。如，《史记·项羽纪》：“楚兵且破”。

劓：截鼻之刑。如，《周礼·秋官·司刑》：“劓罪五百”。《注》：“劓，截其鼻也”。

初：按《礼记·檀弓》：“夫鲁有初”。《注》：“初，谓故事”。故事，故昔之事。又，《中华大字典》：“初，前也”。综上可知，初，前例也。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以喻自乖乖理者，必以倒行逆施而招天怒人怨，事败身危，在所不免。是故，乖背情理之举，宜立止矣。

三监既监降国，复导之叛，所谓自乖乖理者也。遂以倒行逆施，自取诛放之刑。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乖众而特立不群之人，遇主义行德，以智率人之人，与之交好以诚信，必可大获教益，故虽有乖众不群之危，必以获教而知与众合和之贵，因能合和于众而转危为安，无复乖众孤行之过。

睽：乖也（见卦名《注》）。

孤：特。如，《书·禹贡》：“峯阳孤桐”。《传》：“孤，特也”。

元：“主义行德曰元”（《周书·溢法》）。

夫：以智率人者。如，《礼记·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帅，率也。

交：交好。如，《周礼·秋官·掌交》：“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王者孤峭，必有轻辅而自用之危。惟能亲近贤人，乃可有益于治，不有孤行之过。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与公相乖而特立。而周公怀闵孤之心，矢成周之志，是主持正义，奉行美德矣；克乱，避嫌，而致身国两安，是智矣。而望成王审察并交好以诚信，与成合德之治，不有孤特不群之危，不有乖众孤行之过。情素所系，故有如此爻辞。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处睽而怨恨消失者，必其与生怨之行相乖背者也。譬如顿首拜祭于祖庙，然后食胾肉，此则同宗之人共奉先懿，同德合欢也。凡事准此而行，人则合和而不乖背，又何憎恶乎！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厥：按《汉书·诸侯王表》“厥角稽首”《注》引应劭：“厥，顿也”。顿，《说文》云：“顿，下首也”。下首即顿首。顿首，叩头也。如，《周礼·春官·大祝》：“二曰顿首”。《注》：“顿首，拜，头叩地也”。是“厥”之义。

宗：祖庙。如，《书·大禹谟》：“受命于神宗”。《传》：“神宗，文祖之宗庙”。

噬：“食也”（《方言》）。

肤，本作膚：“肉也”（《广雅·释器》）。按，本爻谓祭祖用毕之肉，即胾肉。

咎：憎恶。如，《书·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传》：“咎，恶”。

以喻王者欲使天下人和而不乖、亲而不憎，则当使天下人共奉先圣之道，以同天下之心。

上九 睽孤，见豕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则，吉。

乖众而特立不群之人，见猪身被污秽，乃疑为载鬼一车，急张其弓欲射。然而猪被污秽，乃情之常，视之为鬼，则与物之常情大相乖背。既悟其非，后乃舍其弓而不射。其人知过即改，则非欲与人为仇者也，乃是以礼与人交好者。如此而行，则可与人合德相应而如天地之气合和成雨，以此为待人接物的法则，实是取吉之道。

睽：乖也（见卦名《注》）。

孤：特（见《九四注》）。

豕：猪。如，《尔雅·释兽》：“豕子，猪”。

负：被也。如，《史记·黥布传》：“负不义之名”。《注》：“负犹被也”。被音披。

塗：污也。如，《庄子·让王》：“今天下暗，周德丧，其并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

先：急。如，《礼记·学记》：“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之：其。如，《诗·邶风·旄丘》：“何诞之节兮”。王引之云“之字训其”。

弧：弓。如，《周礼·秋官·冥氏》：“掌设弧张”。《疏》：“弧，弓也”。

说：音税。舍也。如，《诗·召南·甘棠》：“召伯所说”。《传》：“说，舍也”。

匪：“非也”（《说文》）。

寇：仇也（见《屯六二注》）。

婚媾：以礼与人交好（见《屯六二注》）。

遇雨：遇，合也（见《同人九五注》）。雨，按《书·武成》“俟天休命”《疏》引韦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应也。天地气和，乃有雨降”。是知“遇雨”，取天地之气合和之象，以喻与人合德相应。

则：法也（见《无妄六二注》）。





以喻稟性孤特不群，必以多疑自致忧惧。惟能省其过，与人合而不乖，乃是取吉之道。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自致无谓之忧惧。然而终以审慎而自知其非，乃顿释嫌疑，亲迎周公归，与成合德之治。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蹇 第三十九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艮下坎上。艮为止，坎为水（并见《说卦》）。水有趋下之性，乃止而不下者，必其行难也，故曰《蹇》。蹇：“行难谓之蹇”（《说文》段《注》）。处行难之世，所往宜西南，不宜东北。所以然者，西南，坤顺之地；东北，艮山之所（见《说卦》）。坤顺则人和，艮山必行艰，此所以行难之世，人尤宜和顺，和顺则蹇难可济；不宜造艰，造艰则蹇复其蹇。然则处蹇之世，欲济蹇难以和顺之道，止人于造艰之途，则宜兴礼乐之教、明法令之威，以显扬圣人之道。坚定不渝于此，则礼乐兴而人和顺，法令明而祸不行，蹇其济矣，故吉也。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见：现本字，显也。

大人：圣人（并见《乾九二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蹇难本由人心之向背不一而起。故，欲齐人心、一向背、济蹇趋吉，惟宜行圣人之道。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相谤，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公于道则行

难。当此之际，公乃明察济蹇之所宜，而成济蹇之至理，因有是辞。至于殷顽不顺而大圣劝警，其情并在言中。

初六 往蹇，来誉。

排除蹇难，方可致安乐。

往：“去也”（《玉篇》）。去，排除也。如云“去伪存真”、“去其糟粕”等，是其义。

来：致也（见《比初六注》）。

誉：安乐。如，《诗·小雅·蓼萧》：“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朱熹《注》：“苏氏曰：誉豫通。凡《诗》之誉，皆言乐也”。

周公东征救乱安国之志昭然。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与臣行难复行难者，不协同之故也。

匪：不也（见《比六三注》）。

躬：通共。如，《礼记·缁衣》：“匪其止共”。《释文》：“共，音恭。皇本作躬”。本文‘躬’，共也。共：“同也”（《说文》）。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由生隔阂，公一行难也。降敌武庚等乘隙以众叛周，政莫之通，公复行难也，行难复行难，皆以王与公不协同之故。乃即事明理，故有如此爻辞。

九三 往蹇，来反。

排除蹇难，方可致治。

往：排除（见《初六注》）。

来：致。

反：“治也”（《广雅·释诂》）。

六四 往蹇，来连。





排除蹇难，方可致国人连结相从。

往：排除。

来：致。

连：连结相从。如，《庄子·让王》：“民相连而从之”。

周公东征，克定祸乱，四国之民感其德而连心相从，情见于兹。

《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遘。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言周公东征，既克定祸乱，四国之民得以敛聚，不为战乱流散失所。此乃周公哀怜我四国民众，其德亦甚美也。民既称美周公之德，则连心相从之情不言可知。所叙与本爻所取同。

九五 大蹇，朋来。

大难之世，天下不堪，是故朋党之起，势在必致。

朋：党也。如，《书·洛诰》：“孺子其朋”。《传》：“少子慎其朋党”。

来：致。

阐明朋党由蹇难而起，蹇难亦必由朋党而剧。故为国务在为民除苦难，以禁朋党于未起。

《书·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言少弱之子当戒慎、警惕朋党！少弱之子当戒慎、警惕朋党！自此以后，勿容朋党如火之始燃，焰焰尚微，然而其燃悠长，灼然比叙，不能将其禁绝。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排除蹇难，方可致远，而有久安之吉。然则排难致远，则必兴礼法之教，以使人“和而無争，安而有守”，故宜显扬圣人之道。

往：排除。

来：致。（并见前《注》）。

硕：“远也”（《小尔雅·广言》）。

利：宜（见《乾》卦辞《注》）。

见：现本字，显也。

大人：圣人（并见《乾九二注》）。

周公既平四国之乱，周室再见太平，大圣欲以文考之道，致此太平于远，情志昭然。

解 第四十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坎下震上。坎为水，震为雷（并见《说卦》）。水随雷而下者，雨自天而脱也，故曰《解》。解，脱也。如，《礼记·曲礼》：“解屦不敢当阶”。《疏》：“解，脱也”。解脱，宜西南者，西南，和顺之方，谓解脱危难，宜以和顺之道也。然若其道不可行，则当致之以报复。如此，乃可解其难而获吉。总之，解脱危难，无论以和顺之道，抑或致以报复，有所行，早而敬慎乃吉。

利：宜（见《乾》卦辞《注》）。

西南：坤顺之方，所以喻和顺（见《坤》卦辞《注》）。

无：不也（见《无妄》卦名《注》）。

所：可也，如，《史记·淮阴侯传》：“非信无所与计事者”。《汉书·韩信传》作“可”。

往：行（见《坤》卦辞《注》）。

其：当（见《小畜初九注》）。

来：致（见《比初六注》）。

复：报复。如，《左定四年传》：“我必复楚国”。《注》：“复，报也”。





夙：“早敬也”（《说文》）。

阐明解难除危，贵先礼后兵、早图、慎行。

初六 无咎。

处解而解难于初，则有易解之利，无任其滋蔓之弊，是以无过失。

管、蔡流言为乱，周公闻变即征，解难于初起。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左隐元年传》记祭仲请郑庄公速图共叔段之难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猎获得许多只狐，因知黄矢之为物，有中直之道。然则必曰田猎获狐而获狐必知黄矢有中直之道者，田猎，所以为田除害（见《明夷九三注》）；狐，狡猾之兽；黄矢，黄，中也；矢，直也。中则不偏，直则无私，此所以除狡徒以解其难，当执中不偏、刚直无私也。坚定不渝于此，则狡徒服法，祸乱得解，故吉。

田：猎。如，《周礼·夏官·田仆》：“以田以鄙”。《注》：“田，猎也”。

三：多（见《需上六注》）。

得：知也（见《坤》卦辞《注》）。

黄矢：黄，中也（见《噬嗑六五注》）。矢，直也（见《噬嗑九四注》）。黄矢，取其中直不偏私。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武庚与奄、徐、淮之君，降周复叛，其狡如狐。周公东征四国，获叛首而不罪从乱之众，于叛乱之处置，道中且直，因得四国悦服，祸乱遂解。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背负物品而乘车，以是招致贼寇之至。此乃所负者当解而不解之尤也。奉此道坚定不渝，焉辞耻辱。

负：“凡以背任物曰负”（《说文》段《注》）。

且：而。如，《诗·小雅·鱼丽》：“君子有酒旨且多”。《笺》云：“酒美而此鱼又多也”。

致：招致（见《需九三注》）。

以喻挟私当解不解，必自取辱。

三监挟私己之见，疑周公欲篡，乃妄布流言以惑成王；成王既为流言所惑，乃不能自释疑忌之心。皆是挟私当解而不解也。遂致逆贼蠢动。虽未成害，亦为耻辱。大圣拟之，故有是辞。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则足之大指者，足乃行立之本，其大指居五指之首，故凡所行立，足之大指先之。解则于此，所以解危难贵在及难之初也。此外，尚需众人同心协力，极尽诚信。

而：同则。如，《系辞》：“君子见机而作”。王引之云：“而犹则也，言见机则作也。而与则同义，故二字可以互用”（见《中华大字典》）。又如，《左文二年传》：“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言勇而害上。是而、则互用之例。

拇：足大指（见《咸初六注》）。

朋：同也（见《泰九二注》）。

至：极也。如，《论语·雍也》：“其至矣乎”。《疏》：“其至极矣乎”。

斯：尽也。如，《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言罪人尽为周公所获也。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言今有大难在西土岐周……我惟以汝众国诸侯，往伐殷之迟弃之臣禄父……宜汝众国君，与汝众士、官氏治事者，安慰我曰：此东征之事，勿劳于忧虑，我等不可不完成汝安人之父所谋图之功业。其解难于初、欲众同心竭诚共济之观念与本爻一脉相通。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有德之人以系挛为解者，以德化人也。是为取吉之道。是故，解脱祸乱之害，当有诚信曲止无德之人。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维：系挛。如，《诗·小雅·白驹》：“縶之维之”。《传》：“维，系也”。

“有解”之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于：“犹迂也”（《正字通》）。迂，曲止也。如，《管子·君臣篇》：“民迂则流之，民大流则迂之”。《注》：“迂曲不行，则通之使行；流荡不返，则屈之使止也”。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周公东征，既诛四国之君，乃于从乱之民施以怀柔之策，于是乱民化服。公乃即事论治，故有如此爻辞。

《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言周公东征，只诛叛首，不罪从乱之民，以其被诱，善恶未分，故施以教化，且哀怜我民受战争之苦，周公之德，亦甚善也。《诗》叙其事，《易》明其理，恰如珠联璧合。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立志及众的公爵大臣为众效力射隼于高峻的城墙之上，并获取之。然则所射必是隼而隼必在高峻的城墙之上者，隼，贪残之鸟

也；城墙，禁御之物也，是故城墙高峻，则禁御森严，而贪残之鸟飞至禁御森严之所，乃欲伺机攫取，然而难于立逞也。故为上公射获，其难遂为之解。此所以解难于初萌、制人于先发，无不利也。

公：立志及众曰公（见《大有九三注》）。

用：效力。如，《商君书·靳令》：“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隼：音笋，“贪残之鸟，鸛鹑之属”（孔颖达《周易正义》）。

墉：“城垣也”（《说文》）。城垣，城墙。

以喻贤臣有勤职敬业之忠，有高瞻远瞩之明，则可弭乱于将起，解难于始萌。而“高墉”尤见众志成城之要。

武庚等四国之君乘流言之隙以众叛周，蓄吞噬之志，其性可谓贪残；周公闻变东征，奋速擒获叛首，可谓先发制人、解难于初。获胜固赖于众人之力，而三监偏偏同室异志，大圣怎不有国人贵团结如一之思，故深蕴其意于“高墉”二字。

损 第四十一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兑下艮上。兑为泽，艮为山（并见《说卦》）。山居于泽，必以下其居而使其可见高度与其实有高度相对而言有所减，故曰《损》。损：“减也”（《说文》）。山以下居于泽而高有所减，则于泽必有所增益，此则损在上之有余，补居下之不足也。王者为国，有诚信于此道，始有天物均占、政平国安之吉。是故，损有余以补不足，非但无过失，且是所当奉之坚定不渝者。坚定不渝于损有余以补不足，其





政宜有所行。然则损有余以补不足之政将何以施行？曰：王者率先减俸，日常之食，仅以二簋稻粱而已，如此，则可以身教训臣民以恭俭。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元：始（见《乾》卦辞《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可贞”之可：所也（见《坤》六三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攸：所也。

往：行也（并见《坤》卦辞《注》）。

曷：“何也”（《说文》）。

之：以也。如，《系辞》：“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曷之用”之用：“施行”（见《辞源》）。

二簋：谓君王至俭之食（详见《习坎》六四注）。

“用享”之用：以也（见《谦》初六注）。

享：所以教训恭俭。如，《左成十二年传》：“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疏》：“此事皆所以教训恭俭也”。

《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齔寡”。卑服：微服，言俭朴。怀保小民，惠鲜齔寡：谓赈贫济弱也。其政与本卦卦辞一脉相通。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上，并可与本卦卦辞相发明。

得以安，为政如此，无过失也。所谓均平之政，损多益寡也。譬如斟酒饮人，必损壶中之有余，以补杯中之不足。

已：旧《注》各家作已，训释各异，然而无不牵强其说，远乖卦旨。可知作“已”当是与“巳”形近而误。谨依卦旨予正。按巳，音似，平也。如，《淮南子·天文训》：“巳为平，主生”。

事：政。如，《战国策·宋策》：“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

遄：速。如，《诗·大雅·崧高》：“式遄其行”。《笺》云：“遄，速也”。

酌：斟酒饮人。如，《孟子·告子》上：“‘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

《周礼·地官·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夏官·大司马》：“均守平则，以安邦国”。由上可知，周继行井田制，均土地、平赋役，其政均平，与本爻一脉相承。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处损而宜坚定不渝者，必是损其有余也。若违此法则而损之如伐，必有伤富之凶。故行减损之道，惟可损其有余，决不可损而过度于彼。

利贞：宜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益：过也。如，《战国策·宋策》：“而贵不益为王”。

之：代词。本爻指被损者。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三人共言，依言对问答之常，则当减一人。所以然者，以其有余也。一人自言自语，依言对问答之常，则当得其友。所以然者，以其不足也。

行：“言也”（《尔雅·释诂》）。

则：“常也”（《尔雅·释诂》）。

阐明言当减多余，计当补不足。

《论语·为政》：“子曰……慎言其余，则寡尤”。可佐明本爻。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减轻其疾苦，使其速有喜乐。行减损之道如此，无过失。

疾：苦也。如，《管子·小问》：“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遄：速也（见《初九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周礼·地官·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恤民之艰阨……以待凶荒”。《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以上，减轻人民疾苦之制，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有受说教而不明了，欲师更为明白说之者，损人心知之有余（传授知识必耗心力），补己学识之不足也，故于师之所教，奉若十类兆词之卜而决不能违，始吉。

或：未定之辞。

益：“受说不了，欲师更明说之”（《礼记·曲礼》“请益则起”《注》）。

十朋：“朋”字之义，旧《注》殊异，如，马融、郑玄皆以《尔雅·释鱼》之十龟为说。王弼更以朋党为说。朱熹则云“两龟为朋，十朋之龟，大宝也”。崔憬曰：“双贝曰朋。价直二十大贝，龟之最神贵者”。马、郑之说，与卜以取龟之实不符。按《周礼·春官·龟人》曰：“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上春衅龟，祭祀先卜”。是知卜以取龟，以其方位之色与其体辨之，《释鱼》十龟，与斯事无涉。可见马、郑之说非。王弼之说，尤为牵强而理不可通。至于朱熹、崔憬之说，显然同畴相抵，愈见“朋”非货贝单位或价值。而崔谓“双贝曰朋”，盖据《汉志》而言。《汉书·食货志》曰：“元龟蛇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宝龟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值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由上可知，四等龟分值四种十朋贝壳。而贝壳分五品，除末品外，皆以二枚为一朋。各品之“朋”，值不相等。是贝壳“朋”有等枚，无等值。故“朋”不得为货贝单位。必以“朋”为货贝单位，则只言“朋”数，不表贝品，能知其值几何？既不能知，则以本爻“十朋”为价值，殆是以意为说。然则，“十朋”究何义哉？按，《周礼·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疏》：“云‘经兆’者，谓龟之正经。云‘体’者，谓龟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体……云‘皆百有二十’……‘其颂千有二百’者，每体十繇，故千二百也……颂谓繇者，繇之说兆，若《易》之《说卦》”。是知灼龟以卜，视其兆体，依兆体检兆词，以决吉凶。而一体之卜，其词有十。一次之卜，得一体之兆词，其兆词既十，故曰十朋。朋，





“类也”(《中华大字典》)。十朋,即卜得兆体之十类兆词。

龟:卜也。如,《礼记·曲礼》:“龟为卜”。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克:能(见《蒙九二注》)。

元:始(见《乾》卦辞《注》)。

以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始有其吉。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不减损过度于彼,则有余者虽减而无妨,不足者得补而有益,为政如此,无过失。故为政坚定不渝于损有余补不足,则政平国安,是以吉也。因而,损有余补不足之道宜有所行。而行此之道,必当廉洁奉公,不得中饱私囊,是故出而事君者,切勿以权谋私专为己家。

弗:不(见《同人九四注》)。

益:过度也(见《九二注》)。

之:代词。本爻指被损者。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得:出也(见《习坎上六注》)。

臣:“事君也”(《说文》)。

无:勿(见《大有初九注》)。

益 第四十二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并见《说卦》)。雷偕风行,则雷振风以行疾,风荡雷以扬威,此乃雷风相助也,故曰《益》。益:助也。如,《战国策·秦策》:“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助益之道,宜有所行。行助益之道,人则同心协力,而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攸:所也。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涉:济渡。

大川:本是大河,取以喻险难(见《需》卦辞《注》)。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助益,惟宜于为善之行,相助为善,始可获吉。亦惟相助为善,乃无过失。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大:善也(见《明夷九三注》)。

作:行。如,《诗·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笺》云:“作,行也”。

元:始(见《乾》卦辞《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或有受说教而不明了，欲师更为明白说之，此所以取人博学之长，补己寡闻之短。故于师之所教，当奉若十类兆词之卜而决不能违。永久坚定不渝于此，必有受益无穷之吉。言之于政，王依常例享祭于天，以示敬奉天道而不敢少违，则可得天之佑助，故吉也。

或：未定之辞。

益：受说不了，欲师更明说之。

十朋：十类。

龟：卜（以上并见《损六五注》）。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克：能也（见《蒙九二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用：通庸，常也。

享：祭（并见《随上六注》）。

帝：天之别名。如，《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传》：“不敢废天命”。

阐明王者师贤奉天、从道勿违，乃可得天时之利、人和之助，而有国泰民安之吉。

《书·立政》：“周公曰……占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顓俊尊上帝……亦越成汤陟……克用三宅三俊……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其听贤人、敬上帝的观点与本爻一脉相承。（竞：强。顓：招呼。俊：贤。越：于。宅：安）。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助益之施行于自然灾害之事，所以救苦难于无私，施慈惠以有德，助施其宜，无过失也。是故，有诚信助人，当顺应此道。此所以王者教人无私相助而示以上圜下方的瑞玉，意在欲人效法天地之公者也。

凶事：自然灾害。如，《周礼·地官·均人》：“凶札则无力政，无

财赋”。《疏》：“凶谓年谷不孰”。

中行：应道（见《泰九二注》）。

告：教也。如，《诗·大雅·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

公：无私。如，《书·周官》：“以公灭私”。《传》：“以公平灭私情”。以公灭私，公则无私也。

用：以也（见《谦初六注》）。

圭：“瑞玉也，上圜下方”（《说文》）。段《注》：“瑞者，以玉为信也。圭之制，上不正圜，以对下方言之。故曰‘上圜’。上圜下方，法天地也”。是知圭乃王者施命、布教之信物。其形上圜下方，所以示王凡施命布教，必效法天地之公道。

阐明疾苦相助而无希图，方合助益之道。故王者当善教人无私相助，以效法天地之公。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顺应助益之道，以教人无私相许，此所以王者宜于以此为准依，变俗迁善其国者也。

中行：应道（见《泰九二注》）。

告：教（见《六三注》）。

公：无私（见《六三注》）。

从：“相听也。从二人”（《说文》）。段《注》：“引伸为相许之称”。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依：准依。如，《后汉书·窦宪传》：“官属依司空”。《注》：“依，准也”。

迁：变俗迁善之义。如，《汉书·礼乐志》：“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处助益而有诚信，且以仁为本而勿疑问，始吉。故有诚信于助人，必以仁为躬行者。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惠：“仁也”（《说文》）。

心：本也（见《明夷六四注》）。

元：始。

我：为也。如，《太玄童》：“会我蒙昏”。

德：躬行者为德。如，《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德者”。《注》：“德，能躬行者”。

继六三、六四论公正无私之助，进论助人贵基于仁。若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及助人实为益己者，先已不仁矣，后其有吉乎！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告晓助益之，反又挾击之，此乃立心无常也，是为取凶之道。

莫：“告也”（《广雅·释诂》）。

或：又也。如，《诗·小雅·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笺》云：“又助以史”。

勿：无。如，《诗·豳风·东山》：“勿士行枚”。《笺》云：“勿犹无也”。

恒：“常也”（《说文》）。

阐明助益之道，贵在真诚。若欺漫无诚，则必以剧人之难甚或反益为损而自取怨患之凶。

武王灭纣，封纣子武庚祀商。武庚必信誓亶亶助周理民矣。然而又乘流言之隙，纠众而叛。可谓立心无常甚乃反助为害，终取授首之凶。本爻之谓也。

夬 第四十三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下兑上。乾为天，兑为泽（并见《说卦》）。泽本居地之水，反而上之于天者，蒸而发之，与其原居分决也，故曰《夬》。夬：“分决也”（《说文》）。分决，譬如钺斧之用以示威于王庭，乃王者诚信于以法令为藩界，对善恶有所分决。因而布告盈国：不宜从就强恶。是故，惟有以法为藩而与强恶分决之，乃宜有所行。

扬：钺斧。如，《诗·大雅·公刘》：“干戈戚扬”。《传》：“扬，钺也”。钺，斧也。如，《书·牧誓》：“王左杖黄钺”。《传》：“钺，以黄金饰斧”。斧，所以示威。如，《仪礼·觐礼》：“天子设斧宸”。《注》：“有绣斧文，所以示威也”。

号，本作號：令。如，《吕氏春秋·怀宠》：“先发声出号”。又，《书·罔命》：“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本爻谓法令。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厉：藩界（见《大畜初九注》）。

自：“盈也”（《方言》）。

邑：国（见《比九五注》）。

利：宜（见《乾》卦辞《注》）。

即：从就。如，《诗·卫风·氓》：“来即我谋”。《笺》云：“即，就也”。

戎：“强恶也”（《白虎通·礼乐》）。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疾于进足，行不克制，则必以躁急而与所遇尽行分决，此则造作过失者也。

壮：疾也（见《明夷六二注》）。

前：“进也”（《增韵》）。

趾：足也（见《噬嗑初九注》）。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胜，本作勝。克制。如，《吕氏春秋·先己》：“必先自胜”。

为：“造作也”（《尔雅·释言》）。

以喻任躁亢之性而毫不检束，则必有忤众离群之过。

管、蔡卜急，流言而不悛，直至煽导叛乱，自分决于家、国，咎非自造乎。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严明法令，则于恶人必善分决，即使于暮夜审辨强恶之徒，亦必能将其分决之，勿用为其暗中作恶而担忧。

惕音忽，明也（见《讼》卦辞《注》）。

号：法令（见卦辞《注》）。

莫：同暮。如，《诗·小雅·采薇》：“岁亦莫止”。《释文》：“莫音暮，本或作暮”。

有：“审也”（《玉篇》）。

戎：强恶（见卦辞《注》）。

恤：“忧也”（《说文》）。

阐明分决邪恶，必赖法明。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疾厉于面颧者，疾颜厉色者也，以是，人必远之而不乐近，乃至孤立无与，故疾颜厉色，已藏自绝于人之凶。是故有德之人宽厚温

和不失色于人，不无辜分决于人，惟分决所当分决者。譬如独行遇雨，则以雨为伴而不与分决，虽则湿若浸渍，亦不宜有怨。所以然者，雨，天道之常，阴阳合和之象，此乃不当分决，则不与分决也。待人接物如此，无过失。

壮：疾也（见《明夷六二注》）。本爻当是疾厉之义。

頄：音求。“面颧也”（《玉篇》）。

“有凶”之有：“已藏之称也”（《中华大字典》）。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濡：浸渍。如，《诗·邶风·瓠有苦叶》：“济盈不濡轨”。《传》：“濡，渍也”。

“有愠”之有：不宜有也（见《大畜初九注》）。

愠：“怨也”（《说文》）。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阐明任刚戾之气，失礼乐之和，是为取凶之道。故君子温以待人，合当合，决当决，不以失中取过。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肉，其行趑趄维艰，步履不正。然则必谓臀无肉者，臀，肉之至丰厚处，反而无肉，此则人本当有敦厚之德，然而其人却无，故其行不正，乃致举步趑趄维艰。此等之人，惟有与不正之行分决之而系从良善，乃可使人对己之怨恨消失。人不相怨恨，则可闻法令不须申施。

臀：尻也。俗称屁股。如，《国语·周语》：“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

肤，本作膚：“肉也”（《广雅·释器》）。

次且：《释文》：“次本亦作趑”。“且本亦作趑”。按《广雅》：“趑趑，难行也”。

牵羊：按《左宣十二年传》：“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杜预《注》：





“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杜说非也。云“示服为臣仆”，何以必“牵羊”？羊非可役之畜，固非“臣仆”之征。可知杜说在“牵”而不在“羊”，故失其真含。按《说文》：“牵，系也”。羊，善也。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车人》：“羊车二柯”。郑玄《注》：“羊，善也。善车若今定张车”。由上可知，牵羊，所以示系从良善。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言：法令（参《师六五注》）。

信：古申字。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信其桎围以为部广”。《疏》：“信，古之申字”。

明是大圣周公鉴于殷顽恶习未改，“自作不典”、“迪屡不静”有感而发，所以劝之。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菜之为物，采之则分决而又分决者，其茎肥脆而不胜握也。故必顺应其道，乃可采而不折。措施如此，无过失。

苋陆：苋，“苋菜也”（《说文》）。桂《注》：“《图经本草》云：‘案苋有六种，有人苋、赤苋、白苋、紫苋、马苋、五色苋’。马苋即马齿苋也。人白二苋，亦谓之穰苋，亦谓之胡苋，亦谓之细苋，其实一也。但人苋小而白苋大耳。紫苋，茎叶通紫，吴人用染瓜菜者。赤苋亦谓之花苋，茎叶深赤，《尔雅》所谓‘蕒，赤苋’是也，根茎亦可糟藏，食之甚美。五色苋，今亦稀有。细苋俗谓之野苋，猪好食之，又名猪苋”。桂氏引述甚详，然无“苋陆”之名。可知本爻“苋”，实独字为名而非合“陆”为称。然则“苋”、“陆”合读者，其句法适与《坤上六》“龙战”、《睽六三》“舆曳”句法同。故“陆”非名词。然则说者多将苋、陆合读为名词，如，马融、郑玄并云苋陆为商陆。按《尔雅·释草》：“蓬蘽：马尾”。《疏》：“药草蒿陆也。一名蓬蘽，一名马尾。郭云：‘《广雅》曰：马尾，蒿陆’。《本草》云：别名蓬蘽。今关西呼为蓬，江东为当陆”。由上可知，苋陆实非商陆。必以苋陆为商陆，则爻

辞曰“苋陆夬夬”，夬夬者，分决而又分决也，苋岂有自行分决而又分决者乎！故以“苋”“陆”合读为名，实则望文生义。按《通雅·释诂》：“录录或作陆陆”，是陆、录通。本爻“陆”，录也。《集韵》：“录，采也”。采：采而取之。苋陆即苋菜为所采也。

中行：应道（见《泰九二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德不固者，易毁；志不坚者，易摧，此皆是易于分决于道者也。故王者用人，量材授任乃无过失。

三监流言于先，煽叛于后，与周公分决而又分决也。原其所以，德性不固之故矣。是故，大圣诫后王用人务当量其才，而人亦务当固守其德。故有如此爻辞。

上六 无号，终有凶。

无法令者，不以法令为守者也（俗谓“无法无天”是其义），如斯之人，必放肆其行而与正道分决，故终因不法作恶而自取其凶。

号，本作號：法令（见卦辞《注》）。

有：“取也”（《广雅·释诂》）。

周公初定四国之乱，其顽民屡有不法之行，大圣则屡加劝警，情见于此。

《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大违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周公以王命告曰：王乃曰，猷，告汝四国多方……汝乃自作不法，划计难减于正道……大违王命，则是汝多方诸侯以身试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于汝。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姤 第四十四



姤。女壮，勿用取女。

巽下乾上。巽为风，乾为天（并见《说卦》）。风行天下，必与物多遇，故曰《姤》。姤：“遇也”（本卦《彖》）。多遇，譬如女子疾壮而无柔静之德，则必多遇。故勿用娶此等之女。

壮：疾也（见《明夷六二注》）。

取：“本作娶”（《释文》）。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处多遇之世，能自约束如坚固如金的车闸，止其轮不动，则务绝外遇也，坚定不渝于此，则吉。然若有所行，则必致凶。譬如瘦猪投水而浴，终以瘦弱而无力自拔，但有以蹄击地而已。

系，本作繫：“约束”（《玉篇》）。

于：如。（见《豫六二注》）。

金柅：金，坚也（见《噬嗑九四注》）。柅，孔颖达《周易正义》引马融：“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今称车闸。金柅即坚固如金的车闸。（不谓为金属车闸者，以其字从木也。）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见：致也（见《蛊六四注》）。

羸：“瘦也”（《说文》）。

豕：猪。

孚：同浮。如，《礼记·聘义》：“孚尹旁达”。《疏》：“孚，浮也”。浮，投水也。如，《尔雅·释天》：“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

蹢躅：音掷躅。亦作蹢躅，以足击地也。如，《荀子·礼论》：“蹢躅焉，蹢躅焉，然后能去之也”。《注》：“蹢躅，以足击地也”。

以喻戒色杜诱吉，好色逐秽凶。

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论语·季氏》），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厨房内取鱼，则居家而食也。食而必鱼者，鱼，遇也。同声取义。居家而食，不他求遇也，故无过失。此所以处多遇之世，惟宜深居养德，不宜外出作客。

包：《释文》：“包本亦作庖”。庖：“厨也”（《说文》）。

有：“取也”（《广雅·释诂》）。

鱼：遇也。同声取义（参《否九五》“桑”字《注》）。

以喻处多遇之世，惟潜心养德，乃无过失。随波逐流，在所不宜。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臀无肉，乃至其行趑趄维艰，步履不正。然则必谓臀无肉者，臀，肉之至丰厚处，反而无肉，此则人本当有敦厚之德，然而其人却无，故其行不正，趑趄两侧而多遇。此等人惟自病耻其行，然后可改前非，尚无大过。

肤，本作膚：肉。

次且：趑趄，难行状（以上并见《夬九四注》）。

厉：病也。如，《论语·子张》：“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注》：“王曰厉犹病也”。病，病耻。如，《礼记·儒行》：“以儒相诟病”。





《注》：“诟病犹耻辱也”。本爻“厉”训病，谓自病耻之。

以喻缺德而行为不端者，改则无大过。

九四 包无鱼，起，凶。

厨房内无鱼，乃发步外出，欲求之，然则必外求鱼者，鱼，遇也，起求外遇也，取凶之道。

包：同庖，厨房也。

鱼：遇也。同声取义（并见《九二注》）。

起：“起本发步之称”（《说文》“起”下段《注》）。

以喻内无所养德，外有所渔色，取凶之道。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以杞柳之器包盛瓜者，杞之性柔，瓜之味美，味美之瓜包盛于性柔之杞柳之器，所以藏美德于柔静。柔静则无“次且”多遇之耻；德美则有令名嘉誉之荣。故美德含藏于身，则令名章露于世。于是有大任降自上天。

杞：柳属。为丛生灌木，其叶如柳，其茎性柔，可编制筐篋诸器具。《孟子》所谓“子能顺杞柳之性”（《告子》），即指此物。本爻取以喻柔静。

含章：藏露（见《坤六三注》）。

陨：“从高下也”（《说文》）。按本爻当谓降。

以喻处多遇之世，独能潜心于学、修真养性者，必是正大之器，大任加身，天经地义。

纣王荒淫无道，民风败劣；文王修德崇善，身载令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德顺也、美也。故代殷之大任降临于身。

《书·康诰》：“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疏》：“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闻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诛

杀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礼记·中庸》：“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可与本爻相发明。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处遇有若角发幼童之纯真，则虽相戏辱，亦无过失。

姤：遇也（见卦名《注》）。

其：若也（见《无妄》卦辞《注》）。

角：幼者发型。以为幼稚之征。如，《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拂髦、总角”。又，《诗·齐风·甫田》：“总角巾兮”。《传》：“总角，聚两髦也。巾音冠，幼稚也”。

吝：耻辱。本爻为戏辱之义（参《屯六三注》）。

阐明男女人等，交际贵以纯洁、真诚之心。

萃 第四十五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下兑上。坤为地，兑为泽（并见《说卦》）。泽居于地，则众流归聚，故曰《萃》。萃：“聚也”（本卦《彖》）。众流归聚而成泽，则泽、流相通。言诸人事，王者乐于审听庙议，则可集群臣之见、通天下之情，以聚天下之心。然则欲聚天下之心，尚宜显扬圣人之道。圣





人之道显，则人和政通。故王者审听庙议而以圣人之道结聚天下之心，宜坚定不渝。而王者朝庙议事，用大牲供祭，乃吉。所以然者，大牲，牛也，“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礼记·曲礼》），《疏》：“元：头也。武，迹也。牛若肥则脚大，脚大则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是故，用牛为朝庙之祭品，所以示结聚天下之心一从于元首，则可光大其业迹。其于萃聚之道如此，乃宜有所行。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假：通嘉，乐也。

有：审也（以上并见《家人九五注》）。

庙：按《六书故》：“宫前曰庙后曰寝。今王宫之前殿，士大夫之厅事是也”。又，《诗·大雅·访落·序》：“嗣王谋于庙也”。又，《敬之·序》：“群臣进戒嗣王也”。《疏》：“谓成王朝庙，与群臣谋事，群臣因在庙而进戒嗣王”。又，《周礼·秋官·大行人》：“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疏》：“秋冬一受之于庙”。综上可知，庙者，宗庙。王之宗庙，位于王宫左前方。凡策命、庆赏、聘享以及军、政大事，皆谋诸庙堂，所以尊祖也。故庙者，庙议也。

利：宜（见《乾》卦辞《注》）。

见：现本字，显也。

大人：圣人（并见《乾九二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大牲：按《左桓六年传》：“吾牲牷肥腍”。《注》：“牲，牛、羊、豕也”。三牲牛大，故知大牲者，牛也。

攸：所。

往：行（并见《坤》卦辞《注》）。

阐明王者集群臣之智；通天下之情；显圣人之道，则可结聚人心、光大业迹。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处聚虽有诚信而不能持之以终，是以且散且聚，其心之无常，有若号哭者，一经捲手相挠乃即破涕为笑。然则于此立心无常者之聚，勿用忧虑，但有离去，则无过失。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乃：且也。如，《书·大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

乱：散也。如，《晋书·陶侃传》：“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弘达邪”！

萃：聚（见卦名《注》）。

号，本作號：哭也（见《同人九五注》）。

握：按《庄子·庚桑楚》：“终日握而手不掣”。《释文》：“李云捲手曰握”。本爻当谓捲手相挠使痒。

恤：“忧也”（《说文》）。

往：离去（见《蒙初六注》）。

阐明性行无常之人，与人且即且离，难乎其久。勿与为群，乃无过失。

管、蔡无常，周公厌之。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荐达，是谓介绍同道者前往相聚。同道者经介绍，前往相聚，吉而无过失，可知其聚必在诚信于弘道而非为物利之私。正如诚信于祭则宜于薄祭。所以然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而已，其祭品鲜薄，则是致敬胜过荐物，不以物掩诚。其于神明，致敬胜过荐物，则以神明所喜惟在其诚，不在其物。故致其所喜，与成聚道，正是相聚为弘道而非为物利之私。

引：荐达。如，《史记·魏其武安侯传》：“两人相为引重”。《集解》：“张宴曰：相荐达为声势”。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乃:则。如,《系辞》:“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禴:薄祭之名。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禴”。《疏》:“春曰禴者,皇氏云:禴,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鲜薄也”。禴,禴音义俱同。如,《祭统》:“春祭曰禴”。《注》:“禴,羊灼反。字又作禴”。

阐明人与人之间,以道义、真情为凝聚剂,则道义永在,真情长存,而心聚如系。若流于物利之私,则物去利失,聚难久矣。

《论语·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君子谋道不谋食”。以上,可佐明本爻。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聚如,聚而伤叹如,如此之聚,无所利也。惟有离去,乃无过失。仅小小耻辱而已。

萃,聚也(见卦名《注》)。

如:语词。

嗟:伤叹。

攸:所(见《坤》卦辞《注》)。

利:利益之利。

往:离去(见《蒙初六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以喻贤佞同朝异志而王者忠奸不分,致使贤臣遭忌。当此之时,惟有激流勇退,乃无过失。仅小小之耻辱而已。

周公摄政,管、蔡相谤,成王相疑,自知不可复留京师。乃东征、避嫌,得无过失,仅小小之耻辱而已。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九四 大吉。无咎。

处聚而广吉，则相聚者必同心同德，共谋公益。聚而如此，无过失。

大吉：广吉（见《家人六四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君臣同心，上下一气，则以协力共济而有功无过。

周公摄政，既遭流言之变，则内失和协，外起叛逆，公必伤君臣之离心，望上下之一志，身罹心感，宜有是辞。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聚而务保方正，乃无过失。譬如竹器之方者盛以聚物于方正信然，其聚始可永保方正而坚定不渝。人相会聚，能永保方正而坚定不渝，则邪僻不作，怨恨消失。

萃：聚也（见卦名《注》）。

有：保也（见《蒙六三注》）。

位：正也。如，《礼记·中庸》：“天地位焉”。《注》：“位犹正也”。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匪：“竹器方曰匪”（《玉篇》）。

孚：信（见《需》卦辞《注》）。

元：始也。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以喻群臣同朝而立，务贵方正为守。而君当以身为范，凝聚人心于正，则天下有守无怨。

上六 齋咨涕洟，无咎。

持未明之事访问于善而感激涕零者，与人聚而求教，获益至深者也。聚在求教于善，以是罔有过失。

齋：“持也”（《广雅·释诂》）。





咨：《说文》：“谋事曰咨”。段《注》：“访问于善曰咨”。综上可知，咨者，以事问于善也。

涕洟：《释文》引郑玄：“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本爻当是感激涕零之义。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以喻王者衷心征集群贤之见，则于治有功无过。

成王既发金縢之书而知周公之志，乃啼泣悟非，亲迎公归。叔侄聚首，询、教必然。情见于兹。

升 第四十六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下坤上。巽为木，坤为地（并见《说卦》）。木之为物，根扎地下，则生长上升，故曰《升》。升：“上也”（《礼记·礼器》“升中于天”《注》）。上升，言于人事，则修德进业，志在日升月上。惟其如此，人类的前程始得亨通。而人类欲其前程亨通，又必需显扬圣人之道。惟有显扬圣人之道，天下乃得太平。是故王者志在兴国利民、提升国家威望，只要显扬圣人之道，则勿用忧其大业不成，譬如拥明德以伐无道，必以拯民于水火而取天下归心、盛世升平之吉。

元亨：始通（见《乾》卦辞《注》）。

用：需（见《泰九二注》）。

见：现本字，显也。

大人：圣人（并见《乾九二注》）。

恤：“忧也”（《说文》）。

南：“文明之方”（《韵会》）。又，《诗诂》：“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综上可知，南，明德之征。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周自古公亶父由豳（今陕西省、旬邑县及彬县一带）迁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一带）定居，至文王，其德“被于南国，美化行于江、汉之域”（《诗·周南·汉广·序·疏》）。是“其风化南行也”（《诗·国风·关雎·序·疏》）。周由是功业日升。大圣即史申理，故有如此卦辞，所以勉后王。

初六 允升，大吉。

平允得当之升，无偏陂之弊，有均衡之利，是以广有其吉。

允：平允得当。如，《后汉书·五九·张衡传》：“百揆允当，庶绩咸熙”。

大吉：广吉（见《家人六四注》）。

阐明人类同德共进，勿令贫富悬远；智愚相扶，勿容强弱相欺，吉则广矣。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诚信于祭则宜于薄祭。所以然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而已。祭品鲜薄，则是致敬胜过荐物。处升而于神明之德致敬胜过荐物，则重美德之升而轻物奉之享，是以无过失。

孚：信也（见《需》卦辞《注》）。

乃：则也（见《萃六二注》）。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禴：薄祭之名（见《萃六二注》）。

《书·君陈》：“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言勉力明扬周公之教，惟民乃有其治理。我闻周





公垂教曰：至善之治可以远闻其香，并可感动神明。黍稷之香非远闻之香，明德之香乃可远闻。汝必敬从而善好周公之言教，惟当终日孜孜不倦于事业，勿勇于逸乐。以上，重修德、轻享受之教，与本爻一脉相通。

九三 升虚邑。

升上已为废墟的京师旧址者，京师，帝王所居，布政之所，既为废墟，则古圣先王之道寝之已久也。今升上此墟，则是复兴旧德于久埋，以升业迹于广远。

虚：同墟。如，《诗·邶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释文》：“虚，起居反。本或作墟”。

邑：京师（见《讼九二注》）。按，本爻当谓京师旧址。

以喻王承先圣王之美德善政为治，则可升德进业，传国久远。

《书·立政》：“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周公教成王曰：以陟升禹王之旧迹，与之比次行于天下，至于海外，无有不服。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依常例祭于岐山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岐山，周之王业发祥地，王依常例祭于发祥之地，则是诚奉先祖之德，敬事基业之升也，是以有升进基业之吉。升进基业以先祖之德，故无过失。

用：通庸。常也。

亨：同享。祭也（以上并见《随上六注》）。

岐山：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为周之发祥地。《诗·大雅·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笺》云：“大王自豳徙居岐阳，四方之民咸归往之，于时而有王迹”。《疏》：“得民心、生王业，自太王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业故也。太王之基，王业在于岐”。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阐明王者思本守成、敬业勤政,则有日升月进之吉,而无失治之过。

六五 贞,吉。升阶。

处升而坚定不渝者,修德进业不懈者也,是为取吉之道。是故德修业进,则令名上闻而为天子擢用,故升于天子之阶。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阶:“陞也”(《说文》)。陞,“天子阶也”(《玉篇》)。综上可知,阶,天子阶也。

阐明升德不已,进学不懈者,必可负大任而为国所用。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幼者之生长上升,宜于不息与坚定不渝。

冥:“幼也”(《尔雅·释言》)。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之:与也。如,《书·立政》:“惟有司之牧失”。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人当朝气蓬勃,于德于业升进不已。

困 第四十七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下兑上。坎为水,兑为泽(并见《说卦》)。水在泽底,则莫以





外流,此乃厄而有所不通,故曰《困》。困:厄而有所不通(见《蒙六四注》)。水厄泽底,犹人困穷途,然则人为穷途所困,势必谋求亨通。此则不为穷困所屈,而能守德固志、奉道力行而坚定不渝者也。故圣人虽则身遭困厄,却能获其吉,而无过失。至于常人,身处穷困之境,但能遵从圣人之道,不以穷困丧节,则虽有法令,不须申施矣。

亨:通也。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大人:圣人(见《乾九二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言:法令。

信:古申字(并见《夬九四注》)。

文王囚而不屈,周公滞而不怨,足见圣人虽困,其德益明,其志益坚。终以志坚、德明而获亨通。大圣上效父道,下教后人,故有如此卦辞。

成、康之世,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固系大圣垂教之功,亦足证本卦卦辞所论之正。

孔子曰:“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言有德之人能固其操守于穷困之境。可与本卦卦辞相发明。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困于残存土表的木根者,臀,所以坐;残存土表的木根则伐木之余,坐困其上,是谓大势已去,难以再兴也。譬如堕于深谷,多年不之见。

株:“木根也”(《说文》)。徐《注》:“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按,当谓伐而残存于土表者。

入:堕也。如,《吕氏春秋·任数》:“煤炙入甑中”。

幽:“深也”(《尔雅·释言》)。

三岁：多年（见《同人九三注》）。

覲：“见也”（《尔雅·释詁》）。

以喻亡国之残余，既以失道自困，则难以无道再兴。

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祀商。然而武庚以亡国之余，图再起之计，自取授首之凶。大圣即事申理，故有如此爻辞。所以诫殷遗吏。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者，困于宴乐者也。身为宴乐所困，则职事废而祸乱生，故王加朱印于方版敕诰天下：此酒惟宜于祭祀。若违此诰而嗜酒为祸，则自伐其身也，故凶矣。是以惟有听从王诰，勿为酒困，乃无过失。

紱：本为系印之带，取为印之代称。如，《汉书·匈奴传》：“授单于印紱”。

方：版也。如，《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疏》：“言为政之道，皆布列在于方牍简策”。

来：敕也。如，《周礼·春官·乐师》：“诏来鼓皋舞”。《注》：“来，勅也”。勅，亦作敕，王之敕命也。如，《金石文字记》：“敕者，自上命下之辞”。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享：祭也（见《随上六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书·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言文王厥诰诫众国众士，与少正、





治事之官，朝夕皆曰：“惟祭祀乃可用此酒”。所以然者，以天降教令，始令我民知道此酒，惟首先为祭祀而用。而天之所以降威罚、我民之所以大乱丧德，亦无不酒是使。至于小国大国之所以丧亡，亦无不酒是罪。此所以文王诰教子孙及为政为治者，勿常饮酒者也。至于众国君臣庶民之饮酒，惟可饮祭祀之余酒，且当以德自持，勿令有醉。文王厥又诰曰：凡群集聚饮者，汝众邦众士与少正、治事之官，勿让其逃去，尽行将其执拘以送归京师，予之杀。以上，与本爻一脉相贯。

《论语·季氏》：“乐宴乐，损矣”。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困于石，必因行不由道；手按于蒺藜，则是失足自伤。行不由道而失足自伤，遂致退而归家，然而入于其室，不见其妻。此则亲离于内而家荡。外失道而自伤，内亲离而家荡，凶也已。

据，本作據：按也。如，《礼记·玉藻》：“君赐，稽首据掌”。《注》：“据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

蒺藜：草也。子有刺。《尔雅·释草》：“茨蒺藜”。《注》：“布地而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

宫：“室也”（《说文》）。

三监流言为乱，自取诛放加身，所谓外失道而自伤，内亲离而家荡也。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来迟迟，而困于饰金之车者，饰金之车，贵者所乘。乘其车而来迟迟，则是留恋旧地，以贵自困，不达于道也。是故，必以耻辱为终。

徐：“迟也”（《广雅·释詁》）。

有：为（见《坤六三注》）。

以喻亡国之臣，念旧之心不死，必以不驯于道而自困辱其身。

周公既平四国之乱，殷之遗臣多有不驯之心，公乃施以劝诫，望其归心于周。情见于兹。

《书·多方》：“尔曷不夹介义我周王，享天之命……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言尔殷之多方诸侯，何不来近于善，从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尔乃惟眷念昔日之逸乐，惟行邪僻不正，大违我周王之命，则惟尔殷多方诸侯自试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于尔，使尔远离尔之本土。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截人之鼻、断人之足，如此残刑虐民，必致众叛亲离、祸乱四起，此乃自困于掌赤印之权威，且迟为引咎自责者也。是故，宜于祭祀，以自责于神明之前。

劓：截鼻之刑（见《睽六三注》）。

刖：本作跖。“断足也”（《说文》）。

绂：印之代称（见《九二注》）。

乃：且也（见《萃初六注》）。

徐：迟也（见《九四注》）。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说：祭名。有灾变而设祭以辞自责于神明之前。如，《周礼·春官·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禴、禋之祝号”。《注》：“八者之辞皆所以告神明也”。又：《大祝》：“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说”。《注》：“攻、说则以辞责之”。

利用：宜于（见《蒙初六注》）。

阐明暴君苛政，残民为能，必以残暴自困。如此之君，其惟一可济者，悔过自责耳。

《书·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以残害于尔





万姓……惟受罔有悛心”，其义与本爻一脉相通。

按武王伐纣之《誓》辞，乃大圣周公所作。然而《誓》称“惟受罔有悛心”，而本爻云“利用祭祀”者，旨各不同：《誓》所以数以厉士气，《易》所以教以诫后人也。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于葛与藤者，身在羁绊之中也。是以吁叹动摇不安，而于动摇不安中深恨有此羁绊之恨。移此恨于征伐，则对乱道者，志在必除。除则天下之困苦可解，是故吉也。

葛：《本草纲目》云：“葛，其蔓延长，取治可作絺绤”。

藟：《广雅·释草》：“藟，藤也。似葛而粗大者”。

“于臲臲”之于：通吁，叹也。如，《诗·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韩《诗》作“吁嗟”。

臲臲：音涅兀。“动摇不安之辞”（孔颖达《周易正义》）。

曰：“于也”（《尔雅·释诂》）。

动：摇也。如，《淮南子·原道》：“动溶无形之域”。

悔：“恨也”（《说文》）。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以喻奸佞用事，则国步维艰；良善莫得安处。于是天下愤懑，除奸心切。当此之时，贤臣讨罪，以拨乱反正，必可获其功。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为乱，成王遂疑周公，公处困迫之境而有摇摇之危。于是愤懑东征，以平流言之乱，复致天下太平。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井 第四十八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巽下坎上。巽为入，坎为水（并见《说卦》）。入于水，以上其水者，穿地及水以汲也，故曰《井》。井：“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孔颖达《周易正义》）。井因邑而穿，邑者，聚居之所，久则必有更迁，而井则深穴在地，不可更迁，故其居位而无失，供汲而无贪。是以汲者往来于道而井井有序，则皆得安然汲引而获养。然若众相摩近而至，且接连垂其汲绠于井，则必相互挂累其汲瓶，相争序乱一至于此，取凶之道也。

改：“更也”（《说文》）。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得：贪也。如，《论语·季氏》：“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贪也’”。

汔：音迄。《尔雅·释诂》作“汽”。《注》：“谓相摩近”。

亦：同奕。如，《诗·大雅·文王》：“不显亦世”，《后汉书·袁术传》“明公虽奕世克昌”《注》引《诗》作“不显奕代”。奕，接连之义。如，《后汉书·班固传》：“舄奕乎千载”。《注》：“舄奕，犹蝉联不绝也”。

末：“垂也”（《广雅·释诂》）。按，旧注各本皆作“末”，于文理殊不可通。显系形近而误。谨依卦旨予正。

繙：“绠也”（《说文》）。

羸：挂累（见《大壮九三注》）。

以喻王朝有变更而养民安众的宗旨不容变更。故王者守正不





移、有施无贪，方能广养天下之众以安天下之序。而众人亦惟有安序就养、勿相侵争，天下方可井然。否则必有丧乱之凶。

周之始祖后稷始受封于郃（今陕西省武功县境），至公刘由郃迁豳（今陕西省旬邑县及彬县一带），古公亶父由豳迁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一带），文王由岐迁酆（今陕西省户县东），武王一统天下，由酆迁镐（今陕西省西安西南、沔水东岸），可谓改邑再四，然其养民安众的宗旨则毫无所改。故周室累世积德，其国井然有序。比及周公摄政，三监流言为乱，不云于权无争，所谓“汔至”“羸瓶”也。终致诛放加身，“凶”矣。大圣妙拟成教，故有如此卦辞。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泥塞不通则不能汲饮。故年久之井，塞而不渌，虽欲从汲，无所获取。

泥：塞而不通（参《需九三注》）。

食：饮也。如，《汉书·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

旧：久也。如，《诗·大雅·抑》：“告尔旧止”。《笺》云：“旧，久也”。

禽：获也（见《师六五注》）。

以喻古圣先王之道堙塞不行，则人莫以获其教而无美德之养。

九二 井谷射鲋，甕敝漏。

井本用以养人，然却临以射鲋，鲋，鱼也。鱼之种类繁多，必曰鲋者，鲋，附也，取依附之义。谓临井射鱼者，但知鱼依附于水，不顾井所以养人之本，遂致汲瓶为之射坏而漏水。

谷：“养也”（《广韵》）。

鲋：按《仪礼·士昏礼》：“鱼用鲋”。《疏》：“鱼用鲋者，义取夫妇相依附者也”。是为同声取义（参《否九五》“桑”字《注》）。

甕：“汲瓶也”（《说文》）。

敝：“坏也”（《玉篇》）。

以喻昧养德之本，逐横利之末，必以害公犯众而有损无益。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业经淘治然而人不汲饮，此则使我心痛矣！此井之水，已澄清甘洁，可以汲饮。有如贤人蒙诬已白，其德昭新，可为世用。然而惟王英明，乃能知人善任，用以辅成大业，俾天下同得其福。

渫：“治去秽污之名”（孔颖达《周易正义》）。俗云淘治是也。

食：饮也（见《初六注》）。

为：使也。如，《国语·鲁语》：“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

恻：“痛也”（《说文》）。

用：以也（见《谦初六注》）。

并：“同也”（《广雅·释诂》）。

受：“得也”（《广雅·释诂》）。

周公既平流言之乱，遂避嫌待召东方，其衷心辅成太平之志大白于天下。然而成王犹疑而不召，公焉不痛心！而望王明察、知人善任，亦情所当然也。

六四 井甃，无咎。

井壁以砖垒砌之，则坚固不坍，井事如此，无过失。

甃：“以砖垒井曰甃”（《释文》）。

以喻养德固志于内，则行无过失于外。

大圣周公，忠贞为国，虽遭谤见疑致有东方之滞，然其成就周道之初衷不移，大圣之德之志固矣，故终无过失。而三监怀疑疾之心，为流言之乱，德败于内，咎招于外，相形之下，尤见内壮之要！大圣就其事以明其理，故有如此之拟。

九五 井冽，寒泉食。





井水之所以清冽，以其本由清甚之水原所生殖。

冽：“水清也”（《说文》）。

寒：冷也。如，《书·君牙》：“冬祁寒”。冷，“清甚也”（《增韵》）。是知寒亦清甚之义。如云“寒玉”、“寒流”等，是其义。

泉：“水原”（《集韵》）。

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释名·释饮食》）。

以喻廉洁之士，必出自圣贤之教；清明之政，固施由有道之君。故王之为政治国，贵在正本清源；人之修德进学，尚从良师益友。皆所以养人于善的最根本者。

文王 武王，并有圣德，周公敬行其道，而得政清民服。而三监背父兄之遗风，违圣明之教诲，行叛乱之大逆，是同室异志，奉各其殊也。大圣感及于治，故有如此爻辞。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本供人汲取，勿得将其覆盖，此所以广施勿吝之谓也，有诚信于此，始有广养而众安之吉。

收：取也。如，《国语·郑语》：“收以奔褒”。

幕：覆也。如，《庄子·则阳》：“解朝服而幕之”。

以喻王恩长流，不吝不欺，始有民服国安之吉。

革 第四十九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详见《说卦》）。泽本水之所钟，今

乃火生其底者，水润而茂，草枯而焚，所以时迁物更也，故曰《革》。革，更也。如，《左襄十四年传》：“失则革之”。《注》：“革，更也”。变更，必于势至已甚之日且诚信勿二，始可享通。故势至已甚则变更之，宜坚定不渝。如此，则应物情以除弊，顺人心以兴利，弊除而利兴，则怨恨消失。

已：甚。如，《孟子·离娄》：“仲尼不为已甚者”。《注》：“不欲为已甚太过也”。

乃：且（见《萃初六注》）。

阐明王者应人心之必然，革弊端于已甚，始可人和政通。革弊不懈，民怨乃消。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以韦束物以矫正其枉戾使背其故旧之状，必用黄牛之皮缕者，黄，中也。牛，事也，理也（见《遯六二注》），此所以矫正人心之枉戾、变更民行之邪僻，当以中正之事理为绳也。

巩，本作鞏：“以韦束也”（《说文》）。“以韦束”者，《说文》“韦”下段《注》：“生革为缕围束物，可以矫枉戾而背其故也”。是“巩”之义矣。

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见《遯六二注》）。本爻当谓皮缕。

以喻革陋习、除劣俗，惟宜服之以理。

《书·康诰》：“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言周公以王命告曰：呜呼！封：汝欲汝国有序，则当时时施教善化，而不可惟恃刑罚，如此，国人乃可大明于理而心服。惟民心服于理，乃诚恶自勉而和乐相处，有邪恶之行者，则若有病痛在身而欲除之，以尽弃其过。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二 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弊端已甚之日则变更之，譬如伐无道于昏极，以拯百姓于水火，必有取成之吉。故弊甚则革，乃无过失。

汤武革命，起于无道之极；桀纣亡国，咎在昏甚不更。这正是物极必反，乃天道之自然；暗极必明，固是不易之理。但惟智者顺天循理，愚者逆天悖道，然则一兴一废，固亦殊在两端。为政岂可昧诸“革”之理哉！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处革如伐，则视旧如仇，必尽除无遗，于是，旧德扫地，善政荡涤，此乃取凶之道也。然若一无所革而抱弊守旧坚定不渝，则弊端莫以除，利宜莫以兴，守弊塞利，亦必危矣。是故变更之道，贵在权衡利弊而多方因应之，且当有诚信。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革：更（见卦名《注》）。

言：道也（见《明夷初九注》）。

三：多（见《需上六注》）。

就：“因也”（《小尔雅·广诂》）。

周武革命，未尽废殷政，所废者，弊政而已。设若尽废殷政，何异绝源于水？设或悉因不革，其不失鉴“前车”！此固为圣明所不取。是以周之所以兴，除弊兴利以应民心、合时宜，且政信不欺，为其至要因素。

《书·康诰》：“今民将在祗遘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言今于民之率领，但在敬循汝文德之

父，绍继其明智、服行其德治之道。往汝国当遍求于殷先前之明智之王的治国之策，以安治民。汝大可广求者惟商朝之老成人，乃能安心为教于汝。之外，当别求凡闻自古先哲王的治国之道，以安养民……于外职地方官员，汝当对其陈布以时宜的法度，并使其司察、师从此殷朝之刑罚有理者……汝须明了惟有庶民，导之以善乃安。我所善者，其惟殷先哲王的德政，以安治民，我乃以此为求。况今之殷遗民受纣恶化已久，无导引则不能向善。故汝于庶民当善加导引，若不善加导引，则无政绩于其国。

以上主张政令当因革宜时、旧政不可悉革亦不可悉因。其观点与本文一脉相仍。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处变更而怨恨消失者，必是革弊兴利也。故王者为国，有诚信改革政令，则有除弊兴利、国昌民乐之吉。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命：政令。如，《书·说命》：“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圣人至德之威足以改变人的劣行恶习，有如虎之足以改变人的行进方向。其威望如此，故虽未著位为王，而天下人已尊奉之而有诚信。

大人：圣人（见《乾九二注》）。

占：“著位也”（《增韵》）。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西伯圣德，名闻天下。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决。二君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见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入其朝，见士让





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于是二国之君愧而退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天下闻而归周者四十余国。是西伯圣德之威，变二君之争为让，服天下之心于归。所谓虽未著位为王，天下人已有尊奉之诚信。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书·吕刑》：“德威惟畏”。《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礼记·中庸》：“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有德之人其厚德之威足以改变人的恶习劣行，有如豹之足以改变人的行进方向。而无德之人则寡恩用强，胁人以势，迫人以威，人乃口服之，心恨之；面从之，背违之。其淫威暴政莫能服人之心，惟能更变人的脸色而已。是故变更人心，惟宜化之以德，不宜强之以威。若施威如伐敌而强使之变，则人心怨离，乃取凶之道。是以变更人心，惟有安于德化，且坚定不渝，人乃心悦诚服而有俗变风移之吉。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革：更也（见卦名《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居：安也（见《屯初六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以德服人，人无不服；以威服人，虽威不服。故以善化恶，功在潜移；恃强作威，败在寡德。道之不同，所致亦异。而欲使人洗心革面，其容惟威是施哉！

鼎 第五十



鼎。元吉。亨。

巽下离上。巽为风，离为火（并见《说卦》）。风自下吹，火向上燃，则风助火之势，火藉风生威，风火相得，其功名著，故曰《鼎》。鼎：功名著也。如，《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鼎以自名而使先祖之功明著于后世，则鼎乃传国之重宝、铭功之神器，惟治国之功名著，始有传承之吉。前传后承，则国祚长通。故曰“鼎。元吉。亨”。

元：始。

亨：通（并见《乾》卦辞《注》）。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颠仆其足，则宜于清泻否秽之物。譬如王者黜除脏官污吏，乃得接用其有德之士，以使治国之功名著。黜、用得当，故无过失。

颠：仆也。如，《诗·大雅·荡》：“颠沛之揭”。《传》：“颠，仆”。

趾：足也（见《噬嗑初九注》）。

出：“写也”（《增韵》）。写，泻本字。

否：“否秽之物”（孔颖达《周易正义》）。

妾：接也。如，《礼记·内则》：“奔则为妾”。《注》：“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见于君子也”。

以：“用也”（《说文》）。

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

管、蔡流言为乱，致使周室濒危，“鼎颠趾”之谓也。国既濒危，





管、蔡罪彰，诛放加身，不亦宜哉！“利出否”之谓也。成王悟而召周公，周公归而复摄政，“得妾以其子”之谓也。舍、用得当，王无过失，故曰“无咎”。

管、蔡险谗，心灵之脏、人格之污，不必呆看为贪官污吏)。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内有膏肥之食，饿者挹取之而得其美餐，以至不能自我检制。于是美餐果腹之功明著，故吉也。

实：食物在器曰实。如，《周礼·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此为豆中韭菹之食物。本爻之鼎实，当是膏肥之属。

“我仇”之我：通饿。如，《庄子·山木》：“吾无粮，我无食”。《释文》：“我，一本作饿”。

仇：音俱。挹取也。如，《诗·小雅·宾之初筵》：“宾载手仇”。《笺》云：“仇读曰斟”。《释文》：“仇，郑读为斟，音俱。谓挹取酒”。

“有疾”之有：“得也”(《玉篇》)。

疾：美也。如，《国语·楚语》：“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

即：“即食也”(《说文》)。段《注》：“即当作节。节食者，检制之，使不过”。

以喻王者渴求先王之美德善政而乐行不倦，则治国之功明著而有盛世升平之吉。

《书·君奭》：“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言我遍成文王之事业于不懈怠，其事业大覆海隅远及出日之处，无不循从。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更动者，耳为主听之官，更动则必伤而害听，此所以王者

害听，则其言路不通。言路不通，则良谋不用而治无其功，是以陈置其用以庆功的膏肥而不将其分食于人。是故，王欲列鼎庆功，则当纳谏善听，比方天地之气合和成雨，以与臣下合德相应，乃可减少自用不庆的悔恨。从而群策群力，治国之功明著，终有其吉。

革：更也（见卦名《注》）。

行：“言也”（《尔雅·释诂》）。

塞：不通。如，《汉书·刑法志》：“疑塞治道”。《注》：“师古曰塞谓不通也”。

雉：“陈也”（《尔雅·释诂》）。

膏：按《国语·晋语》：“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注》：“膏，肉之肥者”。是知膏即肥美之肉，或曰膏肥。

食：音饲。“以食食人也”（《字汇》）。

方：比也。如，《论语·宪问》：“子贡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

雨：天地气合则雨，以喻上下合德相应（见《睽上九注》）。

亏，本作虧：“少也”（《广雅·释诂》）。

纣王拒谏饰非、杜塞言路，终致国亡身焚。大圣鉴之，以诫後王。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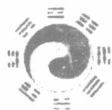
鼎折足，因而倒出用以庆功之餗。庆功必以餗者，餗，和羹也，以喻君臣和乃得成此功也。然则鼎折其足而倒出其庆功之餗，则君失股肱之和而治无明著之功。又其饭器亦沾渍不洁。必取饭器沾渍不洁者，饭器，婢妾所洗，沾渍不洁，则婢妾惰事。此所以臣下慢上而渎职也。君失股肱之和而臣有渎职之慢，凶其必矣。

覆：“倒也”（《类篇》）。

公：功。如，《诗·小雅·六月》：“以奏肤公”。《传》：“公，功也”。

餗：音速。虞翻以为“八珍之具也”。马融以为“健也”。郑玄





以为“菜也”。均未得其实。按，饾，从食束，会意。束，聚也。食聚则和其味，故古有和羹。如，《左昭二十年传》：“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醯醢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以平其心、成其政也’”。由是可知，和羹，先王所以济五味以示和群臣，平心情，以成其政，使民和而无争也。饾既系聚和诸味之食，则为和羹无疑。

形：瓦质饭器。如，《史记·秦纪》：“饭土墼，啜土形”。《注》：“土形，饭器之属，瓦器也”。

渥：“沾也”（《说文》）。

以喻君弃臣辅，臣失廉敬，则治无明著之功而国有待亡之凶。

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乃致奸回渎职衰政而取亡国之凶。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鼎具黄色之耳且配以金质之铉者，耳为司听之官；铉乃举鼎之具；黄者中正之征；金者坚固之物。是故耳色黄者，听执中也；金为铉者，举具坚也。听执中则无偏信之弊；举具坚则有善任之利。王者为国无偏听偏信之弊而有知人善任之利，则功明著矣。此乃宜坚定不渝者也。

黄：中也（见《噬嗑九五注》）。

金：坚也（见《姤初六注》）。

铉：“举鼎具也”（《说文》）。

成王一度偏信流言而疑周公，公则于道难行。故于王者之听言用人，感之深矣。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鼎配以饰玉之举具者，玉，君子所以比德者也，以饰举鼎之具，乃喻王擢德美如玉之人为辅，则治国之功明著，故天下广有其吉，而无不利。

玉：君子所以比德者。如，《礼记·聘义》：“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引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铉：举鼎具（见《六五注》）。

震 第五十一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下震上。震为雷（见《说卦》）。雷自上贯下，则是下宣天之威，故曰《震》。震：威也。如，《左文六年传》：“其子何震之有”。《注》：“震，威也”。雷既下宣天之威，则天威上下贯通。故震雷骤来，则有虩虩恐惧者，其嬉笑哗言哑哑然而止。然则震雷之威虽远惊百里，却威不慑敬，故虔诚致祭者肃恭其事而不为之惊失其匙中香酒。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震来”之震：雷也。

虩虩：“恐惧也”（《说文》）。





哑:同症。如,《史记·刺客列传》:“吞碳为哑”。症,不言也。今通作哑。

“震惊”之震:威也(见上《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匕:“匙也”(《玉篇》)。

鬯:“香酒也”(见《书·洛诰》“予以秬鬯二卣”《释文》)。

以喻王法之威足震天下。然而唯可使肆恣不轨之徒为之丧胆敛迹而已。秉礼敬事之士,则恭谨有常,非威可慑。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震雷骤来而虩虩恐惧,然后嬉笑哗言乃哑哑然而止,此则轻狂之人闻王法之威而后敛也,是故犹可有其吉。

虩虩:恐惧也(见卦辞《注》)。

哑:同症(见卦辞《注》)。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雷来势迅疾,譬如王政苛猛,则当料度民有不堪其虐而逃背者。其人乃登往深山之中。必登往深山之中者,深山之中,人迹罕至,猛政莫及也。人既有远避猛政之志,故王于逃背之民勿用追之使还,但除其猛政、施以恤爱,恩威有常如日,则彼必自归而为王所得。

震:雷也。

厉:迅疾(见《家人》九三《注》)。

亿:料度。如,《论语·先进》:“亿则屡中”。

丧:“亡也”(《说文》)。段《注》:“亡,逃也”。

贝:“音背,义同”(《正韵》)。

跻:“登也”(《说文》)。

于:往也。如,《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传》:“于,往

也”。

九：言其深。如，《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又如，《诗·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笺》云：“九喻深远也”。

陵：大阜曰陵，即土山（见《同人九三注》）。

七日：有常如日（见《复》卦辞《注》）。

阐明暴政淫威必致人叛离。故王者欲得人心，必当恩威有常。

《书·君陈》：“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其观念与本爻一脉相通。

《诗·小雅·十月之交》：“煌煌震電，不宁不令”。《笺》云：“雷电过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征”。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震雷苏苏舒畅，此乃天威巡狩以使天下无妖灾。

震，雷也。

苏苏：苏，本作蘇，草类，即紫苏。《本草》“紫苏”《注》：“蘇从稣，舒畅也。苏性舒畅，行气和血，故谓之苏”。苏苏，极言舒畅。

“震行”之震：威也（见《卦》辞《注》）。

行：巡狩。如，《周礼·地官·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疏》：“行谓巡狩”。

眚：妖灾也。如，《左宣十五年传》：“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疏》：“甚则异物生，谓之眚……大旨皆是妖也”。

以喻王之威命畅达人心，则天下知戒而祸乱不兴。

九四 震遂泥。

其雷自始至终声势微弱。

震：雷也。





遂：“竟也”（《广雅·释诂》）。竟：“自始至终”（《辞源》）。

泥：“弱也”（《尔雅·释兽》“威夷长脊而泥”《释文》）。

以喻王者暗弱，则威令莫行。国威不振，不言而明。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雷往来迅疾者，往而迅疾，则威速藏而施不欲久；来而迅疾，则威立加而罚不稍迟。此所以王者为国，威不久施则政宽而民感；罚不稍迟则法申而恶服，为政如此，可料度民无逃背者而国有其治也。

震：雷。

厉：迅疾（见《家人九三注》）。

亿：料度。

丧：逃亡（并见《六三注》）。

事：“治也”（《中华大字典》）。

《书·康诰》：“凡民自得罪……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乃别播敷，造民大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见《豫六二》引释）。其威、德并用；宽、猛相成的政治观点，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雷索索有如搜求之急切，明耀之电有若矍矍之视遽。王若以此道征伐，则仇敌递树于外，国力日耗于内，是为取凶之道。故王者为国，威不及于那恭顺者，惟及于那败德者，是以无过失。威不及于那恭顺者，则可与之以礼交好；惟及于那败德者，则可使国人目有法令。

震：雷也。

索索：按《史记·留侯世家》“大索天下，求贼甚急”。索，搜求

也。索索：极言搜求之急切。

视：“明也”（《广雅·释詁》）。本爻指明耀之电。

矍矍：《说文》：“矍，视遽貌”。矍矍，极言视遽。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震不于”之震：威也（见卦辞《注》）。

于：及于。如，《诗·小雅·鹤鸣》：“声闻于天”。

其：指代辞。犹今曰那。

躬：通共，恭也。如，《礼记·缁衣》：“匪其止共”。《释文》：“共音恭。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邻：“敝也”（《集韵》）。敝，败德也。如，《后汉书·卓茂传》：“汝为敝人矣”。

婚媾：喻与人以礼交好（见《屯六二注》）。

言：法令（见《夬九四注》）。

阐明王者恃强作威，则外黷武而多敌，内苛法而多怨，此乃取凶之道。是故王者为国，威忌滥施，礼宜广加，威以辅德，方为善政。

艮 第五十二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下艮上。艮为山（见《说卦》）。山重立，其势则嶙峋艰止，故曰《艮》。艮：“止也”（《说卦》）。止当于背者，背，离也，所止当在人之背离也。止人背离，不在得其人之身——而在得其心。譬如往其宫室，意在与其话谊而不在视其人。止人背离而能如此，则无过失。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背:离也。如,《韩非子·难》:“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

获:得也。如,《论语·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疏》:“获犹得也”。

行:往也。如,《诗·秦风·无衣》:“与子偕行”。《传》:“行:往也”。

庭:“宫中也”(《说文》)。宫,按《尔雅·音义》:“古者贵贱同称宫”。是知宫者,今称室者也。

见:“视也”(《说文》)。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周公东征,平定四国之乱,其于从乱之民,施以怀柔之策,望其归心周室,于兹可见。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止当于趾者,趾,止也,止所当止,则无过失。是故,此道宜永久坚定不渝。

艮:止(见卦名《注》)。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趾:“止也,言行一进一止也”(《释名·释形体》)。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止当于小腿肚者,小腿肚之为物,动则上下伸缩,不固其位,躁妄无常者也,止当于此,则是止彼躁妄无常之行。然而不善加援引其行,则其心仍不能相与一致。

艮:止(见卦名《注》)。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腓:胫腠。俗称小腿肚,躁妄之征(见《咸六二注》)。

拯：“援也”（《增韵》）。

随：“行也”（《广雅·释诂》）。

快：“一也”（《字林》）。

以喻为政但事禁恶，不事导善，则虽禁而不能移恶向善。为政其可惟惩不劝乎！

《书·康诰》：“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言况今殷遗民受纣恶化已久，无导引则不能向善。故汝于庶民当善加导引。若不善加导引，则无政绩于其国。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止当于度者，行不越轨也；布其敬惕者，以礼自克也。行不越轨而以礼自克，所以磨厉、薰陶心性也。

艮：止也（见卦名《注》）。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限：“度也”（《广韵》）。

列：“布也”（《广韵》）。

“其夤”之其：指事之词。

夤：“敬惕也，从夕寅声”（《说文》）。

厉：磨也。如，《荀子·性恶》：“钝金必将待砢厉然后利”。

薰：本香草。古以煮酒令香，亦以薰衣、薰房（分见《周礼·郁人·疏》、《淮南·说林》）。本爻用为薰陶之义。

大圣周公东征救乱，只诛祸首，不罪从乱之民众，止其诛使当于度；不召不还、滞而不怨，敬惕长存、以礼自克，所以磨厉、薰陶心性也。故有如此爻辞。

六四 艮其身，无咎。

止当于身者，身，总括百行者也，止当于总括百行者，则于百行谨慎自省，因能知是非、晓扬弃，是以无过失。





艮：止也（见卦名《注》）。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身：按《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可知“身”谓德行。故“身”者，总括百行者也。

《书·康诰》：“顾乃德”。言汝当顾省汝之德行。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又，《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并可佐明本爻。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止当于牙床者，口不轻开也。口不轻开则言不妄出，出言必有伦序。是以怨恨消失。

艮：止也（见卦名《注》）。

其：当也（见《小畜初九注》）。

辅：人颊骨。人颊骨即腮内骨，牙床是也（见《咸上六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又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又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以上分见《论语·学而》、《子路》、《卫灵公》）。又，《礼记·曲礼》：“安定辞”。《表記》：“君子……不失口于人”。《玉藻》：“口容止”。以上并可与本爻相发明。

三监倘能“言有序”而不有流言之谤，又何“悔”之不亡！

上九 敦艮，吉。

恨心不明而止，则可免盲行之失，是为取吉之道。

敦：愍之省。恨心不明也（见《临上六注》）。

艮：止。

《书·大禹谟》：“疑谋勿成”。可与本爻相发明。

渐 第五十三



渐。女归，吉。利贞。

艮下巽上。艮为山，巽为风（并见《说卦》）。山之为物，层峦叠嶂，风掠其上，势必渐次，故曰《渐》。渐：“渐次也”（《广韵》）。渐次者，循序渐进也。譬如女子之嫁，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并见《仪礼·士昏礼》、《礼记·昏义》）六礼之序，则有事谐而顺成之吉。是故，凡事循序渐进的原则，宜奉之坚定不渝。

归：女子嫁谓归（见《泰六五注》）。

阐明天地万类，理数有定，势序必然。故凡事依理循序，渐进勿越，方是取成之道。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鹭渐次进往河岸者，鸿鹭，陆栖之鸟；河岸，临水之崖。陆栖之鸟渐次进往临水之崖，则有坠溺之危。譬如幼弱无知的孩童，渐次进往水崖，则身临坠溺之危。然则此时对其有所责让，则可止其进而免其坠。是故无过失。

鸿：按《礼记·月令》：“仲秋之月鸿雁来”。又，《魏书·李谐传·述身赋》：“缀鸿鹭之末行，连英髦之茂序”；据上可知，鸿，候鸟。取其飞必依序，以为渐次而进之征。

于：往也（见《震六二注》）。

干：水崖。如，《诗·魏风·伐檀》：“寅之河之干兮”。《传》：“干，崖也”。崖，岸也。





小子：幼弱无知之称（见《随六二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言：责让（见《需九二注》）。

以喻灭身之祸，固非一步所至；不赦之辜，岂由一夕酿成！其由来渐矣。是故小过听责，则大祸可免；悬崖勒马，则不致苦海无边。此所以子听父教、民从王化，乃无过失者也。

成王以幼童即位，乃误信流言而疑周公，从而渐临叛乱之危。当此之时，周公东征救乱而有《鸛鸣》诗之进。所以告诫成王当于时势有所明察而勿渐陷于危也。其事当是本爻之背景。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鸿鹭渐次进往安固的巨石之上者，安则有序，固则久长，此所以王者渐安天下使有序，国则固若磐石传久长。于是人民安居乐业，饮食丰足而衎衎其乐，是以吉也。

于：往也（见《初六注》）。

磐：安固之巨石。如，《史记·孝文帝纪》：“此所谓磐石之宗也”。《索隐》：“言其固如磐石”。

衎衎：《尔雅·释诂》：“衎，乐也”。衎衎，则极言其乐。

周公既平流言之乱，民安其序而乐其业，渐见太平之象。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鸿鹭渐次进往道路者，道路，人之所行，而为鸿鹭所渐次而行，有序不惊，则路无行人可知。之所以路无行人者，国有兵革之难也。故丈夫从役出征而不归，其妇虽已怀孕在家，然而不得在家抚养其子。此所以战争之祸渐次累及后嗣，故凶。然而累及后嗣之战，人必义愤填膺，众必同仇敌忾，固宜抵御敌寇。

于：往也（见《初六注》）。

陆：“无水路也”（《玉篇》）。按：即道路。

育：“养也”（《广韵》）。

阐明穷兵黷武者虽能祸人之国于渐深，不能夺人之志于屈服。故不义之战愈残，愈激人怒；正义之师必以气壮同仇而胜强敌。

《左宣十二年传》记晋楚邲之战，楚胜，其臣潘党请庄王筑军营、埋晋尸，以为京观，彰功示子孙。庄王以周武王之武事七德，论京观之不可筑。而武王武事七德之颂，多出周公之手，其军事战争观与本爻一脉相贯，特录译如次，以为本爻之佐。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以为京观乎”！

楚庄王就其臣潘党请筑京观之事论曰：此京观之事，非你所知也。就文字而言，止戈为武。周武王战胜商纣王，乃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偃武修文，不复用兵。故周公作《时迈》之诗，颂武王克商之功曰：置聚干戈，置韬弓箭，所为者在求美德以为治，而极力于以美德善化华夏者，信是武王能任之。又作《武》之诗，歌颂武王不嗜杀伐。纣虽恶，不即伐之，欲待其悛悔。然而纣怙恶不悛。武王见其不悛，乃于老年伐纣。故《武》之末章曰：（武王）老年乃定此伐纣的大功。其颂武王之德的第三篇诗曰：文王布善政以条达人之心思，我武王之行，亦维从父之政，以求天下人心的安定。其颂武王之德的第六篇诗曰：武王既伐灭纣，乃安抚万国，于是人民安居





乐业屡有丰衣足食的年景。由此观之，武事，乃为禁止强暴使不行；敛藏兵器使无战；戍边守塞以保太平；克敌胜寇以定安国之功；保安人民；和调大众；使人民安居乐业、致力百业以丰足财用者也。故周公作此数篇诗，使后世子孙勿忘其乐章之用意。今我楚子使楚晋二国战而暴露死者之尸骨于荒郊野外，此则是我的暴戾；观兵示威以畏诸侯，此则是我使兵不敛藏。暴戾而不敛藏兵器，好战不待言矣，焉能保守太平？今犹有晋国存在，焉得成定武事之功？所违人民之愿尚多，人民何以心安？无德于人而强争豪斗于诸侯，何以和调天下之众？利人之危殆而乐人之祸乱，以为己之荣耀，何以使天下人安居乐业以丰足财用？是武事有七德，我则一德亦无，何以筑京观以示功德于子孙？筑京观为先君庙，告报先君，有所成事而已。而武事，非我之功也。古者，贤明之王，征伐不顺天存敬者，亦惟擒取元凶大恶而已，于其后裔犹存而封之，然而即以为是莫大的杀戮。其德如此，于是乃有表德的京观，以示其战旨在惩治淫恶。今晋罪无所当，而民皆尽忠于国，以死誓从君之使命，我又何以为作京观乎！

圣哉，武王之德！至哉，周公之颂！善哉，楚子之论！而穷兵黩武、嗜利好杀者愧乎！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鸿鹭渐次而往木上者，木，挺立之树；鸿鹭，陆栖之鸟。陆栖之鸟渐次而往挺立之树上，则是为势所迫而身困逆境也。然或得其平枝，犹可暂安其身以避其难，如此以处，乃无过失。

于：往也（见《震六二注》）。

桷：音角，“平柯也”（朱熹《周易本义》）。按，平柯即平枝。

以喻渐为逆境所迫，则当于逆境中暂谋安身以图自保，乃无过失。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相谤，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公之处境，

日渐不利。而管、蔡更导武庚等降敌叛乱，固必以公为辞矣。是故，公虽东征救乱，成王疑心不释。及公诛管放蔡，成王疑公益甚。不得已，公乃滞留东方，以避其嫌，以暂安身。终以屈滞之权宜，得免灭顶之祸殃。国安身保，罔有过失。大圣乃即事明理，故有如此之拟。

《诗·邶风·鸛鸣》：“曰予未有室家……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哢哢”。此乃周公以小鸟自喻，向成王倾诉衷曲曰：我周公滞留东方而不便归，未有室家矣……有若小鸟为鸛鸣所迫，逃离其巢，另巢于弱枝，翘翘可危，在风雨中漂摇，因而我周公乃发此哢哢然惶恐之音以相告。又，《九罏》：“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疏》：“毛以鸿者大鸟，飞而循渚非所宜，以喻周公圣人久留东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东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礼，归则无其住所，故于汝东方信宿而处耳”。以上二篇所叙，并与本爻异曲同工。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鸿鹭渐次进往冢墓之所者，冢墓之所，祭祀之处。鸿鹭渐次而往，则有序不惊，祭所无人明矣。故“鸿渐于陵”，乃祭祀废绝之征。此所以战争之祸渐次绝人子嗣也。故妇以独居而多年不孕。然则子嗣绝而祭祀废，则国有殉难之夫；妇独居而不孕，则家有贞烈之妇。夫有殉国之志而妇有贞烈之节，则国、家可保。故不义人犯之敌，终莫之胜。而正义自卫之旅终有克敌之吉。

于：往也（见《震六二注》）。

陵：冢也。如，《国语·齐语》：“陵为之终”。《注》：“以为葬也”。古以陵为冢之通称。自汉而后，则专为天子葬所之名。如，《水经注·渭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本爻自当系古义，不可不辨。

三岁：多年（见《同人九三注》）。





胜：本作勝。

以喻嗜杀成性者虽能灭人之身，不能夺人之志。故不义之战，虽残，终莫之胜；正义之师，虽败，终必有庆。所谓“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之功在于理”，此之谓也。

必知本爻暨九三皆以“鸿渐”喻战争者，一则鸿来于秋，秋，天行肃杀，鸿来应时于肃杀，宜以喻战。再则“鸿渐”有序，有序则安而不惊，进而不乱，于路于冢，不惊不乱，明是路断行人、冢绝祭祀，一派凄凉可怖景象。此景象既偕鸿来应时于肃杀而生，喻战宜矣。三则本爻言“终莫之胜”，九三言“夫征不复”、“利御寇”，皆已明告战事。故知此二爻以“鸿渐”喻战争。此其显者。至于其微，则战争之起、之害，由必渐矣，故于战争之起，防微杜渐，不亦圣人之微意哉！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鸿鹭渐次进往已耕作之地者，渐次而往则有序，地已耕作则民安居乐业。依序进往乐业之地，则国泰民安、其序井然之谓也。是故，其鸿鹭姿态的悠闲宽缓，可用为人事相处的准则。人以宽缓相处，则和而无争，安而有序，是为取吉之道。

于：往也（见《震六二注》）。

陆：耕作之地。如，《书·禹贡》：“大陆既作”。《传》：“水已治，从其故道，大陆之地已可耕作”。

羽：音扈，义同。缓也。如，《考工记·弓人》：“弓而羽綯”。《注》：“羽读为扈。扈，缓也”。

仪：准也。如，《国语·周语》：“度之于轨仪”。

以喻百姓安居乐业，固必基于和平。而和平则基于人以宽缓相待、有序无争。故王欲使国人安居乐业、有序无争，则必教之以礼义；导之以从容；贵和尚宽，以“渐”道求成。

周公既平流言之乱，固望长久太平，其志灼然见于本爻。

归妹 第五十四



归妹。征，凶。无攸利。

兑下震上。兑为泽，泽之在天则为雨，故兑又为雨。在人则为少女。震为雷。在人则为长子（分见《说卦》与《话卦》）。雷鸣于上，雨降于下，乃阴阳合和之象（参《睽上九》“雨”字《注》）。在人则少女从如长子者，嫁女也。故曰《归妹》。归妹：嫁女（见《泰六五注》）。嫁女，上符阴阳合和之天道，下成夫妻合德之人伦。天道既以阴阳立，故阴阳相伐，则天有非时之灾；人伦既由夫妻始，故夫妻相伐，则家有破亡之祸。理既见凶，则当合者若反合为伐，必无所利。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以喻君臣贵合德成治。若上下失合、萧墙起祸，必有破亡之凶而无完安之利。

周公伤三监之流言，痛成王之相疑，情见于兹。

《书·大诰》：“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言我周公何敢不于先世安众的文王所受上天之美命以毕成其统一大业……惟大造国难的三叔其人，大放流言而又连之以相伐于其家。其义与本卦辞一脉相贯。

卷二
六十四卦解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嫁女并与陪嫁贵妾，乃是妻妾同心事夫。得妻妾同心而事，其夫虽则足偏废，亦可赖众力之扶而胜于行。以此道征伐，则将士同





心合力，讨叛逆，扶弱国，而致天下于太平，是以吉也。

归妹：嫁女（见卦名《注》）。

以：与也。如，《诗·召南·江有汜》：“不我以”。《笺》云：“以犹与也”。

娣：《说文》：“同夫之女弟也”。段《注》：“《公羊传》、《白虎通》皆曰：‘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娣者何？女弟也’。女子谓女兄弟曰姊妹，与男子同。惟媵己之妹，则谓之娣，盖别于在母家之称，以明同心事一之义也”。又，《六书故》：“妾有贵贱。古之贵者娶必有姪娣。诸侯娶于一国，其国姪娣从。他国亦以女媵。自正室而下，皆妾也”。据上诸说，联本卦六三“归妹以须”可知，古者，所谓诸侯一娶九女，即：所娶之国，嫁其女为嫡妻，更选送二女为陪嫁妾，曰娣，曰姪。往媵之国二，各以三女为媵，曰娣，曰姪，曰须。是知诸侯一娶九女，嫡妻一，娣三，姪三，须二。娣为贵妾。

跛：“足偏废”（《篇海》）。

能：胜（见《履六三注》）。

履：行也（见《履》卦名《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以喻王者纳贤善任，则众贤必能与王同心合德，以匡偏救失于内，扶弱拯危于外。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少目者自以为胜视，此则暗主寡能而弃辅独用，不以君臣合德为治也。故宜隐遁之人深隐之坚定不渝。

眇：少目也。

能：胜也（并见《履六三注》）。

幽：隐也（见《履六二注》）。

周公东滞之期，未获王迎之时，宜有是思。

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嫁女并与陪嫁贱妾者，事人之道，必备卑微也。故此贱妾事夫尽道，反被委以贵妾。

归妹：嫁女。

以：与（并见前《注》）。

须：贱妾。如，《史记·天官书》：“嫫女”。《正义》：“须女四星，亦嫫女。天少府也……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

“反归”之归：委也。如，《后汉书·顺帝纪》：“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

娣：陪嫁贵妾（见《初九注》）。

以喻王有爱贤之心，识贤之明，则可擢贤于卑微，成治于与臣下合德。

殷高宗擢傅说于杵筑之徒；周文王访姜尚于垂钓之叟，皆用以佐成大业，本爻不无其指。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嫁女而过其宜嫁之期者，延迟其嫁而为择婿务善也。

归妹：嫁女（见前）。

愆：过也。如，《诗·卫风·氓》：“非我愆期”。《传》：“愆，过也”。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时：善也。如，《诗·小雅·頍弁》：“尔殽既时”。《传》：“时，善也”。

以喻贤人出仕，不患其迟。必逢明君，乃出与合德佐治。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纣王之父嫁女，则其女与纣同根也。然而不能善劝同根以德，是己亦薄德。故虽嫁为邦君之妻，然其嫁妆短袄不如陪嫁贵妾的短袄良。然则嫁妆多矣，必曰短袄者，袄，衣之厚者也，女嫁之日，无论寒暑，必衣短袄，以示新妇厚德（吾地近犹有此俗）。此邦君妻的短袄既不如陪嫁贵妾的短袄良，则其德不及此贵妾德厚之谓。因而，宠不及此贵妾深。是故月近圆满之期，邦君独宠此厚德贵妾。远薄德而近厚德，取吉之道。

帝乙：纣王之父。

归妹：嫁女（并见《泰六五注》）。

君：邦君正妻之称。如，《诗·邶风·鹑之奔奔》：“我以为君”。《疏》：“夫人……亦得曰君”。

袂：音艺。《字林》云：“袂，複襦也”。複襦，“谓衣之有絮而短者”（《方言》“複襦”《笺》《疏》）。是知袂即今称之为袄而短者也。唯彼时我中国尚无棉，但纳之以絮耳。

娣：贵妾（见《初九注》）。

几，本作幾：近。

望：月满之名（并见《小畜上九注》）。然则《小畜上九》以月近圆满之日为贱妇进幸之期，本爻则谓贵妾者，前者指纣妾，本爻谓纣姊妹的陪嫁娣，人异德殊故也。

以喻王者亲有德、远小人，取士不以身位为论，乃有与贤人合德致治之吉。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子接受筐篚者，许人之聘也，然而筐中无彩礼之实；士子杀羊者，定婚祭告其先祖也，然而却无可荐之血。至于士子杀羊为定婚祭告先祖，且必荐以羊血者，士子，未娶之称；荐血，报阴之义，报阴必荐羊血者，羊，阳也，未娶之士杀羊血祭，明是男聘女、阳报阴、阴阳合和之义，故其定婚而祭告先祖可知也。然则女受无实之聘，

则是以身轻许；士行无血之祭，则是聘、报无诚。女轻许而士无诚，其婚必不能合德，故无所利。

女：未嫁之称（见《屯六二注》）。

承：“受也”（《说文》）。

筐：按《诗·小雅·鹿鸣》：“承筐是将”，《传》：“筐，篚属，所以行币帛也”。是知古者，亲友馈赠、男子聘女，皆以筐盛礼品。本爻显指后者。

实：“在器之物曰实”（《中华大字典》）。本爻谓币帛之类，聘女彩礼是也。

士：未娶之称（见《大过九五注》）。

刲：音奎。杀也。如，《仪礼·少牢馈食礼》：“司马刲羊”。《注》：“刲谓杀也”。

羊：阳也（见《大壮六五注》）。

血：“祭所荐牲血也”（《说文》）。然则祭以荐血，所以报阴也。如，《礼记·郊特牲》：“血祭……报阴也”。

攸：所也（见《坤》卦辞《注》）。

以喻士无择主之智，君无礼贤之诚，则君臣必无合德之义，于身于国，皆无所利。

丰 第五十五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离下震上。离为电，震为雷（并见《说卦》）。电闪而明照于下，雷鸣而威动于上，明、威充盈上下，其声势浩大，故曰《丰》。丰：“大





也”(本卦《彖》)。雷电的明威声势浩大,故而周天皆通。王因雷电的明威,思大己之明德、声威,则勿用忧业绩不大,但能光大明德,振扬声威,其业绩之显赫盛大,必当如日值正午。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假:因也。如,《庄子·大宗师》:“假于异物”。《注》:“假,因也”。

之:指事之辞,本爻指雷电的明威。

宜:当也。如,《史记·酈生传》:“不宜倨长者”。

中:处正不偏谓之中。本爻谓日值正午。

武王光大明德、振扬声威,伐纣以大王业。而成王初即大位,德威未章,殷顽不服,公有忧之,因有是辞。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所逢若是酒色之君,惟有将其惩治之,乃可拯国家于无道,大王业于有德,此举非但无过,且行此大事必有佐助者。

遇:“逢也”(《说文》)。

其:若也(见《无妄》卦辞《注》)。

配:“酒色也”(《说文》)。

主:“君也”(《集韵》)。

虽:通惟。如,《淮南子·精神训》:“且惟无我而物不备者乎”。《注》:“惟与虽同”。

《旬》:“治也”(《小尔雅·释詁》)。治:惩也。如,《史记·李斯传》:“赵高治斯,榜掠千余”。

往:行(见《坤》卦辞《注》)。

尚:佐也(见《习坎》卦辞《注》)。

武王伐纣而成一统大业,跃然笔端。

《书·泰誓》:“今商王受……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予小子夙夜祗惧……以尔有众,底天之罚……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言今商朝之王名受者，沉湎于酒、贪冒女色，心无所畏忌而恣行暴虐。因而我姬发早夜敬惧，以汝多众，致天之罚于纣。汝众当努力辅弼我一人，永久清平四海。以上可佐明本爻。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大其遮蔽，乃至蔽日如夜，虽于日值正午本在盛明之时而出现斗星。必取日值正午出现斗星之象者，日，王者之征；斗星，比太宰之位，故为太宰之征。日中见斗，所以喻治明之世群小欺世惑王，以致天下暧昧，惟有太宰重臣独明。然则王既为群小所惑，则于太宰重臣不之相信，故此太宰重臣行则得王疑忌与群小嫉恶。当此之时，惟其有诚信于发扬并显明己之逊顺，乃可释王之疑而有其吉。

丰：大也（见卦名《注》）。

蔀：音部。“蔽也”（虞翻《易注》）。

见：音现。出也（见《乾九二注》）。

斗：按《史记·天官书》：“衡殷南斗”。《正义》：“南斗六星，为天庙丞相大宰之位”。本爻取以为大宰之征。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疾：同嫉，恶也。如，《书·泰誓》：“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

发：明也。如，《论语·为政》：“亦足以发”。《注》：“发明大体”。

若：顺也（见《观》卦辞《注》）。

周公摄政，三监大放流言，欺世为乱。于是天下暧昧为之所蔽，独公察察知道莫行。遂于东征平乱后东滞避嫌，守礼待召，以明己志。终得真相大白，而获亲迎之吉。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大其滂沛之黑气而蔽日如夜，虽于日值正午，本在盛明之时而出现沫星。必取日值正午出现沫星者，日，王者之征，沫星，北斗





斗杓之末星。《天官书》曰：“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是北斗七星，以象七政。而七星惟见斗杓之末后一星于日值正午之时，此则治明之世，王被群小蔽晦，以致政失殆尽之征。故必挫败其名为助王，实则惑王的阴险小人，乃可保七政复行，国有明治。故挫败小人以拨乱反正，无过失。

丰：大也（见卦名《注》）。

沛：昼生之滂沛黑气。如，《魏书·灵征志》上：“显祖皇兴三年正月，河济起黑云，广数里，掩东阳城上，昏暗如夜”。又，《清史稿·灾异志》：“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五日，高邑黑眚，咫尺不辨”。“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文安大风霾，昼晦如夜。武邑黑风昼晦”。以上皆“沛”之象。

见：出也（见《乾九二注》）。

沫：《释文》：“沫，《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后星”。杓音标，柄也。后，末也。斗杓后星。即北斗星斗柄之末后一星。《说文》：“杓：斗柄也”。《春秋运斗枢》：“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

折：挫败。如，《左宣十二年传》：“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

右肱：“右：助也”（《说文》）。又，阴也。如，《礼记·内则》：“凡女拜，尚右手”。《注》：“右，阴也”。肱，臂也。如，《论语·述而》：“曲肱而枕之”。臂，身之辅，以喻臣辅。阴，阴险为义。故“右肱”乃喻名为助王之臂，实为惑王视听的阴险小人（与左股对言。参《明夷六二注》）。

三监既流言为乱于治明之世，周公则东征救乱于国危之时。诛贬三监，虽则灭亲，然则大义凛然，公又何过之有！妙哉，此拟。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大其遮蔽，乃致蔽日如夜，虽于日值正午，本在盛明之时而出

现斗星。必取日值正午出现斗星者，日，王者之征；斗星，比太宰之位，以为太宰之征。日中见斗，所以喻治明之世，群小欺世蔽王以致天下暧昧，惟有太宰重臣独明。是故当此之世，所逢若是英明之君，尚可察奸觉蔽，以听贤黜佞，而有祛暗向明之吉。

丰：大（见卦名《注》）。

蔽：蔽也（见《六二注》）。

见：出也（见《乾九二注》）。

斗：南斗。喻太宰（见《六二注》）。

遇：逢也（见《初九注》）。

其：若也（见《无妄》卦辞《注》）。

夷：“明也”（《玉篇》）。

主：君也（见《初九注》）。

周公摄政，三监大放流言，欺世为乱。一时间，蜚语纷纷，民惑王疑，举国为之所蔽。大圣之心，惟天可鉴。故望王英明善察，情见于兹。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勤鉴别，则可知优劣，明利弊，取舍得宜，于是事可善而功可大，多庆与誉，是以吉也。

来：“勤也”（《尔雅·释诂》）。

章：别也。如，《论语·子贡问》：“上下有章”。

有：多也。如，《诗·小雅·鱼丽》：“君子有酒，旨且有”。朱熹《集传》：“有犹多也”。

以喻王者勤观察，慎识辨，乃可知人善任于其臣、扬优弃劣于其政，有功丰绩大之吉。

《书·洛诰》：“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言周公诫成王曰：已！汝乃幼小即位之人，惟当继父祖之道以完成其大业。汝当谨慎审察 众多诸侯之奉上者，亦当





审察其有不奉上者。其勤观察、慎识辨的观点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大其屋者，富其家者也。然而却由此而遮蔽其家。竟至昏冥可怕，人不敢近，但有窃视其户内，乃寂静无声，其家已无人。直至多年亦不有所见。此乃以贪昧取凶。

丰：大也（见卦名《注》）。

蔀：蔽也（见《六二注》）。

闚：通窥。窃视也。如，《礼记·礼运》：“皆可俯而窥也”。《释文》：“窥，本作闚”。《方言》：“凡相窃视，南楚谓之窥”。

阒：“静也”（《说文新附》）。

三岁：多年。

覿：见也（并见《困初六注》）。

阐明私心愈大则自蔽愈深，直至利令智昏，以贪丧身。

纣王筑鹿台，“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广搜天下财宝藏之于上；建钜桥之仓，敛天下之粮。取怨于民，获罪于天，终致身焚物留，徒遗臭名，其非以贪自蔽之甚也！

《书·泰誓》：“今商王受……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传》：“土高曰台；有木曰榭；泽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谓服饰过制。言匮民财力为奢丽”。又，《微子》：“降监殷民，用乂仇斂，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商其沦丧”。《疏》：“我又下视殷民所用为治者，民皆仇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赋伤民，民以在上为仇。重赋乃是斂仇也。既为重赋，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敌仇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于一纣之身。言纣化之使然也……商今其有灭亡之灾”。以上并可佐明本爻。

按，卦辞言王者光大其明德、声威，以大王业，本爻则取纣王大其私心，以贪、暴而丧身亡国，彼呼此应，相映生辉。

旅 第五十六



旅。小，亨。旅，贞，吉。

艮下离上。艮为山，离为火（并见《说卦》）。火为人所掌，而上之于山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也，故曰《旅》。旅：孔颖达《周易正义》：“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孔说欠切当。按，旅，行也。出行者去其本居为旅。不得谓“失其本居”。然则行必有事，因事而行，则行在谋事，故“旅”有拓创义。如，《诗·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言王之拓创力方在强盛之期，乃不念我等劳苦，而役以经营 惨惨，远及四方。又如，《国语·周语》：“四军之帅，旅力方刚”。谓四军之帅，拓创力方在强盛也（以上，旧注并训“旅”为众，于文义殊不可通，不从）。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但能谦卑为德，其拓创必可亨通。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者，谦卑为德而拓创之坚定不渝，则有功成业就之吉。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周之始祖后稷，初无贵位，后为尧之农官，封于郃（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一带）为诸侯。其子不窋失官，往来于戎狄间。至公刘之世，迁豳定居（今陕西省旬邑县及彬县一带）。后古公亶父由豳迁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一带），基业日兴。文王由岐迁酆。武王复迁镐。纵观周之创业史，屡迁臻成，可谓“旅”矣。而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谦卑之至也。世世修德，创业不怠，“旅，贞”者也。终得一统天下，毕成大业，“吉”之谓也。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才器细陋，则无大志，有鄙行，此其所以取灾者也。

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也（见卦名《注》）。

琐琐：“才器细陋”（《尔雅·释训》“眈眈琐琐”《注》）。

斯：此也。如，《论语·子罕》：“有美玉如斯”。

阐明人生旅途，最忌志短行卑。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寄居于司市之舍，于是即地生情而念思其买卖之事，遂操其业而得童仆，变客为主。既为业主，则当善守其业而坚定不渝。

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也（见卦名《注》）。

即：“舍也”（《广韵》）。舍谓住也。如，《礼记·檀弓》：“舍于子夏氏”。

次：按《周礼·天官·内宰》：“后立市，设其次”。《疏》：“凡建国，内宰佐后立市，‘设其次’，谓司市所居”。又，《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注》：“次，谓吏所治舍……若今市亭然”。是知“次”为掌管市场而设之舍，今之工商管理所类之。

怀：“念思也”（《说文》）。

其：指事之辞。

资：卖也。如，《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资谓卖也。卖：“出买者，出而与人买之也”（《说文》“卖”下段玉裁《注》）。是知本爻“资”，犹今称“做买卖”。

仆：本作僕。后同。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阐明创业贵在因势谋成，且当善守其成。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不慎，焚坏其寄居的司市之舍，于是失其童仆而不复为业主。此乃守成不足，败坏有余者也。奉此道坚定不渝，必危。

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也（见卦名《注》）。

次：司市之舍（见《六二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厉：危（见《乾九三注》）。

以喻不惜创业之艰而轻忽既成之守，必有前功尽弃之危。

所谓功难成而易败；誉难得而易毁，此之谓也。是故居功而骄，拥名而矜，鲜不“焚其次”也已！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寄身于槽巢，虽得其利斧，极便砍斫营造，然而为心亦决不可放肆。

旅：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也（见卦名《注》）。

处：巢也。如，《淮南子·汜论》“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注》：“处犹巢也”。巢，构于树木之居，《礼运》所谓“夏则居槽巢”是也。

资：利也。如，《后汉书·杜乔传》：“故陈资斧而人靡畏”。

我：“为也”（《说文》）。

快：放肆。如，《荀子·大略》：“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以喻创业于极艰之境而得有利地步，亦必当依度而行，决不可恣意弄威。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处东滞之艰，如寄槽巢然。然而叛乱平而杀不滥；罪人得而论处当，公之行事有度矣。乃就事明理，故





有如此爻辞。

语谓“小人得志必颠狂”，可与本爻对映。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雉，一箭而亡其命。必曰射雉者，射，所以取；而雉之为鸟，“守介而死，不失其节”（《周礼·春官·大宗伯》“士执雉”《注》），是以雉乃耿介之征。此所以去其本居而拓创于他方之人，进取必以耿介为原则，以道艺为阶梯，决不非分苟得。故终以名声之美受王策命。

誉：名声美。如，《诗·大雅·振鹭》：“以永终誉”。《笺》云：“誉，声美也”。

命：王之策命。如，《周礼·春官·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以喻进取之道，贵以耿直为德，以道艺为阶。

周公东征，平定祸乱，悉获叛首。大义灭亲，忠直并见。获迎归摄，誉以行得。故有是辞。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遭焚其巢之灾，羁旅之人见而先乃笑之者，幸灾乐祸也。然则幸灾乐祸之人，必无闵人之心。无闵人之心，必以私己为心。心在私己，故一笑之余，触及己之落度，随后号咷大哭，深悲羁旅之苦！然则以羁旅之落度，见焚巢之无归，本当“同病”相怜反而笑；旅在拓创，本当奋发图强反而哭，此乃丧失事理于性行的改易无常也，是为取凶之道。

旅人：羁旅之人（与以上诸“旅”字，义各有侧重，不可呆看）。

号咷：大哭（见《同人九五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牛：事也，理也（见《遯六二注》）。

易：改也（见《大壮六五注》）。

以喻有幸灾乐祸之刻薄，无恻隐济物之敦厚，必以丧理智而取咎于心行无常。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乃于东征获胜后就地避嫌。远去故地，归无其所，所谓“鸟焚其巢”也。而纣子武庚，以亡国之残余，寄命于周室，本当闵其难而感其德，反而幸其难而乘其危，悖理丧智，心行无常，终取戮首之凶，所谓“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也。

巽 第五十七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下巽上。巽为风（见《说卦》）。风自上拂下，物必有伏，故曰《巽》。巽，“伏也”（《杂卦》）。巽伏者，秉德卑逊者也。秉德卑逊，人则和洽相通。故巽伏之道，宜有所行。而行巽伏之道，以使人秉德卑逊而和洽相通，则宜兴礼法之教以显扬圣人之道。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攸：所也。

往：行也（并见《坤》卦辞《注》）。

见：音现，义同，显也。

大人：圣人（并见《乾九二注》）。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进退者，且前且后，行而无常者也。行而无常，则必乱序。序乱，则百恶竞逞，天下不宁。当此之世，欲人巽伏，则宜威强敌德、志在除恶之人施其敌德之威以铲除邪恶而坚定不渝。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武人：按《周书·谥法》：“威强敌德曰武”。“除恶曰武”。是知武人者，威强敌德、志在除恶之人也。

之：指事词。本爻指武人除恶。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武庚等四国之君降而复叛，“进退”无常者也；周公东征，戡祸乱，索叛首而坚定不渝，武人之贞者也。（本爻“武人”与履六三之“武人”，德行不一，指谓殊异，所谓“称无定人”也。不可泥）。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伏在床下者，床，安身之几坐，伏身其下，所以求安也。故使筮人为之筮占吉凶，使巫祝为之祈神保佑，致令筮人巫祝纷然而至。此所以务求身安，慎于防患者也。故有趋安之吉。无骄恣之过。

巽：伏也（见卦名《注》）。

床：安身之几坐也（见《剥初六注》）。

用：“使也”（《广韵》）。

史：“筮人也”（《左襄二十五年传》“史皆曰吉”《疏》）。

巫：按《周礼·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又：《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是知凡事神之男女均称巫。后则男称覡，女称巫。本爻自系古义。

若：语词，义同“然”。如，《诗·卫风·氓》：“其叶沃若”。《传》：“沃若犹沃沃然”。

阐明降心求安、防患于未然，则有长安之吉而无失戒之过。

九三 频巽，吝。

眉紧蹙而不乐之伏，非心所甘，不甘巽伏，必有耻辱。

频，通颦。《玉篇》：“颦，《易》本作频”。颦，“眉蹙也”（《广韵》）。不乐之容。

巽：伏也（见卦名《注》）。

武王伐纣，其余孽伏而不甘，终有四国之叛。然而群顽自取身败名裂，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处巽伏而怨恨消失者，必是礼法之教行，人和而无争。譬如田获三品然。田获三品者，田，猎也，田猎所以为田除害（见《明夷九三》），害除则法申；将猎获之物分为三类，而不一充庖厨，所以尊神敬客，尊神敬客则礼行。法申礼行，正所以天下巽伏，怨恨消失者也。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田：猎也（见《解九二注》）。

三品：按《谷梁传·桓公四年》：“四时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注》：“上杀中心，死速，乾之以为豆实，可以祭祀。次杀射髀骼，死次迟。下杀中肠，污泡死最迟。先宗庙，次宾客，后庖厨，尊神敬客之义”。此之谓猎之三品。品，类也。将猎物分三类而不一充庖厨，所以尊神敬客也。

周公平流言之乱，处叛首以法，化民众以礼，法申礼行，天下巽伏而怨恨消失，故有如此爻辞。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处巽伏而坚定不渝于其道者，兴礼法之教以使人巽伏者也。礼法之教兴，则人和国安，是以吉。人和则无争，国安则有序，无争而有序，则怨恨消失。是故兴礼法之教以使人巽伏，无不利。然则





礼法之教，所以节制人情、约束人行为而已，而人之情趣、行为，因时而异，故礼法无一仍前典者，必因时而更，以使人巽伏为其用意之终。是故，先世的礼法今则有所更改者，以其历久不合今情也。至于后世亦必更改今世的礼法者，固亦因今世的礼法历久而不合后世之情。是故，礼法因时而更，乃有治中人伏之吉。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初：前也（见《睽六三注》）。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庚：“犹更也”（《玉篇》）。

三日：三，多也（见《需上六注》），三日即多日，历久也。

《礼记·乐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可佐明本爻。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伏在床下者，床，安身之几坐，伏身其下，所以求安也。然而但有伏身求安，更无他策自善，此乃智勇不足，庸懦有余者也，故丧失其利斧之威。奉此道坚定不渝，必有自废之凶。

巽：伏也（见卦名《注》）。

床：安身之几坐（见《剥初六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资：利也（见《旅九四注》）。

斧：威也（见《夬》卦辞“扬”字注）。

以喻王者暗弱无能，但求苟安而丧声威，终必有失国之凶。

兑 第五十八



兑。亨。利贞。

兑下兑上，兑为泽，在人则德泽也（分见《说卦》与《话卦》）。德泽自上布下，众则喜悦，故曰《兑》。兑：“说也”（《说卦》。说即悦）。德泽自上布下而众悦，则人和政通。此乃宜坚定不渝者。

亨：通也。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也（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阐明王者以德临国，以使人和政通，宜坚定不渝。

《书·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王惟德用，和怵先后迷民，用怵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言先王文、武尽勤用光明之德化治天下，以怀柔之道作为亲近远方人之策。因而远方众国宾服而来朝享，愿与我有周结为兄弟之好。远方众国既向风而来，故亦尽用明德为治。是故王者为国，惟以明德为用，以和悦相导迷乱之民，以服先王既成之命。今尔康叔之去，如此监临汝国，则我惟曰：愿你传至于万年长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其义与本卦卦辞一脉相承。

初九 和兑，吉。

“和兑”者，和而不戾，则可与入融通而生喜悦，是故和兑为取吉之道。

兑：悦（见卦名《注》）。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以上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二 孚兑，吉。悔亡。

“孚兑”者，诚信盈溢自内而喜悦来自于外也，故吉。喜悦既由诚信而来，则诚信所在，怨恨亦必消失。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兑：悦也（见卦名《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变，有东滞之艰，然而终以忠贞不二而致成王亲迎，叔侄欢然。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六三 来兑，凶。

勤悦者，逐乐不厌者也，逐乐不厌，必致乐极生悲，故勤悦，凶。

来：勤也（见《丰》六五注）。

兑：悦也（见卦名《注》）。

《书·无逸》：“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其义与本爻一脉相通。

《礼记·曲礼》：“欲不可从”。“乐不可极”。可与本爻相发明。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因强而悦，意必骄矜。强而骄矜，则必致人惧其侵欺而自危。是故因强而悦，实足导致人心不安。惟有节制从速，乃可释人之忧惧，而有相安之喜。

商：“强也”（《白虎通·五行》）。

兑：悦也（见卦名《注》）。

未：“犹不也”（《玉篇》）。

宁，本作寧：安也（见《比》卦辞《注》）。

介：“节也”（《中华大字典》）。

疾：“速也”（《玉篇》）。

以喻王者悦强骄盛，则弱小之国必自危惧而致结袂联盟，共图其保。此非强国之福也，故当从速去骄矜、就平易，恤小爱弱，“鸣谦”化兵，乃可使天下共享太平。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处悦而轻浮如脱，必倾陂无状，此等悦乐之中已藏着危厉。

孚：浮也（见《姤初六注》）。

于：如也（见《豫六二注》）。

剥：“脱也”（《广雅·释诂》）。

有：已藏也（见《夬九三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礼记·乐记》：“乐胜则流”，“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注》：“狄、涤往来疾貌也。滥：僭差也。此皆民心无常之劬也”。可佐明本爻。

上六 引兑。

正悦者，正天下人之所乐，使勿流于邪僻无状。正而无邪之乐，乃是真正之乐。

引：犹正也。如：《左昭元年传》：“引其封疆”。《注》：“引，正也”。

《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以上可





为本爻最佳注脚。

涣 第五十九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风（并见《说卦》）。水性流而就下，风性散而不居。水趋下，风行上，则流散之象也，故曰《涣》。涣：“流散也”（《说文》）。流散则通。故王者乐于审听庙议，则群臣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群智群能得以发挥流散，则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故“流散”之道施诸庙议，以发挥群臣之智，宜坚定不渝。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假：通嘉，乐也（见《家人九五注》）。

有：审也（见《随初九注》）。

庙：庙议（见《萃》卦辞《注》）。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涉：济渡。

大川：大河。所以喻险难（见《需》卦辞《注》）。

初六 用拯，马壮，吉。

处流散之世而需拯救者，必是流而无节、散而靡禁，乃致邪恶泛滥、祸乱暴兴也。故救此乱世所骑之马驰疾，乃可抢时间而救从速，犹可获吉。

用：需也（见《泰九二注》）。

拯：救也。

壮：疾也（并见《明夷六二注》）。

阐明人心失禁、涣散不羁之世，惟有从速救止乃吉。否则散乱成习，不知其可矣。

《周礼·地官·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政与本爻所论同。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流散之人奔赴其坐以安体之几者，变其流散之性，敛其不羁之行，而置身于安也。安而有守，不复流散，则放荡之行戢，人之怨恨遂以之消失。

涣：流散（见卦名《注》）。

奔：“变也，有急变，奔赴也”（《释名·释姿容》）。

机：通几。如，《左昭元年传》“设机而不倚”。《疏》：“有设几进爵之时”。几，“所以坐安体”（《仪礼·有司》“主人降受宰几”《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殷民受纣恶化已久，凶盗成习，不守德义。大圣闻之于耳，虑之于心，故有如此之教。

《书·多士》：“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义与本爻一脉相承。（释见《睽九二引》）。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流散其恭敬，则广以礼貌待人。广以礼貌待人，人则友好相善而争斗不起，祸乱不生，是以无悔恨。

涣：流散（见卦名《注》）。

躬：恭也（见《震上六注》）。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流散其和，始吉。所以然者，和气流散则人相亲聚，虽不相伴而居但却相互思念。

涣：流散（见卦名《注》）。

群：和也。如，《诗·秦风·小戎》：“伐骝孔群”。《疏》：“物不和则不得群聚，故以和为群也”。

元：始也（见《乾》卦辞《注》）。

有：相亲（见《大有》卦名《注》）。

丘：聚也。如，《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

匪：不也（见《比六三注》）。

夷：侪也。如，《礼记·曲礼》：“在丑夷不争”。《注》：“夷犹侪也”。侪，相伴也。如，《列子·汤问》：“长幼侪居”。

所：“尻也”（《广雅·释詁》）。尻今作居。《说文》“尻”下段《注》：“凡尸得几谓之尻。尸即人也。引伸为凡尻处字。既又以蹲居之字代尻”。

以喻王者广布礼乐之教，天下之人始可和乐相处，乃至人相思念，难以忘怀。

《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地官·大司徒》：“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上并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流散而致汗出于其大声疾嗥者，流散王之壅闭也，是以无过失。

涣：流散（见卦名《注》）。

汗：状词。所以状心力。状心者如，汗颜。状力者，如，汗马功劳、汗牛充栋等。本爻指后者。

号，本作號：“嗥也”（《说文》）。段《注》：“嗥，各本作呼。今正。呼，外息也。与嗥义别……号嗥者，如今云高叫也”。

居：壅闭也。如，《吕氏春秋·圜道》：“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

阐明臣下直言力谏王过，以通治道，则于政于职，均无过失。

足见大圣嘉尚王者求过征责。与“诽谤木”之立，又何逊色！

按，本爻继《九四》之教和而论力谏王过，实恐人为和而和，失于姑息。足见大圣所倡之和非苟和。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流散以深广其忧虑，则此忧虑中已藏远事之成，此所以无过失者也。

涣：流散（见卦名《注》）。

血：同恤，忧也（见《小畜六四注》）。

去：藏也。如，《左昭十九年传》：“纺焉以度而去之”。《释文》：“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谓藏为去”。

逖：“远也”（《说文》）。

出：成也。如，《史记·赵世家》：“而功有所出”。《集解》：“出犹成也”。

《书·康诰》：“远乃猷”。言长远汝之谋虑。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节 第六十



节。亨。苦节，不可贞。

兑下坎上。兑为泽，坎为水（并见《说卦》）。水下入泽，其流有





所节制，故曰《节》。节：制也，如，《礼记·仲尼燕居》：“乐也者，节也”。《疏》：“节，制也”。有所节制，乃可守中合度，而以礼数之节和洽相通。然若极力节制，则情无所宣，道有所壅，非闭于不及，则溃于不通，故极力节制，不可坚定不渝。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苦：极力。如，《晋书·王洽传》：“寻加中书令……苦让，遂不受”。

阐明人贵自我克制。惟克制，乃不致行而任性，失道之中，伤和于不冷静。然而“克制”又贵有限度。惟其有限度，乃不致节极自毁。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处节而不出堂房中者，深其居；安其分；固其守者也，故无过失。

户庭：户，“在堂房曰户”（《玉篇》“门”下桂《注》）。庭：“宫中也”（《说文》）。又，“堂阶前也”（《玉篇》）。综上可知，房门以内、房门以外院门以内之地均曰庭。户庭即房门内。或曰堂房中。

周公摄政，有成周之志，无篡立之心，安分有守之至也。故虽遭变故，而能守礼善道，身无过失，拟以垂教，故有是辞。

九二 不出门庭，凶。

处节而不出院落者，居而不在房，行而不达道也。居不在房，则内无守而失之节；行不达道，则外困其行而不通，故凶也。

门庭：门：“在区域曰门”（《玉篇》桂《注》）。门庭，院门以内、房门以外之地，院落是也。

以喻内不以礼自节，外而行不及道，凶不可免也。

三监流言谤毁周公，不能节制疑心于内也。于是不守兄弟、上下之分，而散布流言，煽动叛乱，是行不及道于外也。终取诛放之

凶。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不节制若，即伤叹若。此则自悔放恣之过也。既悔其过，必知乎节，节则无过失。

若：语词。

则：“即也”（《广雅·释诂》）。

嗟：伤叹。

阐明悔任性之过，方能自克制之而行无过失。

六四 安节，亨。

冷静以节，则心不以物躁，情达于气平。气平情达，则意愿有以沟通。

安：“靖也”（《说文》）。靖今作静，冷静也。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以宽缓自我节制，则不以峻急为用，待人宽缓而不峻急，则可与人和洽相善，是为取吉之道。人而和洽相善，则行有佐助者。

甘：“缓也”（《广雅·释诂》）。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尚：佐助（见《习坎》卦辞《注》）。

《书·康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怵……裕乃以民宁”。言汝封亦无得不刻意敬行德治之典常，而当从宽治民，思念文王的警劝告诫，而从宽治民曰：文王理民之道，我惟有继。汝能如此，则我天子甚是为之喜悦……从宽理民乃可使民安。以上，以宽缓为用的政治主张，与本爻一脉相承。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极力节制，则情无所宣，道有所壅，非闭于不及，即溃于不通。坚定不渝于此，乃取凶之道，然则此理已明之于卦首，兹复申之于卦终者，减节于极，明节贵中，乃可宣而不滥，节而不壅，于是情通人和，怨恨消失。

苦：极力（见卦辞《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阐明为国独以严法苛令为禁而不渝，终有铤极致崩之凶。惟有化之以礼乐，减之以法令，禁而不减其口，导而使正其途，民乃不壅不滥，行止有度，于是人和政通，怨恨消失。

中孚 第六十一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兑下巽上。兑为泽，泽，亦甘雨膏泽，故兑又为雨，巽为风（分见《说卦》与《话卦》）。雨降风行，必相应而有信，故曰《中孚》。中孚：应信，相应而有信。中音仲，应也。如，《礼记·月令》：“律中大簇”。《注》：“中，应也”。孚，信也（见《需》卦辞《注》）。相应而有信，能如江豚之应风而踊之有信，则于人必无欺，是为取吉之道。于人无欺，则事有同心合力之诚，事有同心合力之诚，则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是故，与人相应而有信，宜坚定不渝。

豚鱼：“鮪鲋鱼一名江豚。欲风则踊”（《玉篇》）。又，《广韵》、

《集韵》、《韵会》并云：“鲋鱼，江豚别名，天欲风则见”。豚鱼即江豚，又名江猪、鲋鱼、鰾鱼等。其性知风，天欲风则应之而踊出水面，无失信时。许浑诗所谓“江豚吹浪夜还风”是也。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涉：济渡也。

大川：大河。所以喻险难（并见《需》卦辞《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王者能应民心以施治，政信无欺，则政合时宜，民乐于效力，又何难之不济！故应民心以施治且政信不欺，宜坚定不渝。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候望者，有所企盼而应信专诚者也，是为取吉之道。然若心有异二，则失信于人而有欺诒之怨，贻误良机而有败事之愆，怨至愆及，固然不安。

虞：候望也。如，《左昭二十年传》：“虞候守之”。《疏》：“《周礼》山泽之官皆名为虞……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为名也”。

它：“异也”（《玉篇》）。

燕：安。如，《诗·邶风·新臺》：“燕婉之求”。《传》：“燕，安也”。

以喻王者求治若渴，则立政必能应民情于有信，而有民服国安之吉。若政违民心或政出无信，则民必不服而国必不安。

九二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鸣于夜者，应时而有信也。所谓“夜及半而鹤唳”（《论衡·变动》）是也。然而必取鹤夜鸣者，鹤，高洁之禽；夜，黑暗之时，取鹤夜鸣，所以喻贤臣蒙诬而不白，如处黑夜，故鸣以自明，望君明察。其雄鹤应声和之，则贤君明察，不失其臣也。故曰我有美好之职位，吾与你共之。

鹤鸣：《十三经注疏》本作“鹤鸣”，而《注》与《疏》皆作“鸣鹤”。





《校勘记》、朱注本并作“鸣鹤”，今人多不辨。谨就文理观之，作“鸣鹤”，其义之主，在其鹤而不在其鸣。爻与下文“其子和之”句，义不相协。而“鹤鸣”，其义之主，则在其鸣而不在其鹤。惟在其鸣，乃与下文“其子和之”句，义合理顺而见其底蕴。故作“鸣鹤”，乃学者所误倒。谨予正。

在：于也。如，《诗·小雅·鱼藻》：“鱼在在藻”。《疏》：“鱼何所在乎？在于藻也”。

阴：夜也。如，《太玄·玄图》：“则阴质北斗”。

子：婿也。如，《仪礼·士昏礼》：“父醮子”。《注》：“子，婿”。婿通作婿，夫也。本爻指雄鹤。

爵：职位。如，《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注》：“爵，秩次也”。秩，职。如，《左文六年传》：“委之常秩”。

尔：汝也。今通称你。

靡：“亡彼反。韩《诗》云“共也”（《释文》）。

周公摄政，遭流言之谤，罹东滞之艰，事之未白，如处黑夜然。乃赋《鸛鸣》之诗，以比己之遭遇，遗成王而望其明察。后幸得成王明悟，亲迎大圣归摄，与成合德之治，其事昭然于兹。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面当大敌，或斗志激昂，或疲惫不振。疲惫不振，战必败绩；斗志激昂，杀必胜敌。此所以战斗之胜负，必应信于士气之昂疲。故或因疲惫不振而败伤哭泣，或以斗志激昂而获胜高歌。

得：当也。如，《庄子·大宗师》：“得者，时也”。《注》：“当所遇之时世谓之得”。又如，《国语·晋语》：“彼得政而行其欲”。《辞源》：“得政：当政”。

或：不定之辞。

鼓：按《白虎通·礼乐》：“鼓，震音烦气也。万物愤懣，震动而

出”。又,《史记·项羽纪》:“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据上可知,鼓,斗志激昂之义。

罢:疲惫不振。如,《汉书·贾谊传·陈政事疏》:“坐罢软不胜任者”。

阐明事之成败,必有先机与之相应而不爽。故智者于行,慎察其始。

《周礼·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其以事有前兆与之相应而有信的观念,与本爻一脉相承。

又,《左庄十年传》:“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可与本爻相发明。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近圆满之日,乃王临幸贱妇之时,此所以昏君亲近小人、疏远有德而失道也。当此之时,惟有反然改过,以亲有德,乃可变为得。譬如马之伴耦走失,终以念旧知返而复归(参《睽初九》)。是故王能迷途知返而与有德贤臣同德相应而有信,乃无过失。

几,本作幾:近也。

望:月满之名。王者临幸其妃,以月之圆缺为期,望前先卑(见《小畜上九注》)。

匹:耦也。如,《汉书·外戚传》:“甚哉,妃匹之爱”。

亡:失也(见《恒九二注》)。

成王信管、蔡之流言,疑周公而自失。然而终能反然自悟前非,与公同德相应而有信,遂无过失,其事昭然见于本爻。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相应而有诚信，以致应之若系联如，则笃中结外，无负有得，是以无过失。

牵：系也（见《小畜九五注》）。

如：语词。

以喻王者应民心以施治，则民心为心，心系于民，为政如此，何过之有！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鸡长鸣之声上向往天，所以报时也。此乃鸡应时而鸣且有信。然则时本于天，焉待鸡报！而长鸣以上闻，报不向人，则是矜功于上，失职于下，坚定不渝于此，取凶之道也。

翰音：鸡长鸣之声。如，《礼记·曲礼》：“鸡曰翰音”。《疏》：“翰，长也。鸡肥，则其鸣声长也”。

登：“升也”（《尔雅·释诂》）。升，上向。如，《尔雅·释天》：“素升龙于缡”。《注》：“画白龙于缡，令上向”。

于：往也（见《渐初六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佞臣但务夸能取宠，而无应王使命之诚，坚定不渝于此，必以渎职罔上而取凶。

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身居监国之职，非但不应命以严监降敌，反而于周公摄政之初，大放流言，谤公以邀宠。甚而反其监国之使命而导降敌叛乱。终以倒行逆使而取诛放之凶。其事当是本爻背景。

小过 第六十二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艮下震上。艮为止，震为刑威（分见《说卦》与本书《话卦》）。止刑威而不恒恃，则仁爱之心少过越，故曰《小过》。小过：少过越也。小，同少（见《小畜》卦名《注》）。过，越也（见《大过》卦名《注》）。王之仁爱之心少过越，则可致人和政通。是故王者为心，少过越于仁爱，宜坚定不渝。所谓为心少过越于仁爱，谓于仁爱之过越，惟可小其所为，不可大其所为。所以然者，小其所为，则爱而不纵，仁不废罚，警恶劝善，民服国安。而大其所为，则爱漫漫而贷恶，誉扬扬而声蜚。贷恶必害善，声蜚则远实。譬如飞鸟遗留之音，不宣传闻于远，惟宣传闻于近。远，则闻其声不见其行；近，则声闻行及，行声相得。其于仁爱行声相得，则爱而有度，名与实符，于是民感其德而乐其化，广有其吉。

亨：通。

利：宜。

贞：坚定不渝（以上并见《乾》卦辞《注》）。

事：“为也”（《中华大字典》）。

上：远也。下：近也。如，《仪礼·丧服》：“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注》：“上，犹远也。下，犹近也”。

大吉：广吉（见《家人六四注》）。

初六 飞鸟以凶。





飞鸟无轨，恣所欲往，反少越之道者也，故及于陷身之凶。

以：及也（见《小畜九五注》）。

以喻人生之途，不可少有越轨之行，否则必离道日远，终致自陷其身。

明是大圣鉴于殷顽“迪屡不静”，“自作不典”而设辞垂诫。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越过其祖父，遇其母亲者，祖父，父之先辈也；母亲，生己者也。越过父之先辈而遇生身之母，则是以后越先，且生生无穷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者，君位至上，高不可及，臣位在下，低可与遇，此则下不越上，上下有序也。以后越先且生生无穷，则传承可远；下不越上而上下有序，则国泰民安。其处小过之道如此，无过失。

过：越也（见《大过》卦名《注》）。

祖：“王父也”（《尔雅·释亲》）。王父，祖父。

妣：“母为妣”（《尔雅·释亲》）。

阐明人类在衍进之途，贵在以今胜昔，以新过旧。而欲达此效，必赖序之安。故守分而不越，安序而不乱，乃无过失。

《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其位不容越、序不容乱的典则，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不越先防闲之，而放纵其任意为非而又将其戕杀之，此乃昧于少越之道而自取祸乱者也，故凶。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过：越也（见《大过》卦名《注》）。

从：同纵。如，《论语·八佾》：“从之，纯如也”。《注》：“从读曰纵。言五音既发，放纵尽其音声”。

或：又也（见《益上九注》）。

戕：“杀之也”（《集韵》）。

阐明王者不以礼乐法令教人，以防祸乱于先，而任人越轨构罪，杀之于后，此则亡国之道。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礼记·学记》：“禁于未发谓之豫……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以上并可佐明本爻之义。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处少越而无过失者，必是越先敌防祸患者也。然若于祸患不越先敌防之，则行必肆而不戒，祸必及而致危。故放肆之行，必戒绝之，勿行。且当准此而永久坚定不渝。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弗：不也（见《同人九四注》）。

过：越也（见《大过》卦名《注》）。

遇：“敌也”（《中华大字典》）。

往：行也（见《坤》卦辞《注》）。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用：行也（见《乾初九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王欲长治久安而无过失，则当居安思危，处乐知忧，所谓越先敌防祸患也。然若处乐忘忧而无防患之心，肆恣其行而有极欲之志，岂能不危！是故为国者务当念兹戒兹永不渝兹。

《书·无逸》：“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不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听说，往昔在殷王中宗太戊其人，以严肃认真执事谦恭、敬畏天命，自正。治理人民，以敬慎、戒惧为怀，不敢少有荒废以图安逸……文王不敢乐于游玩田猎，而与众国惟政是奉……继自今承世之王，当勿贪于观赏，勿贪于逸乐，勿贪于游玩，勿贪于田猎，当与万民一德，惟政是奉。勿自闲暇曰：现今天下无事，当日日玩乐。殊不知，日逐玩乐，非所以教导人民者，非所以顺应天心者。为此而遭难之人乃大为恶疾。故继自今承世之王，勿若殷王受之迷色乱道、醉怒于酒为其德性哉！

以上，教王以敬职勤业自律，以贪图逸乐为戒，皆所以欲其越先防患，以达长治久安。与本爻一脉相承。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集其云而不降雨者，云行必少越先于雨也。然则云密集则可畏如压；雨不降则德泽后施。此所以摧敌拯民，其威怒之发，少越先于德泽之布也。而此未雨之密云由我西境岐周而来，所往固抵东方之殷邦。此则我岐周之君，兵压殷境，射而稳取彼残害殷民的猛兽。

雨：泽也，谓德泽（见《小畜》卦辞《注》）。

自：由也（见《比六二注》）。

西郊：指岐周（见《小畜》卦辞《注》）。

公：犹君也。如，《诗·大雅·臣工》：“敬尔在公”。《传》：“公：君也”。

弋：按《诗·郑风·女曰鸡鸣》：“弋凫与雁”。《疏》：“谓以绳系矢而射也”。本爻当谓射而稳取。

在穴：按《周礼·秋官·穴氏》：“掌攻蛰兽”。《注》：“蛰兽，熊羆之属。冬藏者也”。《疏》：“……诱之使出穴外”。据上可知，“在穴”谓猛兽。

武王伐纣，跃然笔端。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不敌防者，不越先防患也。故行无所忌而乱越之。有如飞鸟无轨乱越而遭网罗之。故凶。此乃谓越轨害物变异自内生者也。

弗：不（见《同人九四注》）。

遇：敌防（见《九四注》）。

过：越也（见《大过》卦名《注》）。

离：遭也。如，《诗·王风·兔爰》：“雉离于罗，雉离于罟”。又，网罗。如，扬子《方言》：“罗谓之离”。综上可知，离，遭网罗也。

是：此。如，《论语·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灾眚：害物曰灾，异自内生曰眚（见《复上六注》）。

阐明无防患之心，有骄纵之行，必以任意越轨害物而祸及己身。语曰“自恣者自贼”。此之谓也。

既济 第六十三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离下坎上。离为火，坎为水（并见《说卦》）。水加火上，势在定灭，故曰《既济》。既济：定灭。既：“定也”（《方言》）。济：“读作挤。灭也”（《康熙字典》）。水加火上，则定灭者，灾也。言之于国，灾祸既起，必定灭之，国运乃通。然则灭灾救祸，务须谦卑谨慎，且宜坚定不渝。是故灾祸初起即将其定灭不怠，则有易平之吉。若迁延日久，必成大乱。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利：宜也。

贞：坚定不渝（并见《乾》卦辞《注》）。

终：久。如，《论语·尧曰》“天禄永终”。

阐明奸宄为乱，惟将其灭之，乃可保国安政通。然则扑灭奸宄之乱，务须谦卑谨慎，而不可骄慢轻敌，犹须坚定不移。惟其如此，乃能稳妥救乱于初起，免酿大乱于难息。

管、蔡煽导降敌叛乱，周公奋迅东征，谨慎战事，叛乱遂平。其事，当是本卦卦辞之背景。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向后拖其车者，以其离道入水而予救止之也。故仅浸渍其车底，未致陷入定灭之境。救止及时，得无过失。

曳：向后拖之（见《睽六三注》）。

轮：车也。如，《拾遗记·周穆王》：“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

濡：渍也。（见《夬九三注》）。

尾：底也（见《遯初六注》）。

以喻贤臣力挽国步于失道，使之免趋定灭之途。忠职效力，固无过失。

周公东征，平叛息乱，力挽周室于定灭之途。虽则诛管放蔡，然而大义灭亲，何过之有！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妇人失其所乘车之障蔽者，行而废礼也。行而废礼，则必乱道。乱道必趋定灭之途。而欲救止之，勿用追止之，但使礼法之教行之有常如日，则所失之茀可得而复用。

丧：失也（见《坤》卦辞《注》）。

茀：音弗。车蔽也。如，《诗·卫风·硕人》：“翟茀以朝”。《疏》：

“葦，车蔽也。妇人乘车不露见，车之前后设障以自隐蔽，谓之葦”。

七：常也（见《复》卦辞《注》）。

以喻王失礼义之教，则民有无耻之行。苟不知耻，何所不可为！是为定灭之道也。而欲救止之，不宜责之于人，惟宜正之于政，政正，则人必自正。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殷高宗征伐鬼方国，转战三年而胜之。必言高宗伐鬼方国者，高宗，有道之君；鬼方，无道之国。有道之君伐无道之国，势必定灭之。此所以灭无道，必待有德。而无德之人，嗜利好杀，人莫之服，固不可任用也。

高宗：殷二十世主，名武丁。求傅说于杵筑之徒，用为相，成中兴之治，以其德高可尊，故号高宗。

鬼方：国名，地在荆楚（详见后考）。

克：胜。如，《礼记·礼器》：“我战则克”。《注》：“克，胜也”。

小人：无德者之称（见《师上六注》）。

阐明有道之国必昌。无道之国必亡。故有道之君，必不用无德小人。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以符信为依据而相著对证之，此乃盘查行人，以防奸细、寇攘之窜扰，以杜定灭之祸患，故终日严戒不懈。

繻：音需，又音儒。帛也。古用以书作符信。故为符信的代称。如，《汉书·终军传》：“关吏予军繻”。《注》：“苏林曰‘裂繻头合以为符信也’。张晏曰：‘繻：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然’”。

有：为也（见《坤六三注》）。

衣：“依也”（《说文》）。

袽：今本作袽。《释文》：“衣袽，《说文》作袽”。按《说文》“袽”





下引《易》曰：“繻有衣絮”。可知许君所见之《易》，本作“絮”。陆引许书作“絮”当是“絮”之误。而今本《易》作“褊”，显系后学者所改。其本字当以许书“絮”为准。絮：“女下切，音马。缕絮，相著貌”（《玉篇》）。相著者，两物相著对合之也。本爻为相著对证之。

阐明国有故，则外严防卫而不怠，内肃秩序于井然，乃可杜定灭之祸患。

《周礼·夏官·环人》：“巡邦国，搏谍贼”。《地官·司关》：“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乡大夫》：“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夏官·司险》：“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以上所举，验符节以放行之制，与本爻一脉相承。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殷纣虽杀牛厚祭，然而不如岐周之薄祭。所以然者，祭，所以事神明、致诚敬、祈求上帝福佑而已。然则上帝所佑，惟以其德，不以其祭。无德而厚祭，天厌而不享；有德而薄祭，天赐之福。是故殷纣厚祭，不免定灭之罚；岐周薄祭，实受天佑。

东邻：“东邻谓纣国中也”。

西邻：“西邻谓文王国中也”（以上并见《礼记·坊记》引本爻，郑玄《注》）。按本爻以西邻禴祭受福，其事不专文王之世。灭纣而享一统者，武王也。据此而论，则“西邻”当以岐周为妥。

禴：薄祭之名（见《萃六二注》）。

福：“佑也”（《集韵》）。

《书·多士》：“在今后嗣王，罔显于天……诞淫厥佚，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言在今之后继之王纣，无明于天道……

大为过度其佚乐，无顾于天理昭彰，无明于以民为敬，以是之故，上帝不保佑，反而降如此之大丧亡于彼……今惟我有周之王，大明于奉天为治，故天有命曰夺殷，于是我有周之武王遂乃告正位于天。所叙与本爻一脉相承。

《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佑；德修荐薄，吉必大来”。

又，《孔光传》：“明承顺天道在施，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祷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

以上，并可与本爻相发明。

上六 濡其首，厉。

浸渍其头者，入水而陷于定灭之境也。虽未立亡，亦已危矣。

濡：渍也（见《夬九三注》）。

首：谓头也。

厉：危也（见《乾九三注》）。

以喻失道之君，必陷定灭之途。幸而苟延，亦必岌岌。

附鬼方方域考

鬼方方域所在，说者多异其辞。如，惠栋以为“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李鼎祚从干宝说，云，“鬼，北方国也”。近儒王国维以为鬼方之名，当作“畏方”，“殆指晋之西北诸族”。以上诸说，同国而异地，难乎适从，故特考辨如次。

王儒曰：“鬼方之名，《易》，《诗》作鬼。然古金文作𪛗或作𪛘……二字不同，皆为古文‘畏’字……畏字，皆从鬼从卜……从戈之𪛗，亦即𪛘字。凡从支从戈，皆有击意，故古文往往相通……鬼方之名，当作畏方。鬼方与昆夷獯豻，其国名与地理上递嬗之迹……”





可特举者，则宗周之末，尚有隗国，春秋诸狄，皆为隗姓是也。《郑语》‘史伯告郑桓公云：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案他书不见有隗国。此隗国者，殆指晋之西北诸族，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原其国姓之名，皆出于古之畏方，可得而征论也。案《春秋左传》，凡狄女，称隗氏。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经典所以作隗字者，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然则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当作鬼。其所以作隗者，当因古文畏作𠂔，隗作𠂔。𠂔旁之卜，与𠂔旁之丰，所差甚微，故又误为隗……畏方之畏，本种族之名。后以名其国，且以为姓，理或然也’（《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獯豻考》）。

王儒之考，所不敢苟同者，一，以古金文“𠂔”，亦即魑字。凡从支从戈，皆有击意”，据此断定𠂔魑皆“古文‘畏’字”。然据汉字六书而论，则古人造字，必有所因，“鬼”字加“戈”与加“支”，必非同象以“击”意；古文“畏”字旁之“卜”，更不容与并有“击”意之“戈”、之“支”等论齐观。戈者，兵器也。象形。支，音扑。“小击也”（《说文》）。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说文》）。是戈、支、卜，各具其义，不容或淆。然而“戈”加“鬼”上之𠂔，经史不见。小孟鼎有“成王命孟伐𠂔方”之铭。此“𠂔方”即鬼方。字必于“鬼”上加“戈”者，前已言，戈，兵也。兵，以击以防是其义，故于“鬼”上加“戈”作𠂔，所以示既击其叛，尚防其变。是以𠂔字，当是鬼方之“鬼”的特殊义字。

魑，字书有“魑”无“𧈧”，或为一字。按《中华大字典》“魑”音技，曰：“颞颥有三子，生而亡。一居人室隅善惊人，为小儿鬼”。史游《急就篇》：“射魑辟邪除群凶”。《注》：“射魑，谓天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其上有铭……所以逐精魑也”。

畏，《说文》作𧈧，入由部，曰：“从由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

可见𠂔、魑、畏，各为其字，音不相同，义不通假，指为一字，不

敢苟同。

二、曰“《春秋左传》，凡狄女，称隗氏。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经传，往往省去女旁……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当作鬼。其所以作隗者，当因古文畏作𠂔，隗作𠂔。𠂔旁之丨与𠂔旁之丰，所差甚微，故又误为隗”。不待言，《左传》之隗氏称，若其不因畏与隗之古文所差甚微而误，则当为畏氏。然而又谓此隗氏“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媿……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若隗字果当为畏，而金文记其女姓之字又皆从女作，则金文所称之“媿”，何以不从女从畏，反从女从鬼？又，谓“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当作鬼”，其非与隗当为畏之见牴牾？又，谓畏隗古文之丨与丰“所差甚微”而“误为隗”，然则丨与丰，其短横显然一三其差，至为醒目。谓其“所差甚微”“而误为隗”，恐不足信。

三、谓晋西北之隗国即“古之畏方”。谨据小孟鼎铭“成王命孟伐彘方”而论，则孟去彘方必不远。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孟”。《注》：“孟，宋地”。今河南睢县一带。若金文“彘”为“畏”而地处晋西北之隗国即“古之畏方”，则孟去其国远矣。成王命师，宁有此理乎！据此而论，晋西北之隗国决非𠂔与𠂔误的“古之畏方”。

李鼎祚《周易集解》从干宝说，以鬼为北方。显然半取数术方位，半依《史记·索隐》。数术方位，与实地国名无涉，不须烦言。《史记·索隐》则谬误多矣。如，《五帝本纪》：“北逐荤粥”。《索隐》：“匈奴别名也……夏曰淳维，殷曰鬼方”。是司马贞以鬼方为匈奴之前称。然则《匈奴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是太史公明言淳维是夏后氏后裔之人名。其人名曰淳维，为匈奴始祖。其义至为明确。而司马贞说之以族国之名，更乱之以鬼方之称，终致有自为凿枘之见。如，《史记·楚世家》“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吴回生陆终”。《索隐》：“《系本》云，





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引《系本》而从其说，明是认可鬼方其称，已见于帝誉之世，其非与“殷曰鬼方”之说，自为凿枘？是故，谓鬼方为北方之国，殆不足信。

惠栋以鬼方地在荆楚，实为真确之见。然嫌证寡，故更增考如次。

《诗·商颂·殷武·序》：“祀高宗也”。《疏》：“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其诗曰：“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其诗既系赞美殷高宗之祀歌，则“奋伐荆楚”其事，显然是其一生中之大功。而《易》言“高宗伐鬼方”，明告“三年克之”，可知其战事之巨。既克之，则其功之大，不言可知。此功固不容忽诸祀歌。而此祀歌，更无伐鬼方之辞，可知《易》之鬼方即《诗》之荆楚也。称不同者，作者非一人，而地复有异称。若我中国，又称华夏，亦称中华。不必强求于一也。《易》、《诗》所言既系一地，则鬼方南国，无庸疑矣。

又，《后汉书·西羌传》：“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考证》：“按《商颂·殷武》之诗，祀高宗之乐也。首章叙其伐荆楚之功。二章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云云，盖举成汤时，远夷慕北，以责荆楚。非高宗时事。范氏混而为一矣”。沈氏所考极是。然则范晔虽将成汤征西羌与高宗伐鬼方混而言之，但以《殷武》诗为颂武丁征伐鬼方之功者，却证鬼方地在荆楚。

又，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伐鬼方而次于荆，次，按《左庄三年传》“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过信为次，则“次”谓驻师久也。伐鬼方而久驻其师于荆，三年乃克之，明见其国在荆。然则名荆之地不一，《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前荆字谓荆山，后荆字与州合称，荆州是也。又，《左庄十年传》：“秋，九月，荆败蔡师

于莘”。《注》：“荆，楚本号”。以上，荆山、荆州、荆楚皆在南方。然而殷商之西，岐周境东，亦有名荆之山，《禹贡》所谓“荆岐既旅”是也。其山在陕西省富平县西南。此外，河南省灵宝县亦有荆山，传说黄帝铸鼎于此山下。另，安徽省怀远县西南亦有荆山，《水经注·淮水》所谓“淮出于荆山之左”者也。综观诸多名荆之山、之地，就其方域所在，以质于《竹书纪年》之“荆”，惟荆楚之地为鬼方所在，方合行师之道。而《竹书纪年》所载，地与《诗》合，时与《易》契，足见鬼方地在荆楚。

又，《书·舜典》：“庶绩咸熙，分北三苗”。《疏》：“前流四凶时，三苗之君，窜之西裔，更绍其续，不灭其国。舜即政之后，三苗复不从化，是暗当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恶，舜复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是舜投窜苗民之恶者于西方边远之地，留其善者于其本土，以绍续其后嗣，不绝其国。于是苗民一族而异土。至禹之世，南方苗民复作乱，禹往讨之。《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传》：“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此三苗，实即鬼方国民。《明史》有证，如《湖广土司传序》：“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作、僂囊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峽，盘居数千里，种类殊别……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此足证南乡苗民即《易》之鬼方国人。而《郑语》所谓“西有……隗”，其国当是舜所流放于三危的苗民后代所立。

综上可知，鬼方其国，由来已尚。本土荆楚，民有迁徙，名因时而易，称随迁而更。然则溯其服、叛、留、徙之迹，考其支脉传衍之原，其本土“南乡”，信无庸疑。





未济 第六十四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坎下离上。坎为水，离为火（并见《说卦》）。水性润下而居下，火性炎上而处上，则各就其性，势在不灭，故曰《未济》。未济：不灭。未：不也（见《兑九四注》）。济：音挤，灭也（见《既济》卦名《注》）。不灭者，言之于国，则人和政通者也。而王者为国，欲人和政通以保国祚不灭，则处理国事，务须谦卑谨慎。然则切忌流于疑畏，譬如狐之泣下于渡水，疑惧将溺死，仅浸渍其腹底即不敢继渡，持行如此，无所利。

亨：通也（见《乾》卦辞《注》）。

小：卑也（见《泰》卦辞《注》）。

狐：多疑之兽，喻人多疑畏。

汔：“泣下”（《说文》）。

济：“渡也”（《尔雅·释言》）。与卦名之“济”音义俱异。

濡：渍也（见《夬九三注》）。

尾：底也（见《遯初六注》）。

初六 濡其尾，吝。

浸渍其车底者，离道入水者也。虽则不灭，亦为耻辱。

濡：渍也（见《夬九三注》）。

尾：底也（见《遯初六注》）。按，联九二“曳其轮”观之，则本爻“尾”训底当谓车底。

吝：耻辱（见《屯六三注》）。

以喻王者失道，其国虽不致立亡，然而耻辱先已及身。臣民失德，能辞辱保远乎！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失之偏听。国起叛乱，虽未大害，亦为耻辱。

九二 曳其轮，贞，吉。

向后拖其车者，必其车离道也。故向后拖之而坚定不渝，务使退归于道而行于不灭之途，故吉。

曳：向后拖（见《睽六三注》）。

轮：车也（见《既济初九注》）。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以喻贤臣力挽国步于失道之危，则可使其国立于不败之地而有长治久安之吉。

周公东征，平叛息乱，成就周道之志坚定不移，终致天下太平，故有如此之拟。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不灭者，有道者也。而对其加之以征伐，必自取凶。所以然者，有道多助，于敌可御也。故有道多助者宜济渡大川般之险难。

未济：不灭（见卦名《注》）。

征：伐也（见《小畜上九注》）。

利：宜也（见《乾》卦辞《注》）。

涉：济渡。

大川：大河，喻险难（并见《需》卦辞《注》）。

周公摄政，力行文、武之道，国在方兴。而武庚及奄、徐、淮之君，乘管、蔡之流言而起，自取授首之凶。大圣东征四国，得以平其叛乱，固赖有道多助。为明其理，故有是辞。

《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曰：





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宁武图功”。言今我周室有流言之大艰难在西地，殷之武庚卑鄙厚颜，怀欺骗之心，恃无畏之气，欲复理其旧绪。曰：我欲恢复殷王朝！彼非但不报我周室不杀之恩与封以续其祀之德，反鄙视我周邦。今则蠢动矣。然而即于其蠢动之翌日，其民进见我者有十人，许以佐我同往弭乱安邦，克定祸乱，谋图立功。

以上，谓武庚叛乱，其民反助周弭乱，足见无道寡助，有道多助而不容妄加之兵。与本爻一脉相贯。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处不灭之势而守之坚定不渝，则有长治久安之吉。而长治久安者，必是顺天应人、兴利除弊者也，故怨恨为之消失。譬如殷高宗除前世之弊端，振国威以伐鬼方，所以顺天、应人也。故天助之，人从之，三年而胜，遂取赞扬于众国。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悔亡：怨恨消失（见《咸九四注》）。

震：威也（见《震》卦辞《注》）。

用：以也（见《谦初六注》）。

鬼方：国名。地在荆楚（见《既济》附考）。

有：“取也”（《广雅·释诂》）。

赏：按《左襄十四年传》：“善则赏之”。《疏》：“赏者，善善之名也，但上之善下，则赐以财，故遂以赏为赐财之号……而下之赏上，不得奉以货财，唯当延其誉耳。故知赏谓宣扬也”。按，当谓赞扬。

大：众也（见《豫九四注》）。

阐明有道之君奉长治久安之策而不渝，则可使其国永立不败之地。于是国人无怨恨，天下多赞扬。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处不灭之势而守之坚定不渝，则有长治久安之吉。而长治久安者，必是顺天应人、兴利除弊者也。为国如此，可无悔恨。是故有德之君于其光明之德行业迹，操之必有诚信，以使己立于不败之地。是以吉。

贞：坚定不渝（见《乾》卦辞《注》）。

君子：有德者之称（见《乾九三注》）。本爻谓国君。

之：于（见《否》卦辞《注》）。

阐明有道之君，必能守成善道；秉德不移；有诚信于光明之德行业绩，故能立于不败之地。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诚信曲止饮酒者，戒人于佚乐之贪，使立不灭之地也。为政如此，无过失。然若任人沈湎于酒而如渍及其头，欲其不灭，不可得矣。是故为政当有诚信帅以去掉佚乐之嗜。

孚：诚信（见《需》卦辞《注》）。

于：通迂，曲止也（见《解六五注》）。

咎：过失（见《乾九三注》）。

濡：渍也（见《夬九三注》）。

首：俗称头。

失：去掉。如，《礼记·礼运》：“故人情不失”。《注》：“失犹去也”。

是：“嗜也，人嗜乐之也”（《释名·释言语》）。

《书·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耆惟君……在今后嗣王酣身……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





事，时同于杀”。言文王诰教子孙及为政为治者，勿常饮酒。至于众国，其君臣庶民之饮酒，惟可饮祭祀之余酒，且当以德自持，勿令有醉……使妹土朝歌之人因习汝股肱大臣之美行，使其安分乐业，勤于种植黍稷百谷、勤劳奔走以供事其父其老。农事既毕，则敏速挽车服牛，远行他方，从事买卖，以其所得，孝养其父母……汝众士为政之人，与众伯长君子，若汝等常听从我之教诫，汝等则大能进老成人之列而为人所尊……在今后继之王纣，酒乐其身……大为其纵恣淫佚于非常，以褻慢于政而丧失威仪……众人之会聚皆由酒，其嗅闻在上天，所以天降丧亡于殷……今且陈布此诰以教之，使汝等审悉此酒本是供神灵享用。若不施行我所颁之教令，而将享神之物恣乐己身，惟我天子于心不安。封，你若不洁身为范率勿饮酒，以从令奉职，则不定何时，亦将同与嗜酒犯令者论杀。

以上，诰诫为政者帅勿耽于酒乐，且当教其民勤、敬为本，勿贪酒乐。其义与本爻一脉相承。

然则《易》以本爻为结，则诫人所当戒者，何止于酒乐哉！不尽之意，悉寓于“是”，人类、国家、乃至一家之微，欲长传永存而不灭，必诫于“是”乎！

附 录



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为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蓍，为大塗，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参考书目

- | | |
|-------------|-------------|
| 周易正义 | 孔颖达著 |
| 周易本义 | 朱熹著 |
| 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 | 高亨著 |
| 周易全解 | 金景芳/吕绍刚著 |
| 周易大传新注 | 徐志锐著 |
| 周易阐微 | 吕绍刚著 |
| 周易探源 | 李镜池著 |
| 周易译注与考辨 | 宋祚胤著 |
| 周易尚氏学 | 尚秉和著 |
| 白话易经 | 孙振声著 |
| 梅花易数 | 邵康节著 |
| 周易与预测学 | 邵伟华著 |
| 帛书周易校释 | 邓球柏著 |
| 周易新编 | 王赣/牛力达/刘兆玖著 |
| 周易探源 | 韩永贤著 |
| 周公年表 | 牟庭著 |
| 经解入门 | 江藩著 |
| 道德经 | 老子著 |
| 庄子 | |
| 墨子 | |
| 荀子 | |
| 淮南子 | |

附
录





吕氏春秋

尚书	(十三经注疏)本
诗经	(十三经注疏)本
周礼	(十三经注疏)本
仪礼	(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	(十三经注疏)本
孝经	(十三经注疏)本
左传	(十三经注疏)本
公羊传	(十三经注疏)本
谷梁传	(十三经注疏)本
论语	(十三经注疏)本
孟子	(十三经注疏)本
史记	(二十五史)本
汉书	(二十五史)本
后汉书	(二十五史)本
晋书	(二十五史)本
明史	(二十五史)本
清史稿	(二十五史)本

读者联系卡

亲爱的读者：

您好！感谢您阅读本书。您对本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告诉我们。您若想批发或零售本书也可与我们联系。您有什么好的选题或书稿也可推荐给我们。

联系人：艺峰

联系电话：010 - 86260618

电子邮箱：hkgshr@sina.com

邮编：10003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 45 号

附
录

